



被尘封的岁月

----- 一个藏人的童年

作者简介

纳格仓奴罗（又名尼登洛桑），58岁，甘南玛曲县曲合玛人，第十六个甲子公鼠年（1948年）8月15日出生在纳格仓扎登家。年幼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塔尔寺，拉萨色拉等三大著名寺院朝拜。1959年11月开始在玉树曲玛莱县民族中学学习。1964年从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1965年在青海民族学院学习。1965年10月在曲麻莱县小学任教。1967年在巴贡小学任教。1971任巴贡乡武装干事。1978年任曲麻莱县法院副院长。1984年任县司法局副局长。前后曾在省级和州级党校学习。并在省和中央的司法学校深造。1987年任曲麻莱县副县长。1990年调任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从1993年退休以来，通过一些著名活佛和国际友人，特别是在甘肃省拉卜楞寺赛持贡唐仁波切的支持下，不仅在曲玛莱县修建了一所佛教中心，而且还修筑了甘珠尔，尤加，嘛呢，塔多等四大经轮和500个小经轮，满足了当地信徒们的愿望。另外，曾先后给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曲麻莱县民族中学和故乡曲合玛小学捐款。现任青海藏族研究会的常任顾问和理事，“我是藏民族的儿子，凡是有益于藏民族的事情，我将一心一意地尽自己所能去努力。”正如这句话所言，我也在为藏民族不断地奋斗。

写此书的理由

亲爱的读者，能有机会把这本书奉献给您，使我感到莫大的喜悦。感谢你们有空时阅读这本书。

这本书中写了我所想写的一切和我所想说的一切，以及一些完整的历史事件和相关原因。今天终于能够完成这本书令我感到无比地欣慰。然而，回头重审时，发现其实这本书中讲述的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感受。书中讲述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文笔也不是优美动人。它的微不足道，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读。

然而，仔细一想，作为一个出生在特殊历史情况下的人，无论是因为个人的命运或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我经历了很多苦难，而且经历这种痛苦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却是成千上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故事，每个村和每个家庭都有一份说不尽的悲惨史。可是，这些历史被记录下来的却很少。如果不记录下这些历史，我们的后代将会对父辈们所经历的苦难一无所知。所以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每个民族来说，将前辈经历的苦难纪录在案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父辈们的历史不为自己的儿女所知，那么这家庭或者这个民族的历史将会被彻底遗忘。

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所见所闻也不多，没有能力写一本内容深刻的书来启发别人，我所写的只是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我的书中记录的仅仅是藏民族历史大海中的一滴小小的水珠。对于那些渴望了解藏民族历史的人，我相信此书会有所帮助。当然那些饱尝玉泉甘露的人，我想是不愿尝我这个充满泥味的水珠的。对那些饱览书库的智者来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不愿阅读我写的这本讲述一个小孩子经历的小书的心情。但是那些好奇的年轻人和那些清闲而无事可做的老年人也许喝着土罐中浓郁的香茶为打发时间愿意阅读这本书。我的好朋友图丹格登曾这样对我说，“假如你写得好的，愿意读它的人也许有一百个但不愿读的有一千个；即使你写得不好，一旦此书到了社会上，愿意读它的人也许还是有一百个但不愿读的有一千个”。仔细想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如果不写不出版这本书的话，除了一个人记得这段历史以外没有任何记忆。把这段历史记录在纸上，并予以出版，也许读者的人数从十个增加到五十，一百，那样也就达到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谁也无法预言将来有多少人读这本书，把它翻译成什么样的文字，能给读者什么样的感觉。另外，每个人读此书的意图也会不一样。有些人也许因为书中的内容与自己直接有关而阅读它，有的因为书中描述的事件或历史与自己的村庄，寺院有关或类似而阅读此书。有人也许因为同情纳格仓家的孩子所经历的苦难而阅读此书。总之，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由，就像常言所说，“三十个人有三十个想法”，有人会说，“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经历有什么可读的价值”，但有人会说，“这是藏民族一个世纪的历史，必须阅读”。但更多的人读了此书后会认为，“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清楚的道理：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除了和平以外不能遭受疾苦和战争的折磨。藏民族新一代人为了使自己的村落和民族免于遭受同样的疾苦和战争应当努力做有益的事”。年轻人读了这本书应当明白，幸福和痛苦就像羚羊用角搔痒，将会伴随整个人生，重要的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痛苦都不应当恐惧畏缩，却应当勇敢地面对艰难，努力顽强地生存下去。

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经历相同的人读了后会说，“是的，这里讲述的是真实的，我也曾经有过相似的遭遇”。不同经历的人或许会认为，“这个疯老头在胡说八道”。但是我坚信一点，那就是如果是一位与我同年龄的藏人的话他们也和我一样经历了这段历史，他们一定是此一历史的见证人。我在这本书中写的是我所经历的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丝毫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好恶而褒贬他人。我始终认为这是那个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五十年过后的今天我除了必须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以外没有任何权力歪曲事实，如果我凭借自己的好恶予以歪曲事实的话此书

便没有任何价值，我绝不会写一本歪曲事实的书来欺骗下一代人。

我在此想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所有的人物，地方，村庄，寺院等都是真实的。经过五十年的时间，书中可能有遗漏或者有些事件的次序被颠倒的情况，如有此类错误的话，那不是我故意写错却是因为我记忆不全的缘故。与此书中的事件有关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类似的错误的话，我不仅在此向你们道歉而且真诚地请求你们修改这些错误并欢迎和感谢你们宝贵的意见。

俗话说，“说得太多人不乐，棍子太长狗不乐”，对于这样一本简单的书没有必要做很多解释，读者自然会做出自己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对历史的回顾始终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家乡，藏民族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团结以及避免饥饿，痛苦等悲剧的重新发生，为此我在在虔诚地为整个藏区和世界的和平，团结和幸福祈祷。

纳格仓奴罗
藏历第十七甲子木鸡年八月十五日
中国青海西宁市

第一章 人生的喜乐苦悲

第一节 故乡

对每个人来说，“故乡”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词。当两人相遇时，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你的故乡在哪里？”从孩提时候起，每当听到故乡这个词时，我的心中也自然地产生一种亲切感。每当向别人讲述自己故乡的时候，往往尽一切努力赞美自己家乡的可爱之处，土地是多么地肥沃，河水是多么地清澈，花草是多么地美丽，以及牛羊是多么地肥壮。不仅是我，与我年龄相同的人都喜欢赞美自己的家乡。如果自己的家乡真的那么美丽可爱的话，人们就不应该离开它。但是绝大多数与我相处的人都是离乡背井的人。又一想，尽管每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但很多人肯定都象我一样有迫不得已离开的原因。而且这些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可是那些居住在自己家乡的人，却不一定能够体会和珍惜自己身处的幸福。

每当我仔细考虑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深刻地理解故乡这个词的含义。“故乡”一词在藏语中是指父亲所在的地方，或者是指慈母脐血落地而生出我的地方。无论如何，故乡是一个遇见谁都需要赞美的地方。我的朋友格登曾这样说过：“在故乡只有粗茶淡饭，可是始终觉得身心两方面都很饱满；在异地他乡，哪怕有山珍海味，也只能饱腹而不能满足心灵的渴望。”当年轻人这样歌唱：“我的故乡是某某地，没有财富也幸福。”我自己在故乡时，没有觉得故乡的可爱，也没有感受到故乡的恩情。只有离开了故乡后，再回想故乡时心中充满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过很多地方。那时父亲常常对我们兄弟俩说：我的好儿子们，无论走到哪，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语言和故乡。“父亲的这句话，至今仍然萦绕在我耳旁。说来也很奇怪，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对留在故乡的亲人的记忆并不深刻，可是对故土和自己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却记忆犹新。

记得小时候，一位居住在东年湖旁的老人曾对我这样说：“可怜的孩子，俗话说，狗和乞丐没故乡，哪里能填饱肚子那里就是他们的故乡”。老人的这句话仿佛是今天讲的，至今记忆犹新。是的，自孩提时起，我和甲白哥就成了孤儿，象乞丐一样漂泊四方，但是心中从未产生过没有故乡的感觉。那时，故乡白天在我的心中，夜晚在我的梦里。我始终坚信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总有一天我会回到自己的故乡。俗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如果不被命运抛弃，有一天我也会在他乡有所作为。到那时，如果我返回故乡的话，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亲人也许都不在了，但是乌金班西等曲合玛的山山水水 却依然存在。的确，如今在故乡我已

经没有自己的家人，但是我的舅舅，姨妈和姨夫等亲戚还在。像我这样的人不返回故乡也不会有多大的痛苦，可是想起在故乡的亲人和儿时的伙伴，以及小牛犊居巴南三和忠实的老狗加罗，特别是故乡的山水，我发誓说如果自己不死的话总有一天要返回故乡。

当我到达位于曲玛莱县的幸福学校时的那天，来自果洛的才仁多吉老师问我，“喂，果洛的孩子！你真正的老家在哪里？”

“我老家是玛曲曲合玛”，我回答。

“啊，我知道，我知道，俄拉拉德和乔考曲合玛，我当然知道，我小时候去过，那是个好地方，那儿的男人们都很勇敢。”当时我虽然是个很小的孩子，但是听到别人赞美自己的故乡，感到由衷地高兴。

我的家乡坐落在西藏东部，阿尼玛沁雪山的南部，夏冬日山的右边，九湾黄河的第一湾曲合玛，也叫做乔考曲合玛。

第二节 曲合玛

并不是我赞美自己的故乡，但曲合玛不仅是个水草丰美，野花遍地，而且是个个人杰地灵的吉祥之地。高山上有鹿，黄羊，麋鹿等动物。黄河边的森林里有熊，狼，狐狸等各种动物。气候宜人，雨水充沛，各种草木非常丰茂。当地盛产蘑菇，蕨麻，扎台，拉代，沙棘，果萝，东屋，内洛，瓦勒，野葱等。还有大黄，红白帮锦，红黄俄巴，冬虫夏草，红黄菊孜和康加等药材。另外，在黄河沿岸有野鸡，白色和黄色的野鸭，喜鹊等很多鸟。曲合玛坐落之处土地平稳辽阔，草地绵延数百里，被人们认为是个得天独厚的牧场。我小时曾听到雪才叔叔常常对人说：“年轻人啊，我们的曲合玛村可不是个平凡的地方，它位于玛曲的第一湾，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是一个男人英勇善战，女人婀娜多姿，佛教盛传之地，官员和喇嘛受人敬重，民众生活富裕而强盛”。他说的话确实可以用“好男儿嘴里有好话，巧女人手里有美食”来形容。我的故乡曲合玛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天时和水草的转换随着四季变化很分明。当地老年人对季节的变化不仅观察得非常细微而且能够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他们常常说，“鸡月乌雨黑路，狗月土酥地柔，猪月山枯滩绿，鼠月山绿滩绿，牛月草茂水肥，虎月鲜花灿烂，兔月青稞豆熟，龙月树茂叶浓，蛇月尾巴沾地，马月河水结冰，羊月口鼻同流，猴月石冻地裂”。他们用这样贴切而流畅的语言描述十二个月的区别和转换。据说在曲合玛有七百户人家，人们分别住在玛曲的左岸和右岸，居曲河两岸，形成果噶，郭欠，巴须，居拉等村落。还有建立在高扎山和乌金斑西山之间的具有五百名僧人的扎西却林寺院。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善良真诚，个个虔诚敬佛，家家丰衣足食，的确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

无论是自己前世积的德或是三宝赐的福，我总觉得自己能够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出生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但极为遗憾的是自己很小的时候起就离开了可爱的故乡，流落在异乡他地渡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我日日夜夜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曲合玛，当我重新看到故乡的山山水水时，心中依然像孩提时一样觉得故乡的山水是如此的美丽可爱。郭扎和拉欠多结玉扎等高山依然是那么的雄伟高大，被高扎山和乌金斑西山还有玛曲和居曲河环抱的扎西却林草滩是那么的安详，宁静。今天终于回到了渴望已久的故乡，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故乡的亲戚朋友们也格外地高兴。努日扎姨夫说，“好样的，你们两个能够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是家乡的山神护神保佑了你们，不然你们可能早已死在他乡异地。。。”

达木考姨妈也接着说，“是啊，佛保佑，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以为我们今世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日子，是你们想回故乡的坚定信念保护了你们。从今以后你们要在自己的家乡定居生活，业木顿，再也不能离开”。

我也觉得长辈们说得很有道理。也许是因为多年的夙愿得到了实现的缘故吧，回到故乡一时间反倒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不久，我又离开了故乡，但这次与上次不同是自愿而安心地离开的。除了担心达木考姨妈会难过而没有告诉以外，其他人不仅知道而且还为我送行。故乡，我可爱的故乡，并不是我儿时起就愿意离开你，却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迫使我这个小孩不得不流落他乡。可是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怀念故乡，并且在有生之年终将返回你的怀抱。假如我无法抗拒命运而有一天客死异乡的话，我真诚地祈求故乡的山神，地神以及喇嘛和比丘们保佑我这个如蜜蜂一般微小的灵魂。

自从地球形成那天起，世界上就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其中最不可思议和无法解释的动物应当是人类。据佛家的观点，投生为人之难，如将一把豆子抛向墙壁，而无法使豆子粘在墙上一样。在千万个灵魂当中，只有一两个才能转世为人，是一切难中之难。也许，当人们看到每天有成千上万个人出生，会认为投生为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从而不珍惜自己的人生。

老实说，一个人在哪里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作为汉人，藏人，或是蒙古人出生，男人或女人，贫富贵贱，手足俱全或不全，生命的长短以及幸福或不幸的人生，这一切都无法由自己来选择。我也是如此，从小时候起，我就常常问父亲，热珍和达木考姨妈，“我是怎么出生的，我母亲是谁？他们谁也不对我说实话。这使我对自己的身世更加好奇。当我问达木考姨妈时，“天哪，这孩子是不是疯了，为什么总是问这个问题？”这时，闹扎姨夫会插进来说，“你不能这样说，他想知道这个问题，哪一天你就告诉他吧。小孩子心中想些什么大人是难以想象的。”“我怎么能够告诉他？这需要提及很多去世的人的名字。”达木考姨妈这样回答。听他们俩的谈话，似乎讲过去的故事需要说出很多已经去世了的人的名字，这使他们难于讲述过去的往事。几天之后，在一个临睡前的晚上，达木考姨妈一边念着玛尼，一边讲述了我出生的整个故事。。。。。。

多年前，当时曲合玛村和玛罗迈藏村之间还没有发生战争。在夏季玛曲河岸辽阔的曲合玛草原上到处都是鲜花，扎西楞寺院桑烟缭绕，佛音清扬，男女老少手持念珠，转经念佛。种种迹象表明，曲合玛是一个佛法弘扬的地方。原野上到处可以看到男人们在牧放牛，马，羊，同时能够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甩投石器的声音，可见曲合玛地方的村庄部落都很富裕。每家每户的妇女们都在里里外外忙着挤奶，打制酥油。她们的歌声和从帐篷传出的朗朗笑声越发显示出曲合玛的和谐安宁。其中，果噶部落象生长在草地上的蘑菇群一样驻扎在曲合玛春季草地上，村落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一户人家，巨大的牦牛帐篷的后方一杆经幡在风中哗哗飘动，帐篷门前左右两边的木桩上拴着两只老虎般健壮的藏獒。每当看到陌生人，两只狗便凶扑猛吠，两根木桩都有被拉断的感觉。村落内外没有人不怕这两只狗的。

黄昏时分，牛，羊，马被赶回家，公马被铐绳铐起来，母马套在链条上，牛栏里一排排地拴着牦牛和奶牛，羊圈里挤满羊群，无论是谁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富有的人家。这就是曲合玛纳格仓丹木考，有人也称做纳格仓丹麦东老的家。平时一头佩戴着珊瑚首饰里里外外奔忙着做家务事，处处撒着朗朗的笑声热情地迎送和招待来自远近各方客人的，是本村富人巴秀麦西巴欠家四个女儿当中的小女儿才让吉。她就是纳格仓家的长男纳格仓扎多，人们平时又称他纳格仓多日考的妻子。

据本村人说自麦西才让吉嫁到了纳格仓家后，纳格仓家就开始大吉大利，人畜兴旺，财富剧增。她是麦西家的财运女，嫁到纳格仓家后她为纳格仓家生了一个男孩，扎贡巴仁波切给他起名叫甲羊班玛，当时四岁。

第四节 出生

藏历第十六个甲子公鼠年八月十四日的夜晚，由于暴风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越下越大，在一道道闪电下时而可以看到纳格仓家帐篷后面的经幡和门前左右的牛马以及悄悄地拥挤在一起的羊群。帐篷里面货堆前的神龛上供奉的一对酥油灯在风中闪烁着，在土灶中燃烧的火苗上歪歪斜斜地支着一个铜锅，火坑里的灰火上放着一个小茶壶。头发花白的纳格仓老奶奶手里拿着念珠坐在锅灶旁不停地在祈祷，“愿三宝保佑，愿贡唐仁波切保佑，保佑她们母子俩生命安全，平安无事。。。。。”

老奶奶除了时而咳嗽几声以外一刻也不停地祈祷。到了下半夜，雨依然不停地下着而闪电却变得更猛烈。家里的货堆，土灶，器具，以及躺着的家人在一道道闪电下忽映忽现。突然，随着一声揪人心痛的巨雷声一道闪电劈打在帐篷的附近，雷电使脚下的土地都有点震动的感觉，而一股焦味传入帐篷里。一时间，牛，羊，马以及门口的狗一起鸣嘶哭叫起来。

土灶旁的老奶奶由于恐惧大声喊道，“坚贝央保佑啊，今夜到底怎么了”！

此时，睡在帐篷下方货堆旁的纳格仓丹美斥责说，“你别哭喊了！明明知道今夜你不会被雷电击死的，你还是去看一看姑娘怎么样吧”。

奶奶回答说，“在阵痛，现在好像有点安静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生又生不了，是不是要出人命啊”！

“你别说疯话了，你知道她们不会死的”。纳格仓老头一边忿忿地说着一边抬起头，“孩子，多日考孩子，你起来到外面去看一看，好像羊群被暴雨给赶走了”。

“好的，阿爸”。从帐篷另一边的货堆旁一个留有长发的年轻人赤露着上身拿起长枪走出了帐篷。同时，一个女人喊道，“阿妈，哎哟，阿妈，您到这儿来一下”。“好的，我马上来。好孩子，使劲，挤，对，快要出生了，三宝保佑，贡唐仁波切保佑。。。”。

暴雨当中，与雷鸣一起又有一道闪电劈打在帐篷的背面，顿时，帐篷里布满了烟雾和焦味。

纳格仓老人抬起头说，“这个该诅咒的恶天气今夜到底怎么了”！他的话音还没落，从睡在帐篷下部姑娘身边传来一声细弱的“啊啊呀呀”的哭泣声。

奶奶兴奋地喊道，“三宝保佑，生下来了，生下来了”！
纳格仓爷爷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小心别让雷电击打这孩子，我马上起来”。

“你起来干什么，托三宝的福，纳格仓家又生了一个男孩，真让人高兴，又是一个男孩”。老奶奶不由自主地说。

纳格仓爷爷得意地说，“一点也没错，应当是一个男孩，昨夜我梦见的也是一个男孩”。

纳格仓奶奶笑着说，“别吹牛了，谁都知道你的梦不准”。

“赛业木顿，我真的梦见了”。纳格仓爷爷又接着问，“多日考那孩子去哪儿了？今天应当是十五号，天也亮了，快去煨桑”。

天亮了，雨也住了，纳格仓家帐篷后面煨起了一堆冲天的桑。帐篷里面随着家人快乐的笑声不时地传来一阵婴儿呀呀的哭泣声。邻居家在门口干活的老奶奶们一个对一个传话说，“好幸运呀，听说 纳格仓家又生了一个男孩”。

就这样，在藏历第十六个甲子雄鼠年八月十五号的暴雨和雷电声中，纳格仓扎多的妻子麦西才让吉生下了我。无论是由于纳格仓爷爷做得好梦，还是因为奶奶的虔诚祈祷，或是由于父母前世积的德，总之，自从我出生以来直到凶门长全以前，全家人把我当作宝贝一样一刻也没放在地上。

在没有获得生命之前，谁也不知道我纤弱的灵魂在黑暗的中途迷失了多久，但是，自出生的那一时刻起我便来到了充满阳光的人世间，获得了难得的人生。我的奶奶，爷爷和父母手里拿着念珠，口里念诵着嘛呢经的情景可以肯定，我不仅出生在了佛法昌盛的雪域藏地，而且因为三宝的恩典以及自己前生所积的善德我出生在一个敬佛修善，知恩感德，遵法知耻的良好时代。从出生起我不仅获得了生命同时也开始了我的生命。

家人和亲戚们经常问，“不知他是谁的转世”。“真不知他的前世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也许用不着懂这些问题。不管前世是什么，无论自己能够生存多久，或是要经受多大的艰难痛苦，至关重要的是要坚持生存下去。

谁也无法预言一个人生命的长短，命运的好坏，但自从出生的那天起这个人必须开始一步步地走自己的路。原三宝保佑这孩子，在艰难而无常的人生道路上给他指明道路。

第五节 朝圣

昨天晚上我一边听着达木考姨妈讲述的故事一边睡着了。今晚临睡前，达木考姨妈对我说，“奴考，我的好孩子，今晚我再给你讲述与你有关的故事”。像昨天晚上，我把头放在达木考姨妈的怀里，听她讲述故事。。。。。

秋季八月十五日，天刚亮，纳格仓家的人脸上飘逸着喜悦的笑容。男人们有的在煨桑，有的在供佛，有的在点酥油灯。女人们忙着烧茶，煮肉。整个家庭沉浸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之中。这时，一个初生婴儿的哭声吸引了全家人的注意力。据达木考姨妈说，那个婴儿就是我。

在没出生我的几天前，达木考姨妈把甲白哥(甲羊班玛，我给他起的小名。)带到了她们家。听到纳格仓家又生了一个男孩后她便领着甲白哥来到了纳格仓家。到家门口，纳格仓家的儿媳也就是我母亲，麦西才让吉到门口来迎接。看到我母亲后，达木考姨妈惊讶地说，“哎哟，姑娘你是不是疯了，你不能这么快就起来，赛业木，这样会出事的！”

“不碍事，姐姐。”我母亲一边说一边把他们迎进家门。这时，奶奶一边将我交给我母亲一边说：“这孩子从早晨一直哭到现在，我可没办法止住他。”母亲接过去，当我的嘴唇一接触母亲的乳头，便一下子不哭了。

我爷爷贡布纳丹说，“你们怎么说个没完，赶紧去寺院仁波切那里祈福，别忘了让仁波切给孩子起名字。”这时，我又开始哭起来，无论母亲怎么哄我都没能制止。

“这孩子怎么这么爱哭啊，这样哭下去真是没办法”母亲担心地说。

爷爷又说，“到了寺院，向仁波切祈求保佑。也许昨天晚上的雷电吓坏了这可怜的孩子。”不论他们怎么做，我依旧哭个不停。

这时甲白哥对母亲说，“阿妈，把他给我，让我来抱抱。”

母亲立刻说：“这怎么能行，你太小还不会抱小孩。”

可我 爷爷在一旁说," 你就让他抱一抱吧。”

我奶奶对甲白哥说:" 那你就坐在地上抱吧，站着抱太危险。”一边说着,奶奶将我放到了已经坐在地上撑开皮袄等待的甲白哥的怀里. 甲白哥一边拍着我,一边轻声说: 别哭我的好弟弟, 你在甲白哥的怀里., 别哭啊”。没过多久，我停止了哭泣。

母亲惊讶地说," 奇怪,我们怎么做都没办法,可他现在竟然不哭了”。

此时,爷爷却说:"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孩子喜欢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兄弟在一起,他就不哭了."

奶奶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寺院。达木考你领着甲白，再带上供奉给仁波

切的酥油和酸奶。姑娘，你今天还是待在家里别出门最好。婴儿我来抱。”说着奶奶将我裹进她的皮袄后开始朝寺院走去。

昨夜的暴雨把整个草原洗的一片清新。大地被一层薄雾覆盖，太阳下，鲜花悄悄地散发着喷鼻的芬芳。

寺院其实并不远，但由于昨夜的暴雨，路途被泥水覆盖，行走非常不便。达木考姨妈问奶奶，“奶奶，你能走吗？需要我帮忙吗？”

奶奶回答道，“我没事。如果他哭的话就让他哭吧，再说也快到了。愿坚贝央保佑！”奶奶边说边走。到了寺院附近，只见扎西却林寺的法会堂和神殿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寺院内桑烟袅袅，香烟芬芳。众僧的念经声和法螺声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敬仰之心。

当我们到达寺院时，我母亲也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达木考姨妈惊讶地说：“这是怎么会事，姑娘你是不是疯了？你就是能起身也不能这样走，万一摔倒了就不得了。”

奶奶说：“也许没事，象我们年轻时，晚上生了孩子，第二天早上就得挤奶干活，也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我们母女几个先在这歇一会儿，给你这个爱哭的小孩喂个奶，再去转经吧。仁波切今天在，我们不用着急。”母亲喂完奶把我重新交给奶奶。

我们绕着寺院转完一遍经，然后逐一磕拜了各神殿和各个扎仓供奉的佛像和经书，最后去拜见德容仁波切。当我们走进大门时，一位僧人对我们说，你们先到厨房里喝茶，过一会儿仁波切会给你们摸顶。“在厨房里，来自果干，吉和勒，塔瓦的人们各自抱着三个初生的婴儿，都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出生的，来向仁波切祈福。没过多久，按到达的先后次序我们拜见了仁波切。人们将各自带来的哈达，酥油，酸奶，肉和钱奉献给仁波切。仁波切身边的一个年老的僧人将众人供奉的礼物收去。

第六节 起名

仁波切只穿着一件坎肩，他把袈裟缠在腰里盘腿坐在法座上。“你们干吗带这么多东西来，来来，坐在我旁边。”当他看到来者有很多小孩时，说“今天这是怎么了，这可是多年不见的情形啊。”然后逐一询问了每个家庭的情况和父母的名字。众人一一作答。母亲抱着哭闹的我独自坐在一边，无论如何她都无法制止我的哭泣。仁波切对我母亲说，你给他喂奶，他就不哭了“母亲站起身一边来回走动哄我，一边喂奶，但仍然无济于事。仁波切说道：好了，没关系，你还是坐下吧，这孩子怎么这么爱哭啊？”

这时奶奶说：“仁波切啦，昨晚我家帐篷附近被闪电击中，这孩子似乎被吓坏了。”

仁波切听后说道：“会是那样吗？孩子当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会很爱哭，但这样爱哭的孩子却很少见。”随后仁波切不仅为众人逐一摸顶赐了圣水，而且指定了各家所需要做的佛事。然后，给那个来自塔瓦的女婴起名叫曲吉，吉和勒来的男婴叫公布多吉，果干的女婴则叫秀吉。当为我起名时，仁波切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好，好，好，这个很爱哭的孩子，真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转世。”说着仁波切为我起名叫公布扎西。又说：“不知对他合不合适，暂时就用这个名字吧。”他接着又说，“四个可怜的孩子，根据星算，遇上了一个险恶的时辰，如果这几个孩子出生在富贵人家，不会有事，如果是一般人家，孩子们的生命将会有危险。为了避免这些险数，这几个孩子应当在年幼时离开自己的家乡，长久的朝圣，或者应当在一周岁前出家为僧或为尼，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劫，不然的话，这些孩子怕是活不过十三岁。”

在场的父母亲们不停地流着眼泪请求道：“恳请仁波切生生世世保佑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他们。”

仁波切说道：“好，好，好，现在你们就去寺庙里祈祷，我也会在护法神面前祈求，这样一来也许会好些吧。”

站在后排的母亲走到仁波切跟前，尊敬的仁波切，为了止住这孩子的哭泣，请您能否为他吹一吹。”

仁波切仔细看了看母亲怀中的我说：“真是可怜啊，这是因为明白投胎转生，在此人世苦海觉得悲痛而流泪。有些孩子年幼时能够感觉到这个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淡忘了，这种哭泣因而也随之减少。一些孩子们能够预知人生的痛苦，由此而来的恐惧令他们哀哭不止。他们也知道人生的苦难将会漫长无期，而这种哭泣也将随之延伸。尤其是这个孩子的人生会更加艰难。以后有时间应前往拉卜楞寺朝拜，向贡唐仁波切祈愿也许会更好些。我这里只是一个小寺院，上师的法力也有限，怕是帮不了大忙”。

仁波切的这番令我的家人十分不安，奶奶和达木考姨妈一边流泪一边说：“仁波切说的极有道理，扎西却林有四百多位僧人，恳请诸位千万不要忘了保佑这个孩子”。

最后为了四个婴儿的平安，仁波切赐了两个男孩各自一个红色的护身结，却给两个女婴儿各自一个蓝色的护身结。然后，仁波切说：“你们暂时不用担心，尽管象我这样的人无能预言他人的寿命，也无法阻挡命运给每个人注定的厄运，但

是 我会经常向三宝祈求，希望 这样会有效”。 听到仁波切这样讲， 所有在场的家长都稍稍放下心来。

朝拜的时间较久，傍晚时我们才回到了家。不知是因为我哭的时间太久，还是因为路途太远，回到家里，母亲喂了一点奶后，我便入睡了。奶奶对家人详细地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和仁波切所嘱咐的一切。她 一边哭一边说：“ 这孩子或许是因为 记起了自己的前世而哭泣， 如果他是因为预知了自己人生的苦难而悲痛， 那就没法阻止 他了。” 家里人都开始担忧起来。

爷爷安慰大家说：“这不用担心， 如果是前世的苦难， 现在已经结束了，如果是这一生的苦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生为人谁都会经历各种苦难， 不会有比别人更多的苦难。他长大了， 就让他出家为僧， 那样就不会有事了”。

第七节 爱哭的孩子

由于我不停地哭， 父亲抱着我不停地在屋里屋外走动， 而我不仅没有停止哭喊， 反而哭的更厉害了。 父亲不耐烦地说：“ 唉哟， 他这是怎么了？”

“你别这么大声说话， 他会吓坏的！” 母亲对父亲说。

“真不知有没有办法让他不哭， 这样没日没夜地哭下去， 可真受不了。” 父亲 一边说一边将我交给母亲喂奶， 吃完奶没过多久， 我又开始哭起来。

奶奶说：“ 这孩子真是不听话啊， 明天我再到寺院祈求仁波切保佑。”

“去了也没用！ 昨天仁波切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痛苦的泪水将会流不尽’， 可怜啊！ 这苦命的孩子， 不知要遭受多少苦难。无论如何只能托神佛保佑了， 还没有长大就已经开始经历这么多的痛苦。” 爷爷说。

奶奶说，“嘉木洋啊， 这么小的孩子会有什么痛苦，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将要遭受苦难？”

母亲没能止住我哭， 所以看着甲白哥说：“甲木考(甲羊班玛， 母亲给他起的小名。)我的好儿子， 你来抱抱， 看会不会好一些？” 说着把我放到甲白哥的怀里。甲白哥抱着我一边轻轻地拍打， 一边哄我说：别哭我的好弟弟， 是甲白哥在抱着你。“ 没多久， 我停止了哭。这使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包括父亲， 母亲， 爷爷， 奶奶在内的家人都没能让我止住哭泣， 但到了甲白哥的怀里， 我却不哭了。

这时， 奶奶说：“ 这是怎么回事？ 他到了甲木考怀里就不哭了？”

甲白哥说：“ 以后你们不用管孩子了， 他由我来带吧”。

“ 既然你们父母两个不能止住这孩子的哭泣， 那么就让甲白来替你们看好了。” 爷爷说。

后来， 父母和姨妈 等人曾多次 带我去仁波切处祈求， 除了甲白哥抱我的片刻， 我仍然不分昼夜地哭泣， 邻居们没有一人不知道我这个纳格仓家的“夜哭郎”。 有些人认为 我是因为生病， 另一些人则认为 一个孩子 没有缘由地哭泣 是一种凶兆， 是不是村民或是父母将遭到灾难！ 人们众说纷纭。

一天一个名叫曼扎的修行僧来到我家。那时我出生才三个月， 奶奶等对他讲述了 我自出生以来就哭个不停的事。

他问道，“仁波切怎么说？”

奶奶回答说，“仁波切认为他这样哭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出生在人生的苦海当中而悲伤地哭泣的。”

修行僧说，“不是这个原因吧！ 看他哭的样子， 或许他一生当中将遭受很多苦难。如果是那样， 哭是没用的” 说着他将我抱在怀里， 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很多话。 家里人只是听见他说，“你不要再哭了， 遭受苦难是命运注定的。。。。” 奇怪的是据说没过多久， 我停止了哭泣。

这时修行僧说，“好， 好， 好， 好男儿， 别再哭。 你们也许不知道， 我们两个前世互相认识。从今天起他是我的侄儿， 他不会再哭的。长大后， 他应该当僧人。现在你们用不着担心了。甲白抱他， 他不是不哭吗？ 就让甲白来抱他吧！ 这兄弟俩这一生有很长时间不会分开。他们两个是纳格仓家的好男儿， 尽管这一生他们会遭遇很多苦难， 但他们能够承受的， 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好的结局。” 他的此番话令我的家人十分高兴。

正如俗话所说：“病人需要的是药， 死人需要的是喇嘛。” 无论是仁波切和喇嘛们的祈祷或者寺院里做的佛事， 都没能治好这孩子爱哭的毛病， 今天遇到了这位有缘份的修行僧， 他对纳格仓家的儿子讲了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悄悄话后， 这孩子便停止了哭泣。 有人说是因为僧人念了伏魔的经文后召回了孩子的魂。有人说是因为念了咒语。不管怎么说， 全家人亲眼目睹了止住婴儿哭泣的经过， 这使得全家人极为高兴， 可当他们听修行僧说，“这孩子将经历很多苦难”时， 尽管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但全家人都很担心。

纳丹爷爷安慰大家说，“现在看来没什么办法！ 很多苦难将会降落到一个黑头藏人的头上。本来我们这个象檀香一样坚实的纳格仓家不应该出生如水木一般腐朽的子孙， 但一个人是无法抗拒自己命运的。无论是幸运还是厄运， 到时他自然会有办法解决。我们没有必要从现在起就替他担忧， 再说担忧也是无济于事的。” 全家人觉得纳丹爷爷的话有道理。

后来当我少懂事时， 常常听父亲对我和甲白哥说，“男子汉只有在艰难中成长才能独立自主而不需要依赖他人。从小经受苦难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父亲的这些话， 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头， 特别是后来在遭受种种苦难时， 是父亲的这些

话给了我无比的勇气，成了我克服困难的巨大动力。

我没能预知自己一生当中将要经历的种种痛苦，但我清楚地懂得，如果父亲没有从小培养我们克服困难的毅力的话，我们将不会在人世间生存到今天。

第八节 家人

达木考姨妈一边转着嘛呢一边不停地讲述我的出生以及与我有关的故事。我也盯着她的眼睛，仔细地听她讲述。

那年秋末，天开始下起了雪。随着天气变冷，雨水逐渐变成了雪。母亲早晚总是背着我经常到寺院里转经或拜佛。中午挤奶时，甲白哥把我抱在怀里站在屋外或者畜栏边。那时甲白哥四岁。他有一个很大的头和一对明亮的眼睛。虽说他年龄很小但因为聪明而性情温和，邻里们都很喜欢他。我们地方有一个习俗，男孩到了三岁就要举行剃头仪式。甲白哥的头发仍然没有剃，所以他头上留有黑黑的头发。由于甲白哥经常背着我在屋外走动，我的脸被太阳晒黑了。我的父母和奶奶把我称作“我们家的黑脸大头男孩。”今天也是，甲白哥抱着我站在牲畜缆绳边看母亲挤奶。母亲对甲白哥说，“甲白，我的好儿子，别站在牲畜缆绳边，那样会有被牛顶的危险。你们两个退到畜栏旁。”然后，母亲一边挤奶一边唱起挤奶歌，“噢，噢，噢，恩深如海的老牦牛，给我们带来奶子和酥油的老牦牛，噢，噢，噢，恩重如山的老牦牛，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老牦牛。。。”

有一天，母亲背着我回到了自己的娘家麦西巴欠家。到了家里，姥姥说，“哎哟，我这爱哭的孙儿来了。让我来抱一抱。噢哟！这孩子真的长大了。多亏阿克曼章，不然这孩子还会在哭。”

母亲说：“阿克曼扎说他是自己的侄儿，会不会是他侄儿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转生呢？”

奶奶说，“不管是谁的转生，我的孩子需要的是快快长大，长大后要出家当僧人。”

这时一个五，六岁的黑脸男孩走进牛毛张蓬说。“让我看一看纳格仓家的大头孩子。我的好姑妈，请让我抱一抱。”

母亲从姥姥手中接过我，“好，你要抱好，如果摔在地上的话会伤害他的。”说着母亲将我放在那个男孩的手里。这个黑男孩是母亲的甲白哥麦西恭才的大儿子名叫拉布旦。由于他从小皮肤较黑，所以邻里的人们都叫他黑儿拉布旦。

据说当时我出生才六个月。在家里，每当爷爷抱我的时候我便立刻哭起来。爷爷抱怨说，“真是没办法，这孩子一到了我怀里就好像我在撕他似的。你看，他又哭起来了。甲木考，你过来，把这个爱哭的孩子扔到门外去。”爷爷一边说一边把我交给甲白哥。像往常一样，甲白哥背着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哼着说，“好弟弟别哭，我们到门外去玩。”我的一只脚从甲白哥破烂的皮袄里伸出来，裸露在外面。

我母亲十六岁时与我父亲成家了。她十八岁时生了甲白哥，二十一时生了我。

母亲是麦西巴欠家九个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母亲从小起就是一个可爱温顺的女孩。由于她勤奋懂事，很多人家都愿意娶她做儿媳妇，但她拒绝了所有这些婚媒却呆在家里侍候自己的父母亲。那时她的母亲经常劝她说，“姑娘，你现在年龄已经不小了，是不是到门外走一走好呢。如果在锅灶边变老的话可真是一件丢脸的事啊。”但是她却回答说，“我可不愿意嫁到一个不愿去的人家。如果你不让我呆在家里的话，等我长大后我要出家当尼姑。”母亲一直没有出嫁。

有一年，纳格仓家族与华完地方的头人发生了纠纷。在头人家的仆人仁青达索的帮助下逃迁到了曲合玛地方。在逃迁的路上又与玛罗麦仓家发生了枪战。由于纳丹爷爷在战斗中受了伤，所以纳格仓家被住在曲合玛的亲戚小头人格扎等的帮助下纳丹爷爷带着大儿子扎多和小儿子诺加布永久地搬迁到了曲哈玛的果查绕地方。

由于命运的安排，母亲遇到了父亲。父亲把母亲迎到了纳格仓家，母亲也高兴兴地嫁到了纳格仓家，与父亲开始了共同创建家园的生活。

母亲嫁到纳格仓家一年左右后，纳格仓家变得很富有。邻里们也开始说，“麦西家的福分都跟着女儿来到了纳格仓家。”包括纳格仓家的人在内都觉得此话有几分道理。过了三四年，纳格仓家的马匹增加到了三，四十匹，牛增加到了百来头，羊增加到了五百只左右。纳格仓家每月要请喇嘛和僧人在家念经颂法。很多远近的亲戚和客人经常到纳格仓家做客借宿。正如常言所说，“人富的时候衣着也华贵，说话的声音也洪亮，来访的客人也很多，家族的名声也响亮，家里的女人们也很纯洁，家庭的护神也很严厉，门口的狗也很勇猛。。。”纳格仓家在村里村外都变得稍有名气了。邻居家的老人们纷纷议论说，“纳格仓家近来变得越来越富强了，夏季每天都有肉吃，冬季每天都有酸奶喝，出门都有马可骑，男人背上有枪，女人怀里有小孩。所有这些财富都是由麦西才让吉带来的。”是啊，她们说得都有道理。或许是因为纳格仓家已经到了该富强的时候，或许是麦西家的福气转到了我母亲的身上，总之，自从我母亲进入纳格仓家的帐篷后，纳格仓家的人口增加了，牲畜的数目倍增了。

初春的一天，母亲对父亲说，“最近我心口有点不舒服。夜里常常由于恐惧而惊醒。是不是要生病了？”

“不会是生病吧，你去寺院时没向仁波切祈求保佑吗？”父亲问母亲。

“讲倒是讲了但仁波切没说什么。如果我发生什么事的话，两个孩子还很小，你可要受苦了。”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说。

“业木，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头痛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他一边安慰母亲一边替她擦泪。

母亲说，“我想到拉卜楞寺去朝拜贡唐仁波切，顺便也替两个孩子祈求保佑。”

父亲说，“没有一个同行的人，很困难。再说也不能背着小儿子去呀！”

母亲说，“小儿子可以由达木考姨妈来照看。如果我不尽快出发的话，业木顿，好像永远去不了。”

“但你必须要明白，没有同伴是绝对不能去的。”父亲执意不让母亲一人前去。那天夜晚父母亲谈话谈到很晚。第二天，母亲到达木考姨妈家对姨妈说了昨夜对我父亲说过的话。

姨妈安慰我母亲说，“你年纪轻轻的不会发生什么的，用不着担心。如果能去拉卜楞的话是件好事，两个孩子我可以照看，你不用担心，可是近日内能不能找到同行的伙伴呢？”

母亲回答说，“同行者倒是没什么，只是我没有告诉父母亲。如果他们知道的话，绝对不会让我走的。他们说今年冬天莫兰木大会一起去，可我觉得没有时间等了。”

姨妈惊讶地说，“这是为什么，你怎么这样胡说呢！你怎么会没有时间等待呢！你可不能对他们这么说！你这姑娘简直是发疯了。”她们交谈了很长，但没人确切地知道母亲心里在想些什么。当时谁也不清楚她为什么担忧并如此焦急。五，六天后的一个临晨，母亲同麦西家的一位女孩和村里的另一位女孩三人一起带着一些干粮去拉卜楞朝拜了。

第二天早晨，纳丹爷爷父亲生气地指责我父亲说，“你是不是发疯了！你怎么能让她就这样徒步走了呢。你立刻给我带上一匹马和一些干粮追她去。”

父亲却回答说，“不必担心，她说有同伴，怎么劝也不听。也许没什么问题。都是些女人们，没什么可怕的。另外，她说朝拜了拉卜楞寺后就立刻返回。”

“那你也应当给她的娘家人说一声。”爷爷焦急地说。

但父亲安心地说，“不必要吧，她说她的姐姐也一起去。”

爷爷说，“谁知道，这些坏丫头们，她们也许是悄悄地偷跑了。”

第二天当父亲去麦西家告诉此事时，她们家还不知道姑娘们的去向。听完父亲的解释后，我外公和姥姥心有所安地说，“既然他们姐妹俩在一起，应当没事的。同行的姑娘是谁家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应当告诉她的家人，不然，父母亲会担心的。”

父亲回答他们说，“好”。

外公接着说，“多日考，你恐怕不能照看小儿子，你把他带过来让我来照看好了。”

父亲告诉外公说，“今天早晨，达木考姨妈把两个孩子都领走了，您就不要担心了。”说完父亲便回到了家里。

母亲按着自己的愿望去拉卜楞朝圣了。达木考和日卓姨妈不仅照看甲白哥和我，还帮纳格仓家做家务活。甲白哥经常问姨妈说，“姨妈，我阿妈到哪儿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达木考姨妈对他说，“好孩子，你阿妈去拉卜楞寺朝圣了。今天或许明天就会回来的。”过了半个月多一点，母亲和她的伙伴从拉卜楞回来了。

父亲问母亲说，“你拜见了贡唐仁波切吗？他说了些什么？”

母亲回答说，“拜见了，我祈求他保佑两个儿子，仁波切说他会记住两个儿子。当我祈求他保佑我时，仁波切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朝圣完了以后尽快回去。”母亲一边说一边把贡唐仁波切赐给的红色护身结系在甲白哥和我的脖子上。

晚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时，母亲详细地讲述了此次去拉卜楞朝圣的经过。

纳丹爷爷说，“噢，你们这些姑娘们真厉害！这不，你的愿望实现了，也祈求贡唐仁波切保佑这个爱哭的小子了，这下这孩子也就没事了。”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直到深夜。

第二天，日卓和达木考姨妈以及姥姥等亲戚到我家来看望母亲。母亲对她们说，“我们是去朝圣的，所以没有买任何礼品。”说着她给了每人一个从拉卜楞买来的烧饼和一把红枣。

日卓姨妈说，“我真的不要。你真行，徒步去拉卜楞寺朝圣！我前一年去了一次，真是受尽了苦头，差一点连家都没能回来。”

达木考姨妈夸奖甲白哥说，“甲木考这孩子真是可爱。他吃完饭后便整天照看小弟弟。真懂事！”他们姐妹几个开始没完没了地谈说起来。

这时纳丹爷爷插进来说，“媳妇，你给这几个女人们煮一锅好吃的肉。你们几个好好地吃一顿肉。我想今天你们有空，慢慢吃好好聊一聊吧。”

“好的，阿爸。”母亲说着开始煮肉和羊肠子。同时她还烧了一壶喷香的奶茶并把牛奶盛在罐子里让她们自己饮取。

达木考姨妈对纳丹爷爷开玩笑地说，“既然你不心疼的话，今天我们几个姐妹要把纳格仓家吃个精光。”

“我才不心疼纳格仓家的财产呢！财产是无常的，今天有的话不一定明天也会有。如果不信的话，你们每天到我家来吃，我发誓，我纳格仓老汉连一根汗毛都不会动的。”纳格仓爷爷立刻发誓说。母亲不久又给姨妈们递上了新鲜的酸奶。

日卓姨妈客气地说，“说真的，这太多了。”她们姐妹们边说边笑一直待到了傍晚。

第十节 母亲的去世

没过几天，母亲说她头和腰有点痛，而且一下子卧病不起。其实，母亲从拉卜楞回来就说得了感冒。现在身体下部开始发肿，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晚上比早晨还要严重。一时，麦西家女儿得了重病的消息在村里迅速传了开来。纳格仓家的人每天请来喇嘛和僧人在家念经，同时请了医生和法师看病做法，但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有天早晨，人们甚至开始说麦西家的女儿已经死了。纳格仓一家人陷入一片悲哀之中。他们没有让母亲知道这个谣言。有一天，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对父亲说，“多老，真对不起你，我的病好像没希望好了。我可能要劳累你了，我得把两个孩子留给你了。他们两个还很小，你肯定要受苦了。我已经祈求贡唐仁波切保佑两个孩子了。如果我死了的话你要重新结婚，家里有个继母对两个孩子也会好的。”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不会死的。”说着，父亲眼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

母亲接着说，“多老，我的好男儿，你不要难过。死和不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限，也许我的期限已经到了。我已经朝拜了拉卜楞寺院和贡唐仁波切，我没有什么不安心的。你一定要重新结婚，要让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仁波切说小儿子将会遭受痛苦，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可怜的孩子，可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甲木考应当出家当僧人，我已经为他求了护身结，你不必太难过了，只要你努力会得到幸福的。我没什么担心的。。。。”父亲与母亲平静地交谈着。

夜幕降临时，父亲扶着母亲坐起来。母亲不时地睁开眼睛注视着父亲并抚摸着睡在父亲旁边的甲白哥的脸。母亲又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泪水从母亲的眼睛中流出，但她停止了说话。不久，母亲仿佛是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似的，留下父亲，甲白哥，我和所有的亲人们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纳格仓家的神龛上点燃了几十个大小不同的酥油灯。十几个僧人每天念诵刚八经，村里的人们可以不时地听到从纳格仓家传出的法号声。邻里和其他村庄的人们每天都来纳格仓家念经致哀。

第三天清晨，二十多个村人骑着马将母亲的尸体驮到曲合玛的扎西却林寺。留在村里的女人们拣来石子，在置放母亲睡床的地方堆造了一个堆本。当马队到了寺院后，四百多名僧人在法会正殿门前为母亲做了持曲呼法事。然后把母亲的尸体驮到了寺院的天葬场。天葬场坐落在上经院前方的一个阳光充足的洼地。天葬场的上下方竖立着无数个嘛呢石。很多悬挂在嘛呢石旁边的红，白，黄色的经幡在风中哗哗作响，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在天葬场，一位留有长发辮的天葬师卷起自己的双袖，解下了母亲身上的衣服，让她面朝下，用一条白色的姆塔将母亲的尸体系在一个木钉上。十几个僧人在天葬场的上方吹着法号齐声诵经。没过多久，从天葬场的西面飞来十几只白色，黑色和灰色的兀鹫。这些兀鹫在天葬场的上空旋转了几圈后，一个接一个落在地面上，走近了母亲的尸体。天葬师用刀在母亲尸体的背部和臀部划开，并从背部和腿部切下来肉块撒到地上。但是，兀鹫们只是绕着尸体打转，却没有上前啄取肉块。这时，天葬师从母亲尸体上割下几块肉，放在自己的嘴里嚼了几下，对着两只白色和灰色的兀鹫说，“来吧，来吧，小白，黑点，你们俩带头吃吧，来吃一点吧”，他一边说，一边喂鸟。据人们讲，天葬师不仅认识所有飞来的兀鹫，并给每一只鸟起了名字。天葬师常常会一边叫着兀鹫们的名字，给喜欢肉的兀鹫喂肉，喜欢血的喂血，喜欢骨头的，将骨头捣碎了之后再喂鸟儿吃。可是今天，无论他怎样做，兀鹫们都不肯听他的话。正在此时，从西边的天空飞来了一只雪白的兀鹫。直接落到了母亲尸体的上部，接着在她的背部啄了三四下后便飞走了。当这只兀鹫飞走后，其他兀鹫立刻聚拢过来，开始纷纷争着啄起母亲的尸体。那时来送葬的人们在天葬场烧起了茶，天葬师来到他们当中把手上的血擦了擦后便开始喝茶，吃糌粑。

不久，大部分兀鹫吃饱了以后飞到了天葬场边的山崖上，只有几只继续在吃。天葬师把母亲的脑骨捣碎后与头发和脑髓掺合在一起喂给兀鹫。他还把大腿骨捣碎了喂兀鹫。此时，僧人们念完了经后离开了天葬场。天葬师把母亲的尸体全部喂给了兀鹫后也和同伴们一起离开了天葬场。乌鸦和其他鸟们在捡吃留在天葬场上的血块和肉沫。

从这天起，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不知道她那蜜蜂一样渺小的灵魂将在黑暗的冥界中漫游多长，也不知道来世她是否会投胎于人，马或其他动物。

纳格仓家在紧接着的四十九天转生期内，天天把僧人请到家里念经，给寺院奉献了很多马和牛羊。给贫穷的人家布施了大量的酥油，肉和茶。那时，姆道仁波切说我母亲已经转世为一个男孩并出生在拉德村的一个富人家了。现在人已经死

了，再也无法在这个世间看到了，无论在哪里转生应该说没什么可高兴的了。可是纳格仓家的人和亲戚朋友们听了姆道仁波切的话后纷纷说，“这下好了”，“这下安心了”，“这姑娘是个善良的人，她肯定会在一个好人家再生的。”人们按照自己的心情安慰自己说。特别是听到仁波切的话后，人们也就安心了。

第十一节 纳格仓家灾难的开始

尽管甲白哥年龄还很小，但他还是知道失去母亲的痛苦，他整天抱着我站在门口呼唤：“阿妈，阿妈，你在哪里？”他一边喊一边哭。父亲由于悲痛几乎认不出来来访的客人。从那天起，纳格仓家便失去了生机。由于近日家人忙于母亲的葬礼而无暇照看，家中的几十匹马被窃。纳格仓家的小儿子，我的叔叔诺杰把羊群撒在草原上去追赶盗马贼。当晚，羊群遭到狼的袭击，大小十五只羊被咬死，八九只被咬伤。被咬死的羊分送给了全村人食用。

纳丹爷爷说，“象格萨王里的霍王一样，灾难也开始临到了我们纳格仓家。从今年开始，我们家的运势好像开始走下坡路了。真可惜，该死的和不该死的颠倒了。该死的是我这个老头啊，我们应当交换才是。阎王爷真是瞎了眼，带错了人”。纳丹爷爷多次边说边捶着自己的胸膛，绝望地哭泣。

父亲对爷爷说：“阿爸你不要这样说，死是命中注定的，人都已经死了，我们这些留在后边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死了的人需要的是佛法，我们应该把家产的一半儿用来超度做法事，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听了父亲的话后，爷爷默默地流着眼泪，无以言对。

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天，日卓姨妈把我领到了她家。据说那时我出生才七个月十五天左右。达木考姨妈和草洛姥姥每天帮纳格仓家做家务活。

有一天，又有一个恶讯传到了纳格仓家。纳格仓家的小儿子纳格仓诺杰和两个朋友在拉卜楞为我母亲做完法事回来的路上，同俄扎地区的强盗战斗时不幸被打死了。灾难一个接一个从天降到了纳格仓家的头上。通过寺院和官员们的调节，尽管纳格仓家得到了赔偿，但那时纳格仓家需要的是人而不是钱财。失去一位象老虎一般健壮的好男儿对纳格仓家来说是无法以任何金钱弥补的。一份难以消去的悲恸深深地留在家人的心头。

事过以后，人们才明白打死诺杰叔叔的那个人不仅是诺杰叔叔的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好朋友。那天夜里，由于互相没有看清对方，双方进行了激战，拉德村的两人被打伤，一匹马被打死，另有一匹受伤。等到天明后，双方才看清对方。诺杰的朋友们立刻把他的尸体驮到了寺院里，并精心地予以了照料。

纳丹爷爷听到了这个噩耗后，痛不欲心，哭嚎着说：“拉德村的杀人凶手，我们纳格仓家和你们有什么恩仇，你们这些遭天杀的！你们把我眼珠一样宝贵的儿子打死了！如果是以前，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我发誓我会把你们杀尽斩绝，变得家里连个烧火的人都找不出。可是现在，你们从我这个临死的老头手里把我心爱的儿子给夺走了”。说着，他在被窝里悲愤地翻来滚去。那时我爷爷已经七十七岁了。前几年他和美仓家战斗时受到的枪伤尚未完全愈合。听到这个恶讯后没过多久，他由于极度悲愤而一病不起。人们开始担心纳丹爷爷也将不久于人世。纳格仓家开始急急忙忙地请来了念经的，算卦的来做法事。后来仁波切说，纳丹爷爷的病会拖一阵子，但对性命并无大碍。听到这话，家里的人们才又安下心来。

自从我母亲去世以来，不仅是纳格仓家的人，甚至连附近的邻居们都觉得纳格仓家在开始败落。门口的一只狗也在被一头牛顶伤后的第五天死了。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为纳格仓家祈祷说，“三宝保佑，再也不能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纳格仓家了，不然他们会垮的。”纳格仓家现在只有十几匹马，三十头牛和一群羊外一无所有。俗话说“人死财绝”的情形，眼睁睁地落到了纳格仓家的头上。此情此景，让心胸宽广的人也觉得悲伤，富有同情心的人看了便忍不住落泪。但是，纳格仓家生存下来的人尽管有无限的悲哀，却无法以他人的同情减轻自己悲伤。他们只好咬着牙关继续生活。每天，他们像往常一样早晨把牛羊马赶出去牧放，晚上将它们赶回圈里，一家人悄悄地吃完晚饭后，各自静静地睡觉。

白日一天天过去了，夜晚一个个流失了。纳格仓家的人也象村里的其他人一样，在日升和日落之间悄悄地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第二年的夏天，曲合玛村与麦仓村之间因草地争执而发生了战斗。曲合玛战败后迁移到了拉德村的土地上。后来又因为与拉德村发生内讧，曲合玛的人又被迫渡过黄河迁徙到了蒙古人居住的地方，这样，他们便永久地居住在魁森套罗和曲高恰日两地。

听着达木考姨妈讲的这些故事，我心中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也许是因为我母亲命中注定要早早去世，或者是因为我命苦，总之，我从小就没能享受母亲的慈爱。村里的孩子们一个个说我的阿妈，他的阿妈时，我由于没有自己的阿妈而悄悄地伤心流泪。心想为什么我没有母亲呢？我从孩提时起呼唤过姨妈，奶奶和阿爸，但几乎从未呼唤过阿妈。自从我懂事时起，听到村里哪家的孩子因为母亲的死亡而哭泣时，我也忍不住流泪。其他的孩子受寒饥饿时，都可以呼喊自己的阿妈并向她诉苦叫饥，可我从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饥寒和痛苦，只能悄悄地把泪水吞在心里无处倾诉。小时候，我独自依靠在牛毛帐篷的绳子上常常这样想，牛犊有个叫母牛的阿妈，小马驹有个叫母马的阿妈，甚至地上的虫子和天上的小鸟都有自己的阿妈，可我为什么自从懂事起就没有一个抚育我爱我的阿妈呢？失去母亲的痛苦始终没能从我的心灵中消失。

后来达木考姨妈对我讲述了母亲去世的经过，我常常在梦中梦到与母亲相会的情景，或者在梦中呼唤阿妈。但是每次从梦中醒来见到的，只是泪水打湿的枕头外，却无法与母亲相见。甚至在梦里我看到的只是母亲朦朦胧胧的面庞。现在我明白了，不是因为母亲不爱我，而是死神把她强行带到了阴世间。我还有父亲，如

果父亲平安健在的话我会幸福的。痛苦和值得同情的不是活着的我，而应该是去世了的母亲和她那希望在乐园里再生的灵魂。

尽管我没有一个报答母亲恩情的机会，但我每次朝拜喇嘛和寺庙时，总是首先为母亲祈祷。我想如果我一心一意地为母亲祈祷和念嘛呢经的话，无论母亲是在冥间的任何地方都能像滋雨落在旱地一样有用。我不知道大人们每天早晚念嘛呢经是为了什么，但我从小念几句嘛呢经是为了帮助在昏暗的冥间转游的母亲灵魂。我长大成人后，我也像其他人一样为自己的父母和所有的生灵祈祷并念嘛呢经。

第十二节 女佣人

今天天气非常热。达木考姨妈坐在门口晒太阳。我裸着上身趴在她的身边喝着木碗里的糌粑粥。闹扎姨夫走出牦牛帐篷对我俩说，“你们又在叙旧呀”！

姨妈回答说，“没有，我可没什么日夜说不完的话。”

“说吧，应该说，应当把那仓家的所有事情都一一讲给他，要不然奴考不会安心的”闹扎姨夫这样说。

达木考姨妈回答说，“昨天我在讲述两个孩子的母亲去世的经过时心中非常难过，甚至现在还有点难受，今天再也不想讲了，还是你来说吧”。

“好啊，你要我讲的话，那就让我来讲，我觉得没什么不好讲的”。说完闹扎姨夫开始讲述纳格仓家的故事。

曲合玛村和麦仓村发生战斗后，曲合玛人由于失败而移居到了蒙古人居住的地方。第二年，当时纳格仓家居住在奎森托洛边。麦西家的人以及格扎舅舅等亲戚朋友多次劝我的父亲重新结婚。但父亲对他们说，“我不结婚，我要抚养两个孩子。如果重新结婚的话，继母不会象两个孩子的母亲一样关爱他们的”。怎么劝说，父亲都没有再婚。

甚至连纳丹爷爷也说，“儿子，死人身后留下的是活着的人。无论怎么说，活着的人需要生存，还是重新结婚为好”。

父亲说，“我再也不可能重新结婚了。等两个儿子稍稍长大后，就送他们到寺院里当僧人”。亲戚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于是他们决定雇用一女仆人帮助做家务，可父亲没有同意他们的想法。

那时我在日卓姨妈家，有时甲白哥站在帐篷门口哭着说他想念我。纳丹爷爷安慰他说，“你别哭，过完年他们会把孩子带回来的。如果那时他们不领回来的话，爷爷跟你一块去把他领回来”。后来，甲白哥又哭着要求把我带回来。父亲听到后说，“这次我去把奴考领回来”。说完父亲去了日卓姨妈家，但日卓姨妈和亲戚们异口同声地说孩子还很小，过完年再带回去。他们没让父亲把我领回去。

那天晚上把牲畜被关进栏里后，纳丹爷爷对父亲说，“过完年一定要把孩子带回来，我们有能力抚养他。甲白说他非常想念奴考。人已经去世了，伤心也无济于事，活着的人再也没有任何必要各自分开过悲伤的生活”。

父亲回答说，“好的，阿爸，过完年我一定把孩子带回来，我也非常想念他”。

尽管那时纳格仓家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富有，但至少还是中下水平。家里仍然有十几匹马，四十几头大小不同的牛，一百多只羊。纳丹爷爷经常对人们说，“我们纳格仓家一度确是富有过，但财富是无常的。只要两个孙子平安无事，我家不一定要什么财产。无论怎么贫穷，他们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家园”。纳丹爷爷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人是活着的，财产是无生命的。只要人活着，总有一天会发财的。如果不是命中注定，否则，谁都应当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家园。

据说纳格仓丹美真正的故乡是若尔盖。小时候他的名字叫丹美董老，是个非常勇敢的强盗。当初，他是和一个名叫纳格仓完甘的兄弟一起来到了曲合玛。由于完甘的一只眼睛有问题，所以人们暗地里称他纳格仓完甘瞎子。据说纳格仓完甘以前是个僧人。纳丹成家并定居在阿万苍的浪果玛。纳丹有一个叫多日考和一个叫诺杰的儿子。多日考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也和浪果玛的一个人家谈了亲并准备要与这家的女儿群吉成家。但就在这时，纳格仓爷爷与阿万苍的头人发生了纠纷。我父亲有一个叫仁钦塔索的盟友，而仁钦塔索是阿万苍头人家的仆人。当他听说头人要袭击纳格仓家时，仁钦塔索从头人家偷了两支枪和两匹马，连夜跑到了纳格仓家。听到此消息，纳格仓家在仁钦塔索的帮助下留下所有的财产，每人仅骑了一匹马连夜逃走了。后来他们迁居到了曲合玛地方并为我父亲媒娶了麦西家的女儿。由于出走，我父亲没能和阿万仓的群吉成亲。据说那年群吉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些只是中间的插曲。我母亲去世后的一个秋天，纳丹爷爷拄着拐杖往外走的时候，不小心摔在地上折断了左臂膀。本来爷爷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再加上臂膀被摔断，从此以后，纳丹爷爷每日生病，终于吃喝行走都不能自立了。于是在格扎舅舅和其他亲戚的帮助下，从果千村为纳格仓加雇到了一个帮助做家务活的女佣人。

纳格仓家请邻居家代管家里的牲畜，我父亲喜欢马和枪，尤其喜欢跟邻居家的年轻人一起打猎或是跟他们一起去抢劫，所以父亲经常出门不在家。父亲有一个非常好的自动步枪，他是一个较有名气的枪手，所以村里的人们都喜欢跟他一起到山里打猎。小时候记得父亲常常带回家鹿茸，鹿肉，被打死的麝，狐狸和狼等野兽。

第十三节 女佣人的折磨

父亲进山后，早晚挤牛奶，给爷爷和甲白哥准备饭食以及其他家务活都由雇来的女佣人来做。过了一段时间，家人发现这是一个很坏的女人。她到纳格仓家两，三个月后，不仅不做家务活，也不喂家中的牧狗。早晨挤完牛奶，在纳丹爷爷身旁的炉灶边放了一壶凉茶后，自己却背着纳格仓家的干肉和酥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直到傍晚还不回来。等她回来后，爷爷对她说，“姑娘，你可别忘了喂狗啊，你看它们多么可怜，它们不会说话，不喂它们是罪孽啊！”

那女人却回答说，“我才不管呢！我每天又不是从来从不喂那些该死的狗。你别在这里罗嗦了！我可没法每天喂它们两，三次”。说着她走出了家门。甲白哥常常替她喂狗。直到深夜，那女人不给爷爷和甲白哥准备晚饭，自己却一个人悄悄地低着头在厨房里吃饭。

爷爷问道，“姑娘，怎么回事，今晚没有晚饭吗？”

她讥讽道：“你们纳格仓家很富有，晚饭肯定会有有的。”说着她把放糌粑的木箱拿来扔到火炉边后走了。甲白哥在爷爷的碗里盛了糌粑，倒了茶后两人默默地吃起晚饭来。有时，那女人把糌粑箱子塞进牛毛帐篷的缆绳之间，自己却一早到别人家去串门。甲白哥由于年少而矮小，爷爷又不能起来行走，他们俩除了喝一点温茶外没能吃到一点东西。爷爷对甲白哥说，“孩子，你爬到货物堆上去，要不踩在脚蹬上，看能不能把糌粑箱子拿下来。这该死的女人是想让我们饿死”。

有一次，甲白哥站在一个反扣在地上的小奶桶上取糌粑箱子时，由于箱子太重，他和箱子一起摔到在地。箱子里的糌粑和奶洛渣洒到了他的脸上，头上和地上。爷爷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呀，你这没福分的孩子怎么连一个糌粑箱子都抱不了。”说着他从床上爬起来，两个人一起把撒在地上的糌粑和奶洛渣拣回箱子里。

那女人回来后叫喊道，“真可怕，你们两个在偷糌粑，纳格仓家的人真不要脸”。

爷爷说，“今天由于风太大，帐篷摇得太厉害而吹落了缆绳间的糌粑箱子。”

那女人说，“你们家的帐篷是羽毛做的。别瞎扯了，这真是应了俗语所说的，‘邻居偷东西狗挡不了，家贼偷东西人防不了啊！’”她没完没了地骂起爷爷来。

爷爷生气地对她说，“听着，你这个该死的多嘴婆，你是不是疯了。你不让我们吃糌粑却把箱子藏在缆绳之间。世上难道还有这种做法！你给我闭嘴，滚回你自己家里去，再也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你这个该断子绝孙的人，给我滚出去，要不我会毙了你的。”说着爷爷拿起枕头旁边的枪来。那女人吓得慌忙扔下手中的茶壶向门口奔去。那天傍晚甲白哥烧了茶，用碾槽把干肉碾碎后同爷爷一起就着糌粑当晚饭吃。暮落后，甲白哥供奉了酥油灯，再在灶炉里预备了火苗后与爷爷入睡了。

第二天，丹考和日卓姨妈两人领回了那个女人。他们两个与爷爷交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说服爷爷让那个女人回来帮他们。那个女人像以前一样帮助纳格仓家做家务活。她经常给爷爷和甲白哥一些残羹冷炙，但爷爷却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一次，甲白哥咬着牙对她说，“你这个恶婆，我会用打狗棒打你的。”

“住嘴，就凭你这样的孩子？真可笑”。她一边说一边看着爷爷的脸。甲白哥不愿呆在家里，白天他到村里的朋友家玩耍吃饭。有时候他从邻居家给爷爷带回一点肉和肠子，爷爷问他说，“你从哪里弄到这些肉的？”

甲白哥回答说，我今天去看望奴考了，这些肉和肠子是格勒哥家给的。”

“奴考好吗？他长大了吗？好好，这些肉我现在就吃了，剩下的肠子留着明天早上咱俩一起吃。”

甲白哥接着告诉爷爷，“奴考哭着要跟我来，可是日卓姨妈不让他来，说过完年后再送过来。”

爷爷安慰甲白哥说，“没事的，再过两天，等你阿爸回来，我们把这个女佣人撵走，再把奴考接过来，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没过多久，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打完猎回来了，他带回很多干肉，鹿茸和兽皮，尤其是带回来的一张很大的熊皮正好铺在爷爷的床上。爷爷高兴地说，“啊呀，这熊皮象个火炉，睡在它上面真舒服。”

那天晚上，父亲和爷爷交谈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他们就让那个女佣人回家了。当时爷爷的病情依然很重，秋天到来时，他的病愈发严重了。

有一天他对我父亲说，“明天早上你去把奴考带来，今年我常常生病，我看我的日子不多了，如果两个孙子在我眼前，我觉得有所安慰。你到丹考家，跟他们说说，过不过完年没什么区别，明天早上一定把孩子带回来。”

父亲回答说，“好的，阿爸，我明天早上就去把孩子带回来。”

“甲白哥高兴地说“这下可好啦，奴考回来后，白天由我来照看，夜里我可以搂着他睡。”

爷爷说，“是啊，甲木考，你可以照看他，小时候，你抱着他，奴考不是不哭吗，以后你阿爸不在家时，你要照看好你的弟弟。”

第二天，父亲一大早便来到日卓姨妈家把我领了回去。甲白哥牵着我的手，从门口把我领到爷爷身边。爷爷看着我说，“好，好，我这个大头黑孙子回来了，来来来，过来让爷爷看看。哦，我的孙子真长大了。”爷爷的眼里流出了泪水，他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从枕头底下掏出几颗干枣。那时我刚满四岁，还没有被剃去的头发用一根布条扎在一起。姨妈家用一块小牛犊的皮子和一块羊毛毡为我做了一件小袍子，但是我脚上没有鞋。

爷爷看着我说：“唉，他们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我孙子，明天早上爷爷给你缝一件暖和的小皮袄。”

第二天早上，爷爷找来一件他自己的皮袍，把两条袖子剪下来，上补下接，为我缝制了一件小皮袄。尽管羊皮已经很旧，但是很结实温暖。爷爷又用他的旧皮袄为我做了一双冬天穿的靴子。这是我出生以来穿的第一双靴子和第一件皮袄。我这样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闾扎姨夫跟我讲述我们家的故事时，我自己也隐隐约约记得一些。

快过年的时候，纳丹爷爷的病情愈加严重了，最后终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纳格仓家人请来了僧人并在寺院里为爷爷作了许多法事，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挽救爷爷的生命并让自己觉得心里好受些，而事实上，爷爷的病丝毫没有好转。有一天爷爷把父亲叫到他的床榻旁说：“好孩子，我肯定不会呆很长时间了，不要再请医生了，也不要再托寺院和僧人作法事了，这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任何办法。明天早上，你去把格扎小头人和甲考叔叔请来，我有话和他们说，还有，如果格丹巴藏仁波切在的话，也请来。”

“医生明天要来，吃点药还是有好处的。”父亲安慰爷爷说。

“我很清楚，这不是吃药的问题，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现在我安心了，最好还是在我能自立时离开人世最好。将来当我真的到了八十岁，对幸福和痛苦都没有什么感觉时，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好儿子，把你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尽管纳格仓家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他们，但有足够你们生活的了。你也看看能不能重新成家。俗话说，睡前不要喝很多茶，死前不要说太多话。除此外，我没有什么可说得的了。”父亲流着泪，听着爷爷的话不发一言。

第二天，格扎舅舅，甲考舅舅和格丹巴仁波切来我家看望爷爷。他们交谈了很久，最后爷爷说：“我是个罪恶深重的人，仅仅作些法事并不能使我免入地狱。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毕竟是由我这双手做的。现在是承担这些罪恶的时候了。年轻时作了这些事也不懂得悔过，现在到了临死时，后悔也没有用了。我身后有我的儿子多日考，他没有兄弟和朋友，他的两个儿子还很小，将来无论到哪，请别忘了照顾他，除此外，我老汉也没什么可交待的了。”

格扎舅舅安慰爷爷说：“你放心好了，千万别为这些担心？他们父子几个是我们曲合玛五百家牧户之一，至于他愿不愿意再成家立业是他自己的事，除此外，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帮助他。”

甲考舅舅接着说，“如果将来多日考放弃家业的话，不管他想住在村里或寺院里居住都可以，绝对用不着担心。”

爷爷说，“好，好，谢谢你们。我们纳格仓家没有给曲合玛村作出很多贡献，到目前为止吃这儿的草，喝这儿的水，无论怎么说曲合玛村和寺院都对我们家恩重如山。”

格丹仁波切又说，“你要我做的那些法事，年底前就可以替你办成。现在就向三宝祈求保佑吧，到了阴间会有人扶助你的。不管你在人世间作了多大的孽，临死前如果能从心底诚心忏悔，也能积很大的德，对今生来世都会有帮助。”格丹仁波切以这些佛理安慰爷爷。

爷爷说：“拉索，仁波切，不知临死前的忏悔有多大作用，但是我对死亡一点儿也不畏惧。好命坏命全都托付与三宝了。”

傍晚时分，客人们临走时，格扎舅舅对我父亲说，“看样子老人不愿意再拖很多天了，你在这边做有关准备，寺院里的事我来忙好了。”

两天后，爷爷纳丹的病情愈发重了，除了做一些手势外无法说话。半夜里，他双眼朝天，吸气变得短促而呼气变得粗长，右手在地上胡摸乱抓。这样一直到了天明时分，爷爷咳嗽了几声后便停止了呼吸。

达木考姨妈和闾扎姨夫等人到我家帮助父亲。有的人融化酥油，有的人供奉酥油灯。父亲和达木考姨妈等尽管没有大声哭泣，但眼泪不停地从他们眼里流出。中午格扎舅舅请来十几个僧人安排他们念诵渡亡经。很多亲戚朋友都到家里来哀悼慰问。父亲忙里忙外接送客人。第三天是送葬的日子，黎明时分，来了很多骑马的村人，把爷爷的尸体驮到了寺院里。

现在，纳格仓家只剩下我父亲，甲白哥和我三个人。原本人畜兴旺的纳仓家自从母亲离世起，亲人相继亡故，家道开始衰落。家人都在的时候，需要用十八根顶梁来支撑的帐篷都显得拥挤，如今亲人一个个离去，帐篷里显得空荡荡的。几天后，格扎舅舅和美西家的恭才舅舅，甲考舅舅等来到了我们家。甲白哥和我在门外玩耍，客人们整天在家谈话。晚上临走时，格扎舅舅对我父亲说：“你自己想一想，这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办法，把少数的牛羊寄养在亲戚们家里”。

甲考舅舅也说：“我先到寺院的风子里准备一下，我不会经常住在寺院里，你儿子甲白不是僧人吗？他最好还是住在寺院里。我在寺院的时候，还可以照顾他们两个。我们几个住在一起，托寺院的福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恭才舅舅接着说，“把几头奶牛寄养在塔瓦，如果经常有酥油吃有牛奶喝的话会很方便。我家可以帮你管理几头牦牛和一些羊。你不能期待羊在别人家增加数目但这样你可以自由行动。”

父亲回答他们说，“好，谢谢你们几位，如果不这样做我也没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如今我不可能再成家立业，还不如单身抚养两个孩子。为了他们的成人，他们两个还是生活在自己的村庄和寺院里好。”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纳仓家的牛毛帐篷被拆倒了。把树立在帐篷后面的经幡取下来，派人送到拉干多杰玉扎的祭祀台上。除了锅灶之外，又派人把十几匹大小不同的马，三十多头牛，七十多只羊还有牛毛帐篷，以及其他家产一起奉献给了曲合玛寺院。剩下的一两头奶牛，四五头牦牛和三十几只羊则托付给麦西家和闾扎家等来管理。剩下的除了两匹马，三头奶牛，三头犏牛外一无所有。父亲带着甲白哥和我，赶着几头牛来到了曲合玛寺院，住进了甲考舅舅的风子里。并把这几头奶牛和犏牛寄存到了离寺院不远的塔瓦的嘎妥家里。

闾扎姨夫讲完了有关纳格仓家的故事。尽管我当时年龄很小，但可以听懂人们说的话。人们说高兴的事时，我能感到高兴。悲哀的事时，我也感到悲哀。特别是，当爷爷去世时，尽管我不知道伤心难过，但是甲白哥的哭泣，第二天早晨人们用马把爷爷的尸体从门口驮走，以及我们家的牛毛帐篷被拆倒后我们移居到寺院等这些事，我也能够朦朦胧胧地记得。现在听闾扎姨夫这么一讲，这些记忆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清楚了。

纳格仓家的家业从那天拆倒牛毛帐篷起就完结了。在曲合玛地方人们只有说纳格仓父子几个以外，再也看不到一个叫纳格仓家的牛毛帐篷了。人们说人生是无

常的，财富也是无常的，人财俱全的家其实更是无常的。几年前，那个叫做纳格仓的家庭是一个帐篷里面有人，帐篷外面有牛马的富有人家。可现在，除了一个单身汉和两个没母亲的孩子外一无所有。而这个所谓的家庭也是个难以描述的事。当初全家人早起晚睡，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像老鼠一般东攒西藏，准备过一辈子的生活，到了要与自己的父母或是伴侣死别的日子，由于过分地悲伤而完全没有考虑往后的生活，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一点财产全部奉献给了寺院。可是，活着的人需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只好早起晚归，为了使自己手掌一般大的身躯不受寒，水罐一样小的肚子不挨饿，必须得想尽一切办法暖身饱腹。如果不辛勤劳动的话，的确不容易重新获得足够的衣食。仔细想一想这些问题，也许会说当初不应当把所有的财产用在积德上。但重新想一想自己去世的父母以及心爱的伴侣，总是无法忘怀，因而别说是用所有的财产来给他们做法事，就是把整个的家产都用尽也不会觉得丝毫的可惜，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对此事一点都不会后悔的。

平时我常常喜欢想一些不必要的事。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尽管对幸福和痛苦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也不明白很多人间世故，但一方面由于年龄的增大，另一方面听大人们讲述与我有关的辛酸故事，我心中常常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从现在起，用不着人们来讲述人生的痛苦，我自己就将亲身体会这些感受。无论是幸福或是痛苦，必须得由我自己来承担了。

第十六节 移居寺院

我父亲放弃家业后，带着甲白哥和我住到了甲考舅舅在曲合玛寺院的风子里。甲考舅舅非常高兴地说，“好，从今以后我有这两个孩子做伴，这太好了。多日考你喜欢去哪儿都可以，两个孩子由我来照看。”

父亲说，“好的，舅舅，从现在起要麻烦您了。我可以经常给你们几个送来食物和火柴。两个孩子放在你身边，我就可以安心地四处旅行了。”

四，五天后，父亲说要去在阿坝的草德舅舅家就离开了我们。甲白哥从前几天开始跟甲考舅舅一起参加寺院的法会，白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甲白哥和甲考舅舅每天早晨天没亮就得去参加寺院的法会，我睡到太阳升起后慢慢起床，在炉灶里生火，烧一点点茶，自己一个人吃糌粑。中午，甲白哥有时给我带回法会上布施的米饭。有时他还带回来干肉，酥油和捏好的糌粑。甲考舅舅也时常从法会上带回来米饭，肉和酥油来，因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虽然说甲白哥年龄很小，但

他即聪明又善良，遇事能想出很多办法。特别是对我象父母一般精心照看。他趁不需要参加法会的机会到野外去拣柴火，挑水，晚上还帮助做饭。完全像个成年人，既干家里的活还照看我。邻居和住在同一个院里的僧人们说，“这家的孩子真能干，不然这两个孩子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俩的父亲经常到处闲游。”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自母亲去世后甲白哥从小开始就在家烧茶，拣柴火，给狗喂食，帮爷爷做家务活。现在他已经八，九岁了，家中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粗细事务他都能做。他带我到野外去拣柴火时，交给我一条绳子和一个小口袋并教我怎样捡柴。去挑水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小水罐带我一起跟他去。他对我说，“我要经常参加法会，所以没有时间常去捡柴火，挑水，这些活你应当早早地懂得怎样做。”晚饭做面条时他让我和面，做包子时他把包子皮擀好后让我包包子，或是让我准备包子馅。以前我只知道在炉灶里生火和烧茶，却不知道捡柴火，挑水，做晚饭等家务活，自从甲白哥手把手地教我做这些事后，我能够带着小牛毛袋到寺院后面的山上拾牛粪，有时到黄河边的森林里捡回一些干树枝。不仅能够从寺院路边的泉水里挑水，而且可以为准备晚饭切肉，和面。每天甲白哥和甲考舅舅回来时我总是烧好茶，做好晚饭在等他们。甲考舅舅高兴地说，“奴考，你真能干，我们家现在有了一个高级厨师，可你去捡柴火时别走得太远，小心别被塔瓦里的狗咬伤。”

每隔几天，甲考舅舅被请到村里去念经，家里只剩甲白哥和我们两个。由于想念父亲，有时候我问甲白哥说，“甲白哥，我们的阿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他还不会回来呢？”

甲白哥回答我说，“阿爸去阿坝做生意了，很快就会回来的。现在你能够烧茶，做饭，挑水，捡柴火了，阿爸回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听了甲白哥的话，我更高兴了。白天当甲白哥去参加法事时，我便在家里挑水，清理炉灶，打扫房间，以及其他家务活。

有一天夜里，甲考舅舅带回来两大块干肉。他说，“奴考，我给你们两个带来了肉。”

我问他，“舅舅，您从哪儿弄到这些肉的？”

舅舅说，“这是我去念经的那家给我的供奉，你把它煮了，等甲考回来后我们可以美美地吃一顿。”由于我不会垛肉，舅舅帮我垛好肉放进锅里开始煮。肉还没煮熟甲白哥就回来了。他今天从法会上带回来两块酥油，一大块干肉和三块钱。

舅舅问他说，“今天是谁家供奉的钱？”

甲白哥说，“据说扎贡巴仁宝切的一个亲戚去世了。还需要做两天的法事。供奉的糌粑要多少有多少，我要了一口袋。另外，据说每四个僧人之间可以分一头牛。”一个僧人不仅能够自己在寺院里生存，而且还能养活一到两个家人。的确，正如人们所说，寺院很富有。

有一天甲白哥对我说，“明天下午，你带这个小铝锅到寺院伙房的路上，那里整天都在布施米饭，很多从塔瓦来的人也在那里。你是个小孩，用不着害羞去拿米饭来。”

第二天下午我去转经的路上顺便来到了寺院厨房背后的路上，很多老人和孩子坐在那里念经。当我到达那里时，一个老奶奶对我说，“真可怜，这应当是多日考的小儿子。好孩子，到这里来，坐在奶奶身边，马上就要布施米饭了。”我坐在这位老奶奶的身边跟她一起一边念嘛呢经一边等待布施。不久，三，四个僧人送来米饭，一边给等在那里的人布施米饭一边对他们说，“多念嘛呢经，要不布施是不能随便就可以吃的。要多念嘛呢经，多集功德。”当他们来到我面前时，其中一位僧人对我说，“这孩子是新来的吧。”

“他是纳格仓家的小儿子。”我旁边的老奶奶立刻回答说。

那位僧人说，“真可怜，那他就是麦西家去世了的女儿的儿子了。你是新来的客人，我给你多舀一点肉。”说着，往我的小铝锅里满满地倒了两大勺子饭。由于我的铝锅太小，没能盛住所有的饭，黄色的酥油一下子从铝锅里溢了出来。因为铝锅太烫，无法端回家里，我只好在那里等着米饭变凉。人们纷纷带着自己的米饭回家了，僧人们把剩下来的米饭喂给了在那里的狗们后也走了。等米饭变凉后我也端着铝锅回家了。

那天夜晚我没有做晚饭，甲白哥回家后，我们两个吃了布施的米饭。甲白哥说，“明天你就别去拿米饭了。天天拿的话我们也吃不完，你隔两天去一次就可以了。”从此以后，我每两天去拿布施的米饭了。

第十七节 甲考舅舅

有一天，甲考舅舅带我去他在塔瓦念经的人家。我们到了那个人家后一个老奶奶从后边的炉灶旁说，“好可怜，这是不是纳格仓家的孩子？”

舅舅回答她说，“是的，这是多日考的小儿子，现在两个儿子都跟我一起住，我在照看他们两个。”

“是呀，他们的父亲喜欢四处游荡，根本无法照看两个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还真懂事！”老奶奶回答说。

“这两个孩子可真能干，别说是大孩子就连小的这个也能烧茶做饭，挑水，拾柴火。他们完全自立了。”舅舅得意地述说起甲白哥和我俩的事。

晚上临走时，那位老奶奶往我的皮袄里塞了一块很大的酥油，还给了我们两大块干肉和很多肉肠。我背着舅舅放在我背上的干肉一起回到了寺院。甲白哥在家里烧了茶在等我们。我放下背上的干肉，准备从怀里取酥油时，酥油却粘在皮袄的毛上难以取出来。我们三个吃晚饭时，甲考舅舅对我们说，“真是的，这么久了，你们俩的父亲怎么不来看一下你们呢！这次他回来我一定要好好地数落他一番。”

几天以后，父亲终于回来了。但是他们两个都喜欢聊天，从北说到南。舅舅根本就忘记了教训父亲。

有时亲戚们对我父亲说，“你只知道四处闲荡，把两个孩子长期抛弃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可父亲却满有自信地说，“我的两个孩子从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现在他们一年比一年强。根本用不着担心。”父亲在寺院里住上十几天后又开始四处流浪。久而久之，甲白哥和我也好像习惯了，对父亲的离去也无所谓了。我有时候对父亲说，“阿爸，这次你快点回来啊。”父亲说，“好，阿爸会快快回来的。我的好儿子，你要好好听甲白哥的话啊，听到了吗？阿爸不久就会回来的。”说完便走了。他尽管说很快回来，但一旦出了门至少一到两个月是不回来的。由于甲考舅舅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另外，他从心底关爱着我们，所以在所有亲戚里我特别喜欢甲考舅舅。

有一天，舅舅拆下一件他的旧大褂，说是要给我缝一件暖和的皮袄。他用了两天的时间上缝下补，但无论怎么做都没能给我缝一个可以穿的皮袄。最后他不耐烦地说，“这该死的皮袄真是难缝，看来我是不会缝了，还是等你阿爸回来后让他给你缝吧！”

有一天早晨，甲考舅舅宣布说他今天要戒语，说完他就开始不说话。我心中决定一定要想个办法让甲考舅舅破戒。我走到他面前，问他要不要喝茶，并想了其他的办法惹他笑。可他也不说话也不笑，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呼唤他，他还是不出声。过了一会儿，我从他的背后假装哭喊道，“哎呀呀！”他立刻说，“又怎么了？”听到舅舅失戒，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知道我是在捣蛋，他懊悔地对我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调皮呀！现在我失戒了。阿弥陀佛，我发誓以后你在的时候再也不会戒语了。今天的孽果由你来承担了。好，去煮点茶。我们两个准备喝茶。现在已经失戒了，说什么都没用了。”

第二天，嘎妥姑妈从塔瓦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把甲白哥和我带到她们家。嘎妥姑妈对我们说，“真可怜哪，我的两个孩子。我看，还是应该我来抚养你们两个。从前纳格仓家富有的时候，我曾在你们家干过活，因为你们的父亲信任我，所以把你们家的牦牛和奶牛都托我管理。现在你们两个也应当由我来照看。”甲白哥因为第二天早晨一早要参加法会，所以当晚就回去了。我留在她们家里了。那里有达扎哥和其他的孩子，跟他们一起玩住了五，六天后，我被送回了寺院。来的时候，嘎妥姑妈背着送给我的酥油，奶酪等食物跟我一起往寺院走。在快到寺院的转经路上，几个小僧人在那里玩石子游戏。嘎妥姑妈和我站在一旁看他们的游戏，这时，从山下的路上走来一位留有长胡须的老僧人。他走近我们，一边抚摸着小僧人们的

头，一边给了每人一块糖。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说，“让我想一想，看这孩子头这么大，会不会是纳格仓家的小儿子呢？”

嘎妥姑妈立刻回答说，“是的，阿克，他叫奴考，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了，他是我的侄子。”老僧人摸着我的头回答说。

“孩子，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修行僧曼扎啊。”说着他也给了我一块糖。

虽然我不记得他，但我以前听达木考姨妈她们谈起过修行僧曼扎，所以心想可能就是他，于是对他说，“阿克曼扎，我认识您，我小的时候您曾经来过我家。”

阿克曼扎很高兴地把我抱起来说，“是，好样的！他记得我曾到过他家，这孩子与众不同啊，他确实是我的侄子。”说着我们朝寺院走去。

有一天，我又从寺院的路上拿到供奉的米饭，在往家里走的时候，遇到了寺院的挑水夫索巴老人。由于索巴老人的一只眼睛有毛病，所以暗地里人们悄悄地叫他索巴瞎子。他问我说，“奴考，你去哪儿了？”

我回答说，“我去要米饭。”

他说，“噢，原来是那样。从明天起你用不着去寺院的路上要米饭了，你直接到寺院的厨房来，我可以给你米饭。我们是亲戚呀。”我没说什么，但第二天我去了寺院的厨房。索巴老人和厨师们给了我满满的一小锅米饭。一个烧饭的僧人对我说，“孩子，你尽管吃，铝锅里的饭你可以带回家去。”从那天起，我每天除了去寺院的厨房里拿米饭外，再也没到寺院的路上去要米饭。

为了得到米饭，我经常帮厨师们拾柴火，有时还帮他们清理炉灶里的灰和茶叶。厨师们夸奖我说，“这孩子真伶俐，这么小就可以帮大人干活了。”他们对我格

外地关怀。除了经常帮我洗脸，往我的铝锅里舀饭时尽量多给肉，他们有时还给我酥油和很多带肉的骨头。虽然说我在寺院的厨房里没有什么活可干，但每天我不仅又吃又喝，而且有饭带回家里，所以，甲白哥和舅舅两个人挺高兴的。

第十八节 小黑狗

有一天，我从寺院的厨房里，捡回来一点已经煮过后扔掉的茶叶，在家里晒干，捣碎后重新烧了茶。舅舅喝了我煮的茶后好奇地问我，“奴考，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好的茶叶？”

我对他说，“这不是新鲜茶叶，我是把寺院厨房里已经用过的茶叶捣碎后煮的茶。”“真奇怪，这茶怎么这么好喝，以后如果买不到茶叶可以用它来代替。”舅舅赞叹地说。

有天早晨，厨房的索巴老人来到我家门口大声叫到，“奴考，好孩子，你今天能不能帮我驮水？”我立刻出门帮他牵着马一起去驮水。他的马上驮有两个大水桶，自己手里提着一个小水桶。昨天由于马踢了他的大腿，今天走起来不大方便，走到泉水边，我牵着马，他用小水桶往马背上的大水桶里一点一点地盛水。盛满水后，他对我说，“好孩子，你慢慢地牵着马到厨房去，等厨师们把水倒入水缸后再把马牵回来。”按着他的话，我牵着马到了厨房，等厨师们把水倒入水缸后重新牵着马回到了泉水边。他再次往水桶里盛满水后我们一起回到了厨房。他对伙伴们说，“今天如果没有这孩子来帮忙的话我恐怕无法把水驮回来。阿克扎巴，今天你可要给他多舀点肉。”阿克扎巴给我要饭时说，“我们寺院的小水夫，今天我要奖励你。”说着他从肉最多的地方满满地给我舀了饭。从那天起，有时我帮索巴老人驮水。他等在泉水边，我牵着马把水驮到厨房后再把马牵到泉水边。

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一直在寺院的柴火堆里筑有窝的母狗突然死了。阿克索巴把死狗拖到寺院路边后扔进了下面的深沟里。狗窝里剩下两只刚刚睁开眼睛的小狗，它们哭喊着在地上乱爬。我觉得它们很可怜，心想，“它们两个也像我一样失去了母亲”。我给这两只小狗做了一小窝，安慰它们说，“你们不用怕，在这安心睡觉，你们失去了母亲但我可以照着你们，听到了吗？”我把碗里的饭给它们，但是它们不会自己吃所以我一个个地喂它们。这样过了五，六天我把盛有饭的碗放到它们面前时它们可以自己吃了。有时，它们吃完我木碗里的饭后，两匹小狗咬我的木碗玩，不久，我的碗上到处是它们的牙印。

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两匹小狗中的大一点的死了。只剩下小黑狗。我不忍心把它一个人留在窝里，就安慰它说，“可怜的小狗，你哥去世了，但你别难过，我们一起走。”说着我把小狗揣进怀里把它带回了家。甲白哥见到小狗后也很高兴。我们俩给小狗做了个小房子，可它夜里不好好在里面睡，我只好抱着它一起睡。它在没睡着以前，总是要用舌头舔我的嘴和脸，好久不让我睡觉。尽管这样，想到它没有父母，我总觉得它很可怜，因而从来没有对它动过一个手指。这狗虽然很小，可它很干净。夜里如果需要大小便总是会叽叽喳喳地叫喊着走出去。白天我可以跟他交谈很多，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当甲白哥不需要参加法会时，我们带着小狗到寺院的附近或是泉水边去玩。我去寺院的厨房的时候总是带着它。我为厨房驮水时，我把它安置在厨房门旁的柴火堆里。它会悄悄地等着我回来，从来不会到处乱跑。我们一起用我的木碗吃饭，下午，我带着从厨房里得到的一些剩饭剩菜走在前面并对小狗说，“你可要跟紧我，不然你会迷路的。”它会颤点点地小跑着跟在我后面。有一天，甲白哥给了我一个小铃铛并要我把它系在小狗的脖子上。从此以后，无论小狗走到哪儿，总能听到悦耳的铃声。平时，我走到哪儿小狗就跟到哪儿，寺院里的僧人们都认识它并把它称作“奴考的尾巴”。小狗成了我亲密的好朋友。

冬天，寺院的僧人们从傍晚开始需要在冬季的法坛里举行法会。甲白哥也需要参加法会。由于我害怕一个人留在家，所以我跟着甲白哥去举行法会的地方。冬季的法会是在一个山坡上举行，山坡的前面有一个较高的石墙，普通人不能走进法坛里，所以我经常坐在石墙上等甲白哥。等的时间长了，我便常常在石墙上睡着，直到法会结束时僧人们的喊声把我惊醒。法会结束后，僧人们会进行一番哲学辩论，辩论完了后，甲白哥我们两个便一起回家。有月亮的夜晚甲白哥领着我回家，没有月亮的夜晚甲白哥背着回去。每次回到家里，小黑狗会高兴地满地奔跳，跑来舔我的脸。我把它抱在怀里问它，“把你一个人留在家害怕了吗？”说着我喂他饭，等它吃饱后我抱着它一起睡觉。

第十九节 遭人凌辱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能忘记。有一天晚上我在法会的石墙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感觉到有一股温水从我头上留下来。我惊醒后抬头看到一个小僧人在往我的头上撒尿。他还对我说，“小伙子，喝一杯热茶吧。”那天夜里空中的月亮很明亮但我还是没能看清他是谁，只听到他旁边还有两个小僧人，其中一个说，“你把他惊醒了。”同时他们一起大笑起来。

正好此时，甲白哥走了过来，他对那个撒尿的小僧人说，“你这该死的。”说着他用恰热的把子朝那小僧人的头上狠狠地打去，小僧人顿时摔倒在石墙上。甲白哥又抱住了其他两个小僧人的头。此时，一个名叫达布的僧人抓住那个往我头上撒尿的小僧人的耳朵说，“你这个断子绝孙的，你给我把尿用舌头舔了，要不，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达布是我们的亲戚，他比我们大一点。那个撒尿的小僧人一边哭着一边舔我头上和衣服上的尿。血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这时盖規走了过来。他听到事情的原委后，对撒尿的小僧人还有他的两个伙伴各打了一耳光，“你们这几个恶小子，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小孩子！”说着他用自己的袈裟帮我擦脸和头。然后，甲白哥拎着我的手一起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甲白哥说，“我还需要参加很多次法会，你别跟我一起来，如果害怕留在家里话，就在院子里等我，我赶快回来。”那天晚上甲考舅舅在家，我跟他呆在家里。我给甲考舅舅讲述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他问我，“你是怎么对付的？哭了没？”

我告诉他，“甲白哥打破了他的头，达布还让他舔自己的尿了，我没哭。”

“好样的，一个男子汉是会遇到很多苦难的，决不能动不动就哭。”甲考舅舅鼓励我说。

甲考舅舅在家呆了五，六天后走了，晚上甲白哥又要去参加法会，小黑狗和我把甲白哥送到法会的门口后，在石墙上坐了一会儿。盖規走过来对我说，“奴考，天已经黑了，你回去，不然你又会在这儿睡着的，听到了吗？”我抱着小狗回家了。家里面一片漆黑和死静，等的越久我越怕，最后我终于呆不下去了，我抱着小狗，爬到在堆放在院子里的木头上穿着一件旧皮袄等甲白哥。没过多久我睡着了。突然，小狗听到甲白哥回来的声音后，还没等我醒来自己就跑过去高兴地迎接甲白哥。直到寺院的冬季法会结束，我和小狗每天晚上在院子里的木头对上等待甲白哥回来。

新年到来前，父亲回来了，他带我去拜访村里的亲戚。我们俩首先拜访了格扎舅舅和日卓姨妈家并在那里住了十几天。他们家里有古扎哥，秋吉和图巴草姐姐等。他们每天陪我玩。古扎哥还带我去放羊。他们都叫我“奴考”，那是因为达木考和日卓姨妈等当初呢称我“奴考”后来“奴考”就成了我的名字，而喇嘛给我取的名字贡宝扎西却没人叫了。小时候，爷爷经常对人们说，“你们应当叫我孙子的真名，那可是喇嘛赐给他的，如果不叫他贡宝扎西的话，他的真名会被遗忘的。”人们没把他的话说回事，依然把我称作“奴考，奴考”。果然，喇嘛赐给我的真名被忘记了。

有一天，闌扎姨夫和贡珠布哥到日卓姨妈家来接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第二天临别时，日卓姨妈问我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可需要的？”

父亲说，“谢谢你们了，我们没有任何需要的。”

我却对姨妈说，“甲白哥和我没有酥油，我想带一点酥油去。”

姨妈惊讶地说，“天哪，这孩子这么小就已经懂事了！”说着给父亲和我准备了酥油，奶酪等食物。

闌扎姨夫本来是我姨妈的丈夫，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贡珠佈，另一个叫才贝。我的姨妈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后来闌扎姨夫便与达木考姨妈结婚了。我们来到闌扎姨夫家时，贡珠佈和才贝甲白哥都在家，他们对我特别地热情，经常带我一起去玩。达木考姨妈对我说，“奴考，你就别去寺院，住在我家好了。”

我回答她说，“如果我不去的话，没人给甲白哥烧茶，我还有一只小狗需要照看。

”姨妈问，“你不会烧茶吧？”

我说，“我会，甲白哥和甲考舅舅去参加法会时，我在家里烧茶做饭，还挑水，捡柴火。”他们好像不大相信我说的话。

闌扎姨夫插进来说，“说不定他说的是真的呢，这孩子从小就很懂事，现在他肯定更懂事了。”

我们在闌扎姨夫家住了六，七天，恭才舅舅把父亲和我请到了他们家。麦西家里有拉布旦和傑考哥等孩子，另外，他们邻居家也有很多孩子。恍惚之间，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几天。离开他们家时，恭才舅舅为我们宰了羊，准备了酥油，忒，糌粑等食物，恭才舅舅还亲自把我们送回了寺院。是啊，现在纳格仓家没有了家园，可我们父子三人仍然需要生活，老实说，我们现在所过的是无忧无虑的流浪生活。

没有确定的地点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时间，四处漂泊，只要能吃饱穿暖，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这种生活绝对不能说是幸福，向上看，自己头顶上没有帐篷，近处看，身边没有任何财产，远处看，没有一头牛羊。有什么幸福可言呢。既使我们说自己是幸福的，别人是不会相信的。不过仔细想一想，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幸福的。父亲可以自由地四处漂游，用不着为家庭担忧。两个孩子住在寺院里，不愁吃不愁喝，虽然年龄小但已经能够自立。因而从多方面考虑似乎也没什么不幸福的。

就拿我来说吧，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幸福的。有时想到自己没有母亲，心中自然觉得很难过，但从大的方面来说，自己的父亲不仅在世，而且还有一个像父母一样关心我的甲白哥，再加上有一个每天都能陪伴自己说话，玩耍的小黑狗，因而觉得没什么不幸福，也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人。

第二章 成长

第二十节 伙伴们

过完新年后，几个月过去了，在玛曲和居曲的河岸上长出了绿草，寺院的墙脚下也长了很多野草。看来春天已经到来了。像往常一样，我每天从寺院的厨房里往家里带回剩菜剩饭，小黑狗也一如既往，每当我从外面回到家里总是扑进我的怀里高兴地舔我的脸，在房子里四处奔跑。我给他喂饭吃，有时给它点骨头啃。这次父亲回来跟我们一起住了两个多月。他每天到寺院外的人家和认识的僧人家里去串门，白天很少呆在家里。有时父亲会说，“奴考，今天我们一起去看僧人。”于是他带着我到塔瓦的朋友家去看僧人，一去四五天回不了家。人们看着我常常会这样说，“多日考，这是不是你的小儿子？他真的长大了。”父亲会回答他们说，“是的，这是我的小儿子，再过一两年他就要出家当僧人了。”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会给我们酥油和奶酪，父亲把这些食物装进褡裢后放在我的肩上。一个老奶奶对父亲说，“你别这样，他背不了的。”父亲却回答说，“他是好汉子，背得了。”我也说，“老奶奶，我在家里经常挑水，捡柴火，这点东西没什么背不了的。”说着我背起褡裢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寺院。一进家门，我对甲白哥说，“甲白，阿爸我们俩带回了酥油和奶酪。”甲白哥说，“我们家还有一点酥油和奶酪，够我们吃到今年夏天。”

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奴考，我们两个去看曲合玛的恭才舅舅和闹扎姨夫吧？”

“我们走了的话谁给甲白哥做饭呢？”我担心地问父亲。

“没事的，阿克甲考不是也在吗？”

晚上甲白哥回家后父亲问到，“甲白，如果我带着奴考去看曲合玛的话，你能不能照顾你自己？”

甲白哥回答说，“我白天需要参加法会，吃喝都由寺院提供，没什么照顾不了的。奴考春天去村里的话可以喝到牛奶，这对他很好，你们去吧，我没事，明天甲考舅舅也会回来的。”

我问道，“甲白哥，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要我给你从村里拿来？”

他说，“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你可以喝到很多牛奶。”

“我给你带来牛奶和酸奶奶。”

“牛奶和酸奶不易携带。。。 ”我跟甲白哥交谈了很多。

两三天后，父亲和我骑着老马交勒来到了玛曲渡口，离寺院不远的渡口上有木船，老船夫绺切把我们送到了对岸。走了一天后，我们来到了流经拉德地方和桑格唐之间的玛曲河口。那里既没有渡船也没有渡口。父亲把皮袋系在身上后背着我并赶着前面的马渡过了玛曲。那天夜里我们到达了闹扎姨夫的家，他们家正好移居到了玛曲河岸的奎森涛罗边。看到父亲和我如期而至，闹扎姨夫一家人特别的高兴。达木考姨妈惊讶地说，“看我的孩子长得多高，这次你可不能离开你姨妈，就跟我住在一起别走。”

十几天后，父亲说，“明后天我和奴考要去恭才家。”

达木考姨妈立刻说，“要去的话你自己去好了，可别把奴考带走，他要住在我们家。”

第二天，父亲由闹扎姨夫陪伴着去了恭才舅舅家。达木考姨妈没让父亲带我走，父亲临走前对我说，“奴考，你要听你姨妈的话，过几天后我来接你。”说完父亲走了。

我留在努日扎姨夫家了，他们家里有才华哥，邻居家还有根乃，群吉姑娘，道巴和索南等很多年龄和我相等的孩子。我们整天光着身子爬到山上或下到水里玩。有时我们也免不了争吵，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好而高兴地玩耍。由于玩得太快乐，白天不知不觉中度过了，到了晚上，我有时候思念父亲，甲白哥和小黑狗，但第二天又快乐地跟伙伴们一起玩了。根乃姑娘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她叫我奴考哥。我去哪儿她都跟到哪儿。有时我们两个在河边玩到傍晚，她不敢单独回家，于是我拎着她的手送她回家。

她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她对我说，“纳格仓家的儿子，我们家的女儿不舍得跟你分手，等你长大后把她嫁给你好了。”尽管那时我年龄很小，可听了老奶奶的话有点害羞。

有一天我和根乃到河边玩的时候，她对我说，“奴考哥，你长大后要娶我吗？”

我回答她说，“我长大后要当僧人，我会带你去拉萨朝拜。”

她说，“你当了僧人后可以带一个女人去拉萨吗？”

“那时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可以去。”我没能理解其含义只是想当然地对她说。

接近春末的时刻，整个原野到处都是片片翠绿。各种各样的野花一个个竞相开放。这天我们几个孩子一块去玩。才华和道巴哥等几个孩子爬上了山岗上，说是要去抓土拨鼠。根乃，群吉还有我留在山腰采花玩。没过多久，才华哥他们会来了，他们没能抓到土拨鼠。突然，群吉朝着我们喊道，“快到这里来呀，这儿有小鸟。”我们朝她跑去。确实，她说的是真的，在一个土疙瘩的旁边有一个鸟窝，窝里有三个小鸟蛋。才华哥说，“我们可以看鸟蛋但不能破坏它们。”于是我们小心翼翼

冀地拿出鸟蛋一个个在自己的面颊上轻轻地摩擦了几下后，又放回了鸟窝。道巴却说，“我要把一个带回家里。”我对他说，“带回家的话蛋里的小鸟会死掉的，不能杀死小鸟，杀了的话来世你会变成鸟的。把蛋放回窝里，母鸟会看护的。”道巴把蛋放回了鸟窝，我们一起走下了山，到达山脚时男孩们喊道，“又有鸟窝”。说着都跑了过去。我和女孩子们没去，我们一起走向河边。不久，男孩们开始争吵了起来。才华哥抓住道巴的发辫骂道，“你这该死的，让你别杀死你不听，现在你把它吃了。”说着将鸟蛋往道巴的嘴里塞。我们到他们身边时，只见四个鸟蛋中有两个掉在地上打碎了。道巴的嘴上沾满了蛋汁，索巴说，“该下地狱的，让你别打碎，你看。。。 ”他们一边争吵一边跟我们一起往河边走去。

中午时分，天气变得很热，所有的男孩和女孩都脱光了衣服走进水里玩耍。男孩们开始在水里摸鱼。

才华哥说，“我们要摸鱼，但是谁弄死鱼的话，我发誓我非让他把鱼吃了不可。”我们摸到了很多小鱼和青蛙。

根乃问我说，“奴考哥，弄死鱼的话，罪恶会不会很深重？”

我回答说，“弄死鱼的话，罪恶会增加两倍，僧人们常说‘鱼没有血，罪恶没法清洗’。弄死鱼的话晚上睡觉时，鱼的灵魂会钻进人的眼睛里。”我对她说了一大堆连自己都不大明白的话。我们忙着摸鱼玩的时候，突然，天上下起巨大的阵雨，我们差一点没能回到家里。达木考姨妈说，“看今天的阵雨，这些孩子肯定是在河边弄死了鱼。”我们一再地对她解释说我们只是摸了鱼但没把鱼弄死。她警告我们说，“孩子们，你们去河边玩的时候决不要弄死鱼，要不然你们会被雷劈死的。”听了姨妈的话，我认为肯定是对的，所以始终记在心里。但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弄混水，弄死鱼会变天，打雷。姨妈也没给我们解释其道理。父亲也经常对我说，“奴考，作为一个男人别打死鸟和鱼虫之类的动物，长大后猎取鹿，野牛和熊才是男子汉。”我始终记着父亲的话。再说，我从小懂得人应当怜悯青蛙，鸟雀和鱼虫之类弱小的动物，它们尽管幼小，但它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及父母兄妹。不应该无故地屠杀。

第二十一节 被狗咬伤

有一天，我们正在河边玩，上牧村一个名叫孝才的老头走过来看我们玩。一会儿他抓来一个小青蛙对我们说，“好，今天我想看一看你们谁象自己的阿爸一般勇敢。勇敢者把这个青蛙吞进嘴里。”孩子们都朝河岸上跑去，只有我站在那里没跑。我心想，我曾往嘴里放过很多次青蛙，没有任何可怕的。那时他对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很勇敢，象自己的阿爸。你们看啊，他会把青蛙吞进嘴里的”。说着他把青蛙往我嘴里放。他问我，“你怕吗”？

我说，“我不怕”。

他又问我，“你是谁家的”？

我说，“我是纳格仓家的”。

他说，“原来是他们家的，那肯定是勇敢的了，就象你阿爸一样，我们是亲戚，你是我的侄儿”。

“既然我们是亲戚，你为什么往我嘴里放青蛙呢”？我问他。

他说，“好厉害的小子！好样的，明天我来接你，你应当到我们家里来。”说完他走了。等他离开后，孩子们都回到了河边。根乃问我说，“奴考哥你害怕了吗？”

我说，“我没怕。”

她说，“把青蛙放在嘴里会咽进肚里的，到了肚里她就会生出很多小青蛙，那样你肚子会爆炸的。”

我立刻问她说，“谁告诉你的，那是在撒谎。”

“是才考阿姨告诉我的，真的。”这时达木考姨妈大声喊我们说，“孩子们，你们过来，我给你们香喷喷的糍粑吃。”我们五个孩子跑到姨妈的跟前排成了对。姨妈给我们每人给了一木碗糍粑。我吃了一口，糍粑确是好吃。我又往嘴里满满地放了一把糍粑，糍粑却卡在我的喉咙里即不上来也不下去。顿时，我的呼吸被堵塞，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流，突然觉得要昏过去的感觉。根乃看到后跑过去对达木考姨妈说，“达木考阿姨，您快过来，奴考哥被糍粑噎住了。”姨妈跑过来一边拍打我的脊背一边给我茶喝。不久，我能呼吸了，同时糍粑也被咽了下去。姨妈说，“你这坏小子，可把我给吓坏了，我以为你要死了呢。”糍粑是从捣碎的骨头中取出的脂肪拌的，非常好吃，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份口福，后来脂肪拌的糍粑又把我给噎住了。姨妈总是说，“谁知道，奴考的喉咙好像是恶鬼的喉咙，总容易被噎住。”从此以后当我吃脂肪糍粑时，姨妈总是让我吃一口糍粑紧接着喝一口茶。这样我再也没被脂肪糍粑噎住过。

闹扎姨夫家里有一匹没被拴住的老狗，村里的人们都管叫它加勒老狗。我常常把它当作玩具，有时按它的头，有时骑在它的背上。平时它只是用嘴来顶撞我以外，从来没有咬过我。有时我跟伙伴们像马一样骑着它玩。达木考姨妈对我们说，“孩子们别那样，有一天老狗会咬你们的”。我顺从地说，“好的，姨妈。”说着我把手指伸进加勒的嘴里，只见它嘴里只有两，三颗磨损的牙齿，于是心想没什么可怕的。

有一次，我前面，根乃在后面我们两象骑马一样骑在加勒背上，但是加勒却不肯走，于是我用一个木橛子催它走。突然加勒恼怒地转过头来不仅咬了我的手和

大腿，而且咬了倒在地上的根乃的肩膀。根乃吓得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哭一边跑。达木考姨妈跑过来抓住加勒并把它带到了一边。她对我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活该，要你们别这样，你们偏不听，现在怎么样。”说着她从自己的皮袄上撕下几小块来为我们包扎伤口。根乃吓得哭了起来，我的伤口很小，所以没有理由怕也没有理由哭。我们两个看着自己的伤口悄悄地没说话。达木考姨妈又拌了一碗糌粑，她用糌粑擦干净了从我手和腿上的伤口中流出的血。

“去，把这喂给加勒老狗吃，要不然伤口不会愈合的”。说着她把带血的糌粑交给我。

我走到加勒老狗的旁边把带血的糌粑喂给它吃。加勒见了我表现得很热情，它摇着尾巴用舌头舔我的脸。我让它舔我手和腿上的伤口，它把伤口上的血都舔了。我对它说，“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咬了我，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理你了。”说着又把它头又按下去，把指头塞进它的嘴里数它的牙齿。姨妈见了说，“孩子，让老狗安静地待着，不然又会咬你的。”

闹扎姨夫看着我，说：“奴考，你过来。”我走了过去。他在喝一种象水一样的东西。

他说，“过来，今天我要看看你勇敢不勇敢，如果勇敢的话把这碗里的喝一，两口”。我不假思索地喝了两口碗里的水。刚喝下去，我的嘴和舌头就开始发麻，喉咙发热。

他说，“没想到你还真行。”

姨妈却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让孩子喝酒”！

闹扎姨夫却毫不在意地说，“一个男人喝一，两口酒没什么问题”。

没过多久我仿佛觉得头有点晕。我说我醉了并光着身子在帐棚里乱跑。姨妈坐在门口喝茶，我踩在她的碗上把茶都倒在了地上。姨妈不耐烦地说，“你别给我装疯了，我会揍你的”。我跑到帐篷的门帘背后用门帘裹住自己，但是由于门帘太旧，只听‘斯’的一声响，门帘的一半被撕了下来。达木考姨妈骂道，“我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说着她拿着一根皮绳追了过来。我跑的时候不小心皮袄的一角挂在帐篷的一个橛子上后把我给拉倒了。姨妈抓住我用皮绳在我的背部和屁股上抽了一两下。

闹扎姨夫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你干什么要打他，我的孩子是喝醉了。好了，奴巴，我们到家里去。”姨妈抽我的地方有一点发红。我悄悄地走到了才贝哥身边。

他说，“你姨妈真是疯了，怎么可以用皮绳抽打呢！好了，奴考，对一个男子汉这点算什么。”

这时姨妈说，“奴考你过来，让姨妈看一下。”

才贝哥说，“别去，不然又会打你的。”我却站起来走到了姨妈的身边。

她说，“打得有点过分了。”说着她给了我几块糖和一碗酸奶。我坐在门口吃起酸奶来。

第二十二节 羊羔

我在门口吃酸奶时，贡珠侏哥带着一只死牛犊回来了。姨妈对我说，“奴考，吃完酸奶后去挖几根野蒜来，我们今天作阿塔巴塔吃。”我挖到几根野蒜回来时，姨妈已经把牛犊肉剁成肉沫。她往肉里放了盐和蒜后，一个个做成肉球，装进奶牛的母胎里一个用线缝了起来。一共有十几个肉球，煮完后每人分到了两个。这是我第一次吃阿塔巴塔。以前只是听说过阿塔巴塔，但是没吃过。今天不仅看到了做阿塔巴塔并且亲口吃了，非常好吃。

达木考姨妈说，“在阿塔巴塔里掺了牛犊的血会更好吃”。

我说，“以后要是杀了牛犊的话我来做阿塔巴塔。”

姨妈对我说，“对牛犊不能说‘杀’，要说‘接’”。

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个地方母牛一生下牛犊人们立刻将牛犊拉到一边任其死亡。人们常说的“新生的牛犊不见亮光”指的就是这个。此地不说‘杀’牛犊却说‘接’牛犊。奶牛多了自然牛犊多，牛犊多了自然有很多阿塔巴塔吃。

仔细想一想，牲畜里面最可怜的是牛犊。人们杀了牛犊不叫‘杀’却叫‘接’。其实，这仅仅是杀牛犊的人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使用的一种欺骗手段罢了。明明是杀了为什么还要说接呢！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的说方和做法就是如此，杀牛犊的女人们只会说我“接了牛犊”却绝会说“杀了牛犊”。她们也许觉得这样说罪孽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心中有点安慰。如果说真的有个称作业果的和来世的话，仅仅口头上说我没‘杀’我‘接’了的话能否避免恶报呢？杀死一个生命需要用九条生命来抵偿，如果杀死一个牛犊不用九条生命来抵偿的话我想至少也得用几条生命来抵偿吧。另外，仅仅说‘接’牛犊便可以免去罪孽的话，那么阎王也不能说是公正的。

吃晚饭的时候，闹扎叔叔问我，说：“奴考，如果你勇敢的话你敢不敢去放羊羔？”

“当然敢去放羊羔。”

“那好，从明天起应当把羊羔和母羊分开牧放，你帮才华哥放牧，从明天起你牧放我家的羊羔。”

我问，“有多少只羊羔？”

“大概二十几只。”

从第二天起我成了羊倌。把母羊和其他的羊赶往山上不久后，达木考姨妈说，“奴考，你可以把羊羔赶到河边，别让它们走散，小心别叫狗咬伤羊羔，它们不会吃很多草的。”在家人的帮助下，羊羔们被赶到河岸边后，家人都回去了。我一个人在河岸边开始放羊羔。虽然说这条河不是一条大河但像肠子一样有很多弯道，弯道上生长有很茂密的青草和各种鲜艳的花朵。此地的确是牧放羊羔的好地方。没过多久帮我放牧的道巴和根乃俩也来了。我们边放羊羔边玩。有的羊羔卧在地上有的草地上奔跑。突然，道巴从地上站起来把皮袄顶在头上高声地喊起来，“格赫赫。。。被惊吓的羊羔立刻开始朝河下游跑去。根乃生气地说，“你这该死的，为什么要那样做，把羊羔惊吓跑了的话我们无法管理的。”说着我们三人朝羊羔赶去，快要赶上时，羊羔们奔跳着直向河下游跑去。没过多久，羊羔们自动地聚集在一个土坎下面不跑了。我对他们两个说，“我们不接近他们是不是好一点，如果他们被惊吓了的话我们无法赶上。”

道巴说，“现在没事了，羊羔们已经跑累了，它们再不会惊跑的。”

根乃说，“别撒谎，羊羔是不会感到累的，我们不去的话它们会睡着，要么会跑掉的。”

道巴说，“走，不会惊跑的。”说着我们朝羊羔所在的地方走去。还没走到羊羔们的跟前，它们‘唰’的一下子爬上土坎后跑掉了。

根乃说，“你们看，我们将无法赶上它们了。”此时道巴拉着脸把手指放在嘴里呆呆地看着远去的羊羔们。我们爬上土坎时看到羊羔们快到莱绕村的附近了。莱绕村的一只狗正好在那里行走，羊羔们开始跟着狗走，狗不仅不咬羊羔们反而朝村里跑去，羊羔们也跟在后边跑起来。快到莱绕的院子里时，羊羔们把赖仓家的看门狗围起来不跑了。时而赖仓家的狗朝羊羔们叫几声，羊羔们顿时四处跑开，没过多久，它们又把狗围起来。如果我们靠近羊羔的话怕被狗咬，所以只好远远地看着羊羔们别无他法。根乃担心地说，“羊羔会被狗咬死的。”此时正好赖仓家两个年龄与我们一般大小的小姑娘走出了家门。她们两个把羊羔朝我们所在的地方赶过来。快到土坎上的时候，羊羔们又跑回了村里。我们准备跟两个姑娘一起去，其中一个姑娘对我们说，“你们别来，要不然狗会咬你们的，我们去把羊羔给你们赶过来。”

我们只好留下来等她们两个。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孩与两个姑娘一起把羊羔和一头带牛犊的母牛一同赶了过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羊羔和母牛及牛犊分开，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羊羔们总是绕着牧牛和牛犊转，无法将它们与母牛及牛犊分开。最后那男孩对我们说，“你们把母牛和牛犊一起赶回去，到家后把母牛和牛犊赶回来。”于是我们三个把羊羔和牛一起赶回离家不远的土坎下。可能是由于跑累了缘故吧，羊羔们卧在一个水湾里不走了。我们三个悄悄地把母牛和牛犊赶回了莱绕家。晚上当羊群被赶回来时，几头母羊叫唤着冲在了羊群的前头，羊羔们也奔奔跳跳地混入了羊群中。今天我们三个跟在羊羔的后面，上跑下追，连坐在地上歇一会儿的机会都没得到，到了家里累得像死人一样。唉，这些羊羔，这些畜牲们，既不听话，又不吃草也不喝水更不让人歇一会儿，整天只知道四处乱跑，让人吃尽了苦头。实在让人无法牧放它们。

夜里，我给家人讲述了今天牧放羊羔的经过，闹扎姨夫，达木考姨妈和贡扎叔叔听了我的讲述后笑得直不起腰来。闹扎姨夫忍住笑说，“放羊的时候决不能跟在后面追赶。如果羊羔们跑掉的话，你应当在远处看着它们，别走近它们，等它们被太阳晒热了的时候，它们会自动地走回你的身边休息。羊羔们不懂事，你追它们是追不上的。”

从第二天起我牧放羊羔的技术有了进步。有时我还带着加勒老狗去放羊羔。确实很奇怪，中午太阳热的时候，羊羔们会回到加勒老狗的身边睡觉。羊羔们总是喜欢跟在加勒老狗的后面。有时候我还把羊羔和牛犊混在一起，那样更容易牧放。

第二十三章 被牛顶伤

今天，我和道巴，根乃一起去放牧，回家的路上，我们抓住闹扎姨夫家的一头老牦牛，三人同时骑在上面。才华哥看到后跑过来也加入我们骑在牦牛背上。才华哥骑在前面，他后面是我，我后面是道巴，最后是根乃。我们骑着老牦牛快到院子里时，一对奶牛在喝地上的奶酪汁，当我们到达院子里时，喝奶酪汁的奶牛中的一头跑过来准备顶我们骑着的牦牛，牦牛由于惊吓而朝旁边一躲把我们都摔到了地上。顿时，我眼睛里闪现出一簇星星后便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闹扎姨夫和达木考姨妈抱着我。才华哥和根乃俩的脸上有一点伤痕，他们两个在我身边哭泣。我心想，“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呢？”达木考姨妈说，“三宝和贡唐仁波切保佑！现在好了，我真的以为你死了呢。”她边说边哭。突然我觉得背部很痛，而且感觉到了背部在流血。闹扎姨夫立刻从自己的皮袄上撕下一大块贴在我的伤口上。他说我背部有一大一小两个伤口，大一点的伤口好像是由于甩在一块石头上所致，只是擦破了背上的一块皮，伤势不太严重。小伤口是由于钉在地上的一个折断了的木橛所造成，木橛差一点从外面戳到里面。尽管伤口不大，但伤势比较严重，费了很大的精力才止住流血。由于伤势，我六，七天不能走动，达木考姨妈每天把帐篷的下角拉起来让我晒太阳。“这两天我的孩子是病人，差一点无法向你的阿爸交待。”姨妈自责地说。姨妈每天给我倒茶拌糌粑，中午给我酸奶，肉，有时肉肠等好食物。道巴和根乃有时也从他们的家里带来肉和酸奶等食物跟我一起吃。那几天我特别思念父亲和甲白哥。夜里做梦时也常常梦到他们两个。

十几天以后我能够东奔西跑了，身体上没有什么其它的创伤。有一天，闹扎姨夫说，“奴考的确是一个坚强的孩子，伤势那么严重也不哭一声。”我听到此话后心里很高兴。其实，当我被摔到地上时，由于疼痛想哭泣，特别是有于父亲和甲白哥不在身边，非常想哭，但是我没哭，因为平时父亲和甲考舅舅常常说，“一个男子汉会遇到很多痛苦，动不动就哭的话决不是男子汉。”想到他们说的话我鼓励自己，“无论怎样，决不能哭泣”。达木考姨妈说，“我的孩子确实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去年砸骨头的地方，他的小指夹在石头间差一点被夹断，但一声都没哭。小的时候他哭得没法止住，现在他好像变得不会哭了。”

贡扎哥插进来说，“让甲白当僧人是对的。他性格温和，又很聪明。奴考是个勇敢的孩子，千万不能让他当僧人。当僧人的人没有必要如此勇敢。长大后给他一匹骏马和一只好枪，绝对用不着担心敌人袭击他，他会袭击敌人而且战无不胜。”

闹扎姨夫也说，“那是肯定的，他的阿爸经常说‘甲白是善业的果实，奴考是恶行的种子’。甲白一岁时，在他面前放了很多东西看他拣什么，据说他选了一本书，那说明他喜欢读书，长大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僧人。奴考一岁时，据说他从放在面前的东西中拣了一个用马莲草做的手枪，他特别喜欢枪。我听奴考的阿爸说‘长大后想办法给奴考准备一只好枪，我们父子俩去打猎，去行盗’将来他们肯定会那么做的。”

达木考姨妈问我说，“奴考，你长大后准备做什么？”

我回答说，“我长大后背着枪跟阿爸一起去打猎。”

姨妈说，“我的天哪，这下可好啦，他将来可能要变成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一时间，我以及我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了他们一家人的话题。我在他们身边听着他们的谈话，心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很多事。将来我要做什么，好像没有必要从现在就想这些，但又觉得人人都应当考虑这些问题。其实，将来要做什么现在难于说清楚。小时候一个人即就是有这样那样的想法长大后也是难于实现的。不过，每个人从小就有不同的想法，恐怕是人的本性。小时候我也想过，长大后我应当成为一个不为家业发愁，自我生存的快乐的僧人呢？还是做一个狩猎，盗马杀人的单身勇士？或是一个守着一个女人，抚养几个孩子，整天放羊牧马的普通男人？无论怎么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天，要做的有三百六十种，作为一个孩子绝不可能现在就选择长大后要做的事。但是，每个男人从小梦想的恐怕就是枪和马两个东西。谁不愿意自己长大后得到一只好枪呢！我也是如此，经常喜欢摸父亲的枪。心中总是有一个愿望，“长大后我也能够得到这么一只枪的话的该多幸福。。。。”

我从孩提时候起心中想的是，“长大后无论富有或是平穷，幸福或是痛苦只要有一匹好马和一只好枪的话，其他就一无所求了”。

第二十四节 偷吃朵麻

今天我们又河边放羊羔玩耍。作为午饭，根乃带来一块肉，道巴带来一牛角酸奶，我像往常一样带来一碗拌好的糌粑。我们把午饭放在一块，有人扮作厨师，有人扮作主人，有人扮作客人一起吃喝。中午过后，才华哥和索巴等两三个孩子也来了。他们还带来一些柴火和一个小茶锅。才华哥对我们说，“我在这里烧茶，你们去采来瓦拉。我们都去河边和树林里采瓦拉。没过多久，我们采到了很多瓦拉。

才华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看你们当中谁勇敢。你们把采回来的瓦拉平均分开，好，现在你们开始吃瓦拉。”我们开始一边数瓦拉一边吃。不久，女孩子们停止吃瓦拉，但男孩子们在继续吃。这时，才华哥说，“好了，现在你们不用吃瓦拉了，每人喝一碗热水。”我们每人又喝了一碗热水。“好，现在我要看谁勇敢，谁要是勇敢的话谁就不会喊痛的。”没过多久，我们的肚子痛得无法忍受。

道巴喊道，“才华，你这个狗崽子，该死的，你把我们给害了。哎哟哟，我的肚子疼死了！”“才华哥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的笑。这时女孩子们也开始一个个叫喊起来。“哎哟哟，肚子疼死了！”“尽管我肚子疼得无法忍受，我还是咬紧牙关没有喊痛。才华哥说：你们看人家奴考，痛的头上冒汗也不吭一声，真是勇敢。你们这些人真没本事“说着，他大笑起来。没过多久，我肚子不疼了。经常吃瓦拉肚子不会痛，关键是吃了瓦拉后，不能喝热水。吃了瓦拉再喝热水，肚子会胀痛。

根乃说：“才华哥欺负我们，回家后一定要告诉达木考姨妈“，

才华哥说：“好孩子，如果你答应不告状，我明天还帮你们烧茶。”说着，我们赶着羊羔回家了。

我走进帐篷里，看到昨天来我们家的僧人翁才一边念经，一边在用糌粑作朵麻。他把一个贴着酥油片的朵麻摆在货堆旁的一块木板上，然后用剩余的糌粑继续作朵麻。我心想，如果把朵麻和贴上面的酥油一块吃下去的话，一定会是美味无比，但是没办法拿到。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翁才身边，低声问道；阿克，能不能给我一个朵麻？“

他说，“小鬼，朵麻是不能吃的，去去去。”说着，把我撵走了。我走到帐篷后面，掀起帐篷的一角，看到翁才僧人每做完一个朵麻就将其放到身后的一块木板

上，然后转过身，继续作朵麻。我心想，“你叫我小鬼，我真的要变成鬼偷你的朵麻。我在帐篷外脱光衣服，光着身子钻进帐篷内，从货堆后，偷偷地伸手去拿了一个朵麻。阿克做完一个朵麻后又放在木板上。我又拿了一个朵麻。阿克重新放朵麻时似乎意识到以前放的朵麻不见了，他睁大眼睛仔细地往货堆的四处查找，并用

手到处摸了摸，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三宝啊！“然后站起身走出了帐篷。于是我又偷了两个朵麻。用糌粑做的朵麻和粘在上面的酥油一起吃下去真是好吃。我一边吃着朵麻，一边去找伙伴们，并把剩余的朵麻分给他们吃。

根乃说：“奴考甲白哥，朵麻是不能吃的，吃了会变成哑巴的。我不吃。“男孩子们都吃了。

道巴对根乃说：“别瞎说，她是在撒谎。我在寺院里吃过很多朵麻，也没见有人变成哑巴。你这个多嘴婆。你才会变成哑巴。

我说，“别骂她了，会不会变成哑巴是命中注定的，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别吃了。”我们又继续玩耍了一会儿。

翁才僧人每隔五六天就要做新的朵麻，我又偷了三次，他都没有发觉。有一天，我又象以前一样将手伸进帐篷内偷朵麻时，被他发现了，喊道：‘贼小子，原来朵麻是你偷的。嗨，是你们家的小子把我的朵麻给偷了。’我拿着手中的朵麻逃走了。晚上回到家里，翁才僧人已经把我偷朵麻的事告诉了闾扎姨夫和达木考姨妈，他们听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翁才僧人说：我做得朵麻竟然大白天被偷走，我以为是你们家的护神拿走的。”今天看到有一只手从货堆的背后伸进来拿朵麻，我吓得心都跳起来了，站起来惊奇地看时，却发现是你们家的这个小子。这个大头小子，他胆子真大。孩子呀，你不知道，有的朵麻可以吃有的不可以。我的这些朵麻不可以吃。难道你没听说过‘吃朵麻的恶果将会在二十九号显现’这句话吗？他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话。但我不仅吃了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朵麻，所以也就不觉得可怕。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偷吃过朵麻。

今天由我和道巴牧放羊羔。我们抓了两个小小的土拨鼠。看上去好像睁开眼睛没几天。我们决定各自照看自己的土拨鼠。到了家里，我在帐篷一个角落挖了一个坑，做了一个小小的窝，把土拨鼠放在里边，每天喂它草。 十几天以后，道巴把他的土拨鼠的鼻子用线穿起来，领着它来到了我家。土拨鼠自然是往哪拉，就往哪跑。

我对道巴说：“你这个坏家伙，干吗把它的鼻子用线穿起来？”

道巴却说：“奴考哥，把它的鼻子用线穿起来容易管。”

我说：“不应该把这么小的动物的鼻子穿起来，它会疼得受不了。”

他说，“如果不这样的活，长大以后他会跑掉的。”

我说，“它们长大后我们应当把它们送回到它们的父母那儿。无论怎么说，在母亲身边是最幸福的。”

一个月以后，我们把它们送回到了抓到它们的地方。之后再去看它们时，两只土拨鼠在它们的父母面前蹦蹦跳跳，很快乐。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原本它们就是和睦的一家人，我们更本没有理由把它们强行分开。

从空中飞翔的昆虫和鸟类到地上行走奔跑的野兽，以及在水中游动的鱼类，各自强弱不同，除了不会说话以外都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都有亲情之感，都希望全家人和睦安宁，都不希望亲人分散遭遇痛苦。正因如此，“祈愿众生安宁，远离痛苦之源”的确是仁慈大悲之心。我自己也因从小失去了母亲，所以始终没法忘记这种悲哀。我祈愿众生从小不与自己的母亲分离。

第二十五节 疯狗

中午，达木考姨妈在家里炒青稞，她对我说“奴考，你把地上的青稞拣起来吃好了”。我站在炒锅旁边看她炒青稞，当青稞粒从锅里蹦出来时，我一个一个拣起来都吃了。

我问姨妈，“为什么要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

“生在上世时如果能把掉在地上的青稞拣起来吃，死后到了地狱，每一粒会够你吃一个月。”

我说，“那我已经拣了在地狱够吃几年的青稞了。”

姨妈说：“光够你自己吃怎么可以，你还要为我你姨妈捡够几年吃的。”

我问，“我们一定非要去饥饿界吗？”

她说：“哎呀，我真不知道，无论我们去不去，你把这些掉在地上的青稞捡起来是绝对没错的。”

姨妈经常对我说：“孩子们不能喝茶，如果孩子从小就喝茶，他们的耳朵会干掉的”。我心想，这恐怕是因为姨妈缺茶而防止孩子们喝茶而编造的故事。而从地上捡青稞的理由恐怕姨妈说的是真的，即便不是真的，我想从地上把青稞捡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正当姨妈在炒青稞的时候，上部村庄里有很多人在奔走呼号着，我和姨妈以及邻居家的人都跑出门外，好奇地看上部村庄里发生的事。我往上看时，只见孩子们趴在许多帐篷上。 我纳闷，这是怎么回事？

我对身旁的姨妈说，“你看那么多孩子趴在帐篷上！”

姨妈说，“哎呀不好了，肯定是因为疯狗！”

说着转身对邻居们说，“是疯狗！是疯狗！快把孩子们管好！”说着她把才华哥和我抱到帐篷上。再把帐篷门收紧。然后拿起一根很长的帐篷杆，守在我家的老狗身边。邻居家的男女们也都拿着帐篷杆守着各自的帐篷。所有的孩子都被安置在帐篷顶上，大人小孩都变得慌慌张张。几乎各家的男人都到野外放牧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邻居鲁藏家的老爷爷已经八十岁了，眼睛也不大好，但今天他也拿着一根长帐篷杆站在门口说：“喂！姑娘，那疯狗在哪里？” 一边问，一边来回奔跑。

才考阿姨对丹考阿姨说：“喂 丫头，你把那个老爷爷带进家里，你知道他什么也帮不了。”

鲁藏老爷爷听见了说：“你不能那样说，如果那只狗在我附近，我发誓我会一棍子把它打倒。”说着进了家门。

这时，我看到了那只狗，我喊道，“大家快看！一条黑狗冲下来了！”这时大家似乎也看到了。疯狗是一条很大的黑色的狗，它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正从上面的村庄向我们这边跑来。

贡扎哥手里拿着一支枪由村边朝村里跑来，丹考阿姨跑上前，一把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对疯狗不能使刀枪，用武器的人会得疯狗病。”说着，她把帐篷杆交给贡扎哥，让他守在那里。那只疯狗此时伸着舌头，嘴里流着血朝我家跑来，跑到邻居家附近时，疯狗突然向邻居家狗扑去，村里的人们都拿着帐篷杆和其他的棍棒一起向它冲了过去。贡扎哥和两三个女人直接插进邻居的狗和疯狗之间，不约而同地用帐篷杆像疯狗打去。那是一条很厉害的狗，发现谁打它，它就向那个人猛扑过去。那么多人用木杆围攻，而那条狗却越发显得凶猛。嘴里流着血，左窜右跳。

贡扎哥大声说：“大家别太靠近它，不能让它的气息接近你。”说着用帐篷杆猛烈地像疯狗打去，只见他的木杆断成两截。他转身跑到帐篷旁，又拿起一根杆子。这时，疯狗朝我家的帐篷跑来。当它快要接近帐篷时，又有很多人插在了它之前，纷纷用木杆打。我家拴着的老狗这时看到了疯狗，也企图向它扑去。达木考姨妈看到后，迅速跑进家里从帐篷内拿出一件旧的皮袄盖在我家老狗身上，并用自己的身子压住它。人们把疯狗赶到了一边。疯狗终于没能走进我家帐篷。贡扎哥用石块把疯狗砸倒在地。他喊：“快打，打死它！”人们用手中的棍棒像疯狗打去。突然疯狗从地上跳起来向人们反扑过去，女人们叫喊着四下逃散。这时从村里赶来几个年轻人，大家都用石头砸疯狗。最后，疯狗摇摇晃晃地向大路跑去，不管人们怎么打，我们村的人没能把那只疯狗打死。傍晚，把畜群赶回家里时，闹扎姨夫从下面的村庄里回来，他说：“今天疯狗袭击了下面的村庄，但人们最后把它打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终于放下心来。姨妈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闹扎姨夫，她说：如果不是贡扎，今天我们绝对不可能赶走那条狗。”

哎呀呀，一条疯狗今天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疯狗，好多天，我眼前总是出现那条狗。看来我确实被吓坏了。达木考姨妈说：“奴考，你们要注意，在山上玩时遇见疯狗，一定要绕着跑掉，千万不能惹它。”我永远记着姨妈说的这句话。

第二十六节 山火

秋天到了，山野都变得一片荒凉，现在我的任务是牧放十几头小牛犊。不象羊羔，小牛犊比较容易管理，但是不留心的话，有时夜晚奶牛回家早的话会把牛奶吃干净。那时姨妈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让牛犊遇到母牛了？现在你没有牛奶喝了。”其实，经常发生牛犊喝掉母牛牛奶的事，但是达木考姨妈照常给我牛奶和酸奶喝。牧放牛犊的最大困难是栓牛犊。特别有几头不听话的小牛犊，总是很难抓住也很难拴住它们。有时把绳子伸到它们的脖子上但很难抓住。

有一天，根乃的母亲，阿妈措吉对我说，“奴考，你抓不住牛犊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喂盐，趁他们吃盐的时刻抓他们很容易。”

于是我问达木考姨妈，“能不能给我一点为喂牛犊的盐？”

姨妈却告诉我说，“当然不给，你可别让牛犊们养成这个坏习惯，要不它们长大后会把系绳都被吃掉的。”

第二天，闹扎姨夫乘姨妈不注意时给了我三，四团盐。我给那些调皮的牛犊们给了一点盐，两三天后，只要我伸出手的话那些调皮的牛犊会自动地跑过来。特别是其中一头非常调皮的母牛犊，她格外地喜欢盐，白天它总是待在我的身边不走，我也会让它添一点盐。没有盐的时候有时我让它添我嘴唇上的鼻涕。后来她习惯了添我的鼻涕，所以姨妈把它叫作，‘鼻涕牛犊’。

有一天，贡扎，才华，美如哥，我还有村里的其他人一起在黄河的河湾里牧放牛犊，羊和其它牲畜。有些人在黄河里游泳。这时，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个汉人老头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朝我们走过来。他们只会说一些零星的藏语。老头用手势请求贡扎和美如哥把他们两个送到河对岸。看他们的穿着好像是乞丐。有人说他们很可怜应当把他们送到河岸，有人却说应当把这些狗汉人淹死。老头继续伸着拇指并不停地说些什么，男孩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我对贡扎和美如哥说，“你们俩不是会游泳吗？别让他们自己渡河，这男孩太小，他会淹死的。求求你们把这两个乞丐送到河对岸，你们会积大德。”说着我也对他们伸出拇指。拉丹哥他们几个人从渡口把两个乞丐渡送到河对岸。看到他们两个安全地渡过河去我暗自高兴。他们在河对岸走了很长一段路后还不时地回过头来频频向我们招手致意。据说那是汉人表示特别感激的意思。拉丹哥把两个乞丐送到对岸回来后与我们一起喝茶。突然有人说，“你们看，山上起火了！”我们朝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麦西格交村朝阳的山上起了很大的火。时而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我们登上山头看到麦西格交村的羊群都在起火的山上，还看到几个人急匆匆地把羊从起火的地方赶开。他们朝羊群射击想把羊群分开。只有一小部分羊被分开后赶向了土坎下的黄河边。大部分羊随着火的接近一个接一个跳进了火里。火开始朝山顶燃烧，整个天空被火和烟雾所遮盖。

被火烧后的山野到处的是跳进火里被火燎伤的羊只，据说被火烧伤的羊大约有五百只左右。大火继续燃烧，各个村的人都纷纷跑去救火，但最终除了从远处观望

外别无他法。到了夜晚，山头的火依然未尽，从远处看去整个天空是一片火红。第二天一早，麦西格交村的人传话说，无论是哪个村的，只要抓住了跳进火里的羊都可以将羊吃掉。羊跳进火里后，眼睛立刻被火烧瞎什么也看不见，身上的羊毛全部被火燎完，只剩下光皮，羊角和蹄子都被烧得脱落，被烧伤的羊痛得四处奔跑。村里的人们在山野里追赶着这些羊，纷纷用绳子套抓。早晨，努日扎和供扎甲白哥两人拿着套绳去抓羊了。被火烧了的羊肉特别的好吃。由于这次火灾，好几天人们都在吃被火烧了的羊肉。过了十几天，山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被烧伤的羊。最后人们把这些羊都运回去吃了。后来，据人们说那天格交家的儿子和他们的佣人在牧羊，儿子让佣人去捡柴火，自己在一座土坎下点火烧茶，当他去河边取水的当儿，身后的火便蔓延到了原野。又据人们说：“羊是一种无知的可怜动物，当火烧起来时，不仅不躲开火，相反却往火里跳。”。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格交家羊群被火烧死成了这个地方人们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昨天我家来了一位年老的决巴，从黄昏时分起，他便开始念决。有时候，他不仅拿着一只干人手皮，向在座的人拍打，而且不停地翻滚着他的眼球。不知为什么，从小我听到鼓声就很害怕，如果家里念经需要敲鼓的话，我就跑到外面去，或者跑到邻居家，否则我便无法呆在家里。今天当决巴晃动他的手鼓时，虽然不像大鼓那样令人害怕，但仍然有一种撕人心碎的感觉。今晚我没有跑到外边，来听经的人很多。决巴对人们说：“明天还要念决。说着把手鼓放在帐篷尽头的火堆旁。我暗想，如果把这个手鼓戳破的话，它的声音应该不会那么可怕吧。夜深后，我悄悄地走近货堆后面，用一根尖锐的羊腿骨头将咒师的手鼓从一面捅到另一面。次日，又有很多人来到我家请求决巴为他们念经，当决巴准备念经时发现他的手鼓被人戳破了，他叫道，“该喂灶灰的，好端端的手鼓怎么会破？肯定是被人戳破的。”闹扎姨夫和达木考姨妈悄悄的什么也没说，我在帐篷外边，只见姨妈不时地用眼角撇我，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决巴的手鼓只能发出沉闷的声音。他象往常一样一边念着经，一边用那只干手皮拍打在座的人们。那天，我没接近念经的地方，第二天等决巴离开后，姨妈说，“戳破手鼓的肯定是奴考。”闹扎姨夫却在一旁笑。我一句不吭，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姨妈心里很清楚但也没说什么。受罪的是那位决巴。他用来谋生的手鼓被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戳破了。

第二十七节 失去一只眼睛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才华哥来到我的枕头边悄悄地说：“奴考快起来。”

我问他，“半夜三更地起来干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去牛圈偷做投石器的牛尾巴。”

我起来后他又说，“你去割白尾巴，我们两个去割黑尾巴。”

那天夜里，我们把邻居家的牛尾巴都割了。第二天一些邻居发觉后便诅咒说：“该死的，我们家的牛尾巴被人割了。”

才华哥来到我身边说：“如果姨妈问你，千万别说。”

闹扎姨夫说：“割牛尾巴肯定是我们家的孩子。”

姨妈也问，“割牛尾巴的是不是你们？”

我撒谎说，“不是我，是谁我不知道。”

十几天后，达木考姨妈看到才华哥新作的投石器后，一切都明白了。她骂道，“你这个该死的，割了人家牛尾巴的是才华。这坏小子不害臊竟然去偷人家邻居家的，你给我小心点，不然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没人对我说什么，我也没对任何人讲这件事。

冬天到了，天气变得很冷。我除了待在家里玩以外无事可做。中午才华和拉丹哥等很多孩子一起玩扔马粪游戏。由于天太冷，马粪冻得像石头一般坚硬。不知是谁扔的，有一块马粪“啪”的一下打到了我的右眼上，将我打翻在地。我们停止了玩耍回到了家里。那天一整夜我眼睛疼得没能入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我的眼睛又红又肿。

达木考姨妈说：“他的眼球是不是被打穿了？”

闹扎姨夫说：“不会吧，用冻僵了的马粪球也许会打伤，但不致于打瞎吧。”

我的眼睛持续发热并痛了四，五天。过了十几天后眼睛不再发热，但我的右眼什么也看不到了。小时候眼睛看不见没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达木考姨妈却哭着说：“啊哟，我孩子的眼睛瞎了，天哪！哪个该死的为什么往我孩子的眼睛上打。”

闹扎姨夫说：“没什么可埋怨的，那个孩子又不是故意的，是他们玩的时候打的。”

姨妈说，“奴考你过来，让姨妈看看，孩子的父亲回来后真不知该怎么交待。”

我走到姨妈的身边，姨妈又问道：“你一点儿都看不见吗？”我回答说看不见。

她又说，“这可怎么办，眼睛瞎了，今年你把决巴的手鼓戳破了，会不会是那个缘故呢？”

闹扎姨夫插话说，“决巴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如果有的话，那个时候就应该有报应了。都过了半年了，很清楚这不是决巴的关系。”

闹扎姨夫继续说，“这是孩子的命数，这个灾难是命中注定的。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右眼从此瞎了。无论这如姨妈所说是因为我戳破决巴的手

鼓而遭的报应也好，是因为我的命数也罢，或者是哪个孩子无意中打瞎得也好，总之从今天起，我的右眼再也看不见世界上的光明了。

闹扎姨夫后来说，“现在只能让奴考当僧人了，右眼瞎了就不能打枪。”我心想，为什么不能用左眼瞄准呢？除了比较担心我长大后人们会叫我瞎子或者独眼汉而觉得羞耻之外。一只眼睛瞎了，另一只依然可以看清楚，我并不担心这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大的妨碍。

父亲终于回来了，姨妈他们一个个争着把我的眼睛被打瞎的事情告诉父亲。

父亲听完后，对我说：“过来让我看看。”

我坐在父亲的怀里，他又问我：“你哭了没有？”我回答说没哭。

父亲于是又说：“好！象个男子汉，这么点小事，应该忍受，将来长大后跟敌人战斗时也会受伤的，绝对不能哭。眼泪挡不住敌人，哭声挡不住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好男儿必须勇敢果断。没事的，我的好儿子。”

我问父亲，“阿爸，要是右眼没法瞄枪，能不能用左眼？”

他说：“当然可以啊，不会有任何妨碍，你的恭才舅舅有右眼，可是他打枪用的是左手。他是个出色的枪手。”

我问：“舅舅为什么用左手打枪呢？”

父亲回答说：“你舅舅的右手曾经跟马步芳的军队打仗时受伤了，后来就残废了。从此以后他只能用左手开枪。你长大后，用左手打枪会跟用右手一模一样。”

姨妈说，“啊哟，看来是没办法阻止这两个罪人放弃用枪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可后悔的，由于玩耍而失去一只眼睛的确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发生了的事情是没办法挽回的。应当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命中注定好象纳格仓家族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瞎子。以前有一个叫做纳格仓班夏的瞎子。如果我当了僧人也会被叫做班夏，或者会叫我纳格仓家的瞎男人。正如小时候给我起名的仁波切所预言，“人们恐怕不会用他的名字”一样，替代我的真名贡宝扎西，人们会一辈子叫我“瞎子奴考”或者“独眼奴考”了。但是除了我以外，在曲合玛的男人和女人当中有好多瞎子和独眼人，我没有必要为此而伤心。

第二十八节 小马驹

有天早晨，我领着加勒老狗在院子走，突然听到拉丹哥在村边的大路上叫我。我走了过去，他问我：“奴考你今天干什么，如果没事可干的话就和我一块去放羊吧？”

我对他说，“我回去告诉姨妈后就来。”我回到家告诉姨妈今天要和拉丹哥一起去放羊。

姨妈说，“好的，奴考，晚上早点回来，你们两个要不要带点干粮？”

“不用。”说完，我便和拉丹哥一起去放羊。放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当羊群走远的时候，你从远处喊几声，羊群就会自动地走到你身边。不象牧放羊羔和小牛犊一样，要时时刻刻跟在后面。我们到了一条河边。拉丹哥说：“今天我教你游泳，生活在黄河边却不会游泳是一件丢脸的事。”于是他便教起我来。不久，我们爬到了河岸上吃干粮，这时我们看到两只水鸟带着四五只小鸟在河的上游，一会儿潜进水里，一会儿又浮上水面，看起来他们似乎在玩水。拉丹哥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走，我们去抓那几只小鸟。”我们走到了河的上游。水鸟们一下都潜进了水里，过了一会儿又浮出了水面。我们用石块打水鸟，鸟儿们又钻进了水里。拉丹哥说，“你从下面往上来，我从上面往下走，我们把鸟儿们夹在中间抓。”我说，“河水太大我不敢走进水里。”那么，你在岸上用石头别让鸟儿飞走，我去抓它们。”说完他钻进了水里，我在岸上看着他。一会儿，水鸟们钻出了水面，我用石头把它们赶到了水里，拉丹哥也钻入了水里。不时地可以从河岸看到他。他在水面上扑腾了几下又重新钻进了水里。他的辫子浮在水面上，我在河岸上来回跑动着用石块阻止水鸟们浮上水面。没过多久，拉丹哥游到了河岸，摇摇晃晃地走出水面，然后一下倒在了地上。这时我才知道事情不妙，我急忙跑过去把他扶上了岸。他嘴里一个劲地吐水，到了岸上他还在吐水，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水，水湾里有淤泥，我，我差点陷在里边！”我原以为他是在水里抓鸟，绝没想到他是在淤泥里挣扎。没抓到水鸟，我的伙伴却差点儿被淹死。我回头看时，只见几只水鸟一会钻进水里一会钻出水面，悠然自得地玩水。

从那天起，很长一段时间，我每每想到抓水鸟的事，一种恐惧感常常浮上心头。如果那天拉丹哥真被水淹死的话，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幸亏三宝佑护，那天拉丹哥躲过了一劫。

晚上我们各自回到了家，达木考姨妈问我说：“告诉我，羊倌，今天你快乐吗？”

我说：“快乐极了。”

她又问，“今天你们带干粮去了吗？”

我说，“我们带了肉和酸奶。”

那时肯定的了，是麦西富人家的，怎么能跟我们比呢？你没给你姨妈带回来点肉吗？”

哎哟，我没想到给你带肉回来。”

姨妈说，“我是跟你开玩笑啊，来来，快来吃饭。”我一句都没提今天抓水鸟的事。

晚上临睡时，我又开始想念起父亲，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最近常常思念父亲。平时我已经习惯了跟甲白哥住在一起。跟甲白哥在一起时，我几乎没有思念过父亲。第二天早晨，达木考姨妈问我，“奴考你想你阿爸吗？”我说有一点。姨妈说，“可

怜的孩子，不会是一点吧，昨晚在梦里你在喊你阿爸。”

昨晚我梦到阿爸回家了。”我回答。“这是怎么回事，他总是说想甲白哥，从没见过想阿爸，是不是他发生了什么事？”姨妈转向鬯扎姨夫问道。

你别胡说了，他仅仅是个孩子，肯定会想念自己的阿爸。”

姨妈说，“不对，看他的说法，不只是想念，啊，请三宝保佑，真是让人担心啊。”

鬯扎姨夫急忙对我说，“奴考，明天早上你去放小马驹，今天母马姜仂玛死了，她留下了一匹小马驹，你从明天开始就照看他，好吗？”听到此话，我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达木考姨妈给小马驹喂了牛奶后，在小马驹的脖子上拴了一根绳，她把绳子交给我后说，“好，奴考，你把小马驹牵到河边。”我把小马驹牵到了河湾，小马驹卧在我的身边，不久，它用嘴碰我，看起来它是在找妈妈的奶。我把我的小指头放在他的嘴里，小马驹开始一边摇晃着尾巴，一边吮吸着我的指头，我知道它饿了，便把它牵回了家里。姨妈往一个牛角里倒了牛奶，让我用它来喂小马驹。我一边喂奶，一边把它拉到了河边。小马驹似乎吃饱了肚子，卧在我的身边。过了两三天后，用不着绳子牵它，我走到哪，它就会跟到哪。见到我手头的牛角，小马驹会晃动着尾巴，跑过来一边吮吸牛角。我常对小马驹说，“好宝宝，多喝奶，快快长大，你的阿妈死了，我的阿妈也死了，我们两个都一样。阿爸和甲白哥抚养我，我来抚养你，听见了吗？”小马驹把耳朵竖起来，好想听懂了我的话。

晚上，小马驹不愿意自己睡，于是我在自己的旁边铺了一块毡，让它睡在上面。我把皮袄的一半盖在自己身上，一半盖在它身上。从此以后，它再也不愿与我分离。我去哪，它就跟到哪，形影不离。达木考姨妈和邻居们风趣地说：“奴考成了小马驹的母亲。”

有一天傍晚，我和小马驹一块从河边往回走，我家的邻居有一条恶狗。看见我们俩便扑过来。我还来不及捡起地上的石头，小马驹的腿已经被它咬住了，血从伤口留了出来。小马驹受到了惊吓，发起抖来，眼睛里流出泪水。我也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我抚摸着它说，“好孩子，别哭，不要怕，明天我要给那条狗好看的。”它开始舔我的脸，再把头放在我的怀里。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我想，真可怜，除了不会说话，它和我们人类没有什么两样。两年以后，我再次见它时它依然记着我。它听到我的声音，嘶叫着跑到我身边。我像以前一样抚摸它时，泪水涌出它的眼睛。

达木考姨妈看到这情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连不懂事的动物都有这么深厚的感情，真是让人感到奇怪。”

鬯扎姨夫说，“马这种动物过了十几年也会认出自己的母亲，奴考就像它的母亲一样，当然会认识的。”我心想，不管什么动物，除了不会说话，都会有亲情之感。不然，两三年过去了，它怎会依然记得我，并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第二十九节 烧烤初乳脂

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拉丹，格扎，才华哥带我去放牧。到了牧场，格扎哥对拉丹哥说，“哎，拉丹，今天你们家的奶牛嘎拉玛要生牛犊了，我们要取初乳脂吃。”

拉丹哥说，“不知道让不让挤。”

我们用河边拣来的柴火生了火，在上面支起一块用来烧初乳脂的大石板。没过多久，母牛生下了牛犊，他们抓住母牛，取出牛胎后往里面挤满了刚生下牛犊的母牛的奶汁。拉丹哥在烧热的石板上再放了一块石板，然后把盛满奶汁的牛胎放在上面开始烧初乳脂。他对我们说，“你们都往后移，不能笑，笑得话盛有奶汁的牛胎会破裂的。”我们都退到远处看他烧初乳脂。不久他说，“好了，初乳脂烧好了，你们可以过来。”我们走了过去，只见他把初乳脂烧好后在石板上一小堆一小堆地分开了。石板上的初乳脂白黄而鲜嫩，看起来很新鲜吃起来更可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野外烧吃初乳脂。刚生下的牛犊从地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吃母牛的奶。格扎哥说，“奴考，我们要念嘛呢经，吃初乳脂会造很大的孽。”我嘴里开始念嘛呢经，可心里想，“只要能吃到如此好吃的初乳脂的话需要念多少嘛呢经都没问题。”我也听说吃奶牛的初乳脂罪孽很深重。达木考姨妈曾经说过，“初乳脂是三宝为了补养新生牲畜的身体而赐给的，如果抢吃了初乳脂的话罪孽是无法弥补的。吃肉会造孽，喝牛奶酸奶会造孽，那么吃了喝了后不造孽的还有什么？也许吃糌粑不会造孽，吃这个会造孽，吃那个会造孽，我们都是吃肉和喝牛奶的人，吃完后念几句嘛呢经就算是悔过。”父亲曾有一次说，“谁知道，说别吃肉的是喇嘛，喜欢吃肥肉的也是喇嘛，的确没法说清楚什么是罪过什么是功德。”父亲的这句话牢牢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记。确实难于理解罪过和功德。无论是一位善良的人或者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总之，在吃肉时念几句嘛呢经是藏人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习俗。也许是一种善良的表现，可仅仅念几句嘛呢经是没法洗清罪过的，在这个吃肉的世界，不仅以前吃过，今后肯定还要吃，所以有什么罪过除了由自己承担外决不能‘嫩草由母羊吃，罪责却要由山羊来承担’。

今天夜里下起暴雨来，空中雷鸣电闪，村里所有的狗都疯了一般地叫喊。贡扎哥在一个土丘旁边搭起一个帐篷守护着羊群。突然，我被一声长长的叫喊声警醒，紧接着听到一串枪响。同时听到羊群的惊叫，马群的嘶鸣，看门狗的吠声。天地仿佛动乱了一样。我悄悄地躺在被窝里，无法克制心中的恐惧。鬯扎姨夫和才华哥起身走出了帐篷。

我问姨妈，“姨妈，发生什么事了？”

姨妈说，“奴考，好像是狼袭击了羊群，用不着害怕，你睡觉吧。”

鬯扎姨夫从院子里喊道，“哎，丹考，你到这儿来一下。”姨妈起身走出了帐篷。我顿时感到很怕，爬起来坐在货堆旁的酥油灯前。一会儿便睡着了。

天明时，天哪，狼群昨夜咬死了五头，咬伤了三头羊。早晨，闹扎姨夫和贡扎哥剥了羊皮，把羊肠灌了后分送给村里所有的人家。一个大着黄色法盖的仁波切和五，六个同行的僧人向村里走来。人们都纷纷前去磕拜那位仁波切，向他奉献肉，酥油和奶酪等财物。闹扎姨夫给他奉献了一只羊，“这是昨晚被狼咬死的。”说着邀请他们到家里来。

仁波切说，“今天就不来了，我们要去上面的村子。”

达木考姨妈领着我走到仁波切的马旁边把我的右手放到仁波切的马蹬里请求说，“木道仁波切，这孩子经常用石头打鸟儿和土拨鼠，请您给他加持一下。”

仁波切说，“看来这孩子是个有罪孽的人，长大后让他当僧人吧。”

闹扎姨夫和姨妈齐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仁波切一边用马鞭的把子敲我的头一边说，“好了，今后他不会杀的。”仁波切和僧人们走了。我心中想，“叫我罪人的是木道仁波切。”其实，我除了向鸟儿和土拨鼠投石子以外从来没有打死过一个幼小的生灵。因为我始终记得父亲说过的，“男子汉不会杀昆虫等幼小生灵的”。

蒙古人居住的奎森托洛地方生长有很多蕨麻，阿赫比赫，以及独恰等植物根。秋天，达木考姨妈经常带我去挖蕨麻，找田鼠窝。今天早晨姨妈又背着一个布袋子，手里拿着一个捣灰棍和铁镐带我去挖蕨麻。姨妈挖了几块有蕨麻的土块放在我面前让我从土块中拣蕨麻和阿赫比赫。姨妈还用捣灰棍找田鼠窝。她用捣灰棍敲着地面然后把耳朵贴在地面听。突然，姨妈喊道，“奴考，你快来，今天姨妈找到了一个田鼠窝！”说着姨妈开始挖土。不久，姨妈从一个洞里挖到了很多蕨麻，阿赫比赫，阿老居老和野草。

姨妈说，“这就是田鼠窝，噢嘛呢吧呢弘。”姨妈一边念着嘛呢经一边将蕨麻分开。

我问姨妈，“挖田鼠窝的话有没有罪孽？”

姨妈回答我说，“有罪孽，很大的罪孽，要念嘛呢经。”

田鼠窝里的蕨麻几乎装满了姨妈的口袋。装完后，姨妈将阿赫比赫，野草和阿老居老像原来一样放回窝里再将土重新盖到了上面。

我问姨妈，“姨妈，为什么要这样做？”

姨妈回到说，“这样田鼠冬天就有食物吃了。”我想，“人真是残忍，把田鼠的好食物都抢走，冬天它会饿死的。我们又做了一件罪孽深重的事情。”

下午，姨妈在返回家的途中对我说，“奴考，我们趁这个机会带一点炉灶土回去。”于是我们两个走进坐落在奎森托洛上的一个很大的土坑里。这是一个即大又很深的土坑，走进土坑十几步后便是白土。姨妈挖土，我往袋子里装土。姨妈挖到了一块很大的土块并把土块扔到我的面前。土块在地上破碎了，露出一小老鼠，看上去好像快要死了。我把他接到手掌里。

姨妈说，“这可怜的东西，它竟然在土里都没死！”

我仔细看小老鼠时才发现它有两层耳朵，翅膀和爪子都由皮连接着。我惊奇地对姨妈说，“姨妈，这不是老鼠，它有翅膀，它现在醒过来了。”说着用双手捧着它向家里走去。在村边上我们遇到了闹扎姨夫和贡扎哥，我让他们两个看。

闹扎姨夫说，“哎呀，这是蝙蝠！不能带回家里。”说着将它放在地上。我们没走几步后，那蝙蝠就消失不见了。不管蝙蝠是吉祥物也好或是丑恶的东西也好，总之，姨妈我们两个把它从土块里面救了出来。

第三十节 盗马贼

有一天，才华哥，根乃和我在河边牧放牛犊。我们村的很多马也在我们所在的河湾里吃草。有一个骑马的人走过来问我们说，“你们是哪个村的？”

才华哥回答说，“是果擦村的，干什么？”

他问，“这些马是你们村的吗？”

“是，怎么了？”

那人听完后什么也没说便走了。我们依然在河边放牧，玩耍。没过多久，我们村的狗开始叫起来，人们一边叫喊一边到处跑动，不时地还听到零星的枪声。村里显得一片混乱。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贡扎哥背着枪骑着马跑到我们附近，“你们这些混蛋，马被人赶走了为什么不叫人！快回家去”。他生气地骂道。

他渡过河一边追赶一边射击，我们模模糊糊地看到河那边很远的地方几个骑马的人正匆匆忙忙地赶着我们村的十几匹马往远处跑。我们村的人在河的两边追赶着盗马贼。我们赶着牛犊回到了家。天快黑的时候贡扎哥和伙伴们赶着马回来了。他们还赶回来两匹备有马鞍的马，一匹马的马鞍上沾满了血。

闹扎姨夫问道，“盗马贼是哪个村的？”

贡扎哥说，“是拉德村的，有五个人，两个人和两匹马被打死了，还打伤了一个。”平时曲合玛的人去偷拉德村的马，今天是拉德的人过来抢曲合玛的马了。这地方盗马抢马的事件不断，不知何时曲合玛地方的人才能停止互相盗马抢马呢！

那天我在牧放恭才舅舅家的羊羔，这群羊羔里面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花母羊羔，这只羊羔的母亲被狼咬死了，于是它成了孤儿。平时我给它一点盐或是糌粑和奶酪，所以它也喜欢经常坐在我身边。夜晚其他的羊羔都跟在自己的母亲后面即跳又喊，高高兴兴地吃奶，它由于思念母亲而流着眼泪，呼叫着来到我身边。我也很难过，但我除了把它抱在怀里抚摸以外别无它法。有时它会从家里的锅里偷奶喝。它成了我抚养的羊，我从远处叫它的话它会奔跳着跑过来。白天我把装有糌粑和酸奶的带子驮在它的背上用羊毛绑起来，它会把袋子背到我的身旁。到了休息的地方，我们两个一块吃干粮。

有一天晚上，恭才舅舅说，“奴考，小花羊属于你了，将来它所生的羊羔都属于你。”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我爱抚着小花羊的头说，“你听到了吗？从现在起你是我的羊羔，快快长大，我要把你放生，如果你不病死的话，用不着担心被人杀死。”

我对恭才舅舅说，“从今天起我要把它放生，谁也不能杀死它。”全家人都很高兴，我也由于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羊羔而感到很高兴。但是，后来我再也没见到那只羊羔。据拉丹哥说那只羊羔活了十二年左右，它的子孙总共有二十几个。

夏天是剪羊毛的季节，帮别人剪羊毛的话，作为酬谢大人每天可以得到两只羊的羊毛，孩子帮大人看管羊群的话，每人能得到够做一顶毡帽的羊毛。今年我前后到四，五个人家去帮忙，有时还帮人们抓羊羔。到了哪家都有肉吃，有酸奶喝，如果羊群看管的好的话还会给水果和糖果等食品。如果遇到好客的人家，还会送肉和肠子带回家。我带着所得的报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报酬所以更是万分的高兴。

达木考姨妈说，“今年得到了很多羊毛，我要给我孩子做一件雨衣”。

闹扎叔叔说，“没有毛衣服没关系，可是不给他做一件皮袄的话他会冻死的。”我听了后很高兴，心里想，“不管怎么样，今年肯定有新衣服穿了。”

傍晚我赶着几匹马往家里走，路上看见有一个骑着一匹紫红色马的人从上村的路上走过来。我心想这匹紫红色的马很像我家那匹老马，会不会是父亲呢？心中这样想着，并不停地看那个人。当我们走近时果然是我父亲。我呼喊着“阿爸，阿爸”跑上前去。父亲的马背上驮着一个死鹰，他看到我立刻从马上下来把我扶上马背并把他的枪挂在我的背上。

我说，“阿爸，这次我天天都想念你。”说着我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阿爸不是回来了吗，我给你鹰头玩。”

已经有两三个月没见父亲了，看到想念的父亲回到了自己的身边顿时觉得无比的喜悦和幸福。想到明天可以用绳拴着鹰头玩我更加高兴。以后的好几天父亲和我一起到上村庄的囊索家串门。

有一个老奶奶问我父亲说，“多日考，这原来是你的儿子呀，我还以为是闹扎家的孩子呢。看这孩子头这么大应当是你们家的人了。”

父亲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小儿子。他是个坚强而能干的孩子。”

在串门的路上我把我的羊羔，疯狗，盗马贼等事一一告诉了父亲。父亲说，现在我的儿子五岁了，已经长大了，什么事都能干了，男子汉就要那样。一个人只有从小经历困难长大后才不会落在别人之后。”

第三十一节 徒步回家

父亲在闹扎姨夫家住了几天后对达木考姨妈他们俩说，“过两三天我们要走，路上我们准备在麦西家住几天然后去寺院。”

姨妈立刻说，“你当然可以走，甲白在寺院，但是不能把奴考带走，我要抚养他。”说着哭了起来。

父亲说，“主要是想让两个孩子见个面，他们分离的太久会互相想念的，以后我把奴考再带回来。”

闹扎姨夫说，“你知道你们父子几个随时都可以来，这次让两个孩子见见面也许是个好事。”

于是姨妈也同意我们离开。第二天我把马群赶回马圈时父亲的马被人偷走了。父亲还是决定按照原定的计划去拜访麦西家。父亲说，“这一带没人不知道我的马，绝对没人偷我的马，偷马的人可能是达参地方的人。麦西离达参不远，在达参我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马是可以找回来的。”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我徒步向麦西出发。闹扎姨夫说，“还是骑马去的好，不然奴考会走不了的。”

但父亲说，“路不太远，再加上我们顺道还要穿几个人家，没事的。”说着他背起马鞍我们出发了。

路上我们串访了孝才家。父亲告诉了他们有关马被盗的事。孝才家的老奶奶用蕨麻和酥油拌了一碗糌粑后把它塞进我的怀里。孝才的父亲把我们送到了村边。中午时分，我们俩到达了恭才舅舅家。看到我们，他们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父亲告诉恭才舅舅有关马被盗的事。

恭才舅舅说，“马是可以找回来的，你不是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在那边吗？明天我们一起去。”

父亲说，“你用不着去，我先到蒙古人小诺布家去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了。”

晚上羊群被赶回院子里了，拉丹哥带回来两个死羊说，“好，今天狼好像知道叔叔和奴考要来所以咬死了两只羊。明天用不着杀羊了，有足够的肉吃。”第二天一早，父亲和恭才舅舅骑着马到蒙古人居住的达参地方去寻找被盗的马。两三天后他们带着紫红色的老马回来了。父亲告诉我们说，“我们到了达参后请我的几位朋友四处打听，有一天我的朋友领来一位老人说是知道我的马在哪儿。作为报酬，我们给了一只羊于是那位老人把我的马给送来了。”

在那里住了十几天后我们准备出发到曲合玛的寺院去。拉丹哥说，“奴考，明年你来哥带你去放羊还让你骑牛。”

我回答说，“明年甲白哥和我们两个一起来，还要把小黑狗也带来。”

他说，“好的，明年我等着你们。”

出发的时候舅舅家给我们借了一匹马，我们把别人送给我们的酥油，奶酪，肉等食物驮在马背上然后我骑在上面，父亲骑着自己的马一手牵着我的马一起朝寺院走去。

越走我越急着想见甲白哥和小黑狗。中午，当我们到达庄达时，父亲像以前一样把我背起来赶着马渡过了黄河。晚上我们住在华万村的一个熟人家里。这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人家。他们为我们两个不仅烧了油饼，作了包子而且还煮了肉和肠子。

主人的妻子说，“听说你有两个儿子，这个是不是小儿子？大儿子在哪儿？”父亲告诉她说，“这是小儿子，在寺院里当僧人的是大儿子。”

“你没有重新结婚吗？”

“没有，没遇到一个称心如意的。”

“你年龄还不大，重新结婚可能好一点。”

“没事，两个儿子长大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见过群吉姐姐吗？她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可怜的群吉姐姐，好几年她每天都在说你的事。”

“前一年在拉卜楞见过一面，看到了女儿普考，从那以后再也见不着。”

他们几个交谈了一整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是我父亲曾经定了亲但没能结婚的那个叫群吉的女人的小妹妹名字叫才杰。第二天临走前，那个女人一边摸着我的脸一边将一碗水果倒进我的怀里。他还把父亲我们两个一直送到村子边。

父亲说，“好了，你回去吧，以后再见。”

“以后你如果经过着这里的话一定要到我们家来啊。”我看到她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傍晚，父亲和我到达了离寺院不远的渡口。父亲大声地喊船夫，老船夫洛切把我们送到了黄河的对岸。在洛切家喝了茶后我们就直接来到了寺院。我一开大门一条黑狗就跑了过来。我以为狗要咬我急忙跑到了大门外，那条狗却高兴地扑到我的身上并不停地舔我的脸，这时我才知道它是小黑狗。小黑狗已经长成一条大狗了。甲白哥和甲考舅舅跑了出来。我高兴地搂着甲白哥的脖子哭了起来，甲白哥的眼睛里也含满了泪水。那天晚上，我们煮了肉烧了茶，父亲和甲考舅舅俩坐在厨房里，我和甲白哥坐在同厨房连接的一个小房子一边喝茶吃肉一边谈话，一直到了半夜，由于兴奋，不管夜怎么深，丝毫也没有有想睡觉的感觉。

只有黑狗吃完饭后，头靠着我的脚在甲白哥和我之间甜甜地睡着了。

第三章 到拉萨朝圣

第三十二节 去拉萨

有一天，父亲，甲白哥和我在后院的草地上吃饭，黑狗在我的旁边啃一块骨头。父亲对我们说，“甲考，奴考，你们的母亲，叔叔和爷爷死去快五，六年了。那时由于你们还很小，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法事但没能去任何地方。现在你们两个已经长大了，也能吃苦，我们今年准备去拉萨吧。”甲白哥和我听到此话后高兴的叫了起来，“拉萨！拉萨！”从我懂事时起，多次听人们说拉萨，我常常梦见自己去朝圣的地方也是这个如太阳一样的拉萨。到拉萨去磕拜佛陀的塑像是我心中不变的渴望和梦想。现在我已经六岁了，不仅会单独骑马而且能够徒步跋涉，现在不去何时去呢！自从父亲和甲白哥决定去拉萨朝圣的那一刻起我高兴得无法入睡，白天见到谁都要说，“我们要去拉萨朝圣。”夜里做的也是去拉萨朝圣的梦。我们家的很多邻里，亲朋和熟人听到我们要去拉萨后纷纷给我们送来酥油，奶酪等食物，有些还给我们送来钱。父亲用甲考舅舅的曼腰给我做了一件皮袄。去年父亲从拉卜楞买了一箱子小碗和两盒针。父亲作为领路的人曾去过两次拉萨。他说，“这些碗和针在拉萨可以买到非常好的价钱。”他还准备了一个带头盖，有八个支角的鹿茸。他说到了拉萨要以此换一支枪。甲白哥从寺院的布施里攒积了二十个大洋，他把这些钱都交给了父亲。父亲说他有五十几个大洋。作为干粮从阿坝买了一袋子豆子做的糌粑，准备了一小袋奶酪，五十斤酥油，另外还有几合挂面，一顶小牛毛帐篷，从格扎舅舅家借了一匹马和两头牛，加上我们家的三头牛还有父亲的老马。去拉萨的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但是从村里仍然没传来出发的口信，父亲和几个伙伴出发去村里了解情况了。

五，六天后，父亲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回来了。那个女人看到甲白哥和我，说，“真可怜，两个孩子是他们吗？这可能是奴考吧？”她摸着我的头亲了我一下。

父亲说，“甲白，奴考，她是你们俩的阿姨，她将帮我们去拉萨。”

我听了后很高兴。看上去她好像二十几岁，穿着一件旧皮袄，但满脸的笑容，喜欢说话，她的名字叫如乃，是阿完地方郎果玛村的人。从那天起她和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在往返拉萨的路上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她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始终像母亲一样照看甲白哥和我。自从我能够识别别人的面孔的那一天起就没有领略到母亲的温暖和慈爱。在此一年里我从阿妈姨或是阿姨得到了母亲的慈祥 and 温暖。两三个月当中我对她产生了像亲生母亲一般的深厚感情，夜里当她搂着我睡觉时我悄悄地抱住她的脖子轻轻地呼唤说“阿妈姨姨，”她对我说，“奴考，好孩子，别叫我阿妈，叫我阿姨，好吗？”我说，“不好，只有晚上我叫你阿妈，白天不叫。”好，我的好孩子。”说着她爱抚着我，眼中流出泪水来。我一生无法忘记阿妈姨姨”。长大后我再也没见到她，没能报答她的恩情是我一生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

三，四天之后，我们从寺院出发到了村里。准备去拉萨朝圣的人一队队地分开驻扎在黄河边的一个河湾里。据说曲合玛地方有八十几户人家再加其他地方的三十几家，总共去拉萨朝圣的有一百多户人家。恭才舅舅家也在其中。营地的中央有很多荷枪实弹的男人，用草坯堆起来的巨大的桑坛*上煨烧了一个非常大的桑火，

桑烟和桑火在空中缭绕。煨完桑后头人家的一个管家说，“请你们听我说，明天我们要出发去拉萨。来自我们曲合玛地方和其他地方的加起来我们总共有一百多人家，从今天起不分你们村我们村，你们家的人或我们家的人，我们都在一个头人的领导下，如一个肚里的肠子，一个山上的野兽，必须有难同挡，明天领队的是我们家，其后各家一一排队列行，首尾要护行，谁家乱了队阵或是拖队了的话，要罚三十个大洋的款。每家必须派遣一名枪马两具的人前后左右护送队伍，遇到强盗时要反击，遇到偷窃者要抓获。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要行善，不能宰杀牛羊，不能猎杀动物，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些纪律的话，要罚五十个大洋的款。今年领路的是纳格仓家的多日考，果洛貝嘎，单身汉罗加三人。去哪儿，住哪儿，怎么走一切由他们三人决定。”此人宣布了很多有关去拉萨朝圣必须遵守的规定和制度。人们都纷纷高声相应他说，“明白了，我们遵守。”

晚上，父亲背着一个有支架的新枪，腰缠一袋子弹回来了。父亲高兴地说，我是领路的，所以头人借给我这支枪，给了我很多子弹，还有这个，我的枪被恭才舅舅拿走了。”说着给甲白哥和我看一个小望远镜。

阿姨说，“明早你很早要走吧？”父亲说，“从明天起我会很忙，求你多尽力，甲白可以帮你，奴考可以由我捎在马背上。头人很中意，我们家用不着排队，行动都自由。”

阿姨说，“你绝对不能把奴考捎在马背上，他由我来照看，如果不需要排队的话比较方便，太阳升起后慢慢出发，东西不太重，搭驮子的时候甲白可以帮忙。”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领着队伍出发了，我们等到太阳升起后开始上路，快到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休息的地方。早晨阿姨给牛们搭驮子时甲白哥帮她，有时邻居们也过来帮我们。由于我们行走时不用像其他人一样排队所以比较方便，再加上父亲有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自然很高兴。同行的人们知道父亲是领路的，周围的人和护队里的人常常帮我们搭掉下来的驮子。阿姨经常徒步走路，甲白哥和我骑一匹老马，偶尔，我和甲白哥轮流和阿姨骑着马走。

第三十三节 阿尼玛卿山和扎陵湖和鄂陵湖

今天，阿姨骑着马，我和甲白哥各自骑在背上有驮子的牛上。到了中午，人们在前面的一个山口上煨了一个很大的桑。

我问道，“阿姨，甲白哥，前面有人在煨桑，我们需要煨吗？”

阿姨说，“需要，男子汉到哪儿都要煨桑。到了山口你们两个也煨桑。”

很多人在山口煨了桑。远远望去在右边有一座直插云霄的高山。

甲白哥说，“看呀，那是玛卿邦扎大山，真雄伟！”

看到玛卿邦扎大山，我心中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玛卿邦扎大山呀!”从小我就听到大人们煨桑时呼唤他的名字，今天终于亲眼拜见了。太阳照射在玛卿邦扎山顶上，远远望去仿佛一座用水晶铸成的经塔闪射着光芒。据大人们讲，玛卿邦扎大山是世界南部的总护神。人纷纷朝玛卿邦扎山磕拜，我们也磕拜了玛卿邦扎山。煨桑的人们高声祈祷并呼喊玛卿邦扎大山的名字，顿时，千古安宁的山川之间喧响着人们虔诚的祈祷声。甲白哥也一边煨桑一边高声祈祷说，“玛卿邦扎大山，九重岩山如角，十八道沟壑缠绵，一千五百条泉源滔滔。。。 ”我的护神也是玛卿邦扎大山分支的一个叫做玛卿贵勒的山神。我不知道念桑经 也不会祈祷，只是散发着龙达口里高喊说，“咯咯索索，拉加罗。”我们捡来石头放在山口的堆布上。煨完桑我们又开始前行。

中午，我们到了一个陡峭的山涧。突然，从前面传来很多枪声，队伍顿时停止了前行。枪声依然很剧烈并且跟我们越来越近，我们附近的护卫人员占领了两边的山崖。后方的五十几位护卫冲到了前方，我看到父亲也在其中，我喊道，“阿姨，甲白哥，你们看，阿爸在后面。”阿姨祈祷说，“三宝保佑！”父亲他们刚冲到前面，四处又响起剧烈的枪声。我心想，“肯定是遇到强盗了，不知阿爸怎么样？”阿姨过来把我抱在怀里，她眼中流着眼泪。她在哭泣。我想，“阿姨和我想的是同一件事”。

不久枪声中断了，队伍又开始行进。我们往前走了一会儿便看到父亲和几个同伴在等着我们，我跑过去抱住了父亲。父亲手上有血。

“天哪，你受伤了！”阿姨喊着跑了过来。

父亲说，“不是，我替伤员包扎伤口，说是果洛的强盗，大概有二十几个人，打死了三个人和六匹马，还打伤了两个人其余的都跑了。我们方面三个人受了点轻伤，行动上没任何影响。我们在这儿支起锅灶烧茶，喝完茶再走，顺便请你给那边两个果洛的伤员也给点茶。”

队伍排着队不停地朝前走去，我们开始烧茶，父亲端着茶朝附近的土坎下面的伤员走去，我帮父亲给他们倒茶，父亲拌好糌粑喂两个伤员，其中一个伤员说，“谢谢，你真是一个好人，你名字叫什么，我不死得话总有一天可以报答你。”

父亲对他说，“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吧，等我们走了以后你们的人会回来。”

我看到在路的旁边有三个尸体，说话的那个人大腿被打伤了，另一个人的脖子打伤了。父亲替他包扎伤口，但他看上去快要死去的样子。我们留下他们朝远去的队伍赶去。

我问父亲，“阿爸，你不是在队伍的前面吗？”

他说，“今天我在队伍的中间，当强盗袭击我们时，我跑到后方去叫援兵了。”我注意到父亲的大半个子弹袋是空的。

我常常问我自己，“拉萨又多远？”甲白哥说，“我们赶上太阳的时候就会到达拉萨的。”太阳每天下午总是落入大山的背后，我不知道拉萨到底有多远，但我感觉到拉萨的确很远。每天早晨，阿姨给我倒了茶拌了糌粑，我们三人吃完早饭，等我起床后，阿姨和甲白哥将帐篷拆下，叠起来驮在牛的背上。我把老马牵到了一个土坎下面，备好马鞍。要是没有土坎，我是没办法备马鞍的。等他们两把东西驮完后，我们又开始上路。

我们这样大概走了一个多月。天气好象是秋季，可我们到达的地方已经开始下起了雪。有一天当我们翻过一个山口时，仿佛是一块蓝天掉到了地上，一个巨大的湖泊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右方。阿姨说，“这可能是扎陵湖或是鄂陵湖当中的一个。”我们沿湖整整走了一天，傍晚翻过一个山丘时，前方出现一个更大的湖。我不由自主地喊道，“天哪，这里又有一个大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见湖的时候心中总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晚上父亲说，“今天早晨看到的是扎陵湖，这个是鄂陵湖。这两个湖是黄河的源头”。

队伍在鄂陵湖边驻扎了两三天，每天不停地煨桑，护卫人员聚在一起开会。夜里父亲回来时他的子弹袋里又装满了子弹。

他说，“前面会有很多强盗，头人今天给我们分发了子弹。”

阿姨说，“你可要小心，万一你发生什么的话我们几个就等于是死定了。”

父亲说，“没事的，求你照看好两个孩子，不用为我担心。”

白天父亲带我们去湖边，我们发现一条很大的鱼死在湖边，我可以钻进死鱼的头部。离此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人家，阿姨和我走向那个人家去讨酸奶，走到附近时，突然两三条狗向我们跑来，我急忙从地上捡起石头，这时阿姨对我说，“别打，要不然他们不会给我们酸奶。”我稍微朝前走了几步后大声喊道，“我们是朝圣者，求你们给点酸奶。”站在帐篷门前的几个孩子朝我走来。我对他们说，“我们是朝圣者，求求你们给我们一点酸奶喝。”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阿妈，是朝圣者，他们在讨酸奶喝。”站在门口的一个女人说，“带他们上来，给他们茶喝。”我说，“我们不上来，请给点酸奶吧。”那女人拿来一大木勺表面上撒有奶酪粉的酸奶。她问我说，“你有没有木碗？”我急忙把帽子伸过去让她把酸奶倒在里面。那女人又让那个女孩端来满满一勺酸奶倒进我的帽子里。我用舌头舔洒在帽子外面的酸奶，孩子们摸着我的头和耳朵并笑着往我的脸和额头上抹酸奶。女人急忙止住他们。我取下插在帽子里面的一根针对女人说，“非常感谢给我酸奶喝，这个给你，它是从拉卜楞买来的针。”女人看见针后很高兴，她让女孩从家里拿来一点酥油送给我并问我说，“这针又卖的吗？”“没有。”我回答说。她呼喊站在远处的阿姨说，“上来吧，请你们母子两个到我们家里喝茶。”阿姨回答说，“谢谢，不用了，你给孩子酸奶，愿你来世生在天堂。”说完我们带着酸奶回到了父亲和甲白哥所在的地方，我们面湖坐在地上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酸甜。

父亲望着远方如有所思地对我和甲白哥说，“以前我们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由于村子内部发生纠风，你们的奥洛姨妈不幸在湖边的那座山脚下被打死了，头人罚了打死姨妈的人三百个大洋，我们把钱全部奉献给了大昭寺。。。。

太阳落下了山，风吹刮着已经变黄的野草。我们手牵着手慢慢朝桑烟缭绕的营地走去。

第三十四节 交易

朝圣的队伍又开始出发了。

阿姨对父亲说，“听说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父亲说，“没事的，他们当中几个是我的好朋友。”

中午，队伍终于到达了休息的地点。父亲带来一个两手没有指头的老头，老头把马鞭拴在手臂上，背着一支用银子镶起来的长枪。他抽烟的时候用两只手掌夹着烟嘴抽，他们两个吃完中午后一起走了。晚上父亲带回来酥油和奶酪，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来的老头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叫无指豪日門，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他。”甲白哥说，“他好记，他两手没有指头。”父亲说，“他是这个地方很有名的强盗，跟他说好后就就不用为这里的强盗担心了。”

今天太阳格外的热，朝圣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当我们来到一个山脚下时看到了两三个人家。

阿姨对我说，“奴考，你手头不是有针吗？去换一点酸奶来好吗？”

我说，“好的。”并对甲白哥说，“如果狗来的话你要帮忙，不然我会被咬着的。”

甲白哥说，“阿姨和我在这里看着你。”

我走到附近向那些人家招手，站在门口的几个孩子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我说，“阿姨，我是去拉萨朝圣的，能不能给我一点酸奶？”一个女孩从家里拿来一碗酸奶，我把酸奶倒进帽子里并把碗里的酸奶都舔干净。女孩好奇地问道，“不把酸奶喝掉为什么倒进帽子里呢？”我告诉她，“我不能一个人喝，回去要跟阿妈和甲白哥一起喝。”她说，“你先喝吧，我去再给你拿来。”说完从家里拿回来一大勺酸奶。我喝了半碗酸奶，把剩余的倒进了帽子里并拿出一根针说，“阿姨，谢谢给我酸奶，我是个朝圣者，没什么送给你，这是从拉卜楞买来的货真价实的加斯针，请把收下。”说完我起身准备走。那女人又让女儿从家里拿来一羊肚酥油。她说，“孩子，这里的一半酥油你在路上吃，一半请添入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的

酥油灯里。”我说，“明白了，阿姨。”说着我又给了她一根针，然后返回到了阿姨和甲白哥所在的地方。那女人和她的孩子们一边向我招手一边说，“好孩子，祝你一路平安。”

我们又喝到了酸奶。

晚上我们到达了驻扎地，“奴考，我们到我的朋友家去串门。”说着父亲把我捎在马后面一起去拜访他的朋友。在一个山脚下我们看到两顶牛帐篷，父亲对我说，“奴考，这又是一个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名字叫盖巴切赛木，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到了那个人家，父亲和他的朋友开始热情地交谈，他们家里有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来到我身边与我说了很多话但大多数我听不懂。他们在一个小碗里高高地堆放了糌粑给我，我不知道怎么拌糌粑只好用舌头一点一点地舔堆起来的糌粑。两个孩子看到我舔糌粑的样子笑得在地上打滚，于是他们的母亲过来帮我拌糌粑。她还给我盛了一碗酸奶，我喝了一半把剩余的一半装好小心地揣进怀里。那家女人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把酸奶喝完却装进怀里？”我说，“带回去让阿姨和甲白哥喝。”“好孩子，这个你自己喝，阿姨另外给你准备带回去的。”我们临走时，那女人给了我一羊肚的酸奶，半个羊肉还有很多酥油和奶酪。我给了她两三根针，她说，“这针真好，还有吗？”父亲对我说，“奴考，还有吗？有的话都送给她们。”我把插在帽子上的两三根针拔出来都给了她。父亲的朋友说，“哎呀，你把人家孩子的针都要了。”说着他给了我两个大洋，我对他说，“谢谢你。”他说，“以后到我们家来啊，你父亲和我是盟友，我儿子长大后你们两个也应成为盟友。”傍晚，父亲和我带着肉，酸奶和食物回到了营地。阿姨和甲白哥站在帐篷的门口等候着我们，阿姨看到我们便说，“哎呀，让我担心死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回答她说，“阿爸他们两个说话晚了。”我把所见所闻一一告诉给他们两个听。

今天，朝圣的队伍到达了卡雄谷地，人们说这个地方有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沼泽地，左边有一条从雪山上流下来的长长的河水，同伴们说这是卡日杂干热巴河。早晨起来时下了一点雪但天气格外的晴朗，没走多久，看到父亲在路边等我们，他走过来把弄到的红色的盐巴交给阿姨。

朝圣的队伍继续行进，我们看到在一个山边的两个丘陵之间十几匹狼在四处追杀一群羊。远远看去似乎有上千只羊。父亲带着身边的六，七个骑手边跑边喊道，“别打死狼，朝天开枪，那样可以抢救羊群。”甲白哥骑着交鲁老马跟着跑去，阿姨和我在原地让牛们吃草休息等待。父亲他们从山腰上放了很多枪后把狼群吓跑了。他们把羊群赶到了山下的平地上，又有几个骑马的人赶了过来，据说他们是羊群的主人。没过多久，我们的人每人马后捎着一只死羊回来了，甲白哥也捎回来一只死羊，我们当场把羊皮剥了后灌了血肠和肉肠。甲白哥说，“这个村有上千只羊，昨晚下雪，羊被狼群赶走，直到今天早晨才发现，人们跟踪追来时三百多只羊已经被咬死，一百七十多只被咬伤。我们把抢回来的羊赶去交还给了他们，他们非常感激，并说要给每个人两只死羊，父亲告诉他们每人一只羊就可以，这不，我们每人带回来一只羊。”傍晚我们在驻扎地烧了茶，煮了肉，全家人坐在帐篷门口吃晚饭。父亲说，“你们看，我们右手边矗立的那个黑色岩山是卡日俄格卓玛，虽然说山不太高但非常有名。”一路上父亲把所见到的山水地名介绍给甲白哥和我，并要我们记住这些名称。甲白哥一一记住了这些名称，但我只记住了一两个比较有名的山水的名字。父亲还告诉我说，“在路上眼睛要看四周的高山，并记住这些山名，每次翻越山头时一定要回头看，要记住刚才经过的路。记住这些山名地名将来会有用的”。我问父亲，“阿爸，今天你们把狼杀死了吗？”父亲回答我说，去拉萨朝圣的路上不许伤害任何鸟虫野兽和动物，杀死一个会造孽千倍，要是平时杀几匹狼是很简单的事”。“有多少匹狼？”我又问。“好像有三十几匹”。我也听说过在朝圣的路上杀生的话罪孽会增加千倍的说法。

早晨，我们在路上不时地看到很多狐狸，狼，鹿，羚羊和狗熊等动物。有时这些动物从我们身边走过，但令人高兴的是没人猎杀它们。不过遇到强盗的时候往往会杀伤很多人马，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害怕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害而忘记了罪孽会增加千倍，或者迫于无奈不得不杀伤的缘故吧，不然谁也不愿意在没到拉萨以前造千倍的罪孽。

第三十五节 阿浅滩上的狼队

我们在经过玛雄，亚雄和卡雄等草地的时候远远望见几头野驴，但没能在近处清楚地看到。最近几天却遇到很多在俗话中描述的，“口渴时不喝洼地的水，是白唇野驴的性情的野驴。野驴是一种身体矮小，头部比较大，下部有一线白毛，从远处看去像毛驴的动物。它们行走时一个跟着一个排成长队，吃草喝水时总是排成圆圈，每一群少则五十头，多则一，二百头左右。公野驴总是走在前面，母野驴和小野驴总是温顺地跟在后面。这个地方的野驴一点也不惧怕人，它们有时穿越朝圣的队伍而过，相反，队伍中的马在近处看到野驴时反而有点惊怕的样子。草地上到处都有野驴的粪，因此我们到了此地后便开始用野驴的粪和一种叫布道拉灌木根作燃料烧火。

今天中午我们在一个山谷中看到了一群野驴，大概有五百头左右。朝圣的人们纷纷惊讶地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么多野驴，这地方简直是野驴的世界！”几个护卫人员对队伍中的人们说，“把自己的马匹看好，别让它们跑进野驴当中，否则无法把马牵回来”。我心想，“这地方的确是个动物的世界，羚羊象羊群一样到处都是，野驴又这么多，前几天一路上看到鹿，野牛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说不定前面会

有更多的动物呢！”偶然，在一个沙丘旁边的山岗上我仿佛看到一只羊。我对甲白哥说，“甲白哥你看，那个山岗上有羊”。他说，“那不是羊，是野兽”。当朝圣的队伍

到达山岗上时那里的野兽都纷纷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往山顶跑。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野兽们。天哪，真可怕，那根本不是羊，它们都是狼。狼群在山岗上咬死了十几匹野驴，正聚集在那里吃野驴。狼群的主要食物是野驴。有些朝圣的人说，“天哪，这恐怕是幻觉吧”！父亲走过来说，“怎么会是幻觉呢，往上看吧，那就是常说的狼队，你们看吧，大概有二，三百匹吧”。说着他跟我们一起朝前走。我问道，“阿爸，狼队会吃人吗”？父亲说，“狼队不会吃人，只要我们不惹它们的话，它们不会伤害我们的”。我听说过鼠队入侵的说法，但没听说过狼队。今天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远远看去好像是一群羊。甲白哥说，“至少也有三百匹狼”！山那边到底有多少匹我们还无法看到。阿姨说，“三宝保佑！如果这些狼群袭击我们的话，它们会把所有的人和牲畜都会吃掉的”。父亲对她说，“不会的，如果真的袭击的话，枪是无用的，必须要用打狗棒”。我问父亲说，“阿爸，您见过狼队袭击人的事吗”？父亲说，“我不仅见过而且有一次狼队袭击了我们去拉萨朝圣的队伍呢”。这时，大多数狼已经到达了山顶，有些一边用尾巴击地一边开始嚎叫。一个狼嚎叫后，十几匹狼嘴朝天跟着嚎叫起来。顿时，一股不可名状的恐惧油然而生。父亲急匆匆地告诉前后的护卫们说，“别惹狼，狼嚎叫的时候有袭击队伍的危险，千万别朝狼开枪”。朝圣的人们悄悄地一个跟着一个前行。有狗的人家牵着狗朝前走。当我们到达山口的时候，近百匹狼蹲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山岗上。看上去一点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样子，对我们好像视若无睹，而我们的恐惧却增加了几分，大家都默默无声地爬过了山口。到了山下面的河边，人们才安下心来。我们回头看时，只见山头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狼。那天几乎每一人谈论的都是有关狼的话题。

那天夜晚父亲在驻扎地给阿姨和我们三人讲述了他第二次给朝圣队领路时遇到狼队袭击的故事，“那次我们总共有四十几户人家，七十几个带枪的护卫人员。有一天，我们驻扎在一个叫曲麻加托桑循的地方。傍晚时分，我们的四周都有狼群跑动，人们恐惧地拿起枪支纷纷跑出各自的帐篷。驻扎在上部的人开枪打死了一，两匹狼。顿时，狼们开始用尾巴敲地，朝天嚎叫，于是狼越来越多。狼队袭击了上部营地并咬伤了几个人，咬死咬伤了几匹马和几头牛。与此同时，下营地的人们也开枪打死了几匹狼，于是，整个营地被狼队团团包围。我们也开始向狼队射击，没开枪以前，狼队只是绕着我们转圈但没有袭击我们，两匹狼被死后，狼队便开始向我们拼命扑过来并咬伤了几个人，几匹马和几头牛。看上去，至少有一，二百匹狼。夜越深狼队变得越凶猛，男人们继续射击，女人们拼命地用帐篷杆自卫。那时，有一个人从中部营地对人喊道，‘别用枪打，用打狗棒打或者把布块和毡块点燃反击’。我们放下枪用打狗棒，帐篷杆有些人点燃布块反击。没过多久，狼真的变少了，而且只是绕着营地转圈。那天晚上我们整夜没睡，早晨我们看到在营地外有几匹狼，但不再袭击我们了。那天晚上，朝圣者当中有十几个人轻重不同地被狼咬伤，我背部的皮袄被咬去一块，幸运的是没咬伤皮肉，咬死了七匹马，咬伤了十几匹，据统计，我们总共打死了十八匹狼。后来人们说，昨天朝圣队伍中的两匹狗在路上咬死了两匹狼仔，狗的主人把狼皮剥了后留了下来。母狼跟踪朝圣队伍来到了营地并用尾巴击地，嘴朝天嚎叫后把狼队召集过来。但是，如果没有开枪打死狼的话，据说狼队是不会袭击营地的，我们由于无知开枪打死了狼，于是狼队便袭击了营地”。

那天夜里我没能安静地入睡。我睡在阿姨的怀里，她不时地安慰我说，“好孩子，不用怕，安静地睡啊”。我梦到很多狼袭击了我们，很多马被咬伤后到处都在流血。我大声喊着“狼，狼”突然从梦里惊醒。

阿姨埋怨父亲说，“你尽讲些可怕的事，让孩子害怕了”！父亲说，“没事的，我的儿子很勇敢，哪能被这么一点小事情吓住，过来，到这儿来，让阿爸搂着你睡”。我爬起来钻进了父亲的怀里，不久便呼呼地睡着了。

第三十六节 失明的狗熊

朝圣的队伍继续前行。今天由于刮大风，到处尘土飞扬，路途非常难行。队伍走出一个长长的沙沟，在沟口渡过一条河再沿河往下游走去。我们在右边看到一个直插云霄的山峰，父亲对我们说，“那座山叫额日瓊雪高考。走了一段后，我们在河对岸的右边看到一座有三个山峰的大山顶立在空中。父亲说，“那座山叫拉日千松”。再往前走了一段后，队伍到达了一个两条河水汇合的地方，一个高大的石碑树立在河水会集的地方。石碑上雕刻有很多嘛呢经和格尔萨王史诗中的三十位英雄的形象。朝圣的人们朝石碑磕头并绕石碑转行。旁边的石碓之间的牛毛帐篷里有几位僧人和很多石匠。我们走到他们附近时遇到一位反穿皮袄，腰插一把短剑的小石匠。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喝茶，我们跟他到了家里。他们是一个贫穷人家。我们坐在他们家帐篷旁，小石匠的母亲给我们端来茶，我们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小石匠的母亲说，“人们称我们石匠家，这是我的儿子，名字叫普玛”。普玛接着说，“从果洛来的朝圣客，你们有什么要卖的吗”？甲白哥回答他说，“我们是去拉萨朝圣的，没有什么可卖的”。他问，“那么你们有什么要买的吗”？甲白哥回答说，“也没什么需要买的”。他说，“那好，如果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只管告诉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帮你们的忙，我叫普玛，没人不知道我们石匠家的”。阿姨问到，“这是谁的地方”？普玛说，“这是我们布捷人的地方，今天晚上你们会到达色布甲欠交界口的汉人营地”。

那天晚上我们驻扎在色布甲欠交界口汉人营地的河对岸。那个时候要去拉萨的话需要得到汉兵和布捷头人的许可，所以我们被阻滞在那里了。第二天，朝圣的

人们都到河对岸汉兵营地去买东西。父亲和我们也去了，当我们到达河岸时很多朝圣者来找我父亲。他们向他诉苦说，“汉兵和这儿的人们把我们的枪支给抢走了”。父亲立刻派人通报我们的头人，然后带着在场的八九个带枪的护卫直接向汉营走去。突然，五六个穿灰色军服的汉兵和两三个带枪的藏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威胁我们说，“交出你们的枪支弹药”！父亲跳下马背，向汉兵走去，他们立刻把子弹推上堂，没有枪的人抽出刀来。父亲说，“我们是玛曲曲合玛的人，如果你们不把我们的枪支弹药立刻归还给我们的人，我发誓，今天我们要让你们有戏可看”。当时，我们有十五个左右带枪的人和五十几个男女。汉兵和布捷的人们开始慌慌张张地往后退，我们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没让他们逃走，人们大声地呼喊。阿姨紧张地对父亲说，“我求求你别打仗，头人马上就会到来”！父亲说，“用不着打这些汉人狗屎”！这时从河边传来人们的喊声，大约一百多个骑马的人，有人朝天放着枪涌了过来。父亲和其他人已经从汉兵和布捷人手中夺下了枪支，与此同时，朝圣队的护卫们也冲过河来把汉兵营包围得水泄不通。不久，几个汉兵军官，布捷头人的管家米玛和米玛的秘书一个叫三巴顿珠的瘸腿老头手捧哈达到我们头人面前道歉，他们把早晨抢去的枪支都归还给了我们，我们也把刚才没收的枪支和扣押的汉兵归还给了他们。人们依然高呼说，“摧毁这个汉兵营”！有人甚至用刀把一，两个军营的帐篷给划破了。看上去军营里大概有十几顶帐篷，五十几个官兵和工作人员。如果跟我们的护卫打起来的话恐怕不是我们的对手。幸好，我们的头人下命令说不许打仗，我们的护卫们都撤离了。我心中想，“托三宝保佑，差一点开火，现在好了，敌我双方都平安无事了”！

我们的头人带着几个人到布捷头人家去了，汉兵和工作人员都钻进帐篷里把门拴紧了，帐篷外面连一个汉兵都没有。河岸上有一个很大的帐篷，里面是汉人开的商店。我们从商店买了茶叶和一些糖果。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小石匠普玛。父亲问他说，“孩子，你们家里有没有口比较小的牛”？他说，“我们家有很多小口牛，干什么”？父亲对他说，“我们家的一头老牛由于蹄子磨坏了不能走路，能不能与你们家小口牛交换呢”？他说，“可以交换”。“那么，你今天晚上能不能牵过来呢”？小石匠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父亲说，“这些龟孙子，不知他会不会来”！晚上普玛牵着一头小牛来了，我们将恭才舅舅家的老牛与他的小牛交换了。临走时小石匠对我说，“哎，果洛来的小子，我们已经是交易伙伴了，以后如果经过此地一定要到我们家来做客啊”。我回答他说，“好的，我们会回来的”。他牵着老牛走了。

今天早晨汉兵营和布捷头人给了我们通行证，于是朝圣的队伍又开始上路了。那天下了一点雪，远处有一座很高的雪山，在雪山的后面又有一座高山。父亲说，“孩子们，你们看，那座灰色的高山是色包豪达杂甲山。它背后的那座高高隆起的山叫扎比扎拉德合泽山，它是东念错地方的山神”。中午，当我们到达一个叫额芒盖库的石峡的时候，突然从前方传来狗的叫声，远远望去，在一个石山前面很多骑马的人在围观什么东西。我心想，“又发生了什么事！”到了附近，前面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走近前去观看时发现在石山下面有两只大小不同的狗熊。大狗熊站起来在吃一块包酥油的羊肚皮，小熊座在旁边啃一块骨头，看起来它们好像是母子两个。在它们旁边扔有很多干肉，羊肚，奶酪等食物。阿姨对我说，“奴考，别靠近，不然会伤害你的”。有人说，“这个大狗熊是个瞎子，它不害怕人，给什么它就吃什么”。前面的朝圣者给了它们很多食物，一两批狗在它们旁边叫唤，但两个狗熊依然吃着食物，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我说，“甲白哥，狗熊不吃人吗”？他说，“这儿的狗熊不会吃人的，特别是这个狗熊，它眼睛是瞎的，不会吃人”。我又问，“我们要不要给它们一点食物”？他说，“我们给它们一点奶酪吧”。说着阿姨和他们两个在狗熊的面前撒了奶酪后走了。我回头看时，只见两个狗熊依然站立着在吃羊肚皮。后面来的朝圣者也在看两个狗熊。我心想，“要不是去拉萨朝圣的话早已有人把这两个狗熊给打死了，今天人们没打死它们是因为慈善心，但是，真可怜，没有眼睛的话，那狗熊迟早会饿死的”。

那天到达驻扎地后，父亲把我捎在马后说，“我们两个走”。阿姨说，“天快黑了，小心你会伤害孩子的”。父亲对她说，“我们要去舅舅家，一会儿就回来”。阿姨说，“快回来，别等到天黑”。我们走进了一条河边的山沟，其他朝圣者看不见此上沟。父亲说，“我们去猎羚羊”。我问，“阿爸，不是不能猎杀动物吗”？他说，“只有我们两个，其他人不会知道的”。没走多久，在那条山沟的南面有五十几头羚羊在吃草，我牵着马观看，父亲悄悄地向羚羊走去。前面的羚羊看到父亲后并没有惊跑，只是走到另外一头羚羊的背后观望着，这时枪响了，不久，我牵着马走到父亲所在地。父亲已经把羚羊皮剥完后把肉切成了小块。我们带了满满一褡褢的羚羊肉回到了驻扎地。阿姨和甲白哥在门口等候着我们。我们开始吃煮熟了的羚羊肉，阿姨对父亲说，“别在造孽了，我们又没有饿肚子”。父亲说，“好的，以后再也不会杀的，杀一头是没关系的。两个孩子，你们要念嘛呢经啊”。我们念了很多嘛呢经。后来父亲又杀了几头羚羊和黄羊，我们总是一边吃肉一边念嘛呢经。

我们越往前走遇到更加广袤的无人区，到处都是野驴，黄羊，鹿，羚羊，盘羊，狐狸，青蛙，狗熊，狼等动物，尤其是昨天下午，我们从近处看到了被称作野牛的动物。我们到达一个沙丘时，看到上面有两群野牛。其中一群在上方的山腰上吃草，大概有一百来头左右，山的下部有一群野牛正在岩石当中行走，大概有二百多头。我们距离这些野牛很近，每头野牛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些野牛很大，它们头上的双角既粗又大，大部分是黑褐色。我仔细看时发现其中几头脖子上系有绳索的牛。我说，“阿姨，甲白哥，它们当中有牛”！甲白哥说，“可能是这地方的牛混进

了野牛群。马混进野驴群后难于抓回，牛混进野牛后也会抓不到的”。甲白哥和我轮流朝野牛群大声呼喊，野牛们听到后有时惊跑一阵后又慢慢地爬上山去。今天我终于在近处亲眼看到了“饿了也不吃沼泽地里的草的高傲的野牛”据说朝圣的人们在去拉萨的路上看到死野牛的头或从远处看到少数的野牛外，从没像今天这样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么多野牛。

有一天我们走过一个山谷，在一个山丘上堆放了很多野牛的头。上面挂了几面经幡组成一个喇则。甲白哥和我坐在一个野牛头的两角之间。甲白哥惊讶地说，“天哪，世上居然有这么大的野牛”！这个地方的人家里有用野牛角做成的奶桶，水桶等器具。小石匠普玛曾说，“如果杀死一头大野牛的话光肉就有八，九驮。最厚的野牛皮大概有四指厚，用来做靴底的话够穿一年”。他说的也许是真的。他还说，“小伙子，如果受伤的野牛袭击人的话是难于对付的，会把人踩死。如果被受伤的野牛舌头舔的话会把你的皮袄和肉一块撕下来。你们往前走的话会看到很多野牛，从近处看的话，有时候你能看到有些野牛的双角上挂着人的干尸体。无论你遇到什么都没事，但千万别遇上受伤的野牛”。听着他的话，我真有点毛骨悚然。今天我仔细看时，除了一些脖子上有缰绳的以外并没有看到两角上挂干尸体的野牛。夜里，父亲回来后我们给他讲了今天看到的野牛的事。我问父亲，“阿爸，受伤的野牛真的会伤害人吗”？父亲回答说，“阿爸没杀死过野牛不过听说受伤的野牛袭击人的话是难以还击的。以前阿木曲乎的人去拉萨朝圣的时候，七，八个年轻人暗地里射伤了一头野牛，于是这头野牛袭击了他们，七八个枪手没能对付这头野牛，最后两个人和三，四匹马被挑死，野牛把其中一个年轻人挑在角上逃走了，人们连他的尸体都没得到。据说第二年他们从拉萨回到原地四处寻找时发现了一个挂有人体上部的野牛头以及步枪的支架等物”。父亲讲的故事更让人害怕，尽管当时是夜晚但我的背部有一种热辣辣的感觉。阿姨对我说，“奴考，到阿姨这里来”。我站起来跑过去抱住了阿姨。阿姨对父亲说，“你为什么要吓唬孩子呢”！父亲却说，“我儿子长大后要杀野牛，没什么可怕的”。我问父亲，“阿爸，如果野牛受伤的话应该怎么办”？父亲说，“据说要等到野牛接近埋伏地的时候对准它的额头开枪，要么对准心脏一弹击毙，总之，决不能让受伤的野牛逃脱，如果不能打死受伤的野牛的话人们必须想方设法逃走，野牛看不到人马时它的愤怒会平息下来要么死掉，要么自己会离开。一定要在远方耐心地等待，别说是走近受伤的野牛，就连受伤的野驴也会袭击人的”。

今天朝圣的队伍到达了一个很大的沙滩，那里有很多黄羊，特别是很多羚羊在朝圣队伍行走的附近“嚓嚓”地吃着草，对于几百人的朝圣队伍它们丝毫没有显出害怕的样子。上百头羚羊在离我们很紧的地方悠然自得地吃草。

原来羚羊是这么一种动物，其大小与鹿相近，毛色呈灰，公羚羊面部为黑色，头型狭长，下巴尖细，黑而细长的两角从头顶并排长出。母羚羊却只有很短的角。通常，公羚羊总是一群一群分开单独活动，母羚羊则时刻和子羚羊守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受到朝圣队伍的惊吓，今天所有的羚羊都混杂在一起。在这片沙草地上共有五，六群，每一群有三，四百只。据说羚羊跑起来非常快，而且越跑越快。父亲说，“羚羊腋下和风袋，跑着跑着，当风袋鼓起后，就会飞一般快”。在一座山丘背后，我们又遇到了一群羚羊。甲白哥和我朝它们大声叫喊，可羚羊们似乎并不在意，时而抬头望远，时而低头吃草。那儿的羚羊可真多啊！这一群至少有五百只左右。阿姨说：“天哪，怎么这么多羚羊？这些羚羊的主人是谁？”父亲回答说：“这还不算多，我们再往前走，会碰到一个叫娄赤娄马的地方，那儿的羚羊才算多，有成千上万只呢。这儿的山神是这些羚羊的主人。”这时，我们看到在一群羚羊的周围有三四十只小羚羊在来回蹦跳玩耍，不时有很多野驴夹在羚羊群当中左右穿行。羚羊们似乎没有看到有这么朝圣的人在附近走动，只管吃自己的草，喝自己的水，根本没有一点惊恐的样子。朝圣队伍中的枪手们看到数目如此之多的羚羊，手都有点发痒但没有一个人敢开枪。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杀一头羊，其罪孽会加千倍，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头人已经下严格的命令要重罚猎杀动物的人的缘故吧，除了父亲和我以外，既没有看到也没听到有一个人猎杀动物。我们杀羚羊的事儿只有甲白哥和阿姨知道。杀羚羊的罪孽只好由我们一起承担了。其实在前往拉萨的路上有很多被狼咬死的黄羊，鹿，尤其是羚羊，公羚羊之间的内斗也导致很多伤亡。作为朝圣路上的一条规定，白天无论是谁家捡到了死动物，夜里都必须放到桑台前，将其肉平分给各家。另外，不论谁家死了牛，也要将牛肉分给各家各户。再有，无论捡到任何东西，也要将其放在桑台前，以便失主认领。我有一个木碗丢了三次，每次都在桑台前找回，后来人们都知道那是我的木碗。

我们的队伍到达了一个经常下雪的地方。今天早上雪又开始下起来，父亲说：“今天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我骑在他身后的马背上。我们到了一个岩石山口，朝圣的队伍继续前进。突然，前方传来几声枪响。这时，我们看见对面山崖上有十几匹狼。父亲说：“可能是前面的人想用枪吓跑狼。”阿姨问，“路上的狼如果不用人们惊吓，会跑掉吧？”父亲回答说，“如果是在吃猎物，也许不会跑掉，尤其是狼队不会轻易地离开。”阿姨又问，“不是不能朝狼队开枪吗？”父亲说，“白天也许没事。”话音刚落，我们又听到几声枪响，山崖上又出现了二十几匹狼。甲白哥惊慌地说：“阿爸，是狼队！”父亲怀疑地说，“不会是狼队吧？”说着他走向前去，当我们走到山口，右手边的小山沟的山崖下，几个骑马的人和两三个僧人，正在围着山崖观看。这时果洛贝嘎一边挥手，一边朝我们喊道，“喂，多日考，你快到这里来。”父亲和我走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阿姨和甲白哥跟着朝圣的队伍走了。这时山崖上的十几匹狼依然蹲坐在地上不动。到了山崖边我看到山崖下好像有个死人，旁边的雪都被鲜血染红了。父亲从马上下来，走到尸体旁，围绕在山崖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从马背上下来的。由于父亲牵着马，所以我从很近的地方看到，原来他们围观的并不是一个死人，而是一个怀里抱着未满周岁婴儿的女人。她头发蓬乱，浑身都是血，身上穿着的双层布袍从腰带以下几乎寸片不剩，她的背部，大腿以及手背上的肉已经全部被狼撕完，身旁的雪地上到处都是被狼群撕咬下来的碎肉片，肋骨之间的肉也被撕完。肺部也受到狼群攻击，每呼一口气，肺上伤口的洞中就会往外吱吱冒血。身前身后鲜血淋漓，被血渗透的衣服变得僵硬。她左手紧贴着胸膛紧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握着一条镶有银子的腰带。这个女人两眼直直地盯着父亲，奇怪的是她抱在怀里的孩子浑身被血浸透，却没有哭泣，无辜的双眼望着父亲的脸。这时围观的人们当中有人说，“我们看到时，狼队在撕扯她，她用腰带反击，我们用枪吓跑狼队，走到她旁边，但谁也不敢从马上下来接近她。当父亲走近她身边时，她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她用手指着怀里的孩子，又把拇指举起来，似乎在哀求我们把孩子带走。父亲从她怀里把孩子接过来，擦去孩子脸上和身上的雪。孩子是个男孩，身上没有半点伤。果洛贝嘎说：“如果孩子没事，我带走，头人家会抚养他。”父亲把孩子放到贝嘎手里。贝嘎把孩子放进自己皮袄里，跟着僧人们一起走了。那女人目送着他们的背影，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一边流泪，一边向父亲竖起大拇指。留在后面的有五个人，其中有个人说，“真可怜，她不可能立刻死去，狼队会回来吃她。”另外一个人说，“不能留下她，应当等她死后再走。”这时那个女人连抬头看的力量都没有，却一再朝父亲竖起大拇指，再用手指着父亲的枪，顿时在场的人都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女人是在请求父亲结束她的生命。有人说：“甘珠尔经！怎么能用枪打死她，我们还是等她自己死。”另外一个人说，“还是打死的好，不然狼又会来吃她”。那个女人眼睛里流着泪，又向父亲竖起大拇指。恭才舅舅说，“多日考，还是让她尽快咽气的好。”父亲默默地端起枪，将子弹上了膛。其他人纷纷散开，那女人艰难地抬起头，看着父亲，再次竖起大拇指。突然，父亲把枪放下来，“赛云，我下不了手。”说着，他走到那女人的旁边，用布片盖住她的身体。她身上已经不剩什么肉了，肚子里的肠子都已经泄露在地上。我不由自主地心想，“三宝啊，她这样都不死，是因为担心孩子，真可怜。”这时父亲高声地对那女人说，“你不用担心孩子，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的头发带到甘丹寺的天葬台。”那女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向父亲竖起大拇指。舅舅催促父亲：“不管怎样，快让她断气，嗯嘛呢吧呢哄，那样要比被狼吃了好得多。。。。。”还没等舅舅说完，我们便听到一声枪响，我看过过去时，只见那女人的头部已经被子弹击中。人们都开始念嘛呢经。父亲从腰间抽出刀子，把那女人的头发割了一点，装进怀里。我们骑上马，和伙伴们一起上路了。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流着泪水。

上路没多久，我忍不住回看时，只见那女人所在的地方，狼群已经簇拥而上。我紧紧地抱住了父亲的腰。一路上怎么也无法忘记那女人的脸和父亲的眼泪。父亲不知道有多少次杀过人盗过马但他没流过眼泪，今天那女人的微笑肯定使他留出了眼泪。

朝圣的队伍越往前走天气变得越冷。晚上父亲说，“再往前走，有时会遇到寒流的，你们要注意”。阿姨问到，“什么是寒流，我们怎么能知道寒流的到来呢”？父亲解释说，“寒流是一种非常严寒的气流，天特别冷的时候象雾气一样从远处灰蒙蒙地吹来，那时决不能前行，穿温暖一点的衣服在原地等一会儿就会消散的”。今天早晨，天气较冷，我们等到太阳升起后才开始上路，但太阳也没有多大的热量，于是我问阿姨说，“阿姨，这是不是寒流”？阿姨说，“不是，你阿爸说寒流像一种灰色的风，奴考，当你看到灰色的雾气时要告诉我”。我单独起着马一边看着前方有没有寒流一边走，没过多久便呼呼地睡着了。突然，我被甲白哥的喊声给吵醒了，“阿姨，那边有寒流”！远远望去，只见一道灰色的风刮过来。阿姨说，“那会不会是寒流，不管是不是，我们在此停下休息吧”。她把甲白哥和我从驮背上解下来，用父亲的皮袄将我们裹起来，让马吃草休息。朝圣的人们继续排着队往前走，不能停留下来。寒流侵袭过来，老天爷啊，真冷啊，刺骨的寒冷让马群无法吃草，一个后背对着寒流。阿姨说：“你们父亲的皮袄太单薄，会不会被冻死？”没过多久，这股寒流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消散了，我们支起锅灶烧茶，喝完

茶，我们又上路了。在路上，我们看到有些朝圣者的牛被寒流袭击而死，人们正在忙着剥它们的皮。有人告诉我们，“被刚才的寒流冻死的。”没有往前走多远，我们便看到一条很大的，喝起来有咸味的河，人们前前后后地渡过了河。我们到达河边后，阿姨将我和甲白哥各自单独捆绑在牛背上，她自己却骑着马渡过河去。我们是在黄河边长大的，渡河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再说这条河的河面也不宽。到达对岸时，前面的朝圣者也在那边休息。头人和恭才舅舅等很多人家的五六只小牛和马驹在刚才的寒流中冻死了。晚上父亲回来后，阿姨立刻问他说：“今天你受冷了吧？”父亲回答说：“没事。”阿姨又说，“明天把厚皮袄穿上。”“好的。”父亲回答。第二天，像往常一样，父亲把厚皮袄留下来走了。

太阳升起来了，天气格外地好。中午时分，朝圣的队伍遇到了一条青色的河流。我们沿着河流往前走，在后面的山头上有一大群鹿，看来大概有四五百只，有些在吃草，有些卧在地上，不时地看着前行的队伍。不久，我们来到了一片很大的沙草地，河流在这里形成很多弯。前面的人已经渡到了河对岸，父亲说，“这就是著名的治曲(長江)七水渡口。河水是青色的，昨天那条河是红色的。”到了河边，父亲和阿姨把我俩像昨天一样捆绑在驮背上。父亲问我们怕不

怕，我们说不怕。于是我们一一地渡过了七水渡口。在渡三四条小河时驮子没有浮在水面但在渡大河时驮子都浮在了水面。朝圣的队伍已经驻扎在河对岸，我们在营地把帐篷支起来后父亲带着我和甲白哥去找“杜阿特稀古”，我们沿着治曲河向下游走，在一座小岩石山，很多朝圣者已经在那里挖杜阿特稀古“，我们也和他们一起撬起岩石片，在下面找到很多多西。父亲告诉我们，这就叫杜阿特稀古，它们是一些像小鸟一样有头，眼睛和翅膀的石头。父亲说，到了家乡把他们放在帐篷上，它们会鸣叫的。”我找到了五个多西。我把两个给了阿姨。阿姨惊讶地说，“这东西怎么这么好看？可惜啊，应该多挖几个。父亲把自己找到的五六个全部给了阿姨，阿姨高兴地把它们全部裹在自己的腰带里。晚上，在桑台前，又分到了肉，甲白哥和我去拿了分给我们的肉，人们宰了两头牛，有个老头一边给肉一边对我们说，“嗨，孩子们，你们可要好好念嘛呢经呀，今天我的一头牦牛被河水淹了。”晚上，我们煮了肉，喝了肉汤。临睡前，父亲把帐篷的一角掀起来睡了，我睡在阿姨的怀里。到了半夜，突然听到一两声枪响，我醒来时看到父亲一边大声叫喊，一边冲到门外。这时突然从附近听到射枪的声音，父亲立刻扑倒在地，我以为父亲被枪击中了，不由自主地喊道，“阿爸！”父亲连射几枪后，爬起来向前跑去，这时，很多人也跑过来，在灯光下，大家看到有一个人站在与我们不远的水湾里。河岸上，还有一个被打伤的人。人们上前逮住了那个水湾里的人，扶着受伤的那个。父亲给他包扎伤口。问他们话时，他们说除了有一个人被打死在水湾里，另外还有两个伙伴。我们其中的一个老头说：“你这短命贼，谁让你今天落在纳格仓多日考的手里。”人们要给他叫帮手时，他自己喊道，“乌坚！斗嘎！”他的两个伙伴从营地中央的驮队之间站了起来。我们缴下他们的武器后放他们走了。他们把伙伴的尸体从水里打捞上来后，搀扶着伤员走了。这时我注意到这些贼都穿着腰筒上会有花纹的靴子。父亲说，“他们是年木措赫歇地方的人。”到了帐篷里，我们发现父亲的左肩被子弹擦伤，阿姨点燃了一块毛毡贴在父亲的伤口上。阿姨说：“你差点被打死了，那样的话，我们几个怎么办？”说着她哭起来。“正欠玛，你不要哭了。年木措地方的贼，没有一个胆大的，我还没有到死的时候。”

今天是渡过治曲河的第五天，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山谷。早晨天气出奇的冷，牛和马嘴边的泡沫都变成了冰块，一块块黄冰块挂在它们嘴边，看起来非常滑稽。到了中午时分，从队伍的前面传来停止前行的号令，于是大家停下来等待，不久，在我们所在的岔路口，有一群狗熊爬上了山，人们非常惊慌，有人说是熊鬼，也有人说是熊队。我们的牲畜被吓得的惊慌不安。很多人，高声喊叫，有些人敲击锅盆，无论怎么做，狗熊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爬山。不久，又有一群狗熊从山下悠然自得地爬向山顶。这时我也开始有点害怕了。不由自主地想，“这么多狗熊难道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吗？”“这时，前面的牲畜由于恐惧而跑回我们的队伍。由于惊吓，很多牲畜混杂在一起。人们纷纷议论说，“今天不会惩罚没有管好自己牛马的人吧？”“人们开始生起火来把布料点燃后用烟来熏。那样做似乎起了一点作用，狗熊们抬起头用鼻子四处嗅。没多久，它们开始用前掌刨地，挖石块，但并不离开。这时父亲走到我们旁边说，“在前面的草地上狗熊在挖蕨麻，我们的路被挡住了，我们朝天开枪，喊叫，但是它们还是不走，我们点起火后，它们才慢慢往山上走去。不用等很久，队伍就可以重新出发。”这时我们对面的山上有十几头狗熊在慢慢往上爬。山下还有狗熊在爬行。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但看得见有些母熊带着小熊，有些公熊有牛犊般大小，巨大的头部约有一肘长，远远望去相当可怕。山下的狗熊都是母子成对，当它们转过身子时，屁股鼓鼓的，并不可怕。不久朝圣的队伍陆续前行，前面有一片平滩被狗熊挖的到处都是坑。山边还有几头在翻地，对身边经过的人们却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们终于从狗熊的危险中解脱了。

去拉萨的路程是如此漫长，河水是如此湍急，山又是这样地险峻，寒流是这般刺骨地冷，而盗贼又是如此之多，在这条朝圣的路上既要忍冻挨饿，又要遭受各种恐惧，这真是一条充满惊险的道路。拉萨啊拉萨！无法企及的拉萨！你在哪里？

今天早上又下了雪，但这并没能阻止朝圣的队伍前行。我们要通过一个峡谷，路上到处都是巨大的卵石，非常难于行走。到了中午，我们终于越过了一座山口，我们的队伍到达了一个平滩。雪越下越大，狂风又开始刮起来把前面队伍留下的脚印扫得没有痕迹，人们不得不在暴风雪中互相呼喊，寻找道路。前面的队伍传下话来，要全体慢行，一个人紧跟着一个以防掉队。忽然，前面的人们停止不走了。雪依然在下，后面的队伍只好等待。过了一会儿，队伍又开始慢慢地移动。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时，看到头人家的几个僧人在念经，父亲也在他们当中，我喊道，“阿爸！我们到了！”父亲看见是我，走过来问道，“你们冷吗？”

甲白哥回答说，“不冷。”

我们问父亲，“你们在干什么？”

“路上有几个死了的行人，僧人们在为他们做法事。 我看过去时，只见两个被冻死的僧人和一个老头背靠着背坐着。他们的下身已经完全被雪掩盖。 我们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又开始上路了。 父亲也跟着我们一起上路。他骑着马，把我抱在怀里。甲白哥看见后说：“阿爸， 奴考喜欢自己骑马走，这样抱着他， 你的手会冷的。”

“没关系，我不冷。” 父亲回答。

阿姨说，“多日考，你不穿厚皮袍吗？”

父亲说，“现在还不用，不很冷。”

阿姨有些不耐烦地说，“这雪怎么下个没完没了？” 下午，雪下得越大了， 朝圣的人们一言不发地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行走。父亲将身边的护卫分别派到队伍前面和后面，对人们传话说，不要让队伍里的人掉队， 如果不小心掉了的话，就大声喊或朝天开枪。终于队伍在一个山崖下停了下来。今天一整天牲畜们没吃草，人们没喝茶。看来现在我们到了驻扎地。所幸的是，没有一个人掉队或被冻死，所有的人都平平安安地在一起。

吃晚饭时，我问父亲，“今天路上死掉的人是哪里的人？”

父亲说，“不知道， 有两个人很年轻。从前我第一次跟着比巴地方的人去拉萨朝圣时，经过这个地方时，也看见有人因迷路而冻死了，我们看见男男女女有五十几个人和二百多匹马冻死了。 我们到那儿时， 很多狼和狗在撕吃他们的尸体。我们自己也迷了整整一天的路，再加上下了一夜的雪，那时我还不熟悉道路，听老人说，找不到路头绝不能走， 如果走的话会掉进冰川里。 第二天早晨，我从山丘上看到有一群野驴，我们就跟着它们，到了中午，我们终于找到了路头。那天夜里，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孩子由于发高烧死了，我们四十户人家由于迷路而差一点葬身异乡他地。”父亲给我们讲述了如此可怕的故事，他又接着说：“今天万幸我们没有迷路， 过了这个山口，明天将会刮很大的风，那个地方的名字叫‘隆玛保尼尤参尤’。好了，快睡吧，明天还要早早上路。”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启程了，父亲已经到前面去领路。当我们翻过一个山岗，风刮得越大，黄风卷着红土直袭过来使人无法睁开眼睛，风中的沙粒打在脸上有一种刺骨的疼，只有到了一些小丘下面风才会变得较小。阿姨用父亲的厚皮袄把我裹紧后单独绑在驮子上，黄风中的沙粒打在皮袄上有时心中隐隐作痛。一会儿，阿姨用厚皮袄裹住甲白哥再把他单独绑在驮子上，接着，她把我搂进自己的怀里骑着马继续上路。由于寒冷，我在她的怀里仍然不停地颤抖。一阵阵黄风吹过来，背负驮子的马和牛只能把头掉过来背对着风驻足不前。朝圣的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前行，我们也跟着队伍前进。在一个洼地里，父亲用野牛和野驴的粪烧了一团大火，一边吸着烟管一边和一伙人在等待我们。看到我们到来，父亲如卸重担地说，“我在担心你们被黄风刮失了呢”！

阿姨说，“業木頓，差一点迷路了”。说着我们开始在那里烧茶。

队伍中的一位老头大声地问父亲说，“阿绕，多日考，这么大的恶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父亲回答说，“这地方叫隆玛保尼尤参尤，今天我们恐怕不能走出这里了”。

“见鬼，赛云，真有点无法忍受了”！那老头唠叨着跟着队伍走了。我们喝完茶后也上了路，刚一离开所在的小山丘，我们又被卷进了黄风当中。

夜晚临近了，可我们没能走出那个地方，这时从前面传来话要人们按照队形就地驻扎下来。每家每户在土丘和石堆后面住下来。我们家因为没有很多驮子，所以住了一个有草的土崖下面。黄风依然在吹刮，土崖下面风力减小了。吃完晚饭后甲白哥对父亲说，“阿爸，再给我们讲一遍有关你去拉萨的故事吧”？父亲开始说，“我第二次去拉萨的时候我们总共有四十几家，在佈捷和念措两地多次遇到了强盗，前后打死了我们两人，打伤了五人，打死了四匹马，我大腿被打伤。十二个左右强盗和十几匹马被打死打伤。那一年也是在这附近，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十几个人在前面带路，真好遇到狼队在吃野驴，狼队看到我们便向我们扑了过来。我们只有八个枪手而狼队有一百多匹狼，一开始大概只有五十匹狼袭击我们，我的两个朋友的马被狼咬后掉进了山沟里。我们立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围在了中央，我们从四周保护着它们，有枪的射击，没枪的摔打狗棒。我告诉他们别开枪用打狗棒可有人还是不停地开枪射击，于是狼越来越多最后增加到了一百匹左右。狼队围着我们转，我们无法还击，于是又有两个人和两匹马被咬伤。狼队首先把受伤的两匹马给咬死了，狼队变得更加凶猛。我对同伴们说，“一起开枪，想方设法把那三匹黑狼打死”。我们同时开枪，终于把两匹黑狼给打死了，狼队开始有点退缩。我们立刻丢下死伤的马退到了河边，狼队又追了过来，它们咬住我们一个同伙的肩膀并把他拉倒在地上。我们又同时扫射，终于把另外一匹黑狼也打死了，这时大多数狼停止攻击我们却围住四匹死马撕吃起来，我们小心地沿着河水溜走了。那天，狼队咬伤了三名伙伴，咬死了四匹马咬伤了两匹。我们总共打死了三十三匹狼，自从打死三匹黑狼后，我们终于制服了狼队可我们的子弹也差不多都射完了”。父亲的

故事使我害怕起来。

今天是我们走出隆玛保尼尤参尤地方的第三天，我们到达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队伍在这里休息了三，四天。父亲带着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山洞里，山洞的岩石上雕刻有很多不同的佛像。父亲说，“很多朝圣的人不知道这个山洞”。在山洞里大约往前走了一百步左右我们看到更多的雕像，在雕像前面的石杯里盛有酥油和奶酪。看起来好像朝圣者来过这里，再往前走的话无法看清道路所以我们走出了山洞。父亲说，“孩子们，记住这个地方，以后来的话你们可以到这里朝拜”。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绝妙的山洞，也无法猜测是谁雕刻了这么多佛像！

第四十一节 到达拉萨

不记得走了多远，有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修建在河边的寺院。朝圣的队伍在这里驻扎下来休息了两天。父亲解释说，“这是那曲夏丹寺”。我们一早就去寺院朝拜，在寺院的佛堂和经堂里供奉有很多泥塑的佛像，据说有二百多位僧人。看起来这是一个富有的寺院，这是自从我们离开家乡以来第一个朝拜的寺院。父亲拿来十几个从拉卜楞买来的碗准备卖掉。父亲在寺院的门口摆放了两个碗并告诉人说，“每个碗要两块大洋”。僧人们把所有的碗都买走了，有人问，“还有吗”？下午又卖掉了二十几个碗，最后剩下的一个少有裂口的碗。一个小僧人说他要买这个碗，父亲对他说，“不用买，这个碗送给你”。那个小僧人把手中的一块银元扔在地上后带着碗走了。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缺碗还是这里的僧人们有钱，在拉卜楞一个银元可以买到七，八个碗，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人竟然愿意用两个银元抢着买一个碗。

第二天朝圣的队伍又开始上路了，当我们达到一个大河边时发现在河边有一个很大的水动嘛呢康。父亲对我们说，“这就是那个有名的那曲大嘛呢经轮”。朝圣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推嘛呢经轮。离开那曲大嘛呢经轮后，朝圣的队伍到达了那交考地方。人们把大多数牲畜和驮子寄存在了这里。我们也象其他的朝圣者，除了把一些必需的食物和穿戴驮在角老马上带走外，把五头牦牛，一匹马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寄存在了此地。那天中午，我们到达了达姆交拉则山口。有人在山口上煨了一个很大的桑，我们也在桑堆上煨了桑。父亲指着矗立在西北天空的一座雪山说，“你们往上看，那座雪山就是念千唐拉山”。人们都朝念千唐拉山磕头。父亲继续说，“今天早晨看到的那座高大的雪山是三木丹岗桑山”。我听人们说“念千唐拉山是全雪域藏民族的山神之一”，今天终于有幸亲眼拜见，心中自然产生一种由衷的喜悦。

我们又开始朝拉萨前行，从现在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步行。人们前前后后可以自由地行走。不久我们遇到了一条大河，一条铁索桥从河旁的一座岩山上架到对岸。所谓的桥也只不过是左右两边拉了两根铁链，铁链上拴有牛皮绳，牛皮绳之间搭有一根用来踩脚的长木柱。人们必须两手抓住左右的铁链后一步一步地踩着单木柱走过去，由于木柱是悬在空中的，走起来非常困难。据说凡是走过此牛皮桥的人死了以后可以从地狱解脱。我们当中除了几个年轻人以外没人敢从桥上走过。父亲对我们说，“你们俩敢走吗”？

阿姨和其他人异口同声地说，“哎哟，你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他们这么小，会掉进河里的”！

父亲却说，“没事的，我的儿子们是不会那么轻易地掉下去的”。于是我们两个从桥上走，人们纷纷渡过河去。尽管牛皮桥在空中晃动但是两手紧紧抓住铁链的话绝对不会掉下河去。总之，我们两个顺利地走到了对岸。不久，我们沿着一条山沟往上走，快到山沟的尽头时在朝阳的山崖上稀疏地长有松柏和其他的树木。父亲说，“你们往上看，那就是扎玛塞莱高仓”。我们仰头望去时，只见在高悬空中的岩山之间有一个寺院，我们爬上山去朝拜，只见岩山上的佛堂里有几位僧人和很多的佛像，站在房顶上往上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很长的木楔直插在悬崖上，有位僧人对他们说，“那是商人诺布桑宝的箭”。在佛堂的柱子上也有一支很长的箭，“这是一只受伤的鹰带到这里的，因此，这所寺院就修建在岩山上的鹰窝里”。从寺院里往山下看的话头都有点发晕。父亲说，“今夜我们必须驻在果拉山口，明天早晨当太阳升起时从山口可以拜见大昭寺的金顶”。

那天夜晚，朝圣的人们都在果拉山口驻扎了下来。第二天早晨人们一早起来等待着日出。父亲说，“当太阳在果拉山右边的山头上升起时，正好照射在大昭寺的金顶上，那时，站在果拉山口上看的话按照人们不同的命运和福分的大小可以看到金顶的大小，有些命运不好和没福的人什么都看不到”。一会儿一个僧人从山口上喊道，“太阳升起来了”！人们纷纷朝山口跑去。我们是第二批到达山口的。从山口望去，只见在左边的一个大滩上几所寺院佛堂的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透过烟雾灿烂地闪烁着光芒。象其他所有的朝圣者一样，我们也朝着金顶磕头，煨桑，人们高兴的大声欢呼起来。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而喜悦的泪水从我的眼睛中无声地流了出来。“三宝啊，佛祖啊，今天我们终于到达了拉萨”！父亲解释说，“我们能够拜见的那是大昭寺的金顶，今天雾很大，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无法拜见”。没过多久，布达拉宫和小召寺的金顶都能拜见了。果拉是个很高的山，我们沿着婉转而崎岖的小道开始一步步往下走。到了山半腰，空中的雾完全消散了，整个拉萨城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布达拉宫和药王山矗立在一个河水穿流而过的沙滩中央，城市被河水所环绕。我们进入拉萨城后在东部的河边驻扎了下来。

喜悦呀！经过五，六个月的跋山涉水，排除数不清的危险和艰难，今天我终于到达了日夜向往的尼玛拉萨！

那天晚上，头人把所有的朝圣者召集起来宣布了很多纪律，“每天白天大家按计划一起去朝拜一所大寺院，早晚可以自由活动。不许打架，不许盗窃但要防范盗贼。每户人家要安排人守看，去朝拜时要把所有的枪支弹药寄存在头人家”。到达拉萨的那天夜里父亲给了我两个银元并告诉我说，“这是在拉萨期间给你的钱，从今天起由你自己管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用来布施或者卖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钱，所以非常高兴。我把一个银元寄存给阿姨，把另一块银元带在身上。父亲带着甲白哥和我到了城边的商场，在商场，父亲遇到了一个熟人，他帮我们将银元换成了铜钱。他把五十几块碎钱交到我手里说，“我多给了你几个零钱”。我喜不自禁地想到，“我有这么多钱，一定要供奉佛，要买些甜食，要买一个小铝锅还要给穷孩子给一点布施。。。 ”不由自主地做起很多计划来。到了驻地阿姨给我缝制了一个小小的布袋挂在我的脖子上，我把今天换的钱还有甲白哥给我的一把钱都装在那个布袋里。布袋被碎钱装得满满的，夜里，我手抓着钱袋睡着了。

第四十二节 大昭寺

今天一早，所有来自曲合玛的朝圣者都排着队来到了大昭寺门前。人们手捧哈达用来供奉酥油灯的酥油，有的人还带来茶叶，忒等供品。大昭寺的门还没开，我们一个个手牵着手排队等候在门前。在大门的左右两边有很多乞丐和狗，乞丐们

衣着褴褛，污头垢面，有的赤裸着双脚，看起来令人可怕。时而，朝圣的人们把一些用来包装酥油的羊肚皮，干肉和糌粑团扔在地上，顿时，乞丐和狗竞相争吃。看着这情景，人们不由自主地哀叹悲伤。“天哪，为什么拉萨有这么多的乞丐和狗呢”？不久，大昭寺的门开了，父亲领着我朝拜了所有的佛堂和神殿并一一拜献了哈达，磕头，祈祷，在酥油灯里添加了酥油。当我们朝拜卓玛桑芒玛佛像时，我们看到很多小老鼠一会儿在神龛上吃喝供奉的青稞和神水，一会儿又窜入佛像的衣服下面。父亲把两个银元献给管理佛堂的僧人并对他竖起拇指请到了一个死老鼠。朝拜完后很多佛像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释迦牟尼象前，我们首先向佛像磕了三个头，然后爬到右边对佛像膜拜。我在释迦牟尼象前供奉了三个铜钱，父亲把我抱起来对佛像以头膜拜，刚膜拜完，管理佛殿的僧人匆匆跑过来把我和父亲从梯子上拉了下来。终于膜拜了释迦牟尼象！我的身心被一种温暖的，无法描绘的充实感和甜蜜感所充满。

敬仰着释迦牟尼佛那会心而略带神秘的微笑使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佛听到了我们苦难的呼喊和虔诚的祈祷，我们有希望而且总有一天会得到解脱的。

我们又爬到左边膜拜，我把头刚碰到佛像上时又有一个僧人将我们从梯子上拉了下来。于是我们走到楼上朝拜了觉吾玛久拉毛和觉吾拉玛甲冒等很多佛和神像。觉吾拉玛甲冒是在一个佛殿左边墙上的小门里面，那是一个黄色的，拳头般大的，正回头远望的小山羊。

我们朝拜完走出大门时却发现父亲还没出来，于是我们绕着神殿转了一圈后在门口等待父亲时只见他喜洋洋地跟着一个僧人走了出来。他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在一个熟悉的管理佛堂的僧人的帮助下用一块鹿茸和银元请到了一个赤达隆”。甲白哥好奇地问道，“阿爸，什么是赤达隆”？“是这个，是一个药丸”。说着他把一个用黄色绸缎包起来的如鸟蛋一般大的药丸出示给我们看，“如果不见光的话可以护身”。回到故乡后，父亲白天站在门口也不管见不见光从药丸上刮下来一点分送给亲戚朋友们。那时我看到赤达隆是一个黑色的中间用达聪纳俄穿起来的鸟蛋般大的药丸。

朝拜完大昭寺后，我们朝拜了小昭寺。父亲说，“释迦牟尼佛像是文成公主从加那请来的，小昭寺的姆觉多杰佛像是尼泊尔公主从尼泊尔请来的”。在小昭寺人们可以随意朝拜，没有僧人催拉朝圣者。我把两个铜钱献给佛像前。朝拜完后我们绕着佛殿转了一圈再走出了小昭寺。我们在寺院的门前吃中午，但由于太多的乞丐和狗，我们没能安心地吃饭。吃完饭后，我们去朝拜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坐落在一个山头上，从山脚仰望，布达拉宫仿佛从恒古时候起就长在这座山头上似的，雄伟，壮观，好像要压倒一切。每当朝拜完一个佛堂，人们得爬上陡峭的木梯走到另一个神殿朝拜一个个用铜铸造的佛像和金银制造的灵塔。有些神殿里不许人们穿靴进入。当我们朝拜布达拉宫的主佛觉吾罗阁夏拉佛时，管理佛堂的僧人抱起我往佛像前的一个木箱里“咚”地一声重重地碰去同时语重心长地说，“这是觉吾罗阁夏拉佛啊”。我在佛像前供奉了一，两个铜钱。记得父亲告诉我说，“朝拜的时候，只给主要的佛像奉献一，两个铜钱，不然你的钱是不够的”。今天朝拜了上百个佛像，除了三个佛像以外我没奉献钱，想给所有大佛像奉献点钱但怕不够所以没供奉。

朝拜完布达拉宫后我们接着朝拜了药王山上的寺院。父亲对朝圣者说，“你们需要买达协的话，今天在这儿买”。人们买了很多达协，甲道等药品。买完药，我们开始绕药王山转行，山的背面是一个悬崖，崖下面有一个水池，人们在此得小心行走，为了安全阿姨把我背了起来。悬崖上刻有很多佛像，人们边走边向这些佛像磕头朝拜。不久，我们到达了领郭路。领郭路上也有很多大小不同的神殿。很多

乞丐在路边支有帐篷，有些还用破布搭起简陋的窝棚。不知道是病死还是饿死的，在领郭路上我们还看到两个脸被布遮盖起来的死人，刺鼻的腐蚀味使人无法呼吸。再往前走就碰到了零星的商摊，于是我们开始逛这些货摊。突然，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卖热肉肠，甲白哥买了一点我们俩一起吃。有些朝圣的人对我们说，“不能吃，那是狗的肠子”。不知道是什么肉，但是很好吃，我们两个不停地吃。这时，父亲和阿姨也走了过来。我问父亲，“阿爸，这是不是狗肠子”？“不是，吃吧，没事的”。说着父亲也买了一些与阿姨分吃起来。吃完后我们一起上了路，当我们到达一个大院时从门口看到几个人在鞭打两个脱光衣服的人，还有几个上了枷锁的人赤裸着身体排列在院子的墙角，他们当中一，两个人的皮肤已经变成黑色了，看起来好像靠着墙死了。离开大院后我们依然能够从身后听到鞭子和人们哭叫声。父亲说，“这是政府在惩罚罪犯”。我既怕又觉得那些被鞭打的人很可怜。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乞丐，其中有瞎子，聋子，哑巴和残废。朝圣的人们把吃剩的饭食和包装酥油的羊肚皮布施给乞丐们。我给一，两个小乞丐布施了一点零钱，阿姨惊讶地说，“贡曲乾，这怎么能布施得完呢”！父亲回答说，“世上的瞎子，聋子，哑巴和乞丐都在拉萨，你怎么能布施得了”！这时我们又看到几个人带着镣铐和枷锁在路上乞讨，朝圣的人们纷纷给他们吃剩的食物。我好奇地问父亲，“阿爸，他们是谁”？“他们都是被政府惩罚的罪人，还有被挖掉眼睛的，砍掉手腿的，剥掉皮的凡是世人不能想象的酷刑政府不仅想到了而且在实行”。除了没有看到剥人皮和在人的头盖骨里点燃酥油灯以外，我在拉萨的转经路上看到了很多既使人毛骨悚然，又伤心流泪的情景。有人说“要看活地狱应去拉萨城”。被称作天堂的拉萨，幸福的人无比的幸福，痛苦的人无限的痛苦；有权有势者可以胡作非为，无权无势者无从求助；真可以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而所有这一切又只能归因于人们前世所积的恩德。

第四十三节 朝拜达赖喇嘛

昨天晚上，头人传话说，“明天曲合玛的朝圣者将到诺布林卡去朝拜达赖喇嘛”。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我们便吃了早餐来到了诺布林卡，我们是第二批到达的，第一批人天还没亮就已经来到了诺布林卡门口。太阳煦煦地升上了天空，所有朝圣的人排成长长的队伍朝拜了两，三个佛殿。诺布林卡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很多树木和各种鸟。在佛殿的门口和步行道上有官员和守卫，稍不注意他们就会用鞭子抽人。不久，我们走到了达赖喇嘛的住房前，我们前面的人已经朝拜完在门外等待。以前只听说过嘉瓦南颂但从未朝拜过，今天终于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自从昨晚听到要朝拜达赖喇嘛的消息起人们就兴奋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现在终于到了朝拜的时刻。父亲给了我一条哈达，我从怀里掏出两，三个铜钱与哈达一起捧在手里做好奉献的准备。到了门口，一个僧人对我们说，“把靴脱下来”。我们把靴脱下来放在门口，我们爬上楼梯到了二楼，楼上有个小门，人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走进门去。当我走进那个小门时看到达赖喇嘛坐在左边一个高大的宝座上。他手里拿着一个用来摸顶的箭杆正慈笑着看我，我突然有点害怕起来。被挡在门口的父亲朝我说，“到前面去磕拜啊”。我手捧哈达和铜钱朝宝座走去。达赖喇嘛依旧看着我在笑，这时我手中的一个铜钱掉到了地上，我匆忙从地上捡起钱再把哈达和钱献给宝座前的桌子上后朝宝座走去，但是由于宝座太高我无法磕拜。达赖喇嘛左手拿着箭杆一边笑一边在说什么，至于说了什么我没听懂，一位年长的僧人过来把我举向宝座。达赖喇嘛没有用箭杆给我摸顶，却以指头向我的额头上重重地弹了一下，随后开心地笑起来。尽管我因为疼痛差点流出眼泪来但心中升起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那位僧人把我放在地上，前面，另一位僧人给我倒了圣水并给了一个护身结。这时父亲也朝拜完了，我们一起回到门口穿上靴子。父亲说，“仁波切不是用指头弹了你吗？这是你的造化，仁波切用他的佛手祝福了你”。我更加高兴，到了后院，给每个人盛了一碗当地人称做“三多伊”的面团饭。据说这饭是达赖喇嘛特意赐给曲合玛的朝圣者的。人们边吃饭边念诵嘛呢经，有的人说，“谢谢嘉瓦伊西诺布替我们造福”！也有人祈祷说，“愿我们能够再在朝拜嘉瓦旦增加木措”！

朝拜完诺布林卡，我们从色拉沙滩渡过河去朝拜色拉寺。我们沿着沙滩前行，远远望见色拉寺院坐落在一个朝阳的山坡上，寺院的金顶在阳光下灿烂夺目。到了寺院，朝圣的人们又排成长队一个佛殿接着一个佛殿磕拜了很多佛像。我们朝拜了据说是色拉寺院主神的一个马头形的神像。父亲说，“这是色拉寺的红色马头神”。父亲让我把头伸进马头神像前的小木箱里朝拜，一个年老的僧人在我的鼻子上抹上了烟尘，我在神像前奉献了三个铜钱。甲白哥的鼻梁上也抹有烟尘，据说当天不能把烟尘洗掉，仔细看时发现所有孩子的鼻梁上都抹有烟尘。我们继续在色拉寺朝拜佛堂，后来我们到了据说能容得下六千六百名僧人的色拉寺大经堂，今天经堂里有三千八百左右僧人在诵经。我们在经堂里磕头朝拜，人们在经堂里奉献了很多奥尤也叫回向礼，哈达和钱。朝拜完经堂后我们又朝拜了很多佛堂，最后，朝圣者都聚集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我们也来到了这个院子等待其他朝圣者。在院子中央的一根木桩上拴着一只小猴，孩子们从远方逗玩这只猴。我也走到前面给猴一些干奶酪，小猴从我皮袄的袖子上撕走了一块。寺院同样给我们每人一大碗“三多伊”面团饭。一个年老的僧人对我们说，“这是色拉寺院特意给曲合玛的人们准备的”。大伙纷纷说，“谢谢”并诵起嘛呢经来。吃晚饭后，朝圣的人们到色拉寺边的天葬场朝拜。在天葬场的一个巨大的石头上人们正在葬送两具尸体，我们除了磕头祈祷外不让走近送葬的地方，远远望去好像有五十几只鹰在撕吃尸体，在天葬场近处的山坡上大约有一百来只鹰在等待。天葬完了后，我们走到天葬石上磕头，趴在石头上来回翻滚，并剪下自己的头发和指甲扔在天葬石头上。朝拜完天葬场后我们回到了驻地，此时正好夜幕也将临了。

今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去朝拜哲蚌寺。当太阳升起时我们正好达到了哲蚌寺，由于我光着脚行走脚被很多荆棘扎了多处，除了我以外，那些穿了鞋的人们也被荆棘扎了。人们说，“拉薩淨土界 也有多蒺藜”[这话一点也没错](#)。

从哲蚌寺下面朝上望去，只见哲蚌寺真的如堆在山上的一个巨大的白米堆，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寺院，一个个高高耸立的佛堂神殿，金顶一个比一个灿烂耀眼。到了寺院后，朝圣的人们像往常一样排成长队，一个个佛堂一个个佛像按序磕拜。人们纷纷磕头，祈祷，献哈达，往酥油灯里添加酥油。在每一个佛像前奉献钱等供奉，并且从泥塑的佛像上刮下一点土放进嘴里。当我们走到一个异常美丽的佛像前时，父亲解释说，“这是哲蚌寺院的主佛嘉瓦恰巴童卓”。我在佛像前供奉了两个铜钱，我们又继续朝拜了很多佛堂，最后我们来到了能够容纳七千七百僧人的哲蚌寺大经堂。经堂里有很多僧人在诵经，管理僧人告诉我们说，“今天经堂里有四千三百名僧人”。像以前一样我们在经堂里奉献了奥尤，奥旦并在经堂里磕头，祈祷。朝拜完哲蚌寺院，我们走下寺院，再到哲蚌寺山脚下的一个小寺院。在寺院神殿的梁柱和墙壁上绘制有很多彩色的蛇。父亲对我们说，“这是乃群神殿”。我们朝拜完乃群护法神后到院子里煨桑。煨完桑后，朝圣的人们开始返回拉萨，路上，先行的人们在一个草滩上烧茶吃饭，我们到达后也烧茶吃饭并等待陆续走来的同伴们。等人们都到了后我们一起返回拉萨，向晚，我们回到了拉萨。

第四十四节 甘丹寺和桑耶寺

昨天晚上，头人传话说明天早晨大家一起去朝拜甘丹寺。于是我们准备了衣服和食物。早晨，天蒙蒙亮，所有朝圣的人们一起沿着拉萨东边的河水朝甘丹寺走去。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普道的铁桥，先行的同伴们在此烧茶等待陆续走来的同伴们。我们到达后也烧茶做饭，等待其他的人。喝完茶后，大家一起走过桥再沿河上行。在一个山脚下我们遇到一个小寺院，我们朝拜了那个寺院，朝拜完后，人们又沿河而下走进一个大山沟。在山沟的尽头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那天夜晚，朝圣的人们驻扎在了这个村庄，我由于长途徒步跋涉的原因早早睡着了。

天还没亮，前头的朝圣者已经出发了，我们天亮后喝完茶慢慢往山上攀登，当我们到达山口的时候大多数朝圣者已经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从山口稍微往左走了一段后便在山对面向阳处看到一个巨大的寺院灿烂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朝圣者纷纷趴伏下来磕头。“这就是甘丹寺院，它坐落在山顶上”。父亲对人们说。在甘丹寺，朝圣者又排成长队，一个接着一个朝拜佛堂和神殿。一部分人来到了一个很大的佛堂里，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用纯金打制的镶嵌有很多绿宝石，珊瑚等宝石的灵塔。父亲告诉人们说，“这就是甘丹寺大灵塔，是宗喀巴大师的灵塔”。我献完哈达后在灵塔前供奉了三个铜钱，接着我们朝拜了能够容纳五千五百僧人的大经堂。据说当时经堂里面有两千八百名僧人在诵经，我们在经堂里磕头，献了奥尤和钱后走出大经堂，接着我们又朝拜了每个坐落在山的高处的佛堂。在强哉扎仓的院子里来自曲合玛地方的僧人们用丰盛的米饭招待了所有的朝圣者。吃完饭，我们沿山路转甘丹寺，在转经路上有很多用石头雕刻的白色的鸟，马，狗等非常美丽的动物。在山后面的天葬场里正在葬送死人，人们不允许很多朝圣的人接近。父亲走过去把我母亲，爷爷，叔叔还有那个被狼吃掉的女人的头发放到天葬场。我们又朝拜了南山上的宗喀巴大师的静修所。我们回到驻地时已经夜幕降临了。我们总共在甘丹寺朝拜了三天，在此期间，甘丹寺以及一两个扎仓以饭食招待了我们来自曲合玛的朝圣者。由于曲合玛的人很团结友好，再加上头人非常受人尊敬因而曲合玛人处处受到人们的款待。

我们终于朝拜完了甘丹寺，今天一早开始往回走。从甘丹寺翻过一个山口经过前几天住过的村庄后再往南的一个山口走去，山背面是一个沙丘。由于在沙子里无法迈步行走，人们只能在沙子里往下滑行。很多朝圣者象骑马一样骑着自己的拐杖慢慢地朝山下滑落。甲白哥，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都光着身子在沙子里滚动滑行，大伙都很快乐。山腰上生长有很多树木，山崖上还有很多静修洞和修炼所，我们看到有些僧人正在洞里静修。傍晚，朝圣的人们在山脚下驻扎了下来。

早晨，朝圣的人们沿着从山沟里流下来的河流往沟口走去，远远地可以看到雅隆藏布江在峡谷里委婉地流动。中午时分，我们走到了沟口。在一个生长有很多树木的平滩上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佛堂的金顶。所有朝圣的人们纷纷朝那个寺院磕头。父亲说，“下面那个看得见金顶的是桑耶寺，桑耶寺是建立在沙地上的”。不久，我们到达了桑耶寺，桑耶不是一个很大的寺院，在圆形的土墙里面修建有很多白色的小塔。我们走进正门，首先朝拜了祖拉康，接着朝拜了其他佛堂和神殿。父亲又带着朝圣的人们朝拜了桑耶白塔，桑耶白鸟等圣迹。桑耶白鸟是一只绘在墙壁上的白鸟。朝拜完桑耶寺后我们登上桑耶亥保山。其实，桑耶寺确是建立在沙地上，寺院周围到处都是白色的沙子。亥保山并不是一座很高的山，山顶上有莲花僧的修炼所和桑坛，我们朝拜了修炼所后在桑坛上煨了桑。接着我们来到了桑耶天葬场。天葬场坐落在山下的一个沙弯里，人们在那里放有很多刀和斧头。父亲解释说，“据说世上所有的人死了以后他们无形的尸体都要在这里被劈碎，由于每天晚上要劈成千上万的尸体，所以今天我们放在这里的刀子和斧头明天早晨都变钝了”。第二天早晨很多朝圣者去看自己昨晚放在天葬场的刀子和斧头，很多人回来说自己放的刀子和斧头真的变钝了。人们说，“在活着的时候，只要能够朝拜这个天葬场的话死了以后自己的灵魂不会在阴间迷失”。

朝拜完桑耶寺后，我们逆着河水在一个沙地上走了很多天。在一个渡口，我们乘着一个马头船渡过了河后继续在沙滩上行走，由于多数人徒步行走，行程显得很艰难漫长。甲白哥和我沿着沙丘行走，略觉得容易，实在走不动了，阿姨用凉水为我们拌了糌粑吃。经过十几天的跋涉，一天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走到了扎西隆布寺院附近。

第四十五节 在拉萨过新年

回到拉萨后，朝圣的人们可以自由决定朝拜或逛街。我们到巴郭去买东西，市场上有肉肠，酥油，茶叶，牛奶，酸奶，糌粑，冰糖等应有尽有。由于是新年，寺院的佛堂里到处都是朝拜的人，政府官员和管理寺院的僧人们为了维持秩序不停地抽打拥挤的朝圣者。有一天，大昭寺的一位多朵僧人用大门钥匙打破了我们朝圣者当中一位老人的头，老人的儿子看到父亲头上流出血便用打狗棒将那位多朵僧人击倒在地。另外几个多朵僧人拥过来一起围打老人的儿子，于是老人的女婿和其他曲合玛人一起用刀和打狗棒攻击在场的多朵僧人并打伤几名僧人，打倒了两，三名。很多僧人站在远处喊，“安多的强盗”但不敢攻击曲合玛人。就在这个时刻，曲合玛的头人派人来将人们劝走。从那天起的几天内曲合玛人不允许朝拜大昭寺。

今天是新年，夜幕降临后每家每户点燃“爆竹罐”。不知道每只土罐里有多少爆竹，但据说所有的爆竹都爆响的话很吉祥。那天中午，当我们从小昭寺门口走过来时突然看到几个贵族骑着马走来，路上的行人纷纷伸着两臂，弯着腰，伸出舌头毕恭毕敬地站在两边。还有两三个人骑在人背上跟在马队后面，那时我第一次看

到人骑着人走。正好此时，大昭寺里的法会结束了，僧人们一个个拿着木碗和糌粑袋子从大昭寺簇拥了出来。顿时，整个商场，街道，空地到处都被僧人占满。拉萨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佛法地！据说那天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寺的僧人都聚集在拉萨了，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僧人，其他朝圣的人也被众多的僧人所惊讶。那天下午头人传话说明天早晨朝圣的队伍将启程返回故乡，晚上，所有曲合玛的人再一次一起去朝拜了大昭寺。父亲带回来一支枪和一百来发子弹。“这是称作印度摩扎的步枪”。父亲将枪出示给人们看，“我用八个鹿茸交换的”。

今天是返回故乡的日子，朝圣的人们一早到扎西拉毛神殿去煨桑。煨完桑后，朝圣的人们走到拉萨河岸边的汉人营地。营地的大门上挂了很多红色的灯笼，有人说，“今天是汉人的新年”。当我们快要到达驻地的时候看到很多曲合玛人围在一起高声喧哗，人们手里拿着刀枪等武器。我们走近看时，只见十几个带枪的政府兵被团团包围在中央，他们在押解一个上了镣铐的年轻人。曲合玛人和政府兵在互相争吵，一个曲合玛人说，“今天你们不放这个人的话，我们绝不让你们走一步”。另一个人说，“我们今天要解救了这个带人回故乡去”。一位政府军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安多人真那么勇敢，居然想抢劫这个要判决的死刑犯！要救人，你们知道吗？像你们一般的人决不能抢走政府的罪犯！政府的军队会把你们消灭得一干二净”！就在此时，一百多曲合玛的卫队骑着马，呼啸着跑了过来。人们不仅从政府兵手中抢劫了那个年轻人，而且从士兵手中缴下了武器。朝圣的队伍开始出发了，人们将那个年轻人送到了头人家，把政府兵用绳子绑起来一起带走。中午，朝圣的队伍停下来准备午餐，头人给士兵们提供了中午饭，而且给他们的军官献了一条哈达和三十个银元并把枪都还给了他们。不知头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看到那位军官低下头一遍遍地重复说，“啦嗦，啦嗦”一边带着士兵背着没有子弹的枪回去了。从那天起的两三天内，大部分护卫们走在朝圣队伍的后面以防政府军的追赶。四，五天后我们到达了那交沟但依然没有看到任何政府的士兵，于是我们安心地往回走。头人将那个犯人带回了曲合玛，后来怎么样了我再也没听说。

朝圣的队伍在返回的路上走得很快，牲畜们走得也很快，也用不着人们驱赶它们，仿佛它们也在思念家乡似的。人们的心头充满了一种渴望而又幸福的感觉。父亲与护卫们一起猎杀了几只黄羊和羚羊作为路上的食粮。

有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山口，我们看到很多双角盘起来的动物。父亲说，“双角圆形的是公盘羊，双角扁形的是母盘羊，除了今天以外，我也没见过这么多的盘羊”！看起来大概有三四百只盘羊，这之前我仅仅从远处看到被称作盘羊的动物但没有像今天这般在近处仔细地看到。盘羊的确是一种很大很美的动物。

夜晚在驻扎地，阿姨用父亲从拉萨买来的面粉给我们做羚羊肉包子，但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将面擀成皮把肉馅包起来。父亲回来后说，“这不是面粉是豆粉，不能作包子皮，做成面饭吧”。那天晚上我们没能吃到羚羊肉包。深夜，突然从前面的营地传来喊叫声，枪声夹杂着狗的叫声。父亲跳起来捡起枪冲出了帐篷，阿姨在身后喊道，“不知出了什么事，你别那样冒失地跑出去”。“说不定是政府的军队”。父亲已经跑出了帐篷。贡才舅舅和十几个护卫也跑到了外面，父亲说，“如果是政府的军队我们不得不与他们战斗，我们首先应当占领这边的山岗”。说着他带领护卫们爬向山岗。山岗上聚集了四十几个护卫，从前面的营地依然传来星星点点的枪声。一个老人说，“阿绕，多日考，我们要不要援助前面的营地”？父亲说，“听枪声好像没有很多人，前面有很多护卫，没事的。我们就在此地守卫到天亮吧”。天快亮的时候，前面又响起很多枪声，父亲立刻带着护卫们向前方跑去。没过多久，从前面传来激烈的枪声，我们看到十几个骑马的人往河对面的山上逃跑。又传来很多枪声，只见两三个逃跑的人被射下马来。这时另有七八个骑马的人

在河对岸沿河逃跑，又传来一阵剧烈的枪声，又有两三个人马被射到在地，其中有人从地上爬起逃跑，好像他的马被射死了。

太阳升起时，父亲和护卫们回来了，两个护卫受了一点轻伤，父亲的马被子弹擦伤了，流了好几天的血但还能行走。父亲说，“不是政府的军队，是尼木措地方的强盗。今天早晨与头人家战斗时我们从后面攻击强盗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头人家有两人受伤，四匹马被射死。三个强盗被打死，两人被射伤，活逮了两个小强盗，打死打伤五六匹马。多一半是今天早晨我们到了那边后发生的”。这是从拉萨返回的路上唯一遇到的强盗，除此以外，直到我们平安地到达故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

第四十六节 返回故乡

当我们到达下果洛地方时，道路分成上下两条。有人说应当走上一条，有人说应当走下一条，头人许可人们各自选择自己的道路，于是，人们分成两路返回。我们方面有三十几户人家。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去猎杀黄羊，晚上回到住地时甲白哥一见面就说，“阿爸，阿姨明天要回自己的家”！听到此话，我很伤心。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无论发生多么艰难的事，是阿姨像母亲一样照料我们兄弟两个。我从小不知道母亲的温暖，自从去年阿姨到了我们家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母亲。现在突然要各自分离，我心中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眼泪夺眶而出。“阿爸，阿姨要去哪里”？

我问父亲。“明天当我们到达离阿姨家不远的上村庄时阿姨要离开我们回到她的家里”。父亲回答我说。

我祈求说，“好阿姨，你别回去，跟我们住在一起好吗”？

阿姨把我抱起来，眼睛里流着泪水说，“奴考，乖孩子，阿姨必须回去抚养阿爸和阿妈，阿姨会来看望你们两个的”。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不安地度过了最后的一夜。父亲给阿姨送了一条红色的腰带，一匹用来做袍子的布料以及在拉萨卖的糖果等礼品。阿姨像往常一样搂住我睡觉，她对我说，“奴考，亲爱的，明天阿姨走的时候可不能哭呀”。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了一个坐落在山脚下的大村庄，阿姨背起自己的东西离开我们向村子走去，临走时，她流着眼泪吻了甲白哥和我并安慰我们说，“阿姨会来看望你们，你们也来看我，记住了吗”？说完她转身走了，她再也没回头看我们一眼。

跟阿姨分离后我再也没见到她，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她，我想我们谁也无法互相忘记的。

阿姨走后我觉得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心中总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朝圣的人们也回到了各自的村庄。那时由于曲合玛人驻扎在蒙古人的地方，所以前往寺院只有我们和另外三四户人家。不记得过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到达了黄河渡口。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上路去拉萨，今年虎月里又回到了这里。是啊，无论走遍天涯海角，最温暖最幸福的地方还是故乡。我们到达寺院后遇到了很多熟人，心中自然升起一种亲切感。父亲和我拜访了嘎妥阿姨等很多人家，父亲把从拉萨买来的念珠和糖果送给嘎妥阿姨。几天以后，父亲用拉萨买来的孔雀羽毛做成两顶华盖，另外还有从拉萨请来的嘎唐德俄等经卷奉献给了寺院。这是曲合玛寺院第一次拥有孔雀羽毛华盖，从那一年起每年新年十六日举行强巴林郭仪式时僧人们便打着孔雀羽毛华盖转林郭，那时人们总会说那是纳格仓家的孔雀羽毛华盖，甲考舅舅对父亲说，“谢谢你，一百来户人家去拉萨朝拜但没有一户人家像你一样给寺院奉献这么多贡品”。

回到寺院十几天后，父亲带着我在寺院里剃了头发让我当了僧人并在木道仁波切处得到了比丘戒。我不仅正式加入了寺院而且开始跟着陀美师父学习佛经。办完这些事后，父亲出发到阿坝去了。六七天后的一个夜晚父亲回来了，正当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吃饭时，突然，寺院的几位僧人来到家里把父亲召到门口嘀咕了一阵后父亲走进来说，“你们俩待着，阿爸今晚有点事”。说完他跟着僧人们走了，甲白哥和我上床入睡了。

早晨，僧人们在没进入经堂举行法会之前坐在经堂前面的石板地上念诵佛经，一会儿，他们一个个停止诵经伸长脖子往大门外面观望。一个僧人惊奇地说，“怪了，那不是纳格仓家的汉子吗？他为什么被抓起来了呢”！听到此话后，我的头好像爆炸了一样。我立刻朝大门望去，只见两三个僧人把两手铐起来的父亲带了进来。顿时，悲痛和愤怒使我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的面部都变得有点模糊不清。父亲高高举起被铐起来的双手大声地说，“你们看呀，曲合玛寺院的四百名僧人们，我纳格仓多日考从小至今把这所寺院象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我没有很多的财富，我既没舍得给两个儿子钱也没忍心自己吃喝却从遥远的拉萨给寺院买来了孔雀羽毛华盖等供品，今天寺院的盖规。旺桑秃头却因为昨夜我在寺院里带枪骑马在他面前经过为由逮捕了我。这是什么世道呀，寺院竟然干起这种从未听说过的抓人戴铐的事”。父亲把双手举在空中继续高声说，“请所有的僧人们好好看吧，寺院不应做的事今天旺桑秃头竟然做了。看呀，为什么一个僧人竟能做出这种不公平的事！这不是寺院在恩将仇报吗”？父亲被带进了经堂座位的尾部，盖规旺桑说，“纳格仓多日考，你不仅违反了寺院的规章制度，而且还辱骂寺院，今天要抽他一千五百鞭，还要罚两个牦牛，明天早晨给寺院贡饭”。父亲回答说，“旺桑秃头，今天你是寺院的盖规，违反寺院法规的是你不是我，从来没听说寺院抓人上铐的事，今天你可以任性霸道，但总有一天恶有恶报。今天如果我不能承受一千鞭打的话我纳格仓家的腰带是系在狗身上的”。整个经堂里一片静悄悄的。几名僧人解下了父亲手上的铁铐让父亲赤身裸体地躺在铺在座位尾部的皮袄上。两名僧人每人拿来三条皮鞭站在父亲的左右轮流往父亲的屁股上鞭打起来。一名僧人抽完后另一名又接着抽，

后来又来了两名，总公四名僧人轮流抽打。开始的时候，父亲的屁股上升起一股热气，接着屁股上的皮肤变成一片血红，僧人们继续轮流鞭打，不久，鲜血从父亲的屁股上四处飞溅，就连鞭打的僧人们的手指和袈裟上都沾上了血。僧人们脱下上衣把袈裟缠裹在腰上继续鞭打父亲的屁股。我仔细看时父亲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有的僧人累的开始从头上流汗。不知那些出家的僧人为什么如此狠心，他们好像不是在鞭打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块石头。作为一个身着袈裟的比丘僧，别说是鞭打人就连牲畜也应当感到痛心，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能够毫无顾虑地鞭打。我当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鞭打。皮鞭的“唰唰”声在寺院的大经堂里回响，所有在场的僧人都绷着脸静悄悄地盘坐在大经堂里。只有我幼小的心灵仿佛被针扎一般发痛。

第四十七节 盖规旺桑

自曲合玛扎西曲郎寺院修建以来从未发生过用铁铐把人抓来并在大经堂里鞭打的事。有人说，“盖规旺桑违反了佛法”。有人说，“这是扎西切林寺院灭佛法的前兆”。总之，此一大祸落到了我们父子几个的头上，在寺院大经堂座位的尾部四个僧人仍然轮换着鞭打我的父亲，随着皮鞭鲜血向四方飞溅，父亲嘴里紧紧地咬住皮袄的一角始终没吭一声。终于僧人们停止了鞭打，他们说打够了一千五百鞭，由于每个僧人同时用三条鞭子抽打所以总共打五百遍就够一千五百鞭了。父亲大声对盖规旺桑说，“好啊，旺桑秃头，如果你没死的话你说吧。你既没有慈悲心也不知道廉耻。今天你在四百个僧人面前把我纳格仓多日考打死的话你才会安心的”。经堂里一片死静，我坐在座位的尾部忍不住哭了起来，盖规旺桑听到后走过来骂道，“该死的，住嘴”说着用手里的铁棍狠狠地打在我头上。顿时，我眼前出现一片星花后什么也不记得了。后来人们说，“甲白哥看到此景后哭着扑过来撕烂了盖规旺桑的脸。盖规旺桑把甲白哥踢翻在地，并举起手中的铁棍准备打甲白哥时坐在附近的孟拉木舅舅站起来抓住旺桑手中的铁棍说，“你应当知道分寸了，抽了父亲没有必要打儿子，你再不掌握自己，赛云，我会使你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说完他背着我走出了大经堂。甲考舅舅也走过来说，“你这个该诅咒的，你是不是被疯狗咬了！这是寺院的经堂，不是你的家。把孩子打昏了，你是不是想要人的尸体”？说完也走出了经堂。盖规旺桑悄悄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敢说”。

当我醒过来时，甲白哥，甲考舅舅，孟拉木舅舅扶着我，挑水老人索巴边往我的头上浇水边诅咒说，“那个该死的旺桑秃头把我的孩子打昏了，他是不是想要孩子的尸体呢”？此时，所有的僧人都走出了大经堂，索巴老人大声地说，“该死的秃头旺桑，除非我死了，不然我绝对不会饶你”。他们洗了我的脸，甲考舅舅从自己的内衣上撕下一块贴在我的头上。我问甲白哥，“甲白哥，阿爸在哪里”？“阿爸被高慈地方的僧人们用毛毡抬回去了”。被鞭打一千五百鞭后，无论父亲怎样咒骂盖规旺桑可旺桑没说一句话。据僧人们说，“那是因为阿克孟拉木训斥了旺桑的缘故”。

回到家里，十几个高慈地方的僧人在诵经。我和甲白哥走到父亲旁看父亲正抬起头在喝茶，他还笑着跟僧人们说话。看到此情景，我心中安宁了很多。我一直担心抽完一千五百鞭后父亲会死的。我抱着父亲的脖子哭了起来，父亲说，“一个勇敢的父亲的儿子不应当哭，一个男子汉怎么不会遇到苦难呢？这是小事，好汉子是不会哭的”。于是我止住了哭泣。父亲问我说，“你的头怎么了”？

“是旺桑用铁棍打的”。

父亲生气地说，“该下地狱的秃头旺桑，等我好了后绝不让他尸体站着走”。

甲考舅舅插进来说，“好了，别说那种话。再说他还是寺院的盖规”。

孟拉木舅舅说，“正因为他是盖规我才饶了他，要不，業木頓，我真想把他打倒在地”。

甲考舅舅说，“如果纠风变大的话老头人和仁波切都会担心的，还是忘记的好”。

第二天，我们家的两头牦牛被宰了后用来为寺院做饭了。挑水夫老人索巴带着两个牛头，四份牛肉和两个牛皮来到我家。父亲把一个牛头给了他。一天夜晚，旺桑又派来三个僧人到我家要父亲把枪支弹药上缴给寺院，他们要父亲交出枪支弹药。父亲听到此话后愤怒的开始发抖，他趴在被窝里对僧人们说，“你们回去告诉秃头旺桑该知道分寸，无论是寺院或是村民休想拿走我的枪，我把他们的手不用血染红的话证明我纳格仓多日考死了，你们谁勇敢就来拿枪吧，赛云加塔巴，我让他有戏好看。甲白，把我的枪和子弹袋拿来”。甲白哥把枪和子弹袋交给父亲。甲考舅舅和其他在场的僧人异口同声地说，“業木頓，旺桑怎么可以那么说呢。你待着，我们去跟他说一下”。

“你们别去了，让那个秃顶来拿枪，不管是谁如果我不可能用血染红他们的手的话说明我纳格仓家绝子绝孙了”。说着父亲把子弹推上了膛。甲考舅舅带着三个僧人匆忙走出了家门，孟拉木舅舅和其他的僧人继续在诵经。我突然对父亲说，“阿爸，我不想当僧人”。“好孩子，就那样吧，从明天起你们两个不要参加法会了，在旺桑手下无法当僧人，等阿爸回复后我们父子几个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决不能在秃头旺桑手下生活，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生存的”。

可能是因为甲考舅舅的话或者是旺桑没敢，总之，再也没听说要没收父亲的枪的话。一个月左右后，父亲终于能够行走了。不久，他又离开我们去阿坝了，留下甲白哥和我在家。甲白哥也停止参加法会在家学习佛经。我脱了袈裟像以前一样在家烧茶，挑水，捡柴火。我想做一个好僧人的美梦被盖规旺桑的铁棍给粉碎了。

后来我总觉得“夜晚在寺院里背着枪骑着马遇到盖规的话也没有必要那么严重地被处罚”。

第四十八节 朝拜班禅喇嘛

尽管我不是僧人但依然住在寺院里，所以像往常一样经常到寺院的伙房里去帮助厨师和挑水夫干些零活，每天总有一点剩余的饭菜带回家。那时我已经七，八岁了，不仅能捡回够自家用的柴火，有时还可以把少许的柴火送给阿克赫格和邻居的阿克乔戈。他们有时给我一点米和糌粑等。有时我从野外挖来大黄和考比送给僧人们，他们会给我吃剩的饭菜加上嘎妥阿姨给的酥油和奶酪等，总之我们两个可以自立生活，至少饭食方面没有任何困难。

夏天，父亲带着我们俩到拉卜楞去朝圣。路上我们在曲合玛的恭才舅舅家住六，七天，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去拉卜楞。经过七天的旅行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拉卜楞。拉卜楞是一个有三千名僧人的寺院，它坐落在清澈的桑曲河左岸，被吉象山怀抱，林立的佛堂和神殿，灿烂的金顶金盖，众多的佛像和经卷再加上贡唐卓宝塔，虔诚之心油然而生。能够朝拜这样的圣地的确是前生积的德呀！

我们到达拉卜楞后住在贡唐旅馆。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和甲白哥去朝拜贡唐仁波切。父亲很早以前就认识仁波切。我们首先在囊欠里吃了饭后再去朝拜仁波切。仁波切大约有二十几岁，他慈笑着说，“你们过来，他们是你的吗”？

父亲回答说，“是的”。仁波切说，

“好可怜，他们的母亲不是去世了吗”？

“是的，托您保佑，他们俩已经长大了。以后我不在的那天，请您关照他们俩”。父亲祈求说。

“好，好，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大的是僧人，小的应该叫奴考吧”？仁波切关切地问。仁波切给了我们很多酥和饼子，我们回到了旅馆。恭才舅舅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去拜访一个他认识的僧人家，在寺院的一个巷子里我们遇到了两个年老的

僧人领着一个僧人，父亲向他们磕头并与两位老僧人交谈，小僧人拉着我的耳朵问，“你几岁了”？

“八岁”。我回答说。

“啊，原来我们同岁，我属鼠，今年八岁”。说完他在我的头上拍了两下后走了。于是我明白了，他是拉卜楞的主持，嘉木洋活佛。由于那时他还很小我们没有机会朝拜，但我们有福分不仅在此朝拜了他而且还得到了他的佛手拉我的耳朵，拍我头的福分。父亲说，“活佛不是拉了你的耳朵嘛，那很吉祥，很幸运”。

第二天，我们爬到拉卜楞寺前方的山林里观看对面的寺院，只见很多喇嘛和僧人排队等待，不久，很多汽车从市民区开进了寺院，从前面一辆小车的喇叭里传播说，“仁波切在第三辆汽车里”。车队慢慢地开到了我们的前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第三辆汽车中有一个身穿黄色衣服的人，他走进了辩经园。据说辩经园里有上万人在等待，班禅仁波切将在此为人们架持，由于我们去的太晚已经无法从正门进入辩经园所以我们来到了辩经园的后门，可那里被两个汉兵把守着不让进去。这时几个僧人拿着供品从后门钻进了辩经园，父亲看到后立刻一手抱起我一手领着甲白哥跟着僧人们钻进了后门，恭才舅舅和其他五六个人也钻了进来。两个汉兵试图用脚和枪托来阻挡人们但没能挡住，他们与另外几个汉兵只好赶我们坐在前排。我们与仁波切的宝座非常近，由于被汉兵打伤，父亲的头上流出血来，仁波切的一个随从僧人看到后拿来一块蓝布要他擦头上的血。班禅仁波切架持完后给前排的喇嘛，官员和朝拜者摸顶，看到我们也在前排，汉兵们把我们也赶进了朝拜的队伍。当队伍走近仁波切的宝座时，人们必须一个一个地走到宝座前。我捧着哈达走到宝座前时由于宝座太高再加上前面堆放了很多银元不小心我将银元堆踩翻在地。我朝宝座望去，只见仁波切倒拿着摸顶箭杆在看着我笑。一个汉兵把我推到了宝座前，仁波切用箭杆的把子在我的头上“嗒嗒”地敲了两下，我由于疼痛忍不住眼泪从眼睛里掉了下来。朝拜完后，一个僧人给每个朝拜者送了一根红色的护身结并给每个人倒圣水，另一个僧人送给每个人两块用麻绳串起来的大油饼。最后我们被几个汉兵从后门里赶了出去，在寺院的转经路上我们遇到几位老人，他们对我们说，“请给我们一点错色吧”？我从油饼上撕下一点分给他们，没过多久我的一块饼子便送完了。

有一天，我们再次去朝拜大经堂，我在一个墙角大便后刚要站起来时一个僧人抓住我的头说，“大头，把屎清理掉”。无可奈何，我用双手将自己的大便扔进水渠里，那个僧人抓住我的头把我从地上抬了起来，突然，我头里“嚓”地发出一个声响。那个僧人使劲地将我扔进用石头砌成的水渠里，顿时我失去了知觉，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我醒来时只见两位僧人在扶着我，其中一个说，“三宝保佑，他没死”。我的头撞在石头上正在流血，两位僧人在替我擦血并包扎伤口。他们把我带到大经堂门口，那里有恭才舅舅等人，我除了告诉他们说，“我跌倒在水渠里了”以外没有告诉他们被扔进水渠里的事。在如此神圣的寺院里竟然也有心眼这么坏的僧人，原来穿着袈裟的僧人不一定人人都具有菩提心，仔细想一想，在三千多名僧人当中有这么一两个坏心肠的人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今天，甲白哥和我又去了拉卜楞的商场。在寺院和居民区之间有很多商店，甲白哥买了两个饼子，我们吃着饼子逛商场。在一个商店里有人在出售红色的小贾拉，我悄悄地把一根贾拉藏在手掌里走出了那家商店，没走多远，一个汉人走过来扇了我一个耳光，甲白哥看到后立刻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那汉人打去，石头正好打在汉人的脸上流出了血，那人一脚将甲白哥踢翻在地并把我也踢倒。我们的几个

同乡看到后跑过来用打狗棒把那个汉人打倒在地，在场的人们开始高喊起来，几个人还用石头砸碎了那个汉人商店的玻璃。顿时，很多汉兵跑来把人们劝开。我站起来时鼻子在流血，同伴们领着我们回到了住地。在拉卜楞我遭到了两次痛打，由于我的缘故甲白哥也遭到了一次打。

第四十九节 贡唐仁波切

父亲有一张狼皮要卖掉，早晨我们两个拿着狼皮去了商场，中午在贡唐旅馆门口我看到有一辆白色的汽车，有一个汉人在擦洗汽车，不久，又有几个汉人走出仁波切的家后坐进了车里，汽车“嘟嘟”地鸣叫起来，我依然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汽车，突然，汽车冲过来撞在我身上把我扔到两三步远的地方。我被撞得晕头转向，无力从地上站起来，耳朵里除了发出“汪汪”的声音什么也听不清。恍惚中看到两个汉人从汽车里下来走到了我身边，一位僧人在扶着我，但我不能开口说话。渐渐地我恢复了知觉，尽管头仍然有点晕但好像没有重大的创伤。一个汉人把几张纸币放到我的手里，那位僧人也给了我很多糖果和烧饼，然后他们重新坐进汽车里走了。回到旅馆我把刚才发生的事一一讲给父亲听，父亲说，“没事的，我的儿子是好样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过来，从这里喝一口”。说着把盛了酒的碗放在我手里，我大大地喝了一口，不久，我的头有点晕，接着便睡着了。

今天父亲突然说，“甲考，你们俩在这儿呆几天，邻居家的卓玛阿姨会帮你们的，有事的话你们可以找贡唐仁波切，我拜托了仁波切。我去一趟塔尔寺立刻回来”。说完父亲与伙伴们出发去塔尔寺了。

甲白哥和我每天去拉卜楞寺朝拜，有时到寺院前方的森林里捡点柴火回来。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挺快乐。有一天我到囊欠的后院里去汲水时发现仁波切的猴子掉进了水井里。我立刻把此事告诉给一位僧人，他招来几名僧人把猴子从水井里救了出来。贡唐仁波切也走来观看，一位僧人告诉仁波切说，“是这个孩子看到后告诉我们的”。

仁波切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名字叫奴考。你的父亲还没回来吗”？

“还没回来”。“好，今天我们到我家里去”。说完仁波切带我到他的卧房，一位僧人立刻拿来茶，肉等食物放在我的面前。仁波切说，“我的朋友，你吃吧”。说着自己也喝起茶来。“奴考，你识字吗”？仁波切问我。

“只知道三十个字母”我回答说。

“好，识字很好，不识字的话就像傻瓜一样，以后好好学习会有用的”后来仁波切把我带到了门前的花园里并指着花问，“你认识这些花吗”？

“这是加孟花，除此以外我不认识其他的”。

“对，我们把这话叫做加孟花，它生长在嘉木洋的圣地，加那的五台山，所以有人把它称作嘉木洋花”。仁波切又问我，“奴考，你们到拉萨朝圣过吗”？

“去年我们去了”我回答说。

“你们朝拜了达赖喇嘛吗”？

“跟朝圣的人们一起在诺布林卡朝拜了”。

“很好，曲合玛是我的舅家，我们俩是同乡。。。。”我们俩继续交谈。一个僧人又上了茶，仁波切一边给我倒茶一边说，“曲合玛的人，喝茶。阿爸不在时你们俩寂寞吗”？

“不寂寞，阿爸经常留下我们俩到其他地方漫游”。

仁波切说，“真可怜，这些小孩子懂得自立后就很坚强”。给我们送茶的僧人拿来很多糖果和拉卜楞的烧饼送给我，临别前仁波切对我说，“你们俩有什么事就来告诉我，听到了吗？你们的父亲把你们两个托付给我了”。

我说，“拉索，谢谢您”。告别仁波切后我回到了旅馆，甲白哥看到我很高兴。

七，八天后，父亲从塔尔寺回来了。我给恭才舅舅他们讲了有关我和贡唐仁波切在花园里一起喝茶的事，父亲听了后非常高兴地说，“仁波切真关心我的两个儿子”。

恭才舅舅感慨地说，“愿佛保佑，仁波切绝不会忘记你们的”。晚上我们又去看电影。那时在拉卜楞寺已经有很多解放军，晚上他们在街道上放映电影，看完电影后解放军排着队伍行走，人们便纷纷说“刚才在电影里打仗的汉兵就是这些人”。我也相信他们是，后来父亲说，“不是，电影是汉人做的魔法”。

我们朝拜完了拉卜楞寺，现在该是回家乡的时候了。今天早晨，我们父子三人到商场买了水果和拉卜楞的烧饼。拉卜楞的烧饼和水果很有名，带回家乡后是送给亲戚朋友们的最好的礼品。父亲买了一箱拉卜楞的烧饼和两皮袋水果。在卖水果的地方趁父亲秤皮袋里的水果的机会，甲白哥和我不停地吃水果。买完后，卖水果的汉人又往甲白哥和我的怀里满满地装了水果，此外，我们还买了几盒挂面和半袋子糌粑，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我们在拉卜楞住了一个月左右，在此期间，我们多次朝拜了拉卜楞寺院，无量上师班禅仁波切，嘉木洋大师，贡唐仁波切，知贡巴仁波切等很多上师和仁波切。我们启程回家了。六，七天后终于到达了曲合玛，首先我们在麦西家住了几天，然后在古扎舅舅家住了六，七天。古扎舅舅家的勾巴，图巴草姐姐，格扎哥我们经常到河边去玩耍。日卓姨妈说，“多日考啊，这次你可别把我的孩子带走，我要抚养他”。

父亲说，“今年还是带走，说不定明年我们还要去拉萨”。后来我们又在努日扎姨夫家住了几天，临别前达木考姨妈也说，“把奴考留下来，明年夏天我们把他送来”。

父亲解释说，“今年还是带走，说不定明年我们还要去拉萨，即使不去拉萨

还是让他们兄弟俩一起住在寺院里好”。

姨妈埋怨说，“真是的，又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了”！我们道别姨妈他们朝曲合玛的寺院出发了。

我们走了两天后，今天到达了曲合玛寺院前方的渡口。船夫洛切把我们送到了黄河对岸，到了寺院我们依然住在了甲考舅舅的房子里，从第二天起甲白哥开始参加寺院的法会，那时盖规旺桑已经被替换掉了，新的盖规是江九。甲考舅舅解释说，“甲考，现在盖规已经更换了，你是此地此寺院的人没有理由不能返回寺院，从明天开始你就参加法会，至于奴考，他不想当僧人，应当顺从他的愿望”。从那以后甲白哥每日又参加法会了。

父亲和我经常在寺院或在塔瓦的人家串门，父亲给他们带去从拉卜楞买来的烧饼和水果。有时我待在家里烧茶做饭父亲一个人去串门。好像是在入冬的第一个月，整个山野都是一片枯黄，快到中午时分，从坐落在寺院右边的曲龙山沟的德让赤巴家附近的山上着起火来。火焰燃到了寺院右边的山上，僧人们都排列在寺院的转经路上做防火准备。火焰还未到转经路，僧人们便扑过去灭火。突然，一阵狂风刮起，火顺着风势被引到了寺院背后的山口上。山被烧得一片焦黑但幸运的是寺院没受到任何损害，僧人们说，“是护法神把火势引走的”。我也相信是护法神保护了寺院。

不久，一阵雨雪把火熄灭了。

第4章 流亡異鄉的悲郁

第五十節 時局變遷的早期預示

最近幾天來，人見人，狗碰狗，沒有一句入耳的話。

果洛貝嘎昨天來到我家，一開口就說：“要說漢人呀！凶悍无情的漢人官兵快到這兒了，在河那邊的蒙古部落裡，聽說白天殺人晚上殺狗，即使投降也难免一死，說是和馬家 的兵一个样。”貝嘎滔滔不绝地說了好多話，父親只是靜靜地倾听却没有出聲。

晚上喬概叔叔來到我家，他說：“阿绕多日考！我聽說這次來這兒的漢人把老人扔到养有食肉虫的坑裡喂虫，把小孩喂飽酸奶後從房頂扔下來摔死来寻欢作乐，這些個传言是否是真的？”

父親回答說，“那不是真的，我見過很多解放軍，沒有人會幹那種缺德的壞事，除非是馬家兵。”

我當時雖然年紀很小，但聽到這些話後心裡總不是個滋味。之後恭才舅舅也來到我家對我們說：“漢人部隊一個晚上就用生牛皮在黃河上搭好了一座橋，真的很奇怪，這些漢兵個個如同是身懷幻術的妖鬼。丹參部落已經被漢兵征服占领，在仲達地区的漢人兵營上又增加了一千多士兵，如果阿木卻甲冉克部落不能阻擋漢兵，我們將很快成為第二個丹參消失在這個草原上。”

這幾天我一天比一天害怕，说实在的也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慌慌张张脸上充满不知所措的恐怖表情。到了這個份上除了祈禱三寶保佑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可行。

甲考舅舅一邊聽一邊卻說：“佛祖保佑！事變無可阻擋，今年不但出現了彗星而且昨天傍晚還在西邊出現了勾頭雲，這些都是不祥之兆，人間將遭遇戰火飢餓之災。”

父親也跟著說：“對呀！將會有大面積的戰亂，勾頭雲的出現是戰火的預兆，記得上次出現勾頭雲後紅白蘇聯發生了戰爭，時代就要變遷，厄運將要來臨，寺院舉行的這點祈禱法事豈能制止戰爭，扭轉所有逆緣障礙？”

甲考舅舅有点不高兴地說：“你不要瘋言亂語胡瞎说好不好？”

父親說：“我是在瘋言亂語吗？昨天寺院舉行拋朵馬仪式以驅邪鬼時，朵馬沒有拋出去頭卻斷了，還有達讓喇嘛的袈裟著火，難道這些都不是惡兆嗎？”

甲考舅舅回话说说：“上師三寶保佑，誰都無法斷言後果將如何，如果能夠避免戰火也許還好一點，假如真的面臨作戰，以我們放牛娃做成的兵力怎么能抵擋的住漢人的部隊呢？家家户户，整个部落和寺院都將遭受空前的灭顶之灾。”甲考舅舅說完後忧心忡忡地看着火焰发呆。

部落裡的人也好外面的人也好除了‘事變’、‘變亂時代’等话题以外幾乎聽不到別的什麼。我的心裡也充滿了恐怖，时常琢磨著什麼是事態變化？為什麼要事變？為什麼大小所有的人都害怕事變？事變對我們造成什麼災難？等等一些沒有答案的疑問，整天胡思亂想。

我又一次向父親詢問：“發生事變我們住在那裡？”父親回答說：“我們可以住在寺院裡。”

我问：“那麼，寺院也要发生事变，那我们去那儿？住那兒？”

父亲拉长脸说：“小孩子不要胡說一些不吉祥的話，快去燒茶。”父親有些發愁。

不是我在說什麼不祥之言，而是大家都在預料到將要事變。但是事態將如何變化，事變對誰有利，又對誰不利；是一次富人變成窮人，窮人變成富人的事變；或者是一次好人下臺，壞人上臺的事變；是漢人強行要藏人的事態發生變遷，還是苦命的藏人必須要面對事變。惡兆一個接著一個，沒有一個人能夠給予清楚的答案，人們在為所欲為地各說各話，盡是一些沒頭沒尾的谣传。事態真的發生變化的那一天，災難將落到每個人的頭上，到了那一天誰都不必回答，按照各自的積德面

對苦樂吧！

父親去部落裡了。甲白哥結束早間習經後回到僧舍，對我說：“盖规江九在早習時宣读了新的規定，漢民的部隊快要到這裡了，瑪曲部落曲合瑪部族的所有男人一個不留地都得去加入部落衛士準備迎戰，並且頭人和喇嘛下達命令，所有的男人不准逗留在寺院裡，如果有人不聽命令留在寺院裡，將依照存心損壞寺院的罪名來發落。”

我問：“那父親來了怎麼辦？”。

甲白哥回答說：“父親暫時不會回來，我已經給達木考姨妈捎了話去，叫父親趁夜回寺院，千萬不可其他人發現。”

突然，甲考舅舅急忙進來說：“不好了，曲合瑪部落衛士和漢民部隊打起來了，奴日扎父子都已經去參加部落衛士了，這不是父子一同去送死嗎？你們的父親還沒有來嗎？是不是也去參加部落衛士了？”

我馬上問舅舅：“您也要去參見部落衛士打仗嗎？”

甲考舅舅回答道：“僧侶不必去參加部落衛士作戰，不過，毀滅阻撓釋迦牟尼佛教的這些教敵如果來攻打寺院的話就不得不應戰反抗了，上師三寶保佑，千萬不要遇上這種倒楣的事。”甲考舅舅說完後雙目緊閉，雙手合十虔誠地在祈禱。

那天夜裡我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夢裡在一個四處黑煙滾滾的荒野上，似藏似漢的百來個騎兵持槍舉刀跑來跑去地亂砍亂射，殺人如砍柳條一般，無處藏身的我一邊哭一邊使勁地跟著父親跑，兩隻腳沉重地不能再往前跑，我大聲喊叫‘阿爸’，可是父親滿臉是血，只顧往前沖卻聽不到我的叫喊聲，我再次大著聲子喊‘阿爸’-----這時候“奴考，你怎麼了嗎？”甲白哥用手掌輕輕地拍打著我的臉蛋好讓我從惡夢中醒過來，當我從夢中醒來時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我真的好害怕！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在敲門，我和甲白哥‘阿爸回來了’邊喊邊跑出去，父親沒有牽馬，卻背著一隻槍，從大門進來後便問：“家裡有客人嗎？”

甲白哥回答說：“沒有，就我們兄弟倆”然後我們卅人一起走進屋子。

“阿爸您沒有去參加部落衛士嗎？”甲白哥向父親問道。父親回答說：“我怎麼能忍心留下你們兩個不管哪？”

甲白哥說：“如果寺院發現您留在寺院裡會懲罰的。”

父親對我說：“寺院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時候了，還顧得上懲罰？奴考你明天去把甲考舅舅叫來。”父親轉過頭對我說。

我央求父親：“阿爸您不要出去，要不他們會來抓您的”。

“別擔心我，你去把甲考叫來，我在家裡待著，不要對任何人講阿爸在家裡，”父親再三叮囑我倆。

第二天我去把甲考舅舅叫來後，甲考舅舅對父親說：“你呀你！簡直就是一個瘋子，不去參加部落衛士你能對付得了部落和頭人？寺院如果發現可不得了呀！”

父親回答說：“我的兩個兒子還這麼小，也不能參加部落衛士作戰，我們部落的所有男人都按著頭人和喇嘛的命令，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都加入了部落衛士並已經到了蒙古部落，聽說我們的部落衛士把漢民的一支勘測地形的勘測員和一百多個士兵被打死了，合作地區的所有頭人和喇嘛都被漢人誘騙逮捕，阿木卻部落的所有寺院裡的貴重物品都被漢人搶光，現在寺院被燒喇嘛僧侶被殺害，有消息說，五百多名漢人部隊正在朝我們這兒來，估計明天將到達這裡，看來想投降都沒門呀！”

兩人爭來爭去地談論了很長一段時間。聽著他倆的談話都有點害怕。

甲考舅舅繼續說：“當漢民部隊到達這裡後，寺院決定前去迎接並要獻上哈達，這就很清楚是投降嘛，還說什麼僧侶們不准做任何違背戒律章程之事，這些昨天就已經宣布過了。多日考你要把槍藏起來，漢民官兵看見了可就壞事了。三寶呀！人們將要無可避免地飽受災難，眾佛保佑；眾生度過這一難關吧！時代變遷！”甲考舅舅說著便起身回僧舍去了。

其實，投降能夠避免災難的希望將會落空，因為這種想法實在是太幼稚，太小看了漢人遠道而來的目的。

“阿爸您就藏在家裡，如果寺院的人來找你我不會開門的。”我對父親說。“寺院沒有時間來了，從明天開始就完了，就我們家的這扇門能擋著漢民部隊那就太好了。到這個份上害怕已經無濟于事，瑪曲部落曲合瑪部族的寺院和僧人，以及部族人們將要面臨什麼，我們父子三人也是其中之人，都是命中註定的，無法制止，世間沒有地方可逃可藏了。”父親說完這些堅定又傷心的話後，看著土灶裡飄搖的火焰發獃。

這幾天正是坐立不安，即要擔心漢兵的到來，又要擔心寺院會發現父親藏在家裡。有時候又在想，父親和甲白哥都在我身邊不必害怕。看來父親反而沒有一點害怕的樣子，天黑後出去，天快亮的時候才能回來，去哪兒幹什麼一律不知。

第五十一節 投降未能化厄運

因為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今天早晨山坡上，草地上、牛背上、還有帳篷上都顯得格外的干淨，溫暖的陽光給雨後的草原帶來了無限的生機。扎西却林寺院正面的草灘被一絲薄薄的白霧覆蓋著，草原上秋天的花最鮮艷，最多，紅黃白藍的花朵在美麗的陽光下吸允著新而鮮的空氣，在微風中點頭微笑，草原上馨香飄溢，鳥聲洋溢。世間萬物眾生都在這新的一天裡，都以不同的命運去面對生活的苦樂。

往常一樣，這天一大早就起來後，我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燒茶準備早飯，奶茶糌粑不僅是習慣性的也是唯一的早飯。

“茶燒好了，阿爸快起來吧？”我站在父親枕邊便叫便輕輕地推他。

父親半躺半起地說：“嘎妥姑妈是否送來了一些酥油和干酪？”

“昨天就送來了，還有牛奶，我今天還特意燒了奶茶”我說。

就在這個時候甲白哥從外面跑進來急急忙忙地說：“今天寺院沒有早習，等一會所有僧侶仗行列去迎接漢兵。”

父親立即起來後對著我倆說：“我說了，寺院會投降的，但是投降沒有用的，只是讓漢人更加方便而以。”

“投降會不會砍頭？”我問父親。

“頭也許不砍，但寺院不會留下的，”父親回答說。

甲白哥說：“蓋規江九說過，投降可以保住寺院，如果不投降的話，漢人會把我們殺掉，寺院裡的財物會搶光，而且寺院會拆除的。”

“好可憐那，藏人如此無知，如此幼稚，如果不是為了拆除寺院這麼多官兵來這裡干什麼？拉卜楞寺院都已經拆除了，我們的這座就像一個鳥巢一樣的寺院還能留下不拆，這是不大可能的”父親搖著頭說。

“快喝茶，我們去看漢兵。”甲白哥對我說。

“今天來到這兒的漢人官兵和去年到我們這兒來的漢人官兵一樣嗎？”我問。

“不一樣，解放軍是皇上毛主席的部隊，這次到我們這裡的是惡漢紅色鬼子，”甲白哥以知情者的姿態回答了我。

“惡漢紅色鬼子會不會把我倆抓走？”我問。

“漢兵不會對小孩怎樣，不過最好不要走的太近，”父親插嘴說。於是，我和甲白哥出了門去看漢兵。

離寺院不遠處的屈莖溝的右邊有個較高的山丘，山丘上有很多人向黃河那邊眺望，寺院里，寺院周圍的居民都跑來跑去不知所措。當我們倆來到山丘頂時，看到黃河那邊有很多身著綠色軍服的漢人官兵，沿著黃河邊一個接一個排成長長的隊，準備渡過黃河。山丘上的人們個個如同看戲般地瞪著眼前這一奇觀。這時人群中不時地傳來“漢人官兵在沒有如何渡河的工具下竟敢這麼多人一起渡河，瞧著一半會淹死的，”、“船夫洛切拒絕了幫漢人渡河”、“部落衛士應該在黃河這邊防守不讓漢人官兵渡河”等等。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長者沙啞的嗓子說：“孩子們，我們不能聚在山顶，漢兵誤認為我們占領山顶攻守，如果向我們開火就糟了。”于是多半人下山去了，我和甲白哥沒有離開留在山丘頂繼續觀看。過了一會後，聽到幾聲槍聲，漢人官兵都手拉著手跳進黃河裡，沒有過多大一會，大部份漢人官兵已經爬到黃河岸這邊。

這時候寺院的所有喇嘛僧人都手捧著哈達儀仗行列，等候在寺院下面路口。

傳話人從黃河邊回來告訴大家“漢人官兵基本上已經渡河上岸，五六名漢兵在渡河時被淹死，屍體漂浮在河面。還聽說船夫洛切被抓。”

留在山丘頂觀看的人們跑回家去了，我倆有點害怕但不想離開，想到近處看看漢人官兵。寺院僧眾手捧五色綢緞和哈達面帶緊張的表情仍然在路口等候。這時從遠處有人高喊“漢人官兵快到了”。話音未落霎時間人們都沸沸揚揚，東串西跑，一股恐懼的氣氛夾雜在飛揚的塵土和喧囂中。

從黃河邊的灌木叢中大約有百來個漢人官兵排著隊唱著歌走過來，當靠近我們時，我看到漢人官兵把槍都扛在肩上，踏著整齊的步子走過去，也許是從未見過的原始氣勢很雄偉，也覺得怪怪的，漢人官兵們身上的衣服都是濕淋淋的。

看著眼前這從來沒有見過的模樣，我突然問問：“甲白哥這些是解放軍嗎？”

甲白哥回答說：“是的，看起來和以前見過的皇上毛主席的部隊一樣，我們不用害怕。”

以前也看到漢人官兵來過寺院裡，他們在寺院裡轉來轉去，還向我們給了好多的糖果和大荳。今天漢人官兵面帶笑容從我們身邊走過，還朝我們笑，沒有一點畏懼感，於是小孩們靠近漢人官兵學著他們同行。

當漢人官兵走到寺院路口時，喇嘛們向漢人官兵獻上五色綢緞和哈達，漢人官兵在恭恭敬敬地接過綢緞哈達後所有官兵在不停地鼓掌表示歡迎，漢人官兵也向寺院的喇嘛僧侶敬獻了禮物。後面的漢人官兵還在從黃河邊朝寺院走，大家估計大約有三百名官兵。迎接儀式結束後，寺院僧眾把漢人官兵高高興興地迎進寺院，我們站在路邊繼續觀看後面的官兵。

當漢人官兵來到寺院後，寺院的護法神殿和智公喇嘛的寢室，還有僧舍都被佔居，並且在寺院房頂插上了很多個鐵杆。當天晚上漢人官兵在寺院的冬經堂裡舉行了會議。要求所有喇嘛僧侶和所有週圍的居民都必須參加會議，並宣佈故意不來者後果自負。講經園擠得挺挺的，人們只能站著聽，漢人士兵都持槍核彈站在講經園外圍，包圍的水泄不通。我和甲白哥也去參加會議，有個漢人官員開始講話，翻譯員翻譯道：“首先向寺院僧眾舉行的歡迎儀式表示感謝。大家都不必害怕，我們漢藏都是一家人，我們就此暫居數天後要離開的。等等講了很多。會議快要結束時又通過翻譯說：“從今天晚上開始，寺院裡的僧侶和寺院週圍的居民晚上不准走動，管好自己管好家，士兵在夜間巡邏，如果夜間東走西串被巡邏隊開槍打死了要自己負責，順便通知一下，明天將在夏經堂繼續開會，僧侶和居民必須全部到會，如果發現不來開會者將會受到處罰，或者逮捕監禁，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的話。”這位官員講了一些很難入耳的話，這些話一下地使僧眾和牧民們帶到一個很陌生很恐怖的境地，心裡充滿畏懼感，到底害怕什麼我自己都說不上來。前面所講的那些甜如蜜的話看來是騙人的引誘而这才是真面孔。

今天一大早，寺院裡裡外外都站滿了持槍的漢人士兵，個個臉上充滿怒氣，

絲毫沒有昨天迎接儀式上的那種笑容，憤怒的眼光瞪視著來往的每一個藏人。

有個叫恰改的僧人高聲喊道：“漢人官員要所有僧侶到大經堂，所有僧侶都到大經堂-----”邊走邊高喊。

“有沒有聽到什麼？”一位叫鄂才的僧人問。

恰改回答“沒有聽到什麼”，然後壓低聲音說：“不得了了，盖规(掌堂师)江九和赤巴 們已經在昨晚逮捕，聽說今天還將繼續抓人，到大經堂就知道了。”

“不去開會有事嗎？”鄂才問。

“那可試不得”恰改回答，說完便匆匆离去。

我的心里充满疑问，便不由地自问，这就是事变吗？昨晚还在高喊汉藏本是一家人，还说了那么多的甜言蜜语，难道这些都是假的，今天已经逮捕了喇嘛和盖规，这可能不是解放军，可能不是皇上毛主席的部队，难道他们真的就是恶汉鬼子吗？

然后，我也跟著僧侶們來到大經堂門前，站哨的士兵不讓我進入，一會兒工夫後翻譯員過來對我說：“小孩不准進大經堂。”於是我和另外幾個小孩就在門旁往里窺視，僧人們按著各自的康村座成圓形，靜悄悄地誰都沒有開口。沉默持續了一段時間後，一位漢人官員過來訓話，翻譯員道：“你們不肯聲是沒有用的，至於這座寺院要還是不要讓你們自己作出決定，這位官員剛才說了，不說話是表示不高興，不高興就想造反，如果你們不是想造反那就開口說話呀！”這時候兩個士兵把盖规江九押了進來，然後把他押進神殿。盖规的双手被手铐反烤著，只穿了一件貼身下衣連袈裟都沒有了。一位叫才切的僧人埋怨道：“這就是昨天歡迎的回報，不開口寺院會拆除的，開口寺院仍然要拆除的。”

一位叫丹嘉的僧人接著說：“讓他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想拆除我們也無能力阻擋。”

這時翻譯員過來說：“你不要這樣說，今天和你們在商量，寺院要還是不要的問題。”

才切回答說：“寺院當然要，你作為一名藏人應該很清楚，你都看見了今天哪里還有選擇的余地。”

一位叫希冉布的老僧人說：“這些漢人怎麼就這麼瘋瘋癲癲的，向寺院里的僧眾詢問寺院要不要的問題，這很清楚存心為了拆除寺院而尋找借口而已。”翻譯員沒有說什麼就走開了。

我在門旁對里面的對話都聽的清清楚楚，變亂時代，好可憐哪！天大的災難已經降臨到了寺院，此時再說也于事無補，後悔都來不及羅！

第五十二節 強行僧人自毀寺院

自從漢人官兵占居寺院以來，僧眾每天都要集中在大經堂開會，會間繼續討論“關於寺院要還是不要的問題”。

這天也不例外，寺院里的僧人們集中到大經堂後，那位漢人官員通過翻譯員說：“其它的康村已經同意拆毀寺院，現在轮到你們作決定了，寺院到底要還是不要，快快做出決定來。”

老僧人鄂才憤怒地抬高嗓門逼問：“閉住你的烏鴉嘴吧！誰說寺院不要？是誰？”

不知道翻譯員對漢人官員說了什麼，漢人官員滿面通紅用手指著鄂才大喊，翻譯員也跟著喊道：“你不想待就出去，”漢人官員一揮手兩名士兵跑步進來把鄂才老僧人按倒地上雙手反捆後用槍指著準備逮走，鄂才老僧人掙扎著起來後回過頭大聲說“毀滅佛教的魔鬼，你想怎麼樣儘管示出來吧，讓你不得好死，毀滅佛教的鬼子，----，”話還沒有說完兩名士兵連推帶拉強行把鄂才老僧人押出了大經堂。

一段沉默之後，漢人官員通過翻譯員厲聲地說：“再有沒有想出去的？嗯！如果沒有就說話呀！都成啞巴了？”

有個僧人說：“你們想怎麼樣就按著你們的想法去辦吧！我們無法說寺院不要。”

喀爾概僧人說：“看來如此僵持下去別說寺院連人都会完掉的，為了避免人和寺院雙亡的結果，就選擇拋棄寺院拯救僧眾為上策，如果能保住僧眾，會有一天能夠重建寺院的。”

這時漢人官員又通過翻譯員問：“這樣說來你們都同意並決定寺院不要了是吧？”

有個僧人回答“是”。也有一些僧人說“按著你們的意願去做吧，反正我們說了也沒用。”

過了一會後，大部份僧人都聚集在一起，那位漢人官員滿面笑容，通過翻譯員說：“今天的會議開的很好，很成功，根據寺院里的僧人們的一致同意和人民的願望，我就此宣布，決定寺院不要了，我們非常贊成你們的想法。下一步現有的這些僧人需要幫我們把寺院裡的佛像，佛經和其他物品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過兩三天後要把這些東西運送到瑪曲縣去。”漢人官員的話剛剛落下僧人們都一哄站了起來，“要拆你們自己拆吧，我們絕對不會動手拆毀自己的寺院”，“漢人想欺騙我們，讓我們亲手拆毀自己的寺院”，“你們去拆吧，我們要走了”等等，吵吵嚷嚷大經堂裡霎時間好像捅了蜂窩一樣亂成一團。

不知什麼時候來的，大經堂裡裡外外都已經被荷槍實彈的士兵包圍的結結實實，大經堂正前方的天窗檐上幾名士兵已經架好機關槍瞄準大經堂裡的僧眾準備掃射。“啪啪”突然兩聲槍響，我急忙往裡看時，原來是漢人官員拿出手槍朝大經堂天花板放了兩槍。漢人官員舉著手槍通過翻譯員怒吼：“統統地給我坐下，決定不

要寺院的是你們自己，現在可由不得你們了，你們高興不高興都要拆除，誰不想服從命令就給我站起來。”虎視眈眈，瞄準就緒的士兵和突如其來的槍聲使眾僧魂飛魄散，一個個都悄悄地坐了下來。

就在這時候，幾個士兵走過來，把坐在較前面的幾名僧人強行連推帶搯逮到供台前，叫他們把供櫃裡的佛像，經書和佛塔扔到地上。看到這種非人所為的情景，大經堂裡的僧人和堵在外面的人們在放聲痛哭，高聲祈禱誦經，大經堂霎時間在哀嚎中沸騰，吶喊中搖曳。

很多老人在大經堂外磕頭祈禱舉行最後的拜別，看到這個情景後一批士兵趕過來把擠在門外的人們強行驅散，其中幾位老人怎麼打怎麼推都不走堅持結束很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後的拜別，士兵們也無奈只好叫他們就地坐了下來但就是不让磕頭。

我一直在門外觀看。大經堂裡年紀較大的僧人們集中在西角被幾名士兵看管了起來，其他的僧人繼續把大經堂裡的所有佛教用具，包括佛經，佛塔和佛像堆到一處，比較大的沉重的佛像從高處摔下來落到大經堂地板上發出巨大的聲音，同時大經堂裡塵灰飛揚。

有個叫卡恰合的僧人，手裡拿著一條長長的繩子，走進地祇廟堂里，然後把繩子套到地祇廟堂裡供奉的閻王爺的脖子上一拉一松來回使勁地拉，突然閻王爺的佛像轟隆隆地倒了下來。大家臉上充滿恐慌，不斷地念著“上師三寶保佑，嘛呢，”虔誠地祈求。

眼前這些奇觀讓人毛骨悚然，如此膽大的僧人，竟敢把閻王爺都拆毀，他不怕閻王爺發怒嗎？他不怕遭報應嗎？真是魔鬼般的僧人。

一會爾工夫後，卡恰合和其他幾名幫手把閻王爺的塑像抬到大經堂裡扔到堆在一邊的佛具堆裡。

往日裡神聖雄偉，並具有怖畏可怕姿態的閻王爺，人們在你的近處不敢大聲喧譁，不敢直接注視你的面孔，可是今天把你的神像推翻並且扔到垃圾堆裡，卻什麼事都沒有，這多麼奇怪，多麼不可思議啊！神鬼都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如此看來時代的確發生了變化。亂世之時，眾神沒有了從善的慈悲之心，妖魔也沒有加害他人之力了。

仔細一想好像是在作夢，當初建造這座寺院和寺院裡的神壘時我還沒有來到人間，平時也沒有好好地朝拜過這些佛像，佛經和佛塔，而拆毀的今天我卻在現場，並看到一件件佛具從供台上搬下來扔到地上，僧人們踩踏着撒滿地板上厚厚的佛經驚慌失措地來回走動，並以無所顧忌的神態把一件件佛具從供台上拆下來扔到地上。一位叫喬概的僧人把大藏經的一部分捧在掌上邊哭邊說“我的命怎就這麼苦啊！三寶呀！為什麼我要面對如此悲慘的命運，這些不得好死的惡漢？”這時兩個士兵走過來把他就像一具狗屍一般拖了出去，看到這個情景後供台前的僧人們嚇得都在跑來跑去不知所措。

突然十幾個士兵跑進來大聲說著什麼，我趕緊往裡張望，看見兩個士兵攙扶著一名頭部流血的士兵走出去了，同時士兵們抓去了四名僧人，僧人們的手都用手銬被反拷著。事發之後我們才知曉，一名僧人在供台上扔佛像時不小心打傷了看守士兵的頭，士兵們不知道是誰砸傷的，便把供台前的四名僧人都抓走了。

寺院大經堂的正中間，堆了一大堆佛像，佛經和一些佛具，僧人們繼續在拆，士兵們在觀看。亂世之時，強食弱肉，武力強迫之下即使你不願意也迫使你自已動手毀滅自己的佛教，正可謂是弱勢再怒却無奈。如今只能瘋狂地你扯一個角我毀一個側地拆毀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之前，喇嘛和頭人為了保護寺院，命令一個僧人都不准對抗漢人官兵，昨天喇嘛僧眾還舉行歡迎儀式，獻上五色綢緞和哈達表示友誼和歡迎，結果除了虛假的笑容和甜言蜜語之外，漢人用槍口對著腦袋逼著僧人親口說出拆毀寺院，並且逼迫僧眾親手砸毀佛像，佛經和佛塔。漢人存心造成藏人自己建造的寺院到頭來藏人自己動手拆毀，就此漢人赤裸裸地表現出其卑鄙無恥的手段，詭計多端的陰謀，毀我佛教，殺我人民，以及披著羊皮的狼的真正面孔。

我悄悄地走近佛具堆旁，腳踩到一個硬棒棒的东西上，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個拇指大小的釋迦牟尼的小像，于是我看了看左右，好多士兵在佛具堆邊走來走去，好像不大注意我似的，我把小佛像撿起來塞到皮襖和肚皮間，慢慢地準備往外走出去，當走近門口時，守門的漢人士兵面帶笑容對我說著什麼，我什麼都聽不懂，但在我的心里却想“是不是他們發現我拿了佛像？不可能，如果他發現我拿了佛像怎麼面帶笑容呢？”這時一個士兵走過來二話不說，給我了一個响亮的耳光後，從我的皮襖和肚皮間把釋迦牟尼的小佛像掏了出來，又拿佛像敲打我的頭，守門的那位士兵過來阻止了他。我又怕又傷心眼淚不斷地流出來又不敢放聲哭，恰在此時一位年過半旬的士兵走過來撫摸著我的頭，把我從大經堂領了出來。

這些漢人官兵怎麼就不象以前見過的那種給我們糖果和大豆的解放軍？這肯定就是甲白哥所說的那種惡漢鬼子。我胡亂想著這些從大經堂正前方的石階上走下來，走到院子中間回頭一看時，大經堂正門左右的柱子上挂著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巨照，哦！他們是以前我所見過的解放軍，但他們為什麼跟從前的解放軍不一樣？如此惡毒，如此憤怒？真的無法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我胡亂想著這些走回家去。

我回到家后把今天在大经堂的所见所闻都详细说给父亲听，“是僧人们拆的吗？”父亲问我，

“是的，僧人们拆毁的，地祇庙堂里的阎王爷是卡恰合把绳子套到阎王爷神像的脖子上拉下地的”我回答。

父亲又问：“甲考舅舅和甲白哥都在吗？”我回答道：“甲考舅舅没有，甲白哥今天一大早去了嘎妥姑妈家，还没有回来，”

我接著问父亲：“寺院拆除后我们该怎么办？”

父亲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总之没有平静的日子可过，寺院和部落都已经遭受到如此莫大的灾难。”父亲以沉重的语气说完后，瞅著眉头在思索著什么。

这时听到有人在敲门，我赶紧跑出去时，丹增叔叔从大门进来问我“多日考在家里吗？”

我回答：“阿爸还没有回来”，

“不要骗我，你阿爸和我昨天一起回来的”丹增叔叔说。

“对不住，我是怕别人发现阿爸在家里才这样说谎的，阿爸在家里”我赶紧道歉说，这时阿爸从窗户里探出头“阿绕丹增！现在外面怎么样？快进来说话。”

丹增叔叔进来后说：“那里还有什么好事，汉人下达命令，从今天开始，在三天之内所有寺院周围的居民一个不留地要迁到黄河彼岸，我们已经开始搬到黄河边去了，-----。”

我想听听他俩的喧话，可阿爸对我说“奴考，你去把昨晚那点面粉送到嘎妥姑妈家去，”我只好了去，一边走一边想他俩肯定有什么不让我听到的事要商量。

我出了大门后，把门给反扣上了。当我来到寺院居民区时，噉呀呀！寺院居民区里里外外到处是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居民们扶老携幼，背著大包提著小包，赶著牛羊，牵著马骡，往黄河边迁移著，孩子的哭声，狗吠声，牛羊马的鸣叫声，还不时地传来几声枪响，简直是沸沸扬扬，吵吵嚷嚷，眼前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一时间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同时一种难以忍受的悲伤之感涌上心头。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嘎妥姑妈，把那一点面粉交给了姑妈。嘎妥姑妈一边舀酸奶一边说：“我的好孩子，快过来，姑妈给你酸奶吃，明天汉人就把我们赶到黄河的那一边，业门顿，也不知道还能再见到你们。”

土灶旁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叹著气说：“造孽呀！汉人会把我扔进养虫坑里让虫子慢慢地吃死我的，苦命的我，寺院平安兴盛时我没能死掉，到头来要死在汉人手里。”

嘎妥姑妈说：“你不要胡说，汉人也有老人的，业门顿，不会把所有老人都扔到养虫坑的，不过我倒担心，汉人会不会把小孩带到内地？”

我问姑妈：“听说汉人把小孩喂饱酸奶后从房顶扔下来摔死是真的吗？”

“那不是真话，不至于把小孩都杀掉，汉人把藏人小孩送进学堂里，会把脑子换掉的”姑妈正在说话间，甲白哥和达知赫哥走进帐篷里，达知赫哥说：“阿妈，寺院上居民已经渡过黄河上了岸，很多东西漂在河面上，牛羊也渡过去了。”

老奶奶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渡河？”达知赫哥回答：“明天是我们，后天是寺院僧众。”

老奶奶说：“大事不好了，寺院已经夷为平地了，然后可能会监禁喇嘛和僧众的，唉！早知要这样，当初就不该合作，参加到部落卫队也许比这个好呢？”老奶奶说罢转动著手里的经轮闭住眼睛，默默地祈祷著。

我和甲白哥从嘎妥姑妈家出来后，沿著黄河边观看著居民们渡河的情景朝寺院走去。一路上老人们祈祷诵经，小孩们哭喊流泪，牛羊马骡合成一群，黄河边堆了一大堆东西，很多人坐在东西旁等待渡河，而不远处有汉人士兵在持枪看守，还看到好多被打死的狗尸体。有个士兵作手势示意我俩不要靠近，于是我俩沿著森林朝寺院走去。突然听到有个人在灌木丛中“甲白，奴考”在叫我俩的名字，我俩朝著声音发出的方向走过去，看见船夫洛切藏在一堆较大的灌木后面。“奴考阿爸在家里吗？”船夫洛切问我。

“阿爸在家里，叔叔你不是被汉人抓去了吗？”我反问。

“昨晚汉人官兵大批地抓人时，我看准机会逃脱了，告诉你阿爸，今晚我要来见他，你们两个不要乱跑，快回家去，小心被野狗咬伤。”洛切叔叔说完后消失在丛林中。

我和甲白哥回到家时，阿爸和孟拉木舅舅在谈话，阿爸说：“乱世之时，要自己作出决定，算命问卦，祈求保佑已经无济于事了，将来如何无人知晓，如何行事还得要自己拿定注意，”

蒙拉木舅舅说：“是呀！事到如今，去留要自己决定，一旦作出决定以后就要靠各自的命运了，寺院已经毁灭殆尽，喇嘛僧人被捕，也无处问卦了，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噶丹仓祈求保佑我们的。”

我对舅舅说：“舅舅天快黑了，你该走了不然汉人会抓你的，”蒙拉木说：“噉呀！我的好宝贝，你就是这么一个懂事的孩子，别担心，舅舅有别人看不见的隐身小黑帽，汉人官兵看不见我的”边说边起身走到门前转过头又说：“阿绕多日考！千万不要外出，如果被看见就糟了。”

我刚刚入睡，眼前飘来寺院居民迁移的情景，牛羊和老人小孩，野狗等都在黄河上漂来漂去，耳边也不断地回响著“你看到事变了吗？你看到事变了吗？”，还有一个个佛像和供台上的佛经都倒向我，耳边总是回响著“看到事变了吗？”的声音。突然一声吱吱的开门声把我从梦里惊醒，几个人走了进来，我从窗户里投进来的月光只看见船夫洛切之外其它的两名僧人看不清是谁，阿爸和他们在谈话，我装做睡熟的样子在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话的声音太低，只听到断断续续的一些“汉人官兵-----寺院的马-----人不能太多-----拉萨-----印度”以外，没有听到一

句完整的句子，听着听着睡着了。

“奴考，快起来，喝完茶后阿爸叫我俩去舅舅家”甲白哥在叫我，“去舅舅家干啥？”我问。

“去借两个马衔铁”甲白哥回答。

“我家没有马干吗要借马衔铁？”我反问。

“懒汉快起来，要不我先走了”甲白哥催促著说，我急忙起床吃完早饭后，我俩出门去舅舅家，走到寺院附近时恰巧碰到过来的甲考舅舅。“你俩去那里”？舅舅问我们。

“阿爸叫我俩去借马衔铁”甲白哥回答。

“快回家吧，马衔铁我带来”舅舅说道。我们一起回到家里，舅舅有点发怒似地对阿爸说：“唉！你呀你，怎么就像个疯老头子，玛曲部落曲合玛部族的命运如何我们该如何，一点都不例外，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业门顿，你真的要把这两个孩子扔到人生地不熟的他乡才甘心吗 -----？”阿爸把门关上后，他们在里面交谈，我和甲白哥在院子里玩耍。一会儿，丹增叔叔也来了，我在想他们肯定商量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在屋里谈了将近半天后，舅舅和叔叔回家去了。

“你们听到我们在说什么了吗？”阿爸问。

“没有，阿爸我们是不是要到别的地方去？你不要外出不然汉人发现会来抓你的？”我问阿爸。

“从后天开始所有僧人都要离开这里渡河去另外的地方，到那时汉人官兵会把僧舍拆掉的，在这之前一定要想方设法离开这里”阿爸说。

甲白哥对阿爸说：“寺院已经没有了，我和奴考没地方住了，以后你到哪里就要把我们带到那里。”

阿爸回答说：“我违背头人和喇嘛的命令，拒绝参加部落卫队，都是为了你们，我不会把你俩抛下不管的，生死苦乐我们都会一起的。”

甲白哥问：“我们去什么地方？汉人可不能发现你在这儿。”

阿爸想了片刻后回答说：“现在还没有确定到什么地方，等同夥们来了以后，最迟也明晚一定要离开寺院。”听完阿爸的话后，我们都静悄悄地在思索著，不知道沉默持续有多久。

第五十四節 離鄉逃難

心里乱糟糟的。我和阿爸，甲白哥在闲谈该去那里不该住那里时，大门外嘎妥姑妈喊道：“甲白，快出来一下，”我飞快地跑出去“姑妈，快进来”我说。

“奴考，我没有空进来了，我们就要去渡河了，这里有一点酥油和干奶酪拿进去你们吃吧！你们的阿爸在家吗”姑妈问道？

我谢过谢谢姑妈后回答说：“是，阿爸在屋里。”

“告诉你阿爸，快找个去处离开这里，昨晚汉人打听你阿爸在什么地方，明天僧侣都要离开僧舍渡河，这里再也没有藏身之处”姑妈认真地说。

“是，姑妈”我回应。

“奴考，我们还会见面的”嘎妥姑妈说着便转身走了。

从我甲白哥的僧舍大门口往下眺望，看到寺院的转经环寺路上，有很多士兵在巡查放哨，从寺院回家的人们都一一搜身后方能让走。我把大门关好回到屋里，

向阿爸回报了嘎妥姑妈的话和汉人士兵在环寺路上放哨搜身的事。过了一会儿，阿爸说：“我想了想，我们去拉萨朝拜如何？”

甲白哥问阿爸：“汉人官兵会让我们走吗？”

阿爸回答道：“我们会有办法的，寺院没有了，寺院居民也没有了，除了去拉萨朝拜好像无处可去罗！”

甲白哥继续问：“我们是不是避开汉人官兵的注意，要逃跑是吗？”

阿爸回答道：“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其他几个同夥，只要平安离开寺院，就应该没有事的”。

我的心里非常害怕，汉人官兵在昼夜不分地防守著寺院，这如何能逃的了呢？边想边问：“阿爸如果我们逃跑汉人会把我们打死的，我们不能到拉萨了，不如不逃也许还好一点。”

“好孩子，我们有同夥，汉人杀不了我们，到了拉萨，在那儿住上几年，等汉人官兵回去后我们再回来”阿爸安慰我说。

“现在不想逃也得逃，再不离开这里汉人会发现阿爸藏在家里的，到那时即使不杀也会逮捕的，还不如逃成逃不成都得试一试，如果逃离成功我们就到拉萨，这也许就是无奈的选择吧！”甲白哥非常认真地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马匹和同夥，如果今晚不能离开，明天汉人会发现我的”阿爸说完后马上动手，把一些必需品收拾了起来。

我坐在土灶边发呆，混乱时代，就连住在自己家里的权力都没有，非得流亡他乡不可，总之，可以断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也只好如此了。

傍晚，我到河边提水的路上看到，巡查士兵对来往行人搜身时，不但要没收腰刀和护身符之类的随身携带之物，而且叫他们解开腰带蹲在地上，几个妇女向巡查士兵哭诉著什么，不清楚她们在说什么。我不敢多看，背起水往家走去，门口碰见康盖叔叔，“快回家后告诉你阿爸，汉人士兵在挨家挨户地搜查，听清楚了吗？”他压低声音说完后匆匆离去。

他是怎么知道阿爸在家里的？我边想边进了门。阿爸，甲白哥和丹增叔叔在家里说着话喝著茶，我赶快把刚才康盖叔叔所带的话告诉了他们，丹增叔叔急忙起身说：“这肯定是真的，我要回去，马匹包在我身上不必担心，你要见机行事，不可莽撞，千万不要让汉人抓住你，”说完便出门走了。

天色快暗的时候，听到敲门声，听敲法就知道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我们有些慌张，阿爸快速走进小仓库藏了起来，我出去开门，首先我从门缝里往外窥视了一下，看见四五个背著长枪的汉人士兵站在门外，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阿爸藏在就里了，如果是这样，这次很难就逃脱了，我胡乱猜想了一番后开了门，士兵们没有进去，摸著我的头，轻轻地揪著我耳朵还在说著什么，这时僧人恰改和翻译员，还有貌似官员的汉人一起走了过来，翻译员问：“你们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外来的客人？”

我赶紧回答道：“家里只有我和甲白哥，没有客人。”

这时恰改僧人插话说：“这家只有父子三人，他们的阿爸出逃在外，不知去了哪里，一般家里只有他们两兄弟。”

翻译员说：“待在家里晚上不要出去，夜间巡逻士兵会开枪打死你们的，听懂了吗？”翻译员说完后走向下一个僧舍。

当他们离开后我才发现，我紧张的满头是汗全身还在发抖。我没有马上回家，只是靠墙悄悄地看著他们，五个巡逻士兵加上翻译员，恰改僧人和貌似官员的汉人，他们一行八人挨家挨户地查问著，逐渐走远后，我把大门扣好走进家里。阿爸手里拿著枪在厨房窗户里往外看著，“他们问你什么话了？”甲白哥问我。

“他们问我家里有没有客人，我说没有，僧人恰改说我们的阿爸出逃在外，不知在那里，翻译员叫我们晚上不要出去汉人会打死我们的”我把刚才他们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也难怪他们，听人家说昨晚汉人官兵的十几匹马被偷，还把插在房顶上的铁杆也被人砸了，”阿爸说。

我问：“哪个盗贼如此大胆呀？”

甲白哥回话说：“不可能是僧人，有可能是寺院居民。”

阿爸说：“砸电线杆的肯定是寺院里的僧人。”

吃完晚饭后，阿爸叫我俩早点睡觉，他自己却坐在灶火边慢慢地喝著茶。不知过了多久，敲打僧舍后墙的声音把我惊醒，当我抬头一看，只见甲白哥一个人坐在那儿，却不见阿爸，僧舍后墙仍然“咚咚”被敲打著，我又惊又怕“阿爸怎么不见了，去哪儿了？”我问这话时几乎哭出声来。

“别怕，阿爸去开门，夥伴们来了，可能到了离开的时候了”甲白哥回答道。

“我不去，汉人士兵在寺院环寺路上看守，会把我们都打死的”我大声说。

说话间黑影幢幢有几个人走了进来，我在灯盏光线里看见其中一人是船夫洛切，船夫洛切凑过来对我说：“阿绕！奴考，好小子快快起来该离开的时候了。”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选择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起身后走了出去，院子里有几个僧人和好多个备著鞍鞴的马，大门紧扣著，僧人们正在把马镫反捆在马鞍上。

秋天的夜晚带著一点寒意，一轮皓月当空，却被一丝薄雾遮挡，显得有些朦胧胧。

一会儿后，大家都走进屋子静悄悄地喝著茶吃着糌粑，这时我才看到船夫洛切的儿子格桑和甲考舅舅也在其中。甲考舅舅说：“上师三宝保佑，再等一会儿，如果还不见来，那只好离开了。”

父亲接著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他们到来，要不你们先走我等他们？”恰在此时，听到有人在敲打僧舍后墙，“终于来了”父亲说，我赶快去开门，两个僧人牵著三匹马走了进来，看不清是谁。“有很多汉人巡逻兵在寺院环寺路上巡查，也许他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其中一个僧人说。

甲考舅舅说：“不能再等下去，你们先走，我去和他们接头，上切隆沟会面，快走。”

夥伴们牵著马悄悄地从大门走出去，我害怕地在发抖，一行人马快到甘珠尔经轮殿后时，‘噗嗤’一匹马打出一声响鼻，大家都惊惶地卧倒在地。环行路上巡逻的士兵手里拿著手电筒过来过去，有时手电光都照到我们身上，但巡逻兵未能看到我们，于是我们慢慢儿走到岩沟里，岩沟里又碰见两名僧人牵著三匹马，我走在稍微偏后的位置所以未能看清是谁。我们一夥顺著岩沟缓缓地走去，月亮在云彩间隙里时明时暗，我们都能听到汉人巡逻兵相互间说话的声音，但没有人发现一行人马却在悄悄地沿著岩沟出逃。“更虔嘉木漾仓请保佑我们，要遮掩住汉人士兵的眼耳，别让发现我们的行动”我默默地祈祷著，牵著马跟著大伙不停地走。大伙都一声不吭地走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这是一个静静的夜晚，也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都感觉不到双脚在著地，传入耳孔的只有人和马的呼吸声，只觉得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里飘逸。这真是劫日来临之夜，弃家流亡异乡。

第五十五節 十二名僧俗伙伴

依借朦胧的月光，我等十二名僧俗的逃亡队，停一阵走一阵地缓缓前进。突然从寺院居民区传来一个女人的嚎啕声，本来就又紧张又害怕的我们，此刻听到这般苍凉的痛哭之声，更加使我们恐惧慌张。

丹增叔叔说：“不好了，听哭声好像是我老母，我必须回去一趟，你们走吧，我会跟上你们的。”说完后便骑上马飞奔而回。一会儿后那个女人的哭声停了，但丹增叔叔却不见回来，父亲说：“走，不能再等了，他单人单马好逃脱，我们先走吧？”父亲便挪步前行。不知道走了有多久，我们到了固隆沟的泉水边，然后我们必须离开岩沟走，派了个人去探路和观察动静，这个人回来后说：“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动静，还能看到巡逻兵在照著手电筒，不过我们可以上沟岸，他们不可能发现，”这时丹增叔叔跟上我们便说：“快离开这里，寺院居民区的汉人士兵正在朝寺院走，”他还没有说完，寺院上方传来几声枪响，同时传来狗吠声和马嘶

声，父亲急忙说：“不好了，大家快骑上马上岸，宇扎滩出口碰头，如果被汉人官兵打散的话，逃脱的都在宇扎山崖碰头，快跑，”说完把我放到马背后牵到沟岸，赶著路大家都飞快地往前跑去。我们一起跑了很长一段路后，马匹都喘著粗气冒著汗，没有听到任何汉人官兵追赶的声音，于是我们又放慢缓行。丹增叔叔说：“智如巴僧人等人是不是未能逃脱？我们是不是在这儿少等片刻？”

父亲回答道：“你们带著孩子们先走，我在这里一直等到黎明，如果到时还不来我会跟著你们的脚印赶上的。”于是我们留下父亲便离开。

突然间又从寺院的方向传来几声响亮的枪声，我们回头看时，寺院右面山头上汉人官兵把手电一亮一灭地示著信号。

后面的其他夥伴是不是被汉人官兵发现了，阿爸留在后面我俩该怎么办。我思索著这些继续跟在他们后面前进。

忽然，从我们后面传来疾驰的马蹄声，于是我们以为是追赶我们的汉人士兵而抽打马匹夹紧双腿就跑，“别跑，是我们，”听到父亲在喊话。

“是阿爸，阿爸他们来了，”我使劲地大喊，大伙都听到我的喊声后放慢了下来。和阿爸一起还有几名但未能看清是谁，丹增叔叔说：“有一只狗跟在我们后面，说不定会坏了我们的事，我去处理掉它？”有位僧人说：“别打死它，再说汉人官兵会听到枪声的，”过了一会儿听到一声枪响，同时有狗叫的声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走了一段路后，丹增叔叔问：“刚才是不是汉人朝你们开的枪？”

那位僧人回答说：“最初不知道为什么要开枪，那时寺院居民区的士兵朝寺院走来，我们就躲在寺院经轮殿后面，等著士兵都走完后我们才过来的，当我们靠近寺院的环行路时，寺院右面山头的士兵好像发现了我们的行动，把手电朝我们这边照，还开了枪。”

大伙在不停地继续超前走去。

黎明时分，我们一行来到宇扎山背面河边的森林里。那时我才认清我们的同夥们，他们是，船夫洛切，俗人，五十岁；洛切的儿子格桑，僧人，十五岁；孟拉木，僧人，二十六岁；孟拉木舅舅的侄子康志，僧人，十八岁；他们四个是从我家一起出来的，丹增叔叔，僧人，三十三岁；丹增的侄子赖考，僧人，十九岁；他俩是寺院岩沟里和我们相遇后一起同行的，智如巴，僧人三十二岁；智如巴的侄子才考，僧人，十六岁；智如巴叔叔的亲戚东秀，僧人，十五岁；他们三人是后面来的，以上九名僧俗加上我阿爸，纳格仓多日考，俗人，五十四岁；甲白哥，僧人，十四岁；我，奴考，俗人，十岁，总共十二人。

我们一行十二人，是红色汉人的强权逼迫也好，前生的缘分也罢，经过一夜的恐慌和奔跑后，从红色汉人官兵层层包围的玛曲部落曲合玛部族的扎西却林寺院逃脱，无奈之下一心向着太阳城拉萨而去。不管是好的结合或者是坏的结合，缘分使把我们积聚在这荒野里并使我们无可选择地走向流亡之路。四个大人领著八个少儿，四个大人决定将把这八个年轻的生命送进拉萨的佛教之院。无悔无念，弃家弃寺，离乡离亲，向着拉萨缓缓而行。

无论是逃脱了事变带来的灾难，开始了幸福人生也好；还是走尽幸福之路，踏上了灾难之路也好，总之只有前进没有退路。

这天我们驻扎在宇扎山北面丛林中起灶烧茶，让马匹吃草饮水，让同夥们休息准备，父亲和船夫洛切在较高的山坡上放哨，其他的人喝完茶后睡觉休息。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上我们的，寺院的两匹神马也来到了我们的马匹中，我们怎么驱赶都没有办法使这两匹神马赶开，我们到那里这两匹神马也跟着到那里。

又是一个黄昏时分，父亲对大伙说：“接下来我们需要夜间行走，大概需要三到四个夜晚，红色汉人早就到了这些地方。”

这天夜里我们依借月光赶路，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难行的沼泽地，人马一起挣

扎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和丹增叔叔逃离危险，之后是轮到甲白哥过沼泽地了，甲白哥的马在沼泽地里奔跳嘶叫，“甲白哥抓紧马鬃，不然会掉到泥水里”我大声说。

甲白哥毫无惊慌之色，“好的，阿爸别过来我不会掉下来的，这里的泥很深”说着边用鞭子抽打马屁股，马疼痛之后使劲奔跳，经过一番跳跃后甲白哥和马匹安然渡过沼泽地，但是，当到达岸时，马颤抖的很厉害仿佛要倒下的样子，洛切说：“甲白，好家伙还不错，没有掉下来。”

我们一行人马继续赶路，突然一条狗跑了过来，父亲说：“唉！倒霉透顶，我们在几户人家间行走。”仔细观看周围，才发现有些个帐篷里点著酥油灯。父亲说：“已经没有选择了，只好继续走，洛切和孟拉木前面开路，我和丹增压后，一旦遇上汉人官兵，洛切和孟拉木领著孩子们跑，我和丹增阻挡掩护，”说完后退后去了，大约一个时辰后，我们终于走出村子。

就在三更时分，不远处看见一夥人围著一堆火在坐，这时想避开都没路了，父亲和丹增叔叔取下背上的枪走在前面，“不要开枪，我们是挖人参蕨麻”。父亲到跟前去问话，一会儿回来后说：“走吧！康萨部落已经被红色汉人烧杀抢光，这几个是剩下的老妇女们在挖人参果。”当我们走近火光时，老妇女们有的磕头，有的在闭目祈祷。

东方的山天交界处亮起一道黎明的曙色时，我们来到一个乌烟瘴气的村落边，仔细一看，到处是被割破的帐篷，破木箱，撒落在地上的酥油和干奶酪，还有衣物等满地皆是，很多没有主人的狗在东走西跑地乱串，丹增叔叔从撒落的酥油奶酪中捡了一点来。这时洛切说：“小伙子们，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汉人在此杀戮不久，那边的沟坎里有几具尸体。”于是我们加快步伐继续赶路，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汉人烧杀抢掠后的情景，但我没有亲眼看到被杀者的尸体。

近來幾天，因為不分晝夜走一陣停一陣，躲躲藏藏地繼續推進，所以非常艱難。有時候別人一看見我們撒腿就跑了，有時候我們看見什麼不太尋常的人馬就馬上藏起來或趕快躲開，如此驚惶失措，驚弓之鳥的樣子，正是常言說的人怕熊，熊怕人。日日夜夜都被恐懼籠罩著，可我却相反地胆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他們跑我也跟著跑，他們停下來我也一樣停下來，我總以為不管好壞怎樣，無論白天黑夜，我只要別從馬背上摔下來就是了。

這天凌晨三更就出發，黎明時分來到一個溝口鳥瞰，距離我們不遠的河邊搭著幾頂白色帳篷，周圍的草地上有很多馬。父親說：“看來這不太尋常，這個地方不該有白色帳篷和馬。”

丹增叔叔也接著說：“對呀！我過去探個究竟，再作決定。”說完便把背上的槍拿下來握在手里準備前去。

父親急忙說：“別去了，天色已亮，倘若真的是漢人的部隊我們將會有麻煩，不如我們順著那條小溝直接過去應該不會被發現的。”

洛切叔叔也湊過來說：“多日考說的對，總而言之不被發現為上策，如果需要作戰那就很難平安逃脫。”於是我們順著一條小溝翻過一道山梁，在山崖口回頭查看，好像不是漢人部隊，大約有三十幾匹馬，馬群中有個穿著絳紅色衣服的人在走動，看似像個僧人，但不是很清楚，所以大家都沒有多說什麼，沿著山崖繼續赶路。

我們一行人馬大約中午時分在一條小溪邊燒茶休息，吃完午飯後繼續赶路，來到溝口看見一條大河，父親說：“是黃河，今天我們必須要渡過黃河，渡過黃河後我想一段時間應該不用害怕。”

秋天的黃河黑油油地波濤翻滾，河水湍急，並且又寬又深。大家目瞪口呆看著黃河之外，想不出如何渡河的法子，智如巴叔叔搖頭說道：“可怕呀！河面這麼寬，怎樣才能渡過呢？大人抓住馬尾巴也許還能游過去，可孩子們怎麼辦？”

船夫洛切說：“游泳渡河甯說小孩連大人都未能過得去，如果能夠找到一些木頭也許還有辦法過河，可就這麼個荒野到那兒去尋找木頭呢？”

父親說：“沿著河邊往上走就會到達康薩部落的地盤，有人家的地方也許還能找到一些木板或帳篷杆什么的。”於是我們沿著河邊逆河而行，到了一個河灣，遠處看見幾棟房子，當走近時，這是一處冬屋，因為時處秋季主人尚未住進，感恩上師三寶，有很多木桩和板子堆在一起要多少就有多少。

我和甲白哥起灶燒茶，其餘的人把木杆和木板搬到河邊開始製作筏子，午後，筏子已做好，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捆綁在筏子正中間。洛切說：“多日考，丹增和我們三人牽筏馬，小孩們放到筏子上，其餘的在筏子的四周扶著筏子半身躺在水里，尽可能地游動千萬不能放手，還有把其餘的馬拴到筏子後面，如果在途中不出什麼意外應該沒事。”

然後按著船夫洛切的吩咐，把甲白哥，東秀，格桑和我放到筏子上，其他六個人都各自選好位置在筏子的四周一手抓著筏子，另一只手做好撥水游動的动作，一切就緒後船夫洛切和父親，丹增叔叔把拴在筏子上的繩子的一頭拴到馬尾巴後開始下水渡河，隨著筏馬在前面拉動，筏子離開河岸。大伙的祈禱聲，筏馬的嘶叫聲，波濤聲霎時間惊天動地，一股緊張的氣氛在黃河上飄搖。快到河中央時，拴在筏子後面的三匹馬突然轉頭回游，孟拉木舅舅拉轉這三匹馬刚到筏子邊時，船夫洛切和丹增叔叔牽的筏馬和筏子間的繩子一個接著一個斷落，只剩下父親所牽的一匹馬在拉筏子，一匹馬豈能拉動載著重物的筏子，眼看著人，馬，筏子都往下淌，丹增叔叔放开筏馬使勁地朝筏子游過來，父親大聲喊道：“阿繞！不能放开馬，你自个兒游過去吧！別再過來，我一个人能行，水太冷了不能在水里太久，”丹增叔叔也许根本就没有听见父亲的喊话，仍然跟著筏子游動，筏子在慢慢地往下淌，但是一匹馬在前面拉動的原因，離河岸越來越近了，丹增叔叔还没有赶上筏子，这时孟

拉木舅舅把一匹拴在筏子後面的馬牽到筏子前面，把斷落的繩子拴到馬尾巴，這時有兩匹馬拉筏子，我們才靠邊上岸。康志把一匹馬赶到河里又牽著另一匹馬下水去接應仍在河中央的丹增叔叔，一会儿他們兩個人平安上岸。丹增叔叔說：“如果康志不來接他，他已經沒有太大的力氣游動，可能會淹死的。”

上岸後我們走進一個小山溝里，有的在搭帳篷，有的起灶燒茶。父親由於太冷的原故都不能出聲，披著皮祆躺在地上，丹增叔叔只是有點發抖，看來沒有問題。洛切把一些干姜片泡到茶里叫父親喝下並蓋上了幾層皮祆，過了一会後，父親發抖的很厲害，上齒碰著下齒，連話都不能說。洛切說：“感謝佛祖保佑，發抖表示已經逃離危險，如果體內的寒氣抖不出來，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肝臟冷卻就會死掉的。”

說起昨日橫渡黃河的事，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故事。好在大伙同心協力，還有全靠三寶保佑，才得以平平安安渡過黃河。我們暫居的這條小山溝是一個水草皆全的好地方，我們殺了一頭野牛，肉腸血腸都灌了很多，這幾天人有食馬有草，也不用害怕，舒舒坦坦地休息解乏。

這天從早晨開始出發，行走半天之後我們停下來，燒茶吃飯。看著馬走遠了，叫才考去把馬趕回來，不一會兒他在山下喊道：“阿繞！溝口有幾個騎馬的人趕著驮著驮子的牦牛進溝而來，會不會是漢人鬼子呀？”大伙一時驚慌過去一看，這伙人馬已經到了近處，孟拉木舅舅說：“不是漢人，好像是一邦僧人，他們都頭戴黃帽。”

父親對丹增叔叔說：“在沒有看清楚是誰之前，先不要開槍。”這伙人不知道我們隱蔽在路旁，當他們離我們大約只有二十米時，父親和丹增叔叔手里拿著槍站起來走到跟前問“你們是誰？”他們可能吓壞了，个个如同木鸡一般站著不敢動，這時我們都起來走了過去，他們也好像認清了什麼似的也朝我們走了過來。走

到近处才发现，他们哪里是僧人，是一伙俗人却戴著僧人的黄帽，仔细询问后得知，康萨寺院已经被汉人堵墙片块不剩地夷为平地，他们是运送寺院财物到汉人兵站的运送员，其中一人说：“现在寺院里没有汉人官兵，也没有僧人，周围的寺院居民也没有，汉人强行把所有人都赶到黄河那边去了。”他们把戴著的黄帽都献给了僧人们，还掏出一些银元说“如果你们到了拉萨，这些个银元献给释迦牟尼佛像前，就算做为我们活著的人消灾祈福的经忏，为已经死亡的人们诵经回向之礼”。

孟拉木舅舅接过银元后说：“只要我们到了拉萨，我们会把这些回向礼放到释迦牟尼佛像前，你们放心吧！”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曲合玛扎西却林寺院的时，他们更加高兴，其中一人说：“我们驮著汉人的食物，你们需要食物就拿一些去吧！”

父亲回答说：“喀兆！我们暂且不需吃的东西，即使我们需要也不能，如果我们拿了，你们又如何交差。”说完后两路人马各去各方了。

这天我的心里又充满疑问，当初人们说汉人官兵毁坏曲合玛寺院是因为曲合玛村卫队杀了汉人的士兵。不过，听刚才那些驮运员的话，康萨部落也遭到曲合玛部族一样的对待，寺院被毁，僧人被杀，所有人赶到黄河那边，如同事出一格，如此相似。看来不仅仅是曲合玛，汉人官兵所到之处都要把寺院拆毁，僧人杀光，居民集中起来，并把寺院的财物抢光后送到他们自己的家。

第五十七節 寺院和部落被清洗

我们象往常一样前进，一座很高的山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走近山峰仰望，看见山腰间一座寺院金瓦碧砖，银墙赤窗在灿烂的阳光下格外耀眼，但似乎被一股轻烟笼罩着。“哦！这一定是康萨寺院”不知谁在说。当我们快到寺院环行道时，看见寺院大经堂的一半已经被烧，寺院的经幡杆烧的一点都不剩，到处都冒著烟，满街都是僧人们的袈裟和靴子，大经堂的金顶和法轮被推倒，环行道上小经轮和大经轮里的经书撒的满地都是，在这被红色汉人烧杀抢过的地方，所留下的唯一的生命便是几条无家无主的狗，除此之外到处都是残墙段梁，随风乱飞的经书，还有乌烟，灰炭。整个寺院变成一堆被乌烟覆盖的废墟，使人心酸悲痛。

智如巴叔叔看著眼前的景象说：“好可怜哪！寺院也许反抗汉人的杀戮才造成如此后果，谁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已经断送，三宝保佑这些亡灵能在清净佛国转生。”

孟拉木舅舅说：“比起我们的寺院还惨重，放火烧寺不够还要杀人。”

洛切叔叔接著说：“不得好死的汉人，我们的寺院也许已经成这个样了。”

我们边走边走到寺院上方的山梁口时，空地上搭著一顶很大的帐篷，还有几个人在旁边生火做饭，这些人看见我们后，摘下帽子朝我们走来，我们走到帐篷前一看，噢哟！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帐篷，“这是寺院的大殿帐篷，我们是专门留下来守护这些财物的，”其中一位说。

大殿帐篷里有佛像，佛经，佛塔，幢，屋脊宝瓶，神鼓，镶翅法螺，金灯，金塔等等，塞的满满的。眼前的景象使我想到，如此富裕的寺院被破坏成了这个样子，沦落灾难中的不只是曲合玛寺院，看样子到那里都会一个样。于是我禁不住问：“阿爸，孟拉木舅舅，如果我们到达拉萨时，拉萨和甘丹寺都如同这里被毁灭殆尽的话，到时我们去哪里？”

父亲没有吭声，孟拉木舅舅却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别说这些丧气的话。”

没有等舅舅说完丹增叔叔插嘴道：“我不认为奴考在说丧气话，业门顿，实在是很难预料拉萨是否象往常一样安宁，汉人官兵从几年前不是已经进拉萨了吗？”

父亲也跟著说：“业门顿，也许比起这里还要糟糕哪！红色汉人如同是野火一般，没有烧不到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将在路途中遭遇很多麻烦，很难逃脱呀！事到如今只能继续前进，无可选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会努力把你们送到拉萨的”。

智如巴也说：“佛祖三宝保佑，不知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大伙都积有善业的话定会有路可行。”人们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心情越发沉重，不言不语，低头赶路。

走了两三天之后，我们一行到了果洛的地盘，雄伟壮观的阿尼玛卿雪山出现在我们面前，大伙都摘帽诵经，祈祷磕头。

一路上遇到很多来往行人，大家说“你们不要这样直接走，上面有汉人官兵、你们应该绕道去，下面有汉人官兵”。但是，我们赶了十几天的路却没有看见汉人官兵的踪迹。我们跟往常一样夜间行走，快到天亮的时候，找个地方躲起来。

从这天起，我们又开始白天赶路，一路上看见很多无主的牛羊，还有很多无主的狗，有的爬在牛羊死尸边啃吃，有的嘴朝天嚎叫，许多秃鹫和乌鸦在空中盘旋，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心中充满恐惧感。

洛切叔叔说：“阿卡卡，这里肯定出事了，看这么多没主的牛羊，狗都成了野狗，这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大伙继续赶路，心里不是个滋味，一会儿到了一处平坦旱地，哦！三宝保佑，眼前出现被割破的，推倒的十来顶帐篷，坛坛罐罐，衣食器具满地都是，死人的尸体和牛羊死尸遍地皆是。丹增叔叔说：“阿卡卡，该死的汉人鬼子，这个地方又遭到了他们的杀戮，”然后僧人们下马，坐到路边几具尸体边诵经超度。一顶推倒的帐篷前还一只仍然用铁绳拴着的狗，它腹粘脊背，看起来快要饿死的样子，智如巴叔叔对洛切说：“阿绕！贤父之子，能否把那条狗放开？”于是洛切和甲白哥走过去，折断拴狗的木桩解放了哪只狗，父亲说：“看来此地非久留之地，我们得快离开，”于是人们骑上马继续赶路，一路上有很多糌粑，白米，酥油和奶酪撒落在地，丹增叔叔对父亲说：“阿绕！多日考，我们是不是拿一点干牛肉，酥油和干酪以备路上用？”

没等父亲回话孟拉木舅舅却说：“马死狗饱，这个部落遭到如此大的灾难，我们岂能在死人尸边捡拾财物之理，我们还有一点食物能够维持数天，业门顿，千万不可妄拿他人之物。”大伙都没有出声，静悄悄地赶路。好可怜啊！不知道这些是谁，无论这个部落的人们攻打汉人，或是汉人攻打了这个部落也罢，总而言之，人仰马翻，灾难深重，倒塌的帐篷边，死者无人收尸，双眼都被乌鸦啄去，积攒的财物没人管理而撒落在地，牛羊马无人看管而成了狼的美食，如此毛骨悚然的场景，具有慈悲之心的人见了会产生怜悯，具有爱护之心的人见了会觉得可惜。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死亡的人和牲畜的，不知是怕还是伤心，心里总是闷闷不乐。父亲看着眼前的景象摇头说道：“看这个情景他们遭到了如同蒙古丹参部落一样的屠杀，是汉人官兵包围后扫射而杀，看地形好像是果洛康庚仓的地盘，果洛一带的男人个个豪爽勇敢，女人个个贤惠好客，他们不会轻易投降的，肯定进行过你死我活的顽强反抗”。

丹增叔叔也接著说：“看这些人的尸体和牲畜的死尸还没有发臭，好像是两三天前发生的事。”

当我们通过充满血腥味的村落到达一个山梁口时，眼前出现的景象使大伙更加目瞪口呆，连马都竖耳嘶叫不进而退，成千上万个秃鹫在你抢我夺地啄吃满沟乱扔的尸体，还有很多秃鹫吃饱后在上方的山坡上休息，孟拉木舅舅见此情景便说：“庵摩呢叭咪弘，从前有个歌手曾经唱过，

‘时代变迁之日，
尸骨洒满遍地，
秃鹫心生反感，
野狼无欲再食’，说的正是这种场面。”

我一边走一边看，心中不由地思念起我们以前繁荣，平安的部落和幸福的生活。何时何地要死，此乃前世所积之缘分，无法自己决定，但是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佛祖保佑，我再也无法目睹眼前的悲惨景象，立刻闭上眼睛，跟著大伙默默地祈祷著。

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们顺著大路平安地行驶，没有碰到任何需要害怕和紧张的事，但是白天眼前闪现的，夜晚梦里出现的都是最近几日见到的毁坏的寺院，割破的帐篷，死人，死牛，死马等等。父亲在前面说：“以前汉人不是这么下贱毒辣，不知道为什么？去年蒙古部落里流传著这么个歌谣，

‘汉人当初到来时，
如同就是阿卿滩，
马儿可跑也可走，
后来如同是牛角，
又尖又滑无人味，’说是前面象棉花一样柔软体贴，后面变成黑刺一样又尖又硬，看来不无道理。”

丹增叔叔也跟著道：“是呀！一点都不假，我们寺院决定投降后，全寺僧侣手捧哈达迎接时，一个劲地说著谢谢，还说什么藏汉本来是一家人，汉人的这番话在僧人们的耳郭里没有消失之前，就把我们的寺院铲平了，汉人就好像是穿着生牛皮的靴子一样，越穿越紧。”

听着他们的评论我在想，汉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见人就杀，碰寺院就毁，碰帐篷就烧，见东西就抢呢？

第五十八節 被屠杀的朝圣者

这天天气较热，我们沿著河边慢慢的走，突然从前方传来两声枪响，不知是怎么回事，大伙都一时间变得非常紧张，除了我其余的人都已经下了马，这时几只黄羊出现在离我们不远的山坡上，看见我们后又飞快地跑到右边的山坡上，我赶快催促我的马跑到山坡上看时，阿卡卡！汉人官兵排著看不见尽头的长队正朝我们走

来，我马上转身喊道：“阿爸，汉人来了，汉人官兵就在我们前面”。

父亲急忙说：“不巧我们正面碰上了汉兵，已经来不及逃跑了，大伙赶快跑到上面那条小沟里躲起来，”话音刚落大家牵著马跑进路上方的小沟里，也许是佛祖三宝在保佑我们，这是一条很深的小山沟，足以使我们大伙藏在其中。从山沟里，我们既看不见刚才的路，路上行人也未必能看见我们。刚才的那几只黄羊在离我们不远的山上回头看着我们。父亲，丹增叔叔和洛切叔叔手里拿著枪在小沟口窥探汉人官兵的动向，其余的人都抓著各自的马静静地坐著，我们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汉人官兵行走时发出的脚步声和他们相互说话的声音，时而还夹杂着藏话。我猜他们应该是驮运汉人行李的运送员或者是带路人。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从家乡跟著我们来的寺院的两匹被放生的马边吃草边走到阳面山坡上，我们都吓得冒出冷汗来，但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神马头上连条绳子都没有，我们又不敢去赶回来，这时父亲打手势叫我们不要动，僧人们双手合十，闭目祈祷。听说话声音，跟随汉人的藏人好像看见了马，其中一位说：“好漂亮的马呀！不知这两匹马的主人在哪里”？

幸好，即没有藏人来赶马，也没有汉人来抓马，汉人官兵都一心赶著脚下的路，没有产生任何疑心，大伙仍然在静悄悄地坐著谁都不敢出声不敢动，这时丹增叔叔又向我们打手势叫我们不要动，一会儿后又听到汉人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父亲他们往后退了一点后继续打手势叫我们别动，突然，“啪啪”两声枪响，我们的马由于受惊开始打转，但因为抓得紧没能逃开。两放生的马受惊后跑到我们旁边，这时我们上方的黄羊一股劲地跑起来。原来汉人是在向黄羊开枪，而不是发现了我们，幸亏汉人没有打准黄羊，如果黄羊被打死的话，灾难就会落到我们头上。因为汉人来拿黄羊尸体就会发现我们。难怪大伙都吓的脸色发白，大家都以为我们被汉人发现了。父亲走过来说：“前后大约有五百多汉人官兵。”

危险过后有的说是佛祖保佑了我们，也有的说是山神把我们藏起来的，总之，第一次遇见汉人官兵的恐惧就这样过去了。

大伙都一个跟著一个，沿著大路继续赶路，谁都没有出声，昨天所见到的情景给每个人的心里增加了几分恐慌。我对甲白哥问：“如果我们真的遇上汉人官兵会不会也如同昨天路上见到的那样把我们杀掉？”

甲白哥回答道：“我们能跑，杀我们没有那么简单，”

我又问：“如果只有迟早而不能逃脱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不分昼夜地跑呢？”

话还没等说完孟拉木舅舅责骂我说：“你这个小狗崽子，不要仅说一些丧气的话好不好？”

甲白哥对我说：“别再说了，跟上大伙不要丢下。”

这时父亲说：“现在我们到了佑雄，是果洛地带。”

我们沿著水往前走著，看见很多秃鹫盘旋在我们前方的空中，父亲对洛切说：“阿绕！洛切，这么多秃鹫，这不是什么好事，我俩到前面探个究竟，你们慢慢来。”说完后父亲和洛切走了，没走多久就看见几条狗在啃吃马和牛的死尸，同时闻到一股腐烂的臭味，往前走了一会儿后，河两边到处是变黑的死人尸体，我们无法沿著河边行走，只好绕着走，没走一会又有七八个大小尸体，大伙都诵经超度，我没有祈祷，也诵不出经来，现在见了死人尸体也不觉得以前那样害怕了，离河边较远的沟坎里有很多小孩的尸体，其中也有母子一起被打死的尸体，河边和沟坎里大概有二十七八具尸体，多半是小孩和女人的尸体。浊世之时，不分男女老少地屠杀，是到如今，命中注定要死的话，即不怕也无悔。

大伙沿河走了一段后上了一个较低的沟坎，上了沟坎后又看见高低两个草滩，较低的草滩上大约有十几个帐篷多半被掀翻，没有掀翻的四面都是被割开的大洞。阿爸和洛切坐在较高的草滩上等待大伙，当大家走到较高的沟坎时，几乎大家异口同声“阿卡卡，怙主呀！”我们都目瞪口呆，岩穴里，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小孩的，也有僧人的尸体，五脏撒地，血流满滩，而且牲畜死尸遍地皆是，很多马备著鞍子口里还含著嚼子，十几个牦牛和犏牛还用鼻绳拴在木橛上就这样被打死，从帐篷被割破的窟窿里露出几具尸体来。不知道这些苦命的人们是谁，何处来又何处去，但就在这高低两个草滩上一个不剩地惨遭屠杀，所谓的惨不忍睹，毛骨悚然等词远远不能说明当时的景象，此时我实在想不起一个更恰当的词来形容我所看见的场面。

我的心里只有悲伤，满脑子都是问好，跟著大伙，看着死尸，嗅着臭味，想著恐惧慢慢地移动。听见父亲在说：“看这些死者的穿风戴俗，是我们那边来的香客，在这里扎营休息时遭到了汉人的包围屠杀，刚才洛切和我在沟坎上看见汉人用机关枪扫射后留下的一大堆弹壳，”

洛切叔叔也随著说：“这些断子绝孙的汉人鬼子们，他们怎么就忍心杀这么多孩子和老人呢？真可恶，不知这些死者是否杀死了几个汉人没有。”

丹增叔叔凑过来说：“根据这些香客到达的时间来看，他们也许是喇德部落的或是麻巴部落的，从他们的穿风戴俗就能知道，好可怜哪！全部人马就此灭亡，好恶毒的汉人呀！”

孟拉木舅舅也说：“不得好死的汉人鬼子们，他们怎么能忍心屠杀这么多生命，尤其是怎么能忍心向孩子下手呢？汉人哪汉人，是真正的魔鬼。”

父亲又说：“汉人可能趁黑夜包围后，天刚亮就进行了扫射屠杀，人畜同杀，他们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男女老少，看这些死者的位置，从帐篷里出来后试图往河边逃跑的时候被杀死的，业门顿，好可怜哪！”

丹增叔叔又说：“看这个样子，如果再遇到汉人顾不上生死了，只能拼死，就看不能在被杀之前可否杀几个汉人以报杀我之仇。”

父亲对丹增叔叔说：“死还不容易呀！也能杀他几个以报心头之恨，不过，我们还不能死，首先要把这些孩子们送到拉萨，到那时生死都无所谓，僧人们可否为这些亡灵诵经超度，我们不能就此留太长的时间。”

于是僧人们坐成一行，进行简易的祈愿超度仪式。洛切叔叔领著我到校高沟坎放哨，我向四处看了一下，沟里，草滩上，水边到处都躺满死人，还有牲畜的死尸，掀翻的帐篷，撒落遍地的东西，啃吃死尸的野狗和狼，头顶上盘旋的秃鹫，就像传说中阴间里一般恐怖。佛祖保佑我们，那里还有什么出路啊！-----如果我能决定的话，坚决不会再往前走。

第五十九節 果洛的衛士们

这天我们依然如同往常沿著大路往前走，昨天所看见的可怕场景一直在我的心里翻滚，整天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夜里刚刚入睡梦中又出现五脏六腑撒落在地眼睛被乌鸦啄吃后留下两个大洞的尸体，真的到了那种日不进食夜不入眠的地步。无缘无故无数个生命就这样剥夺。时到如今没有害怕的感觉，悲伤的泪水已经流尽，最可怜的便是屠杀中夺取生命的那些无辜小孩，还有怀里紧抱著的孩子和一同被屠杀的母亲们。

快到中午时分，我们碰见两个妇女， 其中一位说：“被屠杀的那些是从安多中区来的香客，几天前刚刚经过我们部族，却被汉人杀光了，”另一位也跟著说：“你们不能沿著大路直行，要不会遇到杰朵的汉人军营，近日杰朵有很多汉人官兵。”于是我们停下来，起灶烧茶，休息到天快黑时，父亲对大伙说：“大家动身赶路，无论如何今晚必须要跨过杰朵，这里是平光的草地，很难有藏身之处，我们要加紧行走，我想天亮之前应该会跨过去的。”

因为大伙都是单人单马，所以很快就已经做好上路的准备，上半夜有一丝朦朦胧胧的月光比较好走，有时听到从山下传来的狗叫声和牧人吆喝的声音。突然从前面听到一个可怕的呼啸声，使走在前面的父亲和洛切叔叔的马惊惶的非常利害，

而且洛切叔叔和赖考被受惊的马给甩了下来，我们的马都有些惊惶，就在这时听到两声枪响，又听到一声怒吼，较前方的都已经从马上下来了，甲白哥对我说：“不要下马，不用怕，是熊。”之后才知道，大伙行走时，突然有一只熊立起来呼啸，马受惊把洛切叔叔甩了下来，还好父亲没能甩下来，洛切叔叔开枪后熊吓跑了。

惊惶之后我们继续快步赶路，山下有一条很平很宽的大路，大伙顺路往前走，一会儿后听到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丹增叔叔说：“这好像就是飞机的声音。”

智如巴说：“不可能，飞机还能在夜里飞行呀？”

父亲说：“这好像就是汽车的声音，如果是汽车就用不着害怕，汽车只能有路才可以走。”大伙继续走，那个雷鸣似的声音却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突然间父亲说：“哦！不好了，我们所走的这是一条汽车路，大家赶快往河那边跑，”话音未落就在我们前面的山梁上随著轰隆的声音射出一道明亮的灯，我们都转身就跑，灯光恰好照到我们身上，人马都在灯光下格外清楚，“啪啪，啪啪，”枪声一个接著一个响起，父亲大声叫喊：“不要沿路跑，”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跑了一会儿后我们避开汽车灯到了一个沟口，大伙都跑散了，这时东秀，格桑，甲白哥和我们四个在一起，其余的人不知跑那儿了，大约有十几辆汽车，都沿路而去，然后，跑散的我们互相叫喊，一阵后大伙聚在一起，父亲说：“他和丹增没有跑，只是隐蔽在路边的岩穴里。”

黎明时分我们顺利地通过在杰朵的汉人军营，度河而去，当到达一个山崖是天已大亮，我们从山崖往回看时，整个杰朵搭满帐篷，还有数不清的马，名声远扬的杰朵的汉人军营却没有发现我们，大伙就这样顺利地离开。

于是我们走进一个较偏僻的山沟里，就此逗留了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僧人们念经拜忏以消灾祈福，父亲和洛切叔叔用石头垒起一个圆形的桑赤，点燃一些柏树叶，然后放上一些糌粑，干酪和酥油进行焚香祭祀，几天前所看见的人仰马翻的场景好像有些淡出似的。此时，不管在白天或在夜间赶路，都没有什么困难，也不当初那样害怕了，离开寺院和家乡已经有一个多月时间，自从出逃的那时起我就没有从马背上摔下来过，所以，大伙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马背青蛙”，因为我心中牢记著不管白天黑夜，不能从马背上掉下来，所以就不会轻易掉下来的。每次遇到危险时，我都不是因为被打死而害怕，而是，如果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丢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而害怕。即使死到临头，也不能夜间在马背上掉下来，再逃再跑，也没有从马背上摔下来过。

这天我们上路后不久，到了一个沟里，看见一股青烟在前面冒出来，父亲对大伙说：“我俩到前面去看看，你们慢慢来，”说完后父亲和孟拉木舅舅走了，当我们跟上他俩时，他俩已经生好火正准备著烧茶，父亲看见我们的到来便说：“一帮打猎者昨夜在这里居住过。”

我们看到几个野驴的头和驴皮，还有扔下的骨头等，这天不用起灶就直接可以烧茶了，等大伙吃饱时时至午后，我们又开始赶路。走了好几个时辰后，到了一个四处是悬崖峭壁的深沟，于是父亲，智如巴，康志等从马上下来后打手势叫我们不要过来，除了我之外全部从马上下来等候，丹增叔叔把马留在那儿，枪握在手里快步向前跑去，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心里有些紧张，一会儿后听到相互答话的声音，那边有人喊道：“阿绕，不要开枪，你们不必害怕。”

丹增叔叔也喊道：“我们是去拉萨的香客，大多数是僧人和小孩，你们不必起疑心。”于是我们牵著马走过去，这时从我们左边的岩峰中几个拿著枪的人站起来向我们走来，看这些人穿著的大皮袄就知道是果洛一带的人，走到近处时他们把帽子给摘了下来，前面和父亲一起也有十几个骑士，都背著枪，还赶著几十头驮著野马肉的牦牛，其中一人说：“他们是果洛玛多地区的部落卫士，他们看见你们大多数是僧人所以就没有开枪。”他们都一一过来拜见僧人们，并献上了些银元，有的还把回向之礼交给了僧人们，这时父亲为了掏话而问：“阿绕！夥计们，如果汉人一旦发现我们，大伙都一起遭殃，还不如向汉人投降的好，以你们的看法这个想法如何？”

其中一位岁数较大的长者说：“这个时候喇嘛僧人那里还有投降的余地，我们的喇嘛僧人抓的抓走了，其余的喇嘛高僧都被批斗整死了，你们快快走吧！我们在自己的地方还能凑合著过得去。”僧人们对他们说了一些“喀兆，好运”等祈福之话以后，我们各自去了。洛切看着他们的背影说：“可怜好心肠的人们，那位老人

没有难为我们让开一条道叫我们快逃，如果他们当中的人把此事告诉给汉人，那么他就很难保住老命罗！”

父亲回答道：“果洛人心口一致应该不会有事。”

智如巴凑过来说：“这些汉人真的很难说准，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枪竟敢交给藏人手里，难道他们就不怕藏人反抗或者带枪逃跑吗？”父亲说：“看样子他们已经向汉人投降了。”

丹增叔叔说：“我们也不是投降了吗？不但没有给枪还把所有人都抓走了，不是吗？”没有人回答丹增叔叔的此番话，在沉默中赶路。

这些部落卫士奇怪，汉人更奇怪，不知何故，却给我们放了一条生路，佛祖保佑让那个好心的老人平安吧！这是自从我们从家乡出来至今，遇到的唯一的一帮持枪却不杀人的人，上师三宝保佑我们。

这天天气非常糟糕，从清晨就下起雨加雪。父亲仰望著灰蒙蒙的天空说：“这里是果洛阿琼部落的地盘，看这个天色，要下大秋雪的样子，这儿好像汉人还没有到似的。”

大伙在泥泞的路上缓缓地挪动，不一会儿，看见有三匹备著马鞍的马在不远的山坡上吃草，丹增叔叔指著那些马说：“阿绕！那些马好像没有主子，我去把它们牵来，”边说着掉转头走了。

洛切说：“阿绕！看清楚后再去，也许主人在山坡另一面哪。”我等原地等候，一会儿后，丹增叔叔牵著三匹马回来了，其中一匹马的鞍鞅都滑到马肚子上，三匹马都看起来很不错，孟拉木舅舅和赖考的马，还有一匹驮马较瘦，所以牵来的三匹马作为替代后都放了。于是我们继续赶路，路边水潭上又有十来匹马和大约百来头牦牛，不知谁在前边说话“哦！这儿又有这么多的牲畜，好奇怪怎么都没有主人哪？”一路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没有主人的牛羊马，父亲说：“阿卡卡，看这些样子，不是什么好的兆头，这些地方好像已经遭到汉人的肆虐扫荡，不然，怎么有这么多没有主人的牲畜呢？”

智如巴说：“可能是，你看这满滩都是羊，也许是所有人家的羊都混合在一起了吧，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羊哪！”大伙来到一个山崖时，山崖口有很多野狗，当走到一处较平的滩时，对面山坡上很多羊被狼咬死，狼和野狗一起在吃羊的死尸，山坡上，山沟里大约有百来个羊尸。大伙沿著一条小溪继续往前走，仍然是没有主人的牛羊满山坡，遍草地。洛切叔叔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知产生什么念头却说：“阿绕！要不大伙就留在这里，把这些无主的牲畜管起来，过它个几年再看怎么样？”

孟拉木舅舅说：“你别再说这些疯言疯语了，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原住人都不能够过平静生活，那里还有容纳我等外来人的地方？这是明明摆著的事。”

这时智如巴说：“这不可能是个无人的空地，只是不知道汉人把这里的人集中在什么地方而已，这里的原住人就像我们的寺院居民一样，把人们强行集中到某个地方，牲畜才没有主人的，天底下就没有汉人鬼子没有到过的地方，佛祖保佑！时代不分上下地变了！”

父亲说：“看这里的样子，拉萨也许比这里还要糟糕哪！藏政府的几个士兵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无能抵挡这些魔鬼般的汉人的。”

大伙边说边走，个个心情都很沉重，时到如今只有摸著石头过河了。路上方又有一群羊，丹增叔叔，康志和才考三人过去都赶了过来。我琢磨著，可能快要遇上一个就像昨天遇到的残景一样的部族，奇怪的是，我们前行了整整一天，只有漫山遍野的牛羊马和野狗，却不见人影，也没有碰上部族什么的，真的好奇怪呀！为什么就没有冒烟的地方呢？活著不见人影，死了不见尸首，真奇怪。

夜幕降临，西边的山峰上只剩下最后一道亮点时，大伙也在这雨雪天赶了一整夜的泥泞之路，人困马乏，于是就在水边的一处较平的地方住下休息。这天围绕著我们有上千的牛羊马，洛切叔叔说：“明天我们就在这里继续休息，上午需要宰杀几只羊以备路上用。”

父亲说：“一点庇护都没有的这种地方是不能逗留的，早上宰完羊后到这条沟的上方可能会有些好藏身的峡沟，然后休息数天吧！”夜晚天气变冷，雪整夜下个不停，早上我们起身后，宰了三只羊后便上了路，我们走了一段路后我回首了望，羊群仍然在原地未动，因为夜间下雪的原故，山坡上的牛和马也来到羊群附近，炊烟悠悠，从远处看去，好似一户富贵人家的气派，实际上只是无主的牛羊马聚集的空地。

我们在一个深沟里休息了三天后，这天早晨天没亮就出发。一会儿后，又下起雨加雪，寒风刺骨，我的皮袄破旧的四处都是洞，年幼的僧人们也在冻得脸色发紫，只打抖擻。有两个牵著驮马的骑士在河那边急忙行走，丹增和洛切叔叔朝著那两个人直奔过去，我们在前面烧茶等候，他们俩回来后洛切说：“这个地区早已被汉人官兵杀的杀，抢的抢，烧的烧后，剩下的人们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说是成立了什么合作社，到这里肆虐的是红色汉人，红色汉人一向是凡是抓到的都逮捕，凡是看见的都杀掉，向汉人投降就等于送死，听他俩的话，这个地方没有汉人不在的地方，没有汉人未到的地方，还劝我们千万不要沿著大路行走哪！”

丹增叔叔补充说：“既然如此，死在汉人手里也无缘无悔，寺院和部落都已经惨遭汉人的毁灭屠杀，即使我们能存活也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希望。”

智如巴说：“无论能否存活，只有继续本著拉萨而走，再无选择之余。”

洛切又说：“佛祖呀！为了使这些小孩送到佛教之乡才弃家离乡，不关后果如何只有去拉萨罗！”

这时父亲说：“最近几日，恶梦不断，预示不祥，心情不是很舒坦，至此后悔已经完了，生死如何，这十二位僧俗就相遇在途中，是命中注定的。”接著大伙都说了许多假设形的话。

我对父亲说：“最近几日，我也常常被恶梦惊醒，”他们只是看着我笑，却没有回答，实际上我梦见汉人追赶我们，父亲和我的头上鲜血之流等的恶梦，就在昨晚我又梦见汉人把大伙打散后，在一个黑暗的荒野里只有我和甲白哥，在拼命地往前跑。但我没有把我梦见的这些恶梦告诉大伙。现在一到夜晚睡觉，一想到梦见的恶梦就有点不敢入睡的感觉。

大伙正在赶路时，康志和赖考在前面喊道：“哦！前面有很多人。”当我们一行人马靠近这些人时，五六个老人半坐半躺地靠在一起，大多数人伤势严重躺在冷地上一动不动，还有很多小孩在哭叫，洛切叔叔说：“好可怜哪！这些可能遭到了汉人的肆虐，”于是大伙停了下来，父亲和洛切，丹增叔叔为伤员们包扎伤口等进行料理，父亲正在为一名左腿被打断的老人治伤，洛切叔叔从毡衣角割下一块烧焦后递给了父亲，父亲把烧焦的毡贴到大腿的伤口上，又拿一条带子扎好后对这位伤

员说：“现在好了，血已经止住了，不会死，”父亲他们给每一个伤员都进行了凡是可行的料理办法，僧人们也向伤员们发送了一些羊肉和糌粑等，有个看起来不过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胳膊上竟着了两枪，幸亏没有打坏骨头，我和甲白哥拌好糌粑后递给她吃，但她一直哭叫“阿爸、妈妈”，从她身旁的老奶奶口中得知，小女孩的父母被汉人打死，他们是在她父母的尸体旁把她给带来的。其中一位老奶奶讲道：“我们是杂曲喀部落的，杂米冉喇嘛家乡的人，喇嘛和很多人已经被杀死，部落卫士进行过坚决的反抗，经过激烈的死拼后，最终武器、人数等的悬殊，无法继续抵抗都逃到拉萨去了，现在这里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小孩，还有伤残病重的，上面还有十几个伤员，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求求你们，给他们一点吃的。”

于是我们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后，一个洞穴里有十几个伤员在一个破烂的铝锅里烧水，当看到我们时还能动弹的都起身并向僧人们磕头求福，父亲和洛切叔叔从驮马上取下一一些吃的东西送给他们，而且给一些伤员料理伤口，受伤的都是些妇女，一位老奶奶哭著对我们说：“我们部落和汉人进行了几天的苦战后都四处逃命去了，如果你们遇见他们，就说我们被捆在这里，这儿都是些女人小孩和老人，而且大不分受了伤，我们会死在这个荒野的。”

不远的山坡上有几个牦牛，父亲和洛切去赶了过来，是五个领著牛犊的奶牛和五个驮牛，其中两个驮牛被父亲他们宰杀，把牛肉都弄好之后，丹增叔叔对一位老奶奶说：“你们要看管好这几个奶牛，吃这些肉，不会有事的，在这个之前不关是汉人还是藏人会有人来理会你们的。”

我们非常痛苦地留下他们后离去。好可怜哪！跑到这么远仍旧难免被杀，还不如留在家乡。

第六十一節 劫殺漢兵

几天来每当我想起父母被汉人所杀，小胳膊准了两枪的小女孩时，我的心如同刀割般的疼，还有那绝望的哭声在我的耳前迂回。好可怜哪！他们一心想著去拉萨才离家出逃的，谁能料到如此沉重的灾难会落到他们头上，父母被杀后一个人搁在荒野里，其实我们都本著同一个目的，采取了一样的方式，不同的只是灾难还没有落到我们头上而已。根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最近几日出现的各种预兆显示，很难到达拉萨，只是厄运还没有降临，只是时间的前后，灾难是难免的，所有寺院部落，人和牲畜都遭到毁坏屠杀之际，那里还有活路可走，这确实是难中之难，我整天胡乱想著这些。

走了很长一段沙地路后快到一个沙丘崖口时，走在前面的人都躺在沙丘上探头窥视，康志低声说：“快下马，那边有汉人的部队，”我没有去前边也没有从马上下来，等了一会后，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窥探，于是我也到前面看，山丘那边的水边几百名汉人官兵排著长长的队在缓缓地前进，因为这天风很大有时被沙尘遮住视线看不见汉人官兵。

父亲压低声音说：“这些可能是去拉萨的。”

丹增叔叔说：“把他们一个不剩地就此杀绝该多好啊！”

父亲又说：“不能就这样等了，你们回到水边起灶烧茶，我在这里放哨。”

洛切叔叔说：“唉！能点火烧茶吗？”

父亲回答道：“风这么大，汉人是闻不到味看不见烟的。”

我们回到水边烧好茶后边吃干肉便等，丹增叔叔带著干肉和茶回去给父亲，大约是中午时分，他俩招手叫我们上来，这时汉人官兵已经走远，大伙翻过山丘来到水边，这里绿草悠悠，清水潺潺，是一处不错的好地方，于是我们就停下来，让马吃草休息，大伙尽快搭起帐篷，准备就此过夜。大伙在帐篷里休息，东秀和格桑去把走远的马牵回来，突然，他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汉人来了，汉人官兵来了，”大伙都又惊又吓霎时间乱成一套，洛切叔叔说：“僧人和小孩们留在帐篷里别动，看我们的，”说完后拿著枪起身，父亲非常慎重地说：“你们都坐在帐篷里别出去，如果汉人很多我等遇难的话，你们就向汉人投降，应该没事的，贤父之子们假如有活下来的，就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说完后他们三个人跑出去。我也跟著他们跑到沟坎张望，不远处三个人赶著几个驮牛朝我们走来以外，却没有看到汉人官兵，这时我的心里不那么害怕了，父亲他们三个人过了河之后，把马放回来，然后在一个小山丘上瞄著那几个汉人在等待，赶著驮牛的那些汉人因为不知道前面有人在用枪瞄著他们，所以直走过来，快到山丘边时一声枪响，应声一位身穿蓝色汉衣的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其余两个人也被受惊的马摔落在地上，那两个人爬起来后把双手举到头顶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父亲等三人用枪指著他俩，慢慢走了过去。僧人们还在帐篷里，我招手示意叫他们上来，于是他们也到了沟坎。孟拉木舅舅，智如巴和康志骑著马过河去看，河那边他们又在搭帐篷，赶著驮牛的汉人也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走了过去。

父亲和丹增叔叔都拿著两支崭新的半自动长枪，还有很多子弹放在旁边，洛切叔叔也拿著一支新枪并在他的腰间多了一条看起来很漂亮的弹夹。洛切叔叔向大伙说：“他们把各自的空枪还给了汉人运送员后放他俩走了，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汉人的面粉，白米和馒头。”

丹增叔叔对洛切叔叔说：“如果不是你俩的劝告，业孟东，我会杀了那两个汉人运送员。”

父亲说：“你杀两个汉人，汉人会杀二十个藏人的，留下一个活口，他会说话解释的，这样藏人就少受一点灾难。”接著他们说了很多如何劫持汉人运送队的过程。

这天杀了一个汉人士兵，截获三支枪和很多子弹，还有一些面粉等的东西，丹增叔叔和它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杀了汉人运送员大伙不敢多留一大早就上路，整整赶了一天一夜的路，当在一个很深很宽的大沟里行走时，我的头疼的越来

越利害起来，于是我和父亲同骑一马，平时我和甲白哥行走在大伙中间，不让我走在前边，也不让丢在后面，今天却和父亲行走在大伙的前边，觉得很得意。

大伙走到大沟脑里快到崖口时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峡谷，丹增叔叔在前面，紧接著是父亲和我，恰在此时，从山崖口两只狗向我们驶来，洛切叔叔踩镫下马，从地上捡起几块拳头大的石头，这时丹增叔叔说：“前面有汉人官兵，”边说从背上拿下枪，“啪啪！啪啪！”响起激烈的枪声，忽然我的腋下觉得什么东西给震了一下，我和父亲一起从马背摔了下来，我认为父亲准弹了，马上抬头看时，父亲弯著腰手里握住枪往山崖口跑去，洛切叔叔也紧隨著父亲，丹增叔叔已经爬在一个大岩石上向汉人射击，僧人们和受惊的马你拉我扯，乱成一套，我翻身起来后快速牵著父亲和洛切的马跑到一个较大的岩石后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洛切叔叔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智如巴说：“你领著孩子们在石峡口等我们，汉人越来越多，不知道能否抵挡的著，”说完后把我放到孟拉木舅舅的马的屁股上，牵著父亲，丹增叔叔和他自己的马而去。

于是我们沿著水槽头都不回地跑回去，从我们后面传来不断的枪声，跑了一段路后我骑回自己的马，可能受惊的原故，这时我的头也不疼了，智如巴说：“我想再不能跑了，要不咱们跑散了可怎么办，”孟拉木舅舅说：“再走一阵，如果他们能逃脱的话，单人单马很容易跟上我们的，”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大伙都忐忑不安地回首看，“他们三人是不是已经被汉人打死了”大伙的脑袋里闪现出同样的疑问，我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后，又听到枪声，大伙又继续往前走，不知谁看见的“他们来了”在后面叫，我回头看时，他们三个人在前面跑，汉人士兵在追击，我大声喊道：“孟拉木舅舅汉人在后面追击，”孟拉木舅舅也大声说：“大伙快跑到左边的石山上，快跑，”我们飞快地跑上石山上，这时父亲他们也已经到了石山下，当父亲他们快跑到石山上时，汉人骑兵也到了沟里，并在边追边射击，看起来大约有十几个汉人骑兵，父亲他们刚到石山上后放开马，跑到一个岩石旁躲起来等待，丹增叔叔的左肩上流血，父亲为他料理伤口，丹增叔叔说：“阿绕！两位好汉，这次可不要错了占领地势。”

父亲说：“不要紧张，让他们靠近，切切实实地不要放过，打死他几个我看他们还停不停。”

我们躲在不远的岩窟下，看见汉人骑兵在沟里向我们奔来，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地飞，这时父亲扣响了枪，跑在前面的汉人骑兵应声而丢下马，其余的汉人还不停地跑过来，丹增叔叔和洛切叔叔的枪几乎同时响起，前面的一对人马应声而倒，父亲又开了一枪，同声前面的人马倒在地上，剩下的汉人骑兵不敢直撞，有的调转马头奔向右边的小沟，有的被马摔下来后，爬在地上向我们开枪，过了一会儿后，从右面的小沟里出来一个汉人骑兵，直奔过来，随著父亲的枪声滚下山坡，紧接著又有一名汉人奔向我们，丹增叔叔一枪打下马，尸体滚下沟里去了，后面的汉人都往沟里逃跑了，这时汉人只敢在远处向我们开火之外，再不敢往前冲，父亲说：“我们该走了，看汉人的样子他们不敢再追来，”于是我们沿著石山牵马下去奔向前方，汉人骑兵还在向我方射击，但没有追击。

第六十二節 再次与漢兵決戰

自从我们和汉人的激战中幸运地逃脱以后，大伙在一个山沟里休息了三天，从我们逗留的地方可以看见远处的鄂陵湖。

这天我们天不亮就上了路，父亲对大伙说：“今晚我们将到达咖雄一带，那是布捷的地盘，如果汉人还没有到这一带的话我有好几个要好的朋友，一旦需要这些人一定会拔刀相助的。”

晚上我们就在咖日擦帝麻利布附近停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藏身之处，一望无际的大草滩上的一个很深的坑，不走到坑沿儿是看不见坑里头，而坑里的人只要上了坑坎就能把方圆十几里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我们就在这个大坑里居住了两天。这天甲白哥和东秀去捡拾牛粪作燃料，回来后说：“草滩上方的山脚下有很多帐篷，”于是大伙去看，山脚下固然有很多帐篷和牛羊，父亲说：“现在还不清楚，看管好马，烧茶做饭时尽量不要把烟冒的太大，他们不到坑沿儿是不会发现我们的，等中午时分如果放牛娃到附近我们可以打听情况。”除了两匹神马以外，我们的马都用绳子栓著不敢让它们跑到沟坎去，离我们较近的山脚下十几个骑著马的人在赶著驮牛在走，赖考说：“看那几个走在中间都是汉人。”

康志跟著说：“对，中间的都是汉人，走在前面的看服饰好像是藏人，不过都背著枪。”

丹增叔叔说：“唉！这一带也被汉人控制了。”

孟拉木舅舅随后说：“该死的这些汉人鬼子，看来藏人的所有地方都被占据罗。”

父亲接著说：“如果布捷被汉人控制了，那么长江七水渡口肯定也被汉人把守，如此推理那我们就很难到达拉萨，倘使不能够避开汉人，需要和汉人交锋杀出一条出路那是绝对不可能。”

大伙在就如何脱离危险等问题进行探讨，我跑到沟坎时一群羊在我们附近，并有两个妇女好像就是放羊的，我跑回来对父亲说：“那儿有两个放羊的妇女。”

父亲说：“你们在这里坐著，我打听打听这里的情况。”

起身便绕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后，父亲回来向大伙说：“山下的帐篷是布捷鸿古仓，铎仓，鄂仓，这些部落的首领都已经向汉人投降了，汉人把所有这个地区的人们集中起来开办了合作社，昨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帐篷营叫联合政府，她俩还说他们部落里的壮年男女和所有僧人都被汉人逮捕，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这时丹增叔叔也带来了一个老人，那老人手里拿著一小袋布拉枪的子弹，丹增叔叔对大伙说：“这个老头说还有几支枪藏在上面的什么沟里，我告诉他我们只需要子弹。”

那位老头对大伙哭诉道：“我们部落已经沦落到了汉人的手里，汉人发现我们私藏枪弹可不得了，这些子弹对你们也许还有用，如果需要枪的话，我今晚就拿来给你们，我们的枪弹早已被汉人没收，部落首领向汉人低了头，狡猾的汉人恩将仇报，搞突然袭击一夜之间把部落里的所有喇嘛僧侣，壮年男女都被抓逮捕，我的儿子，女儿女婿都被抓去，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汉人不在的地方，多半汉人官兵在嘉青斯木朵路岔口，去拉萨朝拜的香客都在长江七水渡口被汉人消灭，你们也很难逃脱的。”

无意中得到如此多的子弹丹增叔叔他们都显得特别高兴，丹增叔叔对父亲说：“现在我们有了子弹，贤父之子个个都是好枪手，要死乃命中注定，在死之前一定要报上杀我之仇，就此之外压根就没有想过能够活著出去。”

这天早晨我们又在下半夜就上了路，黎明时分到了一个遍地是小山丘的地方，大伙沿著一条笔直的沙路前进时，突然，听到枪声从后面传来，“汉人追上来了”不知谁在高声喊，于是我们扯嚼加鞭，撒腿就跑，随著我们加快逃窜，后面的枪声也越加激烈起来，飞弹在我们头上，马蹄下，左右嗖嗖乱飞，大伙人马在飞扬的尘土中逃命。父亲边跑边转过头对丹增叔叔说：“阿绕！丹增要拿下上面那个山丘，需要占有地势反击，要不就很难脱身，”汉人在不停地向我们啪啪！啪啪地射击，但奇怪的是大伙人马一个都没有受伤，当大伙跑到山丘后面回头看时，汉人在离我们不远的沙丘间边追边射击，父亲向大伙说：“僧人和小孩快躲到沙丘后边去，我在这里把守，丹增和洛切快去占领右边那座沙丘，这里地势很好，我们应该能对付得了汉人，坚持到天黑就好办了，”说完后瞄准著在等待时机，我和甲白哥，康志三人躲在父亲后面，其他的人在丹增叔叔和洛切叔叔占领的沙丘后面牵著马隐蔽，洛切对父亲说：“阿绕！好汉，人称你是百发百中的好枪手，而且你手里有崭新的布拉枪，今天你可要大显身手噢！”

汉人骑兵刚到一处平地，丹增叔叔开了第一枪，跑在前面的汉人骑兵连马一起应声倒地，这时又一个跑在前面的汉人骑兵随着父亲的枪声而从马背上落地，又有一对人马也应声而到，尽管击毙了三四个汉人骑兵，汉人骑兵仍然直冲过来。父亲说：“看着那个骑白马的汉人，”话音刚落枪声响起，汉人骑兵从白马上应声丢地，这时不知道丹增和洛切叔叔谁开的枪跑在前面的汉人骑兵应声连马一起倒地，至此汉人骑兵再不敢直冲，向左右的沙丘奔去。这次我们所遇到的汉人骑兵中只有几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其余的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丹增叔叔来到父亲身旁说：“今天我们占有地势，不打他个你死我活绝对不罢休。”

父亲回答说：“尽量节约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打退了汉人的进攻，接下来就要从远处看谁的枪法好。”

这时跑到沙丘后面的汉人爬到沙丘顶架起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因为太猛烈太密集，我们就一点抬头的机会都没有，丹增叔叔实在无法坚守沙丘而开始往后退，看到只有两个汉人在沙丘上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父亲说：“丹增到这儿来，我俩一起射击，看能不能阻止。”父亲和丹增叔叔几乎同时打响枪，沙丘上的机关枪应声停止，“把他俩被干掉了”洛切叔叔边说著走过来，恰在此时，甲白哥说：“阿爸，我们后面有汉人，”回头一看，我们左边的沙丘底部三个汉人骑兵向我们直奔过来，父亲说：“看著那个骑黑马的汉人，”话音刚落枪声响起，骑著黑马的汉人应声从马背落地，紧接著丹增叔叔和洛切叔叔也扣响了枪，连人带马打翻在地，剩下的一个掉转马头便跑了，这时，又有一个汉人从刚才架有机枪的沙丘落出来，洛切叔叔说：“机关枪沙丘上有汉人，”话音未落父亲的枪响了，应声那个汉人从沙丘上滚下去，父亲对丹增叔叔说：“阿绕！丹增，你注意看着那个沙丘，不要让汉人靠近机关枪。”

孟拉木舅舅说：“噫嘛呢吧弥弘！打的好，让汉人知道知道我们的利害。”

父亲问道：“夥计们，还剩多少子弹？”

丹增叔叔回答：“我还有十六发。”

洛切叔叔回答说：“我可能还有二十来发。”

父亲又说：“要节约子弹，汉人是越杀越多的，没有子弹怎么办。”

夕阳在西山头上回旋时，从远处又有一匹汉人骑兵走过来，大约有三十左右，洛切叔叔说：“大伙是不是要应山逃跑，要不我们怎么能对付得了那么多汉人骑兵呢？”

父亲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危险，要逃跑还不容易呀！”说完把手里正在啃吃的肉递给了我。

丹增叔叔说：“全都是汉人，不能让他们太靠近我们。”

汉人骑兵直接朝我们直奔过来。父亲说：“我们三人连枪把走在最前面的骑著黑色马的汉人毙掉。”咚咚咚！三支枪同时扣响，跑在前面的连人带马还有一个紧随其后的汉人应声倒地，父亲他们在不停地射击，汉人骑兵在一个接著一个倒地而亡，其余的汉人骑兵朝著四处的沙丘跑去，汉人又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还向我们射出几颗炮弹，炮弹都在离我们较远的沙丘底部爆炸，把我们都倦在尘土里，但汉人只是在远处放枪放炮之外不敢往前冲，这时父亲说：“天快黑了，汉人不敢靠近我们。”

等天大黑后，我们应山逃离，断断续续的枪声还在我们身后传来。

当大伙逃离沙丘丛后，父亲向大伙说：“今天我们杀了那么多汉人，汉人不会把我们这样轻易放过的，我们必须走快一点走远一点。”

于是大伙快马加鞭整整逃了一夜，天亮时分到达一条大河边，太阳升起时大伙在一个用石头筑起的羊圈里烧茶休息，刚要喝茶，洛切说：“前面发现有一批赶驮牛的人马过来，”丹增和洛切叔叔拿著枪到前面探查，一会儿后，三个藏人赶著四十多头空背驮牛来到我们的瓦喀，在喝茶聊天时得知，他们是曲玛莱县巴岩地区的，这里已经到处都是汉人官兵，听他们的语气真的有一种红网恢恢那里逃的感觉，看来无处可走了。喝完茶后大伙收拾器具，各去各的了。

这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大伙正在一个很深的沙沟里行走时，赖考说：“前面有汉人官兵，”丹增叔叔也急忙说：“有很多汉人官兵，我们直接相撞了，只能作战别无选择。”

父亲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硬拼，大伙快往那个小沙沟里跑。”大伙尽快跑到一个小沙沟后顺著小沟往上走，一处较深的沟底停下来隐蔽。大概有一百来汉人官兵，沿著河走过去，却没有发现我们隐蔽在不远的上方。等汉人官兵走远后，我们翻过沙沟时，父亲说：“这里是鄂日窟，左边那座大山是鄂日琼雪高考山，我们走完这条沟后，会遇见鄂日河，渡过鄂日河就到了曲玛皋玛隆沟，今晚无论如何也要渡过鄂日河，”

从山崖口大约往下走了一个时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山沟，山沟阳面有堆嘛呢石，这条小山沟里小溪潺潺，绿草如茵，是一个给人无限舒畅之感的美丽小山沟，智如巴说：“啊！多么美丽的小山沟，今晚要不咱们就这儿停留一宵？”

孟拉木舅舅也跟著说：“这几天来人疲马倦，也确实需要早一点休息。”

丹增叔叔也说：“阿绕！多日考，要不就这休息怎么样？”

父亲回答道：“何去何从你们都不是不知道，以我之见，今晚务必要渡过曲玛河，这个山沟看着美丽可太狭隘，一旦汉人到来那就很难脱身啊！”

大伙都觉得很累也都想留下来休息，所以我们就在小山沟岔口搭起帐篷，有的在起灶烧茶，有的把马鞍御下来后把马放到山上叫吃草休息，父亲把他自己的黑马没有放只是拴在帐篷附近，丹增和洛切叔叔也没有放马。喝完茶吃完饭后，大伙都疲惫不堪，僧人们在帐篷上方的断岩下睡觉，赖考和康志去赶走远的马，父亲也在怀里抱著枪在帐篷一侧睡觉，我正在帐篷前的火堆上烤烧肉肠，突然，啪！一声枪响子弹正好打准我面前的火堆冒出一股灰尘来，这时大伙都喊叫著“汉人来了，汉人来了，”东逃西奔乱成一麻，父亲爬在地上东张西望在寻找汉人的踪迹，丹增叔叔手里拿著枪从帐篷里跑出来问：“汉人在那里？”父亲手指著西面的山头，于是我向西面山头一看，有很多人影在晃动，因为阳光太强看不清楚，这些人正在向我们射击，被枪声受惊的马也在东逃西奔。丹增叔叔说：“我去把马牵回来，”说完便跑了。父亲说：“你别乱跑，还没有搞清楚敌人的方位之前，不能乱跑。”不知道丹增叔叔没有听见或没有理睬，快步走到马的旁边后，扳鞍上马大嚎一声朝著山沟往下跑了，四面山头的汉人集中火力射击，枪声像雨点般久而不停，丹增叔叔连人带马打翻在地，僧人们齐声喊道“哦！不好了，丹增叔叔准弹了。”

父亲说：“啊！天哪，永不翻身的这些汉人。”说罢瞄准一位从山梁上下来的汉人射击，汉人应声倒地，另一个汉人站起来向我们投了一枚手榴弹，父亲的第二声枪响的同时位那汉人倒地，于是就响起一个震天动地的声音，但没有伤著我们。这时山梁上的汉人士兵向正在从山沟阴面向我们跑来的赖考和康志开火，父亲放开嗓门喊道：“两位僧人不要跑，快躲起来，别跑。”但是他们俩仍然直奔著大伙跑过来，随著汉人一声声的枪声，赖考倒在地上，康志转身向倒在地上的赖考跑去，没有到达赖考的尸体旁也倒在地上，这时丹增叔叔在岩砍下开了连续几枪，山梁上的汉人也应声倒地，“啊呀！汉人鬼子们，我要杀绝你们”丹增叔叔大喊著往前冲，洛切叔叔见势便喊道：“不要往上跑，前面有汉人，快到这儿来，”丹增叔叔跑来我们这边，刚才汉人只打准了丹增叔叔的马而他本人却完好无损。这时父亲和丹增叔叔，洛切叔叔一起向汉人还击，山梁上的汉人应声从山梁上滚落下来，有些汉人在往后跑。这时我还在帐篷前的火堆旁，甲白哥在喊我：“阿绕！奴考快到这儿来，”他们都在一个岩穴里躲藏，于是我跑过去，突然，我的头上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敲了一下似的，接著我就失去了知觉，当我醒过来时，我躺在父亲的怀里，只听见父亲在问：“奴考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只见血从我的头上留下来，父亲说：“没事，幸亏不是准弹，只是飞弹划破了一点头皮。”

父亲又对大伙说：“我们所处的地势很糟，如此死拼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在明处汉人在暗处，丹增和洛切在这里掩护我，其余的人就躲在这里别动，我看能不能占领右面的那座山头，如果我有的是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就不要再拼了，向汉人投降为上上之策，大人免不了遭受牢狱之灾或者更糟糕，但还能保住孩子们，各位贤父之子们，不关是谁活下来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们。”说罢父亲快步跑到马旁，扳鞍上马直奔右面的山头，这时，刚才丹增叔叔打死过两名汉人士兵的对面山头上又有几个汉人士兵向父亲开火，丹增和洛切叔叔也向汉人不停地还击掩护，父亲在马背上转过身来向汉人还击，不知是谁打准的对面山梁上的汉人士兵也随著还击声而倒地，这时躺在另外一个山梁上的阻击手打准了父亲，父亲的头稍稍往下低了一下，枪从父亲手里掉落在地，父亲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马鞍坚持了一会儿后从马背上掉了下来，

父亲的黑马嘶叫了一声转过头跑了回来，这时那位阻击手站起来朝著父亲走下来，大伙都目瞪口呆，呆呆地看着以外无任何办法，突然，孟拉木舅舅说：“阿绕！丹增，洛切快开枪呀！快开枪呀！”他俩都没有开枪，

丹增叔叔说：“开什么枪呀！我的子弹已经打光了，”说著把枪扔下去了，那位汉人阻击手快走近父亲时，举起枪指著父亲，恰在此时，汉人阻击手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父亲先开了枪，随著一声轻轻的枪声那位汉人阻击手滚下山去。此刻我不顾一切跑向父亲身边，两面山梁上的汉人向我开了几枪，幸好没有打准我，甲白

哥他们也跟著我跑过来，当我们到达父亲身边时，父亲手里握著一支手枪，左手扶著肚子，丹增叔叔和孟拉木舅舅把父亲扶起来以后，丹增叔叔急忙问道：“阿绕！多日考你怎么样？”丹增叔叔问这话时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父亲一言一句地说：“枪----快把枪拿来。”

丹增叔叔赶紧起来去把父亲的枪拿了过来，并向西面山梁的汉人士兵还击，洛切跑下去从击毙的汉人阻击手尸体旁捡来枪和十几发子弹。西面山梁上的汉人士兵也向我们射击，但子弹都不知飞向那里构不成一点危险，洛切也在上面山坡上还击。孟拉木舅舅和丹增叔叔从两边搀扶著父亲，一会儿后，父亲慢慢地想丹增叔叔说：“去看看赖考和康志他俩，可能已经去了，好可怜哪！”

丹增叔叔回话：“早已去了，佛祖保佑他俩，去看也没用。”

浊世呀浊世！灾难无可回避地落到了我们头上，同夥被杀，父亲重伤，看样子父亲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前世的积德今世的缘分。现在已经落在了汉人鬼子手里，不知还要死几个。

太阳落山，星星闪烁，时有传来几声枪响，不知是谁打谁，我心里很痛苦，但我咬紧牙关没用哭出声来，就坐在父亲身边看著他。

第六十四節 父親辭世归原

洛切叔叔还在山坡上向汉人占有的山梁还击，丹增叔叔和孟拉木舅舅仍然坐在父亲的左右两侧搀扶著，父亲半躺半坐脸色越来越苍白。

自从离家出逃的那一刻起，日日夜夜在恐怖中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异乡，即没有到达拉萨，还一路上遭到汉人鬼子的层层追杀和围攻，大伙都觉得很美丽的这个小山沟里，死的已经死了，伤的已经伤了，到头来一场空，早知道这样，留在家乡仅此之外还能坏到那里哪？看情景父亲已经没有活命的希望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命吧！拉萨不能到罗！

这时父亲很吃力地抬起眼皮把加拿大手枪交给丹增叔叔说：“没有子弹，”丹增叔叔把手枪放到我手里，我把手枪塞进怀里。

丹增叔叔说：“阿绕！米当，祈祷佛祖保佑吧，贤父之子你要挺住啊！”

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上面好像有一座嘛呢石，能不能把我挪到那里？”

离我们只有四五米的地方有一堆嘛呢石，他们把父亲搀扶到嘛呢石旁边，父亲的背上在不断地流血。汉人阻击手的子弹刚好打准垮在父亲腰部短刀的镶银刀柄上，子弹未能直接打穿刀柄，而一斜飞弹正好打准父亲的右胸，子弹穿过胸膛在背部肩胛骨下边飞出。

孟拉木舅舅说：“能不能治一治啊？”

父亲说：“喀兆！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时对面山梁上的汉人士兵用藏语喊道：“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了。”

丹增和洛切叔叔向喊话的方向开了几枪，汉人用机关枪扫射，好在黑夜里没有造成危险。

父亲说：“阿绕！丹增，僧人们！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不要再死拼投降吧？大人可能难免一死，对小孩们汉人不会下手的，如此死拼汉人不知道大人小孩，一定要保住小孩们不能就这样送死，我们已经无能把这些小孩送到佛国圣地，但我们必须叫他们活下来。”

丹增叔叔回答：“嗷呀！你放心好了，我等大人们即使全部要死，也要保全孩子们。”

父亲又说：“汉人肯定会讯问头目，你们就说是我，这样你们就少受一点罪，我的怀里还有一点剩下的赤达尔隆 快递给我。”

孟拉木舅舅从父亲的怀里掏出一个沾满鲜血的布包，从布包里取出一个拳头大小的丸子，从上面用刀削下几片递给父亲。父亲把几片赤达尔隆(缘起灵丹)放进嘴里边嚼著说：“剩下的大伙都吃掉，不要让汉人得到这个。”于是孟拉木舅舅把赤达尔隆分给了大伙。

甲白哥带著哭声向父亲问；“阿爸，您觉得好些了吗？”

父亲说：“是谁在哭呀？甲白不能哭，没听说大男人再苦再累也不会哭吗？别再哭了好儿子。”

甲白哥停止哭泣大声对父亲说：“阿爸，当我长大后一定要为您报仇，您放心吧！”

父亲说：“好宝贝，你一个僧人这样的恶意连想都不能想，我死了以后，你要好好地照顾好奴考，你不但是奴考甲白哥又成了奴考的阿爸和妈妈，如果还有机会回到家乡，倘使部落毁灭不在的话，就去找贡唐仁波切，仁波切会关照你俩的，听清楚了吗？”

甲白哥回答说：“阿爸，您放心去吧！我一定能照顾好弟弟。”

我在旁边也向父亲起誓：“我长大后将是一个堂堂大丈夫，我发誓一定要报杀父之仇。”

父亲对我俩说；“你们不用为阿爸报仇雪恨，因为阿爸没有仇人可言，近期汉人鬼子在藏人的土地上到处杀人放火，肆掠一空，常言道，浊世无冤家呀！再也没有报仇雪耻的地方，这个灾难的时代里死的不是我一个，我们不是在路上都看见过吗？还有就在今天，赖考和康志也被汉人鬼子所杀，你们俩好好听我说，父亲没能把你俩送到拉萨，无奈之下只好在异地他乡把你俩给留下了，别伤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丹增叔叔他们活著会关照你俩的，也不知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多祈祷佛祖保佑吧！我相信你俩能照顾好各自的。”父亲说时眼睛一直闭著。

洛切走过来说：“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汉人在干什么，米当！您现在在怎么样？”说着坐下来扶住父亲的头，洛切叔叔已经泣不成声。

丹增叔叔说：“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等他断气后向汉人投降吧！我们也杀

了不少汉人士兵，不可能把我们放走的，不过孩子们是无辜的。”

这时父亲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同时鲜血从嘴里冒出来，孟拉木舅舅凑近父亲耳边大声说：“好汉，不要害怕，向佛祖祈祷吧！”话没有说完就哭出声来。

丹增叔叔说：“米当！您放心去吧！两个孩子我们会好好看管的，这几天您已经杀了很多汉人，而且向您开枪的汉人也是您自己亲手杀死的，您已经为自己报了仇，放心地去吧！”丹增叔叔一向很坚强，但在此时此刻，他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其他同夥也在哭泣流泪。这时父亲慢慢地抬起头说：“阿绕！丹增，不要哭，命中注定我们就此分离，你们很难在汉人手里活命，之前一定要妥善处理孩子们。”

丹增叔叔回答；“大人们活命的机会不大，至于孩子们您就放心吧！会有办法的。”

父亲非常吃力地说：“喀兆！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说着父亲转过头来看著我和头甲白哥断断续续地说：“甲白，贤父之子，你们没有哭吧？”

我回答说：“阿爸，我们不哭。”

父亲继续说：“两个好孩子，不能哭，阿爸这一生杀了很多人马，早前和马家兵作战时，杀了很多马家的官兵，最近又杀了很多红色汉人的官兵，今晚汉人把我给杀了，现在我的寿量已完，气数已尽，我不怕，我在祈祷佛祖，祈祷贡唐仁波切保佑我的灵魂早日转世投胎-----”父亲说到这儿时声音越来越小，慢慢地听不见说话。大伙都沉默了一会儿后，僧人们开始诵经超度，丹增叔叔轻轻地把父亲的头放在一颗嘛呢石上，甲白哥没有哭，我也没有哭，心里回想着父亲临终前的话：“一路上有多少人无缘无故被杀，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积德命运有别，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可回避。”

闪闪亮亮的星星布满天空时，父亲停止了呼吸，缓缓地把我们兄弟俩留在后面，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去向极乐世界。

僧人们盘坐在父亲尸体上方举行了简单的祈祷发愿，诵经超度法事后，丹增叔叔和僧人们剥去父亲身上的衣服，进行葬事，汉人士兵只是向空中发射探照灯外没有开火。

我坐在一边思量著一些伤心之事，于是我盘腿坐定后衷心地祈祷：

佛祖三宝至上
在这异乡他地
我们父子三人
生死就此相别

弃家离寺离亲
一心想著拉萨
渡过条条江河
翻越座座高山
到达此地之日
遭遇汉人鬼子
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父子三人
无奈无助无法
恩父鲜血撒在
堆著嘛呢石的
美丽小山沟里
琼雪高考神山
是为父之墓碑
美丽嘛呢石沟
为之恩父墓地

苦头已尽吃尽
泪水已尽流干
佛祖三宝上师
小儿衷心祈祷
恩父孤灵独魂
但愿快快应至
西天极乐世界

怙主益西诺布
此刻雪域藏人

水深火热之中
祈求诸多关怀

小兔被鹰叼去
恳求蓝天救命
蓝天没有回应
也望大地开恩
大地无处容身
可怜无助孩儿
落入灾难深渊
心里只有怙主
眼里只有怙主

怙主益西诺布
家父被那汉人
惨遭夺命之时
枕边没有喇嘛
没有众僧超度
未闻朗朗佛声
未见回向之礼
您乃根本上师
父之孤独之魂
串游中阴之时
莫要受惊受累
莫要遭受冻寒
莫要飘游异乡
莫要投胎恶趣
您乃引路导师
可投何命何躯

恳请怙主警觉
雪域佛国之蒙
千万无助冤魂
引导之时已临
再显大慈大悲

我以最虔诚的心，全神贯注地祈祷完毕后，我向恩父起誓：

去向极乐世界
穿越中阴狭道
恩父一路走好
无念我和甲白

莫要没有善缘而悲伤
莫要无人收尸而懊悔

如我有幸存活
定能完成父业
圣地拉萨我去
为父积德善缘

无论父之幽魂
何时何地何为
专心听我积善
总有转世之日

庵嘛呢叭咪哄
今世所积善缘
全部为了恩父
小儿诵经超度

我静静地坐在嘛呢石前，心里反复祷祝誓愿。
我在为父祈祷，为父祷祝，为父誓愿，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其实超越眼前的事情，回想一下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我和甲白哥虽然沦落为怙恃皆失的孤儿，但是，所有雪域藏人都在遭受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苦难，而不是仅仅是我们，丧失生命的也不只是父亲一个，一路上满地都是死人尸体，沦为孤儿的也不仅是我和甲白哥，父母被杀，小胳膊准了两枪的小女孩不也是吗？还有多少金碧辉煌的寺院被夷为平地？多少繁荣的部落变成空地？父亲曾经说过，浊世无冤家，看来浊世还无处可逃。总之，后悔莫及，一切终结。

之后，我得知，大伙沦陷的那天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第五章 惻然不忍的孤儿生活

第六十五節 最恐怖的夜晚

父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也许经过了太多的恐怖，或者一路上看到太多的死人和伤员的原故，至此，没有什么格外的畏惧感和伤感，我不想哭，甲白哥也不在哭，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旁边。
不一会儿，丹增叔叔向大伙说：“僧人到那边的岩穴里，举行一点简单的诵经超度法事，我和洛切去把赖考和康志的尸体给处理一下。”
于是剩下的僧侣们都走到岩穴里，开始诵经发愿，我也跟著他们去了岩穴。
后半夜时汉人还在鸣枪向我们示威，还能听到他们互相喊话的声音。時道如今只盼蒼天有眼，佛祖三宝的保佑，不知道谁将要死掉。这时，洛切叔叔向丹增叔叔问道：“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个枪又怎么办？”
丹增叔叔回答：“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等到天亮后想汉人投降吧！如果投降都换不来活命，那就命该如此吧！假如汉人问起谁是首领，就按照米当所说的去说，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已故父亲，大人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把枪都砸断后扔到水沟里。”说完后站起来，洛切和丹增叔叔把所有的枪用石头砸断后扔到了水沟里，我们继续躲藏在岩穴里。三更时分，东面山头上升起的一轮残月使我们的周围都照的如白天一般，我们藏在离我们的帐篷大约一百米的地方，西面山梁上的汉人士兵从山梁上走下来边喊边靠近我们的帐篷，这时我们这边的山顶上有人用藏话喊话说：“你们快交枪投降吧！会宽大处理的。”我们都悄悄地没有出声，四面山梁上的汉人士兵走下来，包围了我们的空帐篷，我们还能听到汉人士兵子弹上膛的声音，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我们藏在离帐篷百米之外的岩穴里。
又用藏话喊道：“阿绕，夥计们，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再不投降，我们就要开枪了。”
这时，丹增叔叔站起来喊道：“我们在这里，不要开枪，我们投降。”当丹增叔叔喊话时，汉人士兵乱了一阵后都爬到地上。丹增叔叔走下去继续喊道：“不要开枪，我们投降，”这时大伙都跟著他走下去。
一位藏人在喊话道：“把枪扔到地上，不然我们要开枪了。”
丹增叔叔回答道：“我们是一些僧人和小孩，身上没有武器。”
用藏话回答说：“不要动，把手举起来。”大伙把手举到头上都站著没动，这时离我们较近的几个汉人士兵站起来来到我们旁边，也有几个手拿枪的穿藏装的人过来，其中一个厉声喊道：“吃爹肉的你们，把手给我举高点，”边说边向前面的几个人踢了几脚，一位汉人士兵阻止了他的暴力行为。
不大一会后，天已大亮，两个汉人士兵把洛切叔叔带到一边进行了详细的搜身后叫他跪在地上并且不让系带子，又有两个藏人对僧人们一个一个地搜了身，把僧人们的带子都去了下来，而且把隨身佩戴的护身符都扯断后扔到地上，其中一位藏人把丹增叔叔的隨身小刀扯下来向他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后骂道：“吃爹肉的你，僧人带刀子干啥用？”
看见如此情景后，我在私下想：“怎么办呢？我的怀里还藏著父亲的加拿大手枪，扔到地上他们会看见的，等他们发现会怎么说我？我一个小孩也许不会搜身，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吧！装做不知道以外没啥法子。”
对甲白哥搜身完毕后，叫我到前面来，那位藏人拉著我的耳朵把我带过去，当我解开带子时，手枪从怀里落到地上，那位藏人马上捡起手枪后厉声骂道：“吃爹肉的小土匪，还藏有手枪。”于是揪著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汉人官员那儿，那位汉人官员拿著手枪把我打量了一下后，笑容满面通过翻译员问：“这枪是谁的？”
我回答：“是阿爸的。”

他接著问：“谁是你阿爸？”

我回答：“我阿爸昨晚被你们打死的，在那儿，”我用手指给嘛呢石旁父亲的尸体。

此时，阳光照在山顶上，很多秃鹫落在山梁上等候。汉人官员抚摸着我的头，并用我的带子来擦我头上的血迹，他说了几句话后，一个士兵过来帮我穿皮袄系带子，有一个背著小箱子的士兵跑过来包扎好我头上的伤口后，还用棉花擦洗了我的脸，之后，把我带到他们的住处，还递给我馒头。当我回来时，甲白哥指著山底下说：“看，那么多汉人尸体。”我顺著甲白哥的指头一看，山脚下有盖着白布的六具尸体，帐篷前还有两三个伤员。看眼前的局势和看汉人的样子，他们也不会就此杀死大人们，不关怎样，被抓翻倒无忧无虑没有畏惧。

从远处的山崖口有很多穿绿色军装的汉人士兵朝我们走来。其实大不分汉人士兵是在今天早晨才到达的，昨晚这儿的汉人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多。

汉人士兵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起灶烧水，准备吃早饭，叫我们也在另一边起灶烧茶，远处只有一个哨兵，没有派兵看守我们，看着他们边吃饭边走动，并不断地相互说话的样子，好像忘记我们这些俘虏似的，还有很多汉人士兵的枪，在离我们不远的帐篷前枪靠枪放了一大堆，丹增叔叔看着眼前的情景说：“啊呀！横竖都是死，抢几个枪跟他们拼了这条老命算了。”

智如巴急忙劝道：“請你不要胡來！你这样做会害了孩子们的。”

这时又来了一匹身穿蓝色衣服的汉人官兵和几名藏人民兵，加上原有的汉人士兵和藏人領路人和民兵大约有二百来官兵，这条刀鞘般的小山沟被汉人官兵挤得满满的。汉人官员把穿着蓝色服装的汉人和藏人民兵带到我们处，东指西指，东转西转地讲述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又抚摸着我的头，指著嘛呢石说了很多，看这位官员的举动好像在讲述昨晚的作战情况。于是汉人官员把汉人哨兵换成两位藏人民兵来看守我们，一会儿后，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士兵们排成长长的队整整齐齐地走了。两个藏人民兵和两个汉人士兵走过来，除了东秀，甲白哥和我之外，其余的人都叫骑上马然后将两只手反捆在背上，他们的马都连起来赶走了，我们三人骑上各自的马跟在他们后面，一位藏人民兵说：“小土匪们，快跟上，要不开枪打死你们。”

快到山梁口时，我回首了望，嘛呢石上方的阳坡上，秃鹫在东拉西扯地抢食

父亲的尸体，山脚下的草滩上赖考和康志的尸体还躺在那儿，秃鹫还没有落下吃。此刻我的心里充满悲伤，眼睛被泪水模糊，但我忍住没有哭出声，我看到甲白哥也在泪流满面可他也没有哭出声，就这样我和甲白哥把父亲的尸体留在异乡的一个小山沟里，强忍著伤痛缓缓离去。

这天，一整天夹杂著沙尘的寒风吹个不停，藏人民兵和几个汉人士兵负责押送我们，因为风太大我和甲白哥有时落下很长一段距离，但没有人看管我们，汉藏士兵和大伙在凛冽的寒风中艰难地挪动，如果我俩稍微大一点的话完全能逃的脱，可是，我和甲白哥别说逃跑，害怕跟不上到时迷路而使劲追赶大伙，傍晚我们在一处有几户人家的地方停留过夜，把我和甲白哥，东秀，格桑领到一户人家，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妇女和老奶奶，对我们特别热情，又是热茶又是糌粑，还给了我们酸奶，老奶奶看著我们说：“这么小的还要抓走，这是什么时代？天理何在，这些该死的汉人鬼子。”

这家的主妇劝告老奶奶说：“阿妈！您别在胡说了，汉人听到会逮捕的。”边转过头对我们说：“阿绕！小孩们喝茶。”

老奶奶继续说：“我才不怕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人都抓走了，留下的也只有孤儿寡母的，他们来抓我呀！我一点都不怕。”

老奶奶说了许多憎恨汉人的话，看老奶奶的情绪，这个地方早已被汉人肆掠一空，难怪连一个男的都不见。这时有一个手里拿着枪的藏人民兵进来把东秀和格桑带走了，这家妇女看著我的破烂不堪的皮袄问我：“小孩冷不？”

我回答：“不是太冷。”

她说：“怎么不冷呢？破烂的都不能穿了。”于是她拿出一些针线帮我缝补皮袄。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悲伤交加眼泪不断地滴到茶里，甲白哥也只是低著头喝著茶。

第六十六節 无人性的虐待

我和甲白哥在帐篷里继续喝茶。不大一会儿，一个藏人民兵过来叫我们过去，出门不到二十米处搭著一顶特大的汉人的方形帐篷，汉人帐篷里不断地传来“吃爹肉的你们，土匪们，你们不是要杀汉人吗？来杀呀！来杀呀！”的谩骂声和鞭打声。当走进汉人帐篷时，洛切叔叔，丹增叔叔，孟拉木舅和智如巴在帐篷右下角，他们四人上身裸露，双手被粗皮绳反捆在背，那么粗的绳子都钻进肉里几乎看不见，洛切叔叔打倒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不时地发出凄惨的呻吟，丹增叔叔的满脸被鲜血模糊看不清那个是眼睛那个是鼻子，也在呻吟不止，孟拉木舅舅的额头上鲜血直流，满脸肿胀，两只眼睛都成了两个大肉球，才考在他们上方，也被粗绳捆绑，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还有点肿胀，看来伤势较轻，格桑和东秀在一边低著头跪着。有一名个儿不高，穿一件黄色内衣的汉人一手拿著皮鞭，一手拿著木棍，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连续不断地毒打，原来毒打我们的多半是藏人民兵。

這些打手們齜牙咧嘴，怒气冲天，恨不得吃掉我們，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是藏人，他们为什么就一点人性，一點同情都没有，我们素不相识，无缘无仇，无缘无故地毒打这些无辜的僧人和老人，能任心下手就很奇怪了。

这时一名藏人打手过来用木棍狠狠地打了一下甲白哥的头后指著帐篷一角厉声说：“站在那儿，”甲白哥过去站在东秀旁边，又向我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后厉声说：“给我坐下小土匪，”说完又打了一下，然后，他从头给每个人的头上用木棍打了一遍后，把洛切叔叔拖到中间用木棍指著洛切叔叔的鼻子问道：“吃爹肉的土

匪，快说，谁是你的头？”

洛切叔叔回答道：“你们不是说是我吗，那就当成是我，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来吧！你作为一名藏人，这样痛打我这么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不觉得害臊吗？”洛切叔叔话还没说完，藏汉打手争先恐后地围起来打了个半死。丹增叔叔看不下去眼前的残景便说：“快别再打了，年纪花甲的老人如何受得了如此的毒打，我们的头昨晚就被你们打死，我们都不是已经说了很多遍吗？”

那位藏人转身对丹增叔叔说：“吃爹肉的老家伙你，多什么嘴啊？是不是活著不耐烦了？看我怎么收拾你，”过来便痛打起丹增叔叔来。

丹增叔叔痛骂道：“打入地狱的恶魔，你去吃你爹的肉吧！下流的亲汉狗，你是好汉就来杀了我吧！你这样毒打这么一个老人，你想吃尸体呀？”

智如巴劝告说：“别再反抗了，他们会打死你的，阿爸快住嘴吧！”

孟拉木舅舅在一边说：“反不反都一样，该死的饿鬼们，杀汉人也不是杀了你们的爹娘，有什么解不了的深仇大恨，有本事来杀了我，你们也是信仰佛教深信因果的藏人，怎么就一点人性都没有，永远不得超生的恶棍。”

这下大祸临头，听到诅咒后，藏汉打手一起把丹增叔叔和孟拉木舅舅就像老鹰抓小兔一样拖到门前，进行了重新捆绑，把双手从后面往上拉快触到后脑勺了，那么粗的皮绳钻进肉里，身上只看见一道道缝。藏人打手然后说：“吃爹肉的老土匪们，一幅好汉的样子，现在有你两好受的吧！”边骂边用木棍撬、敲他俩的嘴，几颗牙齿混著血水掉落在地，孟拉木舅舅晕过去了，丹增叔叔还在念咒辱骂，一会儿后，丹增叔叔也晕过去了。打手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靠在木棍上休息。

如此从未见过的凄惻之举使人不由地不寒而慄，藏人和汉人相比藏人更加没人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藏人丧失良心呢？

这时我发现丹增叔叔和孟拉木舅舅在动而且还听到他们在呻吟。打手们好像休息好了，又走到洛切叔叔旁边揪着头发便问道：“呀考喏！你都看见了，如果不想死，就老实交代，你们的头是谁？如果你想抗拒我将把你活活地送到地狱去。”

洛切叔叔回答道：“我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的，我们的头昨晚被汉人杀了。”

藏人打手大声说：“呀考喏！穿着破烂皮袄者不会有手枪的，你是不是头？吃爹肉的你，呀考喏！老实交代，”说完同时用鞭子狠狠地抽了几鞭。此刻洛切叔叔也大声咒骂道：“永世不得超生的家伙，去吃狗屎吧！你去吃你爹娘的肉吧！畜生，是，我就是头，你有什么魔招快示出来吧，断子绝孙的姦种。”咒骂刚停又一次被藏汉打手围打的半生不死。

这时，格桑边哭抱著那位藏人的腿道：“永世不得超生的坏蛋，你想杀就先杀我吧？对这么一个垂垂老人下此重手，你的良心被狗给吃了吗？狗都不如的家伙，你来杀我呀！”才考站起来拉住了格桑，旁边的汉人打手用木棍向格桑的头上猛打了几下，顿时鲜血直流格桑变成了血人，那位藏人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要恶打格桑的样子，这时智如巴站起来劝住那位藏人便说：“别再打小孩了，你心里疼就打我好了，”藏人打手转过来用鞭子向智如巴抽打了几下，这时，突然扛著枪的几个藏人跑进来问：“怎么了，是不是这些土匪们想造反呢？”智如巴马上回答说：“不是在造反，当儿子的忍不住父亲被痛打在哭而以。”于是那位藏人把才考，东秀和甲白哥一个一个叫过去讯问谁是头，甲白哥回答道：“我阿爸是我们的头，”藏人打手敲打著他们的头走到我跟前说：“你看见了！不老实交代我会狠狠地打你。”

我回答说：“看见了。”

他接著问道：“呀考喏！谁是你的头？”

我赶紧回答：“我们的头是我阿爸，汉人把他给打死了。”

他凑过来说：“头不是你阿爸，”他指著洛切叔叔问道：“是不是那个老头？”

我回答：“不是他，他是船夫，他不是我们的头，头是我阿爸，？”

他指著丹增叔叔问道：“是不是他？”

我回答：“也不是，他是个僧人不是头。”

他瞪著我厉声说：“吃爹肉的小土匪，是个机灵鬼，”说罢揪著我的耳朵打转，这时甲白哥走过来护著我骂道：“你去吃你的爹肉吧！别打小孩，”藏人打手举手就是一鞭正好抽在甲白哥的左脸颊上，他还继续打的样子，一个汉人打手给劝住了，我大声骂他道：“你去吃你爹的肉吧！你必将落入地狱。”

他睁大眼睛对我说：“唉！就连这个臭小土匪子都赶咒骂我，”举鞭想抽打我。

我继续诅咒他道：“你必将落入地狱，你必将落入地狱。”

他的同夥藏人打手没让继续打我，劝阻的那个藏人看了一下我的脸，说了很多汉话之后，打手们都出去了。智如巴和才考，格桑急忙把洛切和丹增叔叔，孟拉木舅舅搀扶起来，并为他们松了绑，一会儿后，两个妇女拿著糌粑和茶走进来，解开了捆绑，并给他们吃的，因为捆绑的时间过长，他们的手都不能动，两个妇女只好帮他们把糌粑拌好后，格桑和东秀递给他们吃，天快黑的时候，又走进来两个汉人和两个藏人，把大人们重新捆了起来，把一块很大的藏毯盖在小孩们身上。

我久久不能入睡，只是回想著白天发生的事，好狠毒呀！倘若阿爸还在的话，今天可能会活活打死的。这时甲白哥转过来问我：“睡不着啊？”

我对甲白哥说：“我在想阿爸，阿爸今天还在的话，肯定会活活打死的，还不如一枪打死的好。”

甲白哥凑过来说：“他们好狠毒呀！我们的阿爸还在的话，因为阿爸杀了太多的汉人，再加上阿爸是我们一行人马的领头，比他们还要惨的，那天在嘛呢石沟里阿爸杀的汉人最多，他们都认出来了，还有阿爸有手枪，如果他们抓到阿爸肯定活活给打死的，还不如一枪打死的好，再说，假如阿爸逃跑的话，我们又不放心，阿爸也不放心，好在不用遭受今天的这种苦了，在我俩的眼前被打死的，今后只有你和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事。”

甲白哥所说的也是我所想到的，只不过是时间的前后而以难免一死，未受太多的苦，死在我和甲白哥俩的眼前也好，如果分开大家都不放心，现在无所顾忌，

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不遇到饥荒，疾病什么的，看样子汉人不会把我们杀掉，就看各自的命运吧！好的造业定能有路可走。

甲白哥又说：“阿爸没有受太大的苦就去了，我非常放心，等我俩长大后，可以为阿爸积善并能求佛超度阿爸的亡灵。”

听甲白哥的话，他不同与昨天，看到今天的惻然不忍的毒打之后，心情很平静。

甲白哥还说：“我们一定没有问题的，等我俩长大成人后定能回到家乡。”我们俩说了很多彼此宽心的话，我不知什么时候入睡的。

第六十七節 帳篷監獄

天亮太阳都已经出来了，两个妇女手里拿著茶和糌粑走进来，其中一个便是昨晚为我缝补皮袄的那位大姐，她又把甲白哥和东秀，我们三个领到她的帐篷里，和昨晚一样给我们茶和糌粑，还有酸奶，这位大姐说：“好可怜哪！听说这两个小孩的父亲前些天被汉人打死了，他们该怎么办呢？”说话间她一直哭泣流泪，还有另外两个大姐也在哭泣，这位大姐又说：“要不你们俩就留在我家里，我阿爸和丈夫都被汉人抓去，现在家里只剩下我和老母亲，如果你俩原意就做我的儿子吧？我会像亲儿子一样疼爱你们的。”

我回答道：“我们不能就这样留下来，我俩和大伙一起要回家。”她劝我俩说：“汉人不会把你们的同夥放走的，暂时就住这里当你们长大还可以回家呀！”

甲白哥回答说：“我们不能留下，大伙去那里我们就得去那里。”佛祖呀天下还是好人多，如此善良的大姐，如果不是和大伙在一起，我们肯定会留下来的，不过，她阿爸和丈夫都已逮捕，她们俩的生活也不会是很好过的。这位大姐又拌了一些糌粑后放到我和甲白哥的碗里叫我们在路上饿时吃，不大一会儿，一个背著枪的藏人走进来把我们带到拴着马的地方，这时大伙也被赶过来了，双手仍然反捆在背的四个大人被几个藏人和汉人士兵帮著扶到马背上，我们骑上各自的马如同昨天一样上了路。

未到中午时分，就开始又下雪又刮风，因为四个大人被反捆所以他们的马被才考和东秀，格桑牵著走，甲白哥牵著我的马，大风大雪里很难行走，连马都只打颤不走，不知道走了多远，到了一处有几户人家的地方，几户人家的人们都出来围住我们观看，特别是都过来围住我和甲白哥“被抓的是两个小孩”，“都是些小僧侣”，“他们那里是什么土匪，肯定是去拉萨朝圣的香客”等等，胡乱猜疑，我发现围观我们的是一些小孩，妇女和老人，其中一位老人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土匪，他们是去拉萨的香客，命苦呀！这下可完了。”

把大伙分开后大人们领到别的什么地方，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帐篷里，帐篷里建有一个特大的藏式土灶，土灶上有三个白铜大锅，一位大姐给了我们茶和米粥，另一个大姐在一个黄铜瓢里拌好糌粑后分放到我们的碗里，并叫我们在路上吃，这时走进来一个留著长胡须的老头看著我们说：“这那里是土匪呀！是一帮小孩，”他走过来抚摸著我的头问：“好可怜哪！父亲被杀的两个小孩可能就是你们吧？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说：“我叫奴考。”他继续说：“你们就留在这里吧，我是这儿的老师，这儿开办了一所学校，这里的学生都是父母被抓的孤儿，这个大帐篷就是学生们吃饭的地方，汉人工作人员允许我们集中孤儿开办学校的。”我急忙回答说：“我不能留下上学，我们大伙一起回家去。”他们三人也跟著我说：“我们不能留下，我们一定要和大伙在一起。”这位老师劝告我们说：“听说你们的同夥们杀了很多汉人士兵，汉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一定会打入监狱的，如果你们不留下上学也会打入监狱的，还是留下来的好。”

东秀说：“如果需要坐牢，我们宁愿和大伙一起蹲监狱，也不会留下的。”格桑对我们说：“快出去，他们是不是把我们堵在这里，然后把大伙转移到别处？”我们站起来准备出去，一位大姐喊道：“慢慢喝茶吧！外面还在下雪，下雪天气不会走的。”

我们快步走出去。外面仍然大雪横飞，寒风呼啸，我们的马仍旧拴在当初的地方没动，格桑对一位小孩询问：“你知道我们的同夥在什么地方吗？”

小孩回答说：“你们的同夥被汉人看守在帐篷里。”这时那位老师说，“小孩们快进去吧，今晚不会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就留在那个特大帐篷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完早饭快要启程时，长胡子老师和三位大姐，孤儿们过来劝告我们说：“孩子们，你们没有地方可去呀！留下来是最好的办法，今天你们就到达设有监狱的地方，”正在这时，走进来两个抗枪的藏人指著我们命令般地

说：“呀考喏，今天你们不准走，留下来上学。”长胡子老师央求我们说：“孩子们留下来吧！再往下去只有监狱呀！”甲白哥回答道：“我们不怕进监狱，我们不会留下上学的，我们绝对不会和大伙分开的。”

长胡子老师拉著我的手说：“呀！奴考你留下上学好不？”我回话：“我不能留下来，要和大伙一起回家去。”他劝我拒，僵持不下时一个汉人走进帐篷来，他们相互说了一些汉语后，带我们上路了。

今天就要到达汉人的监狱里，我们都是囚犯，不关今后如何，好在目前我们剩下的九个人在一起，还活著，可怜死去的他们呀！话又说回来，他们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就解脱了人间之苦，横竖都要死，前后两天还有什么区别呢？

那天夜晚我们来到了一个搭有几顶帐篷的草滩，帐篷四周都有很多汉人哨兵

看守，当我们下马后，走过来几个汉人士兵和抗枪的藏人，把我们赶到一顶大帐篷前，于是把大人人们的捆绑被解开了，而且把我们所有的带子都解下拿走了，然后把我们推进帐篷里。帐篷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帐篷里睡著很多人，我们摸索著找到一点空地便互相倚靠著准备休息，这时黑暗中有个声音在问：“你们是今夜到监狱的？”我们没有答话，这个声音又说：“听说你们的同夥杀了很多汉人士兵，汉人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走的。”

这些人里面是否也有前天晚上给我们糌粑的那位好心大姐的丈夫和阿爸呢？我胡思乱想著这些，久久不能入睡，时而从帐篷背面传来汉人说话的声音，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当我醒来时太阳都已经出来了，抬头一看，哦！这顶特大帐篷里竟然有百来人，出去才发现这个草滩上搭著十几顶帐篷，分成两个组，这边搭有三顶帐篷和一顶汉式的方形帆布帐篷(藏族人家的帐篷一般都是用牛毛制成，译者按。)是用来做临时监狱，那边的是汉人的军营，大约有五十多名穿著蓝色军装的汉人，还有汉人工作人员，翻译员和藏人民兵。囚犯们上完厕所后，分组坐在草地上，囚犯中有十几名女囚犯，俗人囚犯大约有一百八十多个，还有很多僧人，其中有两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人，看起来好像是喇嘛或者是堪布，也有几个步履蹒跚，银发红眼的老头儿和老奶奶，他们搬来三个石头对放成能搭锅的临时灶炉便在草地上点火取暖，汉人哨兵在不远处持枪看著我们。一会儿后，把女人囚犯都赶到上面的帐篷里，女人们也一样没有系带子，只是两手抓著皮袄边以防张开，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老头说：“这些汉人鬼子，抓了我们的喇嘛僧人和俗人不算连女人们都快抓完了。”

又有一位说：“我们不该老早就向汉人低头，如果和汉人对著干也差不到这个程度。”

也由一位接著说：“呀考喏！现在已经太晚了。”

老头儿回答道：“我们怎么作战呢？我们部落的布杰首领老早就把所有枪弹给上缴了，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打就向汉人投降了。”

另一个老头儿说：“首领们一个月拿著汉人的一百多白银在享福，投降后部落里所有男人，寺院里的喇嘛和僧侣，甚至妇女都被汉人诱骗逮捕，原本我们是一个富裕的部落，部落里的男人个个勤勞勇敢，剽悍好戰，如果和汉人作战很难说谁胜谁负哪？再说不一定落到如此下场。”说着他们都唉声叹气，捶胸顿足。

大名鼎鼎的布杰头人怎么如此糊涂，遇到汉人都变成胆小如鼠的藏奸，看今天，喇嘛僧侣，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遭受囹圄之灾，好可怜啊！不过奇怪的是，

他们即没有杀汉人，也没有盗汉人的马，更没有作对，为什么还要抓他们呢？正是难以理解呀！

第六十八節 天下還是好人多

大伙在帐篷里讲述著各自不凡的遭遇和经历。丹增和洛切叔叔也向大伙讲述如何和汉人死拼的如何杀了汉人士兵等等滔滔不绝。我觉得有点俄的感觉，我把手伸进怀里从碗里挖来一点糌粑递给甲白哥，甲白哥说：“我还有一点，你自个儿吃吧！少吃一点。”自从前天那位好心的大姐把糌粑放在我的碗里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吃。于是我把一小块糌粑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这时，旁边的人们“好香的糌粑味，谁有糌粑啊？”东张西望顺味寻找糌粑，一位满头白发的八旬老头向我伸出皮包骨头，筋和血管都显现可数的手说：“喀兆！孩子，给我一点糌粑吧？”我忍不住这么一位老人向我伸手掏要和央求的眼神，从我的碗里挖了一口大小的糌粑放在他的手心，老人家缩回手后说：“喀兆长寿，好孩子，我被押到这里已经二十多天了，连一点糌粑的味都没有闻到，头晕的快受不了了，”说罢从我给他的糌粑上掰了一小块在掌心里揉了揉，擦到脸和脖子上，又掰了一点递给旁边和他一样年纪的老人说：“呀考喏！擦到脖子和背上对气息有利。”于是用双手握著剩下来的一点糌粑，只是拿到鼻子下闻一闻却没有吃。看他这般可怜的样子，不是不想吃，而是舍不得吃，我想再给他一点，可是我自己也只有一点点而以，所以舍不得多给就强忍了。夜间甲白哥也向他给了一点糌粑，老人家说：“喀兆长寿，我已经好多了，你们俩多多保重，今后比这个还要苦的，”他把糌粑分给旁边的老人们，都把糌粑擦到脸和脖子，胸前等，另外一个老人家说：“喀兆俩孩子，即使没有吃的能闻到一点糌粑味也很舒服。”

中午时分，所有囚犯都放出来晒太阳，上边的帐篷里出来几个披著黄色袈裟的僧人，丹增叔叔向人询问后得知，其中之一是噶丹寺的主持喇嘛，他身边年纪较老的是色拉寺的喇嘛，丹增叔叔又向旁边的人问道：“我们为死去的同夥们赠鲜一点回向礼，是否可以靠近？”这人回答说：“这完全可以，主持喇嘛在汉人那里很有面子，可以诵经的。”于是，丹增叔叔，孟拉木舅舅和智如巴起身走到主持喇嘛前，汉人哨兵只是看著没有说什么，一会儿后，丹增叔叔招手叫我过来，我和甲白哥走到主持喇嘛前，主持喇嘛为我们加持摸顶，主持喇嘛看著我俩说：“两位年纪尚这么小，不要太伤心，我为你去世的阿爸超度还愿了。”我俩说了几声‘喀兆主持喇嘛。’丹增叔叔双手合十，跪地祈求道：“主持大喇嘛，我们大人也许过不了这个关口，您在汉人那里面子大说话有份量，今后这两个孩子就寄托给您了，请慈爱他们吧？”

主持喇嘛回应道：“在汉人面前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面子，过几天当我离开时我会带他俩走的，我看管养护他们，并且把他俩送到学校里培养成人，如果你们能活著出去就来我那儿，请你们放心吧！”我们都连声道了很多‘啦嗦，喀兆，札西德勒’后回到原来的座处，丹增叔叔说：“太好了，我们死也瞑目了，你俩只要跟著大喇嘛就不会吃苦的。”甲白哥和我也很高兴得到主持大喇嘛关爱。

这时到了囚犯们吃饭的时间，大伙都蜂拥而上，用各自的碗在锅里舀汤喝，因为我的木碗里还有一点糌粑没能盛上汤，甲白哥却得到了一点汤，不大一会而工

夫，锅里的汤大伙抢的一干二净，丹增叔叔和甲白哥给我分了一点汤。跛足家麻在一边呼我：“呀考喏！孩子，到这儿来一下？”我看了一下甲白哥的脸色，甲白哥说：“去吧！没事儿，”于是我走了过去，跛足家麻从一个大缸子里给我满满倒了一碗有肉的汤后抱怨说：“畜生不如的家伙们，只顾自己，不会想别人，呀考喏！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帮我烧茶，吃饭不用愁包在我身上？”

我急忙回话：“我帮你烧茶，喀兆叔叔，”

他说：“我叫冉希甲陀，帮汉人烧茶的，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徒弟。”我拿著肉汤回到大伙处，甲白哥和孟拉木我们三个人分著喝，洛切叔叔在一边说：“这个肉汤怎就这么难咽哪，这是什么肉吗？”丹增叔叔回答：“有臊气味，再看汤的颜色黑乎乎的，肯定是野驴肉汤吗！”

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晚两次帮冉希甲陀叔叔烧茶做汤，有时候甲白哥和我俩到山上去捡柴，或者帮他剥野驴肉，冉希甲陀叔叔常常叫我俩吃生肉，但是我俩实在不想吃生野驴肉，有时找晒干的吃一点，甲白哥和我去那儿住那儿没人关心，冉希甲陀叔叔在早晚吃饭时总是最先给我一缸子有一点肉的汤后才让大伙来吃汤。有一天他给我和甲白哥一点煮熟的干肉后说：“他的两个最小的孩子也就和你俩一样大小，我可能要死在监狱里，如果无缘和家人见面，也许你俩能碰到他们，我叫冉希甲陀，记住我的名字。”说话间 他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对他问：“叔叔，汉人为什么抓您？”

他回答道：“我一向很讨厌汉人。”

我继续问：“您杀过汉人吗？”

他回答道：“杀不了汉人哪，我的枪被汉人没收了，”他左看右看了一下后低声说：“你俩瞧著吧！一两天后，我会杀了汉人哨兵后逃跑的。”这时坐在帐篷前晒太阳的主持大喇嘛招手叫我，我跑过去，他给我盛了一碗酸奶，我只吃了半碗后塞进怀里，大喇嘛问我：“怎么不吃完哪？”

我回答：“要留给甲白哥。”

他说：“吃完吧，我再给你一碗给你甲白哥吃吧！”我正在吃酸奶时看见大喇嘛的旁边有个没有下身的留著长发的人一边唱着藏歌一边缝补，这个半截人对我说：“阿绕！小孩到这儿来，我给你缝补一下你的皮袄，”我脱下皮袄递给他，半截人看着我破烂不堪的皮袄说：“到处开著洞再不缝一下，你怎么过冬呀？”他把我的皮袄的破烂处都缝合完后我向他道了谢，他把我拉过去对著额头说：“好可怜哪！魔鬼般的汉人杀了父亲不成还要抓小孩，这是什么世道啊？”听着他的话我也在想，逮捕我们还有理可讲，毕竟我们杀了很多汉人，就这么一个没有下身的半截人都不让待在家里，抓来关在监狱里，正是好奇怪呀！之后我知道他叫喀日蒙才，经常听见他唱歌的声音，还经常看到立在两只手上行走，佛祖保佑他，可怜的人哪，没有下身的半截人---喀日蒙才。

来到帐篷监狱后，也不知过了几天，囚犯们的中午饭是用野驴肉做的汤，晚饭有时候是一点面糊糊，有时候只是肉都被刮尽的骨头。汉人只是把大伙看守在这里，不打不骂不审，囚犯中也没有出现病死饿死等的事情，从而每天都非常平静，每天都有新的囚犯，不知到何地之人更不知何罪之有，据旁人说大不分是出生富贵人家的人，我向旁人询问父亲的盟友盖巴切赛木和豪日斗拉克老，认识的人说：“早就逮到县上去了。”

甲白哥和我天天在一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牵挂，每天帮助冉希甲陀去捡柴，烧茶和剥野驴肉。这天早上我发现来了很多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汉人，当吃完早饭后拿绳子把所有囚犯都捆了起来，并且三十个捆绑的囚犯连在一起做成一个小组，妇女们也一样，格桑和东秀没有被捆绑只是把一只手连到小组的连绳上，叫我骑上一个个儿小小的备著牛鞍的黑马，叫甲白哥牵著我的马走，主持大喇嘛和其他的僧人 also 和大伙一样双手反捆后连了起来，一会儿后，一位官员模样的汉人通过翻译员说：“今天，把大伙送到曲麻莱县，在县上要接受两个月的教育，学习完后把大伙送到各自的家里，尽管放心好了，一路上要遵守纪律，如果有违犯纪律的，想逃跑的到时可不要怪我们手下无情。”

大约有三百多名囚犯，三十个被双手反捆的囚犯连成一组，在一个尘灰飞扬的早晨徒步走向曲麻莱县，大约有六十名汉人官兵负责押送。

冉希甲陀未能杀死汉人哨兵逃脱，主持大喇嘛如果有什么特殊的面子，还要和大伙一样反捆后连在一起步行吗？

第六十九節 惡人惡果

黄色的沙尘中囚犯们低著头一个跟著一个艰难地移动，汉人官兵和藏人民兵，以及工作人员都牵著驮著器具的马也非常艰难地行走，因为天气凛冽再加上猛烈的寒风骑在马上反而冷的受不了，所以我下马和甲白哥一起步行，因为我俩太小很难跟上大伙，有时落下很长一段路。

当中午时分，我俩到达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地方时，囚犯和汉人官兵已经吃完午饭准备上路，一位年轻藏人走过来对我俩说：“呀考喏！不要落在队伍后面，遇上狼群会把你俩给吃掉的，”说着把我俩领进一个帐篷里给我们倒茶喝，年轻藏人对坐在土灶左边的老奶奶说：“阿妈！听他们讲前些天被汉人打杀的僧侣香客们是这两个小孩的同夥。”

老奶奶说：“哦！可怜的人们，父亲被杀的两个小孩是不是他俩？”

年轻藏人回答道：“是他俩，不听众人的劝告，他俩没有留在巴岩学校里，现在把他俩要送到县监狱里。”

老奶奶把手举到额头上咒骂道：“短命的汉人鬼子，连小孩都不放过，好可怜的两个孩子。”

当我俩吃完饭从帐篷里出来一看，囚犯和汉人官兵已经走了，老奶奶对年轻藏人说：“你骑上牦牛送他们一程吧？”甲白哥和年轻藏人同骑一个骑牛，牵著我的马快步追赶。快到山梁口时我们赶上了大伙，于是他对我俩说：“一定要跟上大伙不要落在后面，走快一点，”

甲白哥道过谢后问道：“您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道：“我是巴岩部落的，叫扎保，”答完后扎保骑著牦牛回去了。

于是我俩加快步伐紧跟在大伙后面，下午到了一个有几户人家的草滩后汉人官员命令囚犯们就此休息过夜。把所有囚犯都赶到一个岩坎下，四周布满汉人士兵放哨，格桑，东秀，甲白哥和我四个人派去放马，我们把马群赶到草地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格桑说：“怎么办，偷上几匹马逃跑吧？”

东秀回答说：“我们往跑那里呀？，不关生死如何，还是和同夥们一起的好。”天快要黑的时候我们把马赶回来，看见囚犯们和这里的牧民都座成一个大圆圈在开会，我们也坐到丹增和洛切叔叔，孟拉木舅舅旁边，囚犯们仍然捆绑著，汉人士兵和藏人民兵站在不远处看守，汉人官员通过翻译员说：“大家都不必害怕，不要造反，不要偷跑，到达县里后就放你们回家，”重复了一遍昨天说过的话，这时洛切叔叔说：“投入地狱的鬼子们，他们在怕我们造反，唯恐抓不到还会放？骗人的话。”

丹增叔叔接著说：“汉人把我们押到那里就到那里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呀！”

翻译员大声说：“叫到谁的名字就到那边的帐篷里去，明天就不用去了，”跟著开始点名：“主持大喇嘛，色拉喇嘛，冉希甲陀，图坚木，豪日斗，都站起来到那边的帐篷里去，”我听到豪日斗这个名字后立刻想到，他可能就是阿爸的盟友豪日斗拉克老，我便向旁边的人问道：“叔叔这个叫豪日斗的人是谁？”他回答说：“他是有名的大盗豪日斗拉克老。”

我又向他问：“那么你可知道一个叫盖巴切赛木的？”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后回答说：“切赛木被汉人押到县上后枪毙了，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

我急忙回答说：“我只是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旁边的一位老头说：“怎么说也不一样吧，主持大喇嘛和色拉喇嘛在汉人那儿还是有面子的，因为他们的恩德图坚木和冉希甲陀也享福罗。”另外一位也跟著说：“受苦的都是我们，放我们回家的说法是在骗我们呀！”

这下可好了，冉希甲陀用不着杀汉人哨兵逃跑，命中注定不用坐牢了，我正在想像时丹增叔叔说：“甲白，奴考，你们看好大喇嘛，当你们释放以后就去找他，他会照顾你俩的。”恰在说话间，汉人士兵押来两个捆绑後连在一起的囚犯，孟拉木舅舅指著走在后面的人说：“丹增，洛切看走在后面的囚犯不是毒打我们最厉害的那个坏蛋吗？”

格桑回答说：“是，是他，汉人的跑腿狗，瞧着我不会放过他的，佛祖有眼，恶人会有恶果的。”

汉人把他俩连到丹增叔叔们的连绳上后走了，突然，一块石头不知从那里飞来砸准他头上，他一声尖叫同时倒地，他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后说：“是谁打的？吃他爹肉的，”边骂转过身来时，头上鲜血直流，看到我们站在他身后脸色一变喊道：“大伙们，有人拿石头打我！”汉人哨兵就在不远处，但没人理会他，丹增叔叔厉声说：“你去吃你爹的肉吧！你再出声，业门顿，我立刻要了你的狗命。”他看了看左右后坐了下来。头上还在流血，因为大家的双手都是反捆著的，所以任它流之外无法料理伤口。孟拉木舅舅说：“佛祖上师，这就是报应，现在你大手和我被打者一起在监狱里等死，命中注定的就无可抗拒。”

我发现是谁扔的石头，天黑时把囚犯都赶到岩坎里，我和甲白哥，东秀，格桑又安排去看守器具，我向格桑问道：“刚才是不是你打的？”

格桑回答：“是，你怎么发现的？”

我解释说：“大人们的手是捆住的，东秀和甲白哥我又在后面，那不是你还有谁呀！”

他说：“没有使上劲，我想要了他的狗命。”这时一个身穿羊羔皮袄，背著枪的小伙子来到我们身边说：“呀！曲合玛们，你们在做什么？”说著坐在我们旁边。

格桑问道：“你是哪里人？”

他回答：“我们都是安多人，我是草鄂人，我叫晋迈多杰，今晚我们就睡在一起。”

格桑又问：“你是汉人的工作人员吗？”

晋迈多杰回话：“不是，我是汉人的奴仆，我认识你们，前天你们拒绝留下上学，也好，到了县里还会有学校可以去的，你们小孩家用不着担心。”

甲白哥问晋迈多杰：“晋迈叔叔，刚抓来的那两个是谁呀？”

晋迈回话说：“你们认识他们，刚才他一石头打伤了其中一个的头，今后要小心，汉人看见可不得了，小孩子不懂，上次你们被抓时，他俩是当地民兵，因为他俩违犯了汉人的纪律，轮到和大伙一样的下场。”说话间我睡著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夜里下了一场厚厚的雪。

两个藏人民兵走过来给这里的马备好了鞍鞴，格桑向这两个藏人询问：“什么时候走？”

其中一位回答说：“昨晚借宿在人家里的汉人官兵的马被盗，看样子今天不能走了。”一会儿后，从四处来了很多人，我们等了好长时间都不见上路，正在等待时走过来一位妇女把我们四个人领到一顶帐篷里，帐篷里有几个汉人士兵，见我们进来便出去了，这位大姐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去开会，在这里喝茶烤火，我不去不行。”

甲白哥好奇地问：“为什么这么神秘秘的不让我们去？”

她摆出一副惊恐的样子低声说：“今天在这里举行批斗大会，将批斗嘎丹寺的主持大喇嘛和色拉喇嘛，可能会批死的。”

当我们听到如此惊人的话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四个都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喝茶。说完后她出去走了，不一会儿，从开会的方向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我们出去观望时，人们都在雪地上坐成一圈，汉人士兵也站成更大的一圈放哨看守，一位藏人在会场中间挥动着手高声说着‘昨天如何如何----，今天如何如何---’什么的，但听不清到底在说什么。这时汉人士兵从帐篷里把主持大喇嘛等五六个人押了出来，带到会场中间，排成一行站著，一位汉人官员通过翻译员在讲话，讲话刚完人们几乎同时站起来，如同是饥饿的秃鹫看见尸体一般蜂拥而上，把主持大喇嘛等五六个人东拉西扯，群殴群打，拳打脚踢，一时间这个场景如同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正在混乱的时候汉人官兵给劝开了，被批斗的五六个人没有一个能站起身来的，都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上，我们走到岩坎上观看，主持大喇嘛的袈裟被撕的一点都未剩，满脸满身都是血，双手抱著生殖器卷缩在雪地上。

我不知道是怕，是悲，是惊，眼睛看着这些但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人世间竟敢有如此奇怪的事情，今天的这到底是什么，如果父亲今天仍在的话肯定免不了这样的惨杀，这到底是那方的杀人方法？我看着眼前的“奇观”在想。

第七十節 批鬥致死

藏人有个谚语恰好能形容这天的场景，曰：“没有阻挡的洪水，没有主观的人们。”

有个妇女走到会场中间举著拳头说了几句话后，在场的人们又一次蜂拥而上，拳打脚踢，你撕我扯，大喇嘛等人又一次遭到无情的毒打，汉人士兵和藏人民兵又跑过去给劝开了。自称是汉人奴仆的晋迈多杰走来说：“呀考喏们！到近处去看如何？”于是 我们跟著他走到附近去观看，大喇嘛等六个人在圆形的会场中间东倒西躺，特别是主持大喇嘛躺在雪地上一动不动看起来已经被整死了。

一个汉人通过翻译员说：“不要让他们就这样轻易地死去，太便宜了这些剥削者，首先要揭发他们的罪行，然后再批斗。”这时一位头发散乱衣衫褴褛的女人踩著大喇嘛的头，怒气冲天地大骂道：“这个剥削分子在装死，他刮尽了人民的肉吸干了人民的血，今天是铲除他的末日。”说完后使劲地踢大喇嘛。人群中有个男人举著拳头喊道：“要不要批斗吃惯人肉的狼？”

在场人们齐声回应道：“要！”

“今天，以血还血，以肉还肉，要不要？”

“要！”

“要粉碎一切剥削分子？”

“要粉碎！”

刚结束一呼一应的口号，在场人们第三次蜂拥而上，踩踏，脚踢，辱骂，如同是掀开了蜂窝一般混乱吵闹，这时又有一位汉人说了几句话，大伙都停下殴打回到原位，大喇嘛等六人一动不动，躺在会场中间。我被眼前的“奇观” 惊呆，都被活活地殴打致死了，这些人怎么连一点点良心都没有，如此狠毒无情，怎么能向自己的首领和喇嘛任心下手哪，如此的杀人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在这儿才能看的到，多么无情无义，即不讲究因也不在乎果的怪地方。

听到东秀说：“都被批死了，他们在拖尸体。”两个人两个人地过来抓著脚拖到沟坎沿，人们呼唤着，喊著口号跟在后面，把尸体都扔到沟坎下，尸体都滚到河边，人们继续呼唤著回到开会地点。甲白哥突然说：“快看哪！一个人还没有死，”我看见冉希甲陀坐起来正在系靴子带，佛祖保佑，他还活著，就在这时沟坎上的一位女人回头看见后大声喊道：“冉希甲陀还没有死！”一位汉人在大声说了几句后，大伙一呼跑下沟坎，秃鹫啄食尸体般冉希甲陀在人们脚底下翻来滚去，没有轮到殴打冉希甲陀的人竟然在脚踢其他的死尸。

冉希甲陀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多么苦命的人哪！当你醒过来时就不能装死等一会吗？大伙都还没有走远就抬起头来，这下真的被活活地打死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唯一认识的人，给我肉汤的大恩人冉希甲陀，就这样被无缘无故打死了。不过，更加奇怪的是，大家都认为在汉人面前很有面子的主持大喇嘛也被批斗致死，别说照顾我们哥俩就他自己都没保住。上师三宝保佑！谁都难免一死，这样的死法简直就是人还没死就已经投入地狱，惨死群殴之下，最终连个冤家都没有，正可谓是人间地狱。

每个人都有命中注定的死法，那是由不得你想怎么死就能怎么死的，恩父被一枪就要了命，比起这种死法还算干净利落，早晨那位大姐叫我们不要过去，看来不无道理，再也不要看见如此的“奇观”。

激情高昂的人们徐徐离去，沟坎下被整死的尸体扔在雪地里，几个孩子站在沟坎上向死尸扔石头，几条野狗在尸体旁打转。这时一位藏人民兵走过来对我们说：“今晚你们回到昨晚你们去过的那家吃饭，今天不走了。”我们走进帐篷后格桑说：“这里的人们的杀人方法怎就这么残忍哪？”

东秀回话说：“不怪他们，他们是被汉人逼迫的，为了活命人会背著良心干的。”

我问东秀：“东秀哥，我们的家乡也是否和这里一样呢？”

他回话：“业门顿，也许比这儿还要糟糕哪。”

如果是这样，还是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好，在家乡如同今天把自家的首领和喇嘛要批斗致死的话，太难了，怎么任心下手呢？一会儿后，那位大姐回到家里给我们烧茶和吃的，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今天批斗会议的事情，当睡下后在梦里反复出现白天所看到的惊人“奇观”， 吓的把我惊醒了好几次。

第二天天亮后不久，把所有囚犯多集中在外面给了一点茶和吃的。才考凑过来对我说：“汉人鬼子，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只给了一顿早饭，把我们都饿坏了，业

门顿，我都觉得有点儿晕。”我们四个老早就吃过早饭，我牵著马到沟坎沿上去看被批死者的尸体，好几条野狗正在啃吃死尸，也有很多乌鸦等也在落在死尸上啄食。好可怜哪，无人收尸(说正确一点是不敢收尸。译者按。)，自家的首领，自家的喇嘛，在自家门口被野狗吃尸时，却无人收尸，更不用说超度法事什么的。

“奴考，快过来吧，大伙要上路了，”甲白哥在叫我，当我走过去时，囚犯们在帐篷前吵吵嚷嚷好像出了什么事的样子，汉人士兵和工作人员也跑了过去，汉人士兵把其余的人都堵住了不让靠近，看样子好像是囚犯间发生了争吵殴斗。这时汉人官兵把囚犯们分成组准备上路，一个藏人民兵向大伙解释说：“准备好赶路吧！只是囚犯间发生了一点矛盾，是他们的同夥和闹日才”说完后指了一下我们，于是我们才知道丹增叔叔好好地揍了一顿毒打我们的那个家伙。才考过来对我们说：“丹增叔叔狠狠地那个坏蛋给揍了一顿，一碗打眼窝里，他爬起来后又是一拳把他给打倒在地，其他的人不知道什么原故，只是劝他俩不要殴斗，他的眼眶和颧骨上都流著血，汉人也没有管，好痛快，”大伙都觉得出了一口气很是痛快。这正是恶人得了恶果！

随著汉人官员一挥手，大伙人马在雪里开始赶路。这天要渡过很多河，好在大部分河水已经结冰。汉人官员允许格桑，东秀，甲白哥和我四人同行，也没有专门的人员看管，所以可以跟在队伍后面慢慢走既可，丹增叔叔等无人也安排在最后面的组里，因此有时候我们九个人可以一起边走边说话。大伙人马在雪地上埋头赶路，突然，排头组里出了什么事，闹的吵吵嚷嚷，其他组的囚犯也只好停下来等候，时有听到枪声，妇女囚犯被安排在中间，都叫坐在地上，汉人士兵们厉声叫我们坐下不准动，只有几个汉人士兵和藏人民兵留下来看守我们之外其余的都跑到前面去了，又听到几声枪响，囚犯们蹲在雪地上都不敢动，汉人士兵们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忙碌了一阵后，把所有的大人囚犯都反捆了起来，格桑和东秀也连到连绳上，甲白哥和我却以往一样我骑在小黑马上甲白哥牵著走，这时一位翻译员向囚犯们警告说：“老老实实地赶路，如果有想造反的或者逃跑的，我奉劝你们打消念头，别怪到时不留情。”

于是囚犯们起身开始赶路，走了一会儿后，看见路边有几个汉人士兵坐在一起，他们的旁边有个脸上盖著白布的士兵，看样子已经死了，还有一个汉人的头被纱布缠著，路下边扔著两个囚犯的尸体，不远处的山坡上也有一个囚犯的尸体。又是三个无主的尸体，再说了，这些人也太笨了，这么多荷枪实弹的汉人面前那里还有逃跑的机会，可能是鬼在催促他们的心吧！

傍晚时分停留在有几户人家的草滩，天快黑的时候给了一点吃的，吃饭时有个老者告诉我们说：“今天被汉人所杀的那几个人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是果落日芒部落的，他们怀里藏著刀子，他们割断连绳后打翻旁边的两个汉人士兵，抢过枪后向山坡那边逃跑，其他的汉人士兵一起开火，没有跑多远就被打死了，他们也向汉人反击，但没有打准，都是一些有胆量的好汉，可惜没能逃脱。”

人说果落一带的人个个都是英勇好战的好汉看来确实不假，他们是在如此艰险的出境下还能反抗暴力，这说明了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但是，可惜呀！不但没有成功倒把命给送掉了，又是几个没有收尸的尸体成了野狗野狼的美食。人人都有不同的命运，谁都无法改变各自的命运。不关怎么说，当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要面临死亡，比起昨天的那种被活活地殴斗致死，如此的死法还算利落，如果他们知道杀了一个汉人士兵，伤了一个人，也算是为自己报了仇，这样死能瞑目，大喇嘛他们是自己的人们，在自家门口被活活地拳打脚踢致死，他们死不瞑目呀！

第七十一節 被送上“西天”

听人家说今天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

一大早把囚犯们集中在帐篷前吃过早饭之后，汉人官员通过翻译员讲话道：“今晚我们就到达曲麻莱县，希望大伙遵守纪律，如有逃跑或者造反的格杀勿论，听清楚了吗？格杀勿论！”

囚犯们按照汉人士兵的手势一组接著一组上了路，当大伙翻越一座很高的山崖时两个妇女和一个老头落在队伍后面，一位汉人士兵连推带拉赶著老头跟在队伍后面，看上去年纪较小的妇女病的不轻，走一阵又坐下来息一阵，双手抱著肚子脸色很难看，不一会儿就到了我和甲白哥的旁边，因为天气太冷，我没有骑马只是牵著走，甲白哥向我询问：“奴考！能不能把你的马给这位阿姐骑一会？”于是我把我的马拉过去对这位阿姐说：“阿姐！你骑一会马吧！这是我的马，”这位阿姐回答说：“喀兆长寿！我不能骑，”我说：“没有事的，这是汉人借给我的马，”说着我把马缰绳递给了她俩，生病的阿姐骑上马后，另外一个阿姐牵著马我们一起赶路。突然最后面的囚犯组里又吵吵闹闹的，当我们走到近处时，看见那位老头坐在地上，因为囚犯们都分组连在同一条连绳上，所以，其中一个不能走大伙都不能走，这时走过来两个汉人士兵踢了几下老头示意起来走，老头躺在地上说：“你们把我给杀了吧！我真的走不动了，”汉人士兵又踢了几下，看到老人不动声色，便以枪杆来砸老头的背部和头，无奈之下大伙把老头拉起来后坚持行走，没有走多远老头又倒在地上，老头爬在地上说：“杀了我吧！我真的不能走了，”汉人士兵把老头从连绳上解开，让其他的囚犯继续赶路，汉人士兵把老头拖到路边去了，我们没有走多久听到枪声，我立即回头看了一下但什么都没有见，走在我们旁边的汉人士兵过来把牵著马的阿姐连到连绳上，把马缰绳递给了我，刚才拖老头到路边的两个汉人士兵跟上了大伙，却没有老头的影子，大伙都非常清楚老头被送上西天了。一发子弹把老头送到极乐世界了，又是一个无人善后的尸体扔在这荒野。

中午时候大伙到了一条大河边，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嘛呢石，这个嘛呢石叫布额庆朵喀。汉人叫囚犯们坐下休息，这时两个藏庆民兵把一个汉人的尸体驮在马背上走过来，来到我们旁边叫我抓一会马他们需要重新驮一下，当修理完毕他们要离开时，我向这个藏人问道：“叔叔，你们看见一个老人在我们后面吗？”他东

看西看了一下后低声说：“呀考喏！小鬼，闭上你的嘴吧！你不怕汉人听到？老头早就被汉人给枪毙了，”说完后匆匆离去，生病的阿姐对我说：“好孩子，别关这些，汉人发现会揍你的。”

直到夜幕降临囚犯们坐在嘛呢石边等候，没有给吃的也不让喝水，当月亮升起时，前面的囚犯组动身上路了，我们也跟在队伍在走，汉人士兵大声说著什么，于是翻译员催大伙说：“走快一点，走快一点。”这天夜里天空很晴朗，月亮很亮，我骑上马甲白哥牵著急步行走，生病的阿姐也和我俩同行，她凑过来低声说：“孩子饿不饿？”我回答：“还能忍的住，”她把一个长条形的东西放到我的手里说：“快吃吧！”我说了声谢谢，她回头说：“不要说话，”便走开了。她给我的是一节干肉肠，我和甲白哥分著吃了，这点干肉肠有一点盐巴味所以觉得特别的香。

“到了县城后，大伙不准出声，”一位藏人在喊话。大概走了一个时辰后，来到一个搭著很多帐篷，还有很多白色房子的地方，把囚犯都赶在两边是白色房子的大路上，囚犯们不敢出声只有唰唰的脚步声，一会儿后囚犯们走进一个夹在两堵高墙间的矮门，因为囚犯们是用绳子连在一起的，所以很难进入，汉人士兵把囚犯们连打带推强行进入这又窄又矮的门，我和甲白哥走在孟拉木舅舅和丹增叔叔的中间，当走进矮门时是一个跟宽敞的大院子，高墙上亮著灯还有汉人哨兵在来回走动，月光下这些都很清楚，到达大院子里后把囚犯们的捆绑和连绳都解开了，而且把我们的带子和靴子带都给收走了，叫大伙站在院子一角，这时汉人哨兵从前面带走一批当到达院子中间突然一晃就不见了，又带了一批过去，到了院子中间一晃又不见了，我不由地想，好奇怪啊！这究竟在赶什么吗？在月光下大院子平平的很清楚呀！怎么把囚犯带到院子中间就消失了呢？这时汉人士兵有从头数到三十时正好把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算到这一组给带走了，我抓著甲白哥的手边喊著他的名字边跟过去，一位汉人士兵揪著我的耳朵给拉了回来，丹增叔叔喊道：“甲白放心好了，我会看管好奴考的，”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一组三十名囚犯带到院子中间又消失了，下一组轮到我们的，当把我们带到院子中间时，一位汉人士兵把地上的一块木板拿开了，哦！这原来是一个土坑的盖子，同时一股难闻的臭味飘了出来，士兵把囚犯们推进坑里，坑里传来哎呀！嗷呀！的呻吟，于是一位藏人民兵朝坑里喊道：“这个小孩谁给接一下？”边说边抓著我的皮袄的一边把我放了下去，坑里不知是谁把我方在地上后说：“哦！好可怜哪！是个小孩。”坑里粪臭味，尿臊气，简直臭气熏天，呻吟连绵，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原先在坑里的囚犯们好像在半坐半躺睡觉的样子，我们刚来的别说坐的地方就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曲麻莱县监狱的牢房，其实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牢房可言，不如说是牢坑，是集中坑也许更恰当些。

这天晚上，我一夜未能入睡，牢坑里不只是臭气难闻，还有鼾声如雷，梦话不断，放屁声，嚼牙声，如此恐怖，如此难忍。于是我用皮袄蒙住头尝试入睡，还是睡不着觉。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牢坑？这牢坑里到底有多少个囚犯？

从前听人说汉人把老人扔到养著虫子的坑里喂给虫，看来这话是真的，现在喂给虫子的不仅是老人，还有囚犯和小孩，这牢坑里到底有多少个虫子？虫子是怎样吃人的呢？甲白哥在那里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否能再见面？很多问号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因为牢坑里挤满囚犯的原故，温度很高，使我满身是汗，再加上味儿太大有时都觉得头晕想呕吐的感觉，牢坑里一片漆黑很难确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牢坑里集中了多少囚犯。

牢坑的盖子被解开了，我详细看了一下我的周围，原来这个牢坑不是很宽，但很长，宽度大约有六米左右，长度大约有二十米左右，就我们的这个牢坑里大约有三百五十个囚犯，牢坑中间放著三个木桶，是用来接小便的马桶，不过马桶太小囚犯太多，尿液外溢满地皆是，而且囚犯们长时间投入牢坑里不能外出，只好连大便也一起接在马桶里。

一位汉人放下一个梯子，走下半截后站在梯子上，看着手里的本子点名，当点到谁的名字就需要立即高声念出缝在胸前白布上的号码，不过很多人不会念号码，只好回应“我在”就行了，其中两个囚犯的名字叫了好几遍都没人回应“，这时有囚犯说：“他们死在这里。”把我关进牢坑里的第一天晚上就死了两个囚犯。

第七十二節 3299號囚犯

汉人士兵还站在梯子中间点名，囚犯中有个懂一点汉话的藏人，他帮助大伙用汉语念囚犯们的代号，当点名完毕后，几个囚犯把马桶抬到牢坑口，然后叫已经编了号的囚犯爬梯上坑，汉人士兵另叫了几个囚犯把那两个囚犯的尸体抬出牢坑，这时两名汉人和一个翻译员来到牢坑里，叫我们新到的囚犯们在牢坑里排成几行，把一个巴掌大的上面写有红色号码的白布缝到每个囚犯的左胸前，于是叫我们上坑放风，到牢坑口一看，哎哟！这么大的监狱被囚犯站得满满的，监狱东西两个门，男女囚犯们排著队进进出出，因为腰带和靴带都被收去，所以男人们披著皮袄还算凑合，但是妇女们来说可就难了，时时刻刻都紧紧地抓著皮袄边以防裸露，哨兵在监狱墙头上持枪来回巡逻。从监狱的西门出去就到了山坡下，这儿便是上厕所的地方，沟坎上挖开几个坑就当做厕所，当我们刚蹲下还没等结束方便，押送囚犯上厕所的汉人和站在较远处放哨的哨兵一起拿石头，土块等物乱打猛投，囚犯们受不了只好赶紧起来逃命，不关你解完了没有，囚犯们排好队回到监狱里。

当我们回到监狱大墙内时，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也真好出门解便，“甲白哥”我大声喊我甲白哥的名字，甲白哥看见后看着我们笑，丹增叔叔推了一下我的背说：“快过去见见甲白哥吧！”我跑过去还没有到达甲白哥的身边，站在门前站岗的汉人士兵跑过来厉声说著什么，一把揪著我的耳朵拉了回去，孟拉木舅舅说：“别担心，和丹增在一起吧！你俩会见面的，”我没有法子只好和丹增叔叔回到牢坑里，牢坑口的两个尸体仍然在，其他牢坑口也放著几具尸体，看不清到底有多少，

听他人说他们受不了自尽的。一会儿后，到了吃饭的时间，每个囚犯是两个馒头和一碗稀饭，我吃了一个馒头和稀饭就吃饱了，把剩下的一个馒头给了丹增叔叔，看神色大人们却没有吃饱，不过这儿的伙食比起帐篷监牢好多了。

不大一会儿，牢坑口被盖上了，囚犯们相互诉說著各自的悲欢离合，多半在说著留在家里的父母，老婆和孩子的事，每个人都有一个说不完的遭遇，坐在我和丹增叔叔身边的小伙子是个精通汉语的藏人，他对我俩说：“我以前是为汉人效力的工作人员，有一天汉人怀疑我们造反把我们五个人抓了起来，给我判了二十年的刑，看来会死在监牢里，我叫丹巴才仁，曲麻冉仓部落的，老母和妹妹在县上。”

傍晚时分打开了牢坑口，叫囚犯们放风，在出监狱大院时我看见甲白哥也在出门，我向她招手，他也向我招手，快到厕所边时我俩相隔只有几米，于是我跑过去，甲白哥从怀里拿出一个馒头递给我，我说：“早上我们每个人给了两个馒头，”甲白哥说：“给我们送饭的是个藏人，他给了我三个馒头，”这时早上揪我耳朵的汉人在瞪著我俩，我有点儿怕就回到丹增叔叔身边，上厕所时跟早上一样刚蹲下又是雨点般的石子土块飞过来，囚犯们匆匆离开回到监狱大院里，当回到牢坑时天色已晚，几乎看不见旁边的人。晚饭给每个人两碗面汤，不关你的碗的大小就是两碗，丹增叔叔有一个很大的铁碗，他自己吃不完就给旁边的人，我的木碗太小，有点没吃饱的感觉，我们牢坑里的囚犯们大部分的饭碗都很小，所以吃面汤是都没有吃饱。三个马桶又放回牢坑中间，臭气开始四溢，喧嚣开始震耳。

曲麻莱县监狱牢坑里的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结束，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时时刻刻伴随著我的记忆的一天。

第二天天刚亮，牢坑口解开后放下梯子，首先是点名，叫了几遍都没有回应的也有两三个，大伙都清楚肯定已经死了，“奴考”！点到我的名字，丹巴才仁替我念了我胸前的代号，他都会帮助左右的囚犯念代号，丹巴才仁天天替我念‘三千二百九十九’时间长了我的代号我自己会念了，当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大声念‘三千二百九十九’时，点名的汉人也看著我笑。放风之后就是吃饭时间，这天送饭的是两个藏人，当送饭员来到我们跟前时，丹增叔叔低声问：“阿绕！你是不是智巴呀？”这位藏人示意不要出声，然后他悄悄地说：“孟拉木和甲白给你俩带了一点糌粑，你们的同夥都平安无事，呀！吃馒头，”说著便把一小袋糌粑和几个馒头递给我俩，丹增叔叔凑过去低声说：“甲白和这个孩子是纳格仓噶当的两个儿子，噶当已经被汉人所杀，我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你，贤父之子，要好好照关这两个孩子，”智巴点了点头，然后朝著牢坑口走了，丹增叔叔对我说：“阿绕！奴考，看清楚这个人，他是贡唐仁波切的内总管，他一定会看管你们的，”从这一次后智巴每次都到我们牢坑里送饭，他只是给我们送来糌粑，有时多给几个馒头，但从来不说，这个时候每天供应两顿，所以囚犯们用不着挨饿。

一天早晨出去方便回来的路上，看守囚犯的坏蛋汉人，说实在的自己也跟我们一样是囚犯，我刚到门前他一把揪著我的耳朵往上拉，把我疼的连哭带喊，丹巴才仁走过来用汉语和他吵架，坏蛋汉人二话不说给丹巴才仁一个耳光，丹巴才仁也挥手一拳可惜没打准，恰在此时，丹增叔叔一拳打在坏蛋汉人的耳根，把他打倒在地上，他刚爬起来丹增叔叔朝著他的眼窝又是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丹巴才仁也踢了几下，这时监狱大院里的男女囚犯一起高喊著‘杀了这个恶棍汉人！要狠狠地揍他！’围了过来，我们旁边的一位老头狠狠地踢了一下汉人的脸后说：“吃你爹的肉！恶棍！这个还太便宜你了，要是遇到我的手里，我非要了你的狗命不可，”坏蛋汉人满脸是血，在地上哎哟！哎哟！地打滚，这时走过来几个汉人士兵把我们赶到牢坑里，坏蛋汉人还躺在地上好像没人不在乎他被打。把囚犯们赶进牢坑里没过多久，五六个汉人士兵拿著枪走下牢坑来，翻译员说：“大伙别动，要不会杀了你们，”汉人士兵来到丹增叔叔和丹巴才仁面前，二话不说拳打脚踢，还用枪杆来打，丹增叔叔的头被打烂鲜血直流，丹巴才仁指著我用汉语说著什么，翻译员过来问我：“那个汉人有没有打过你呀？”我回到说：“有，打了我，打了我一个耳光，还揪著我的耳朵往上拉，他们都是证人，”翻译员对汉人士兵说了一些话后，拿手铐把丹增叔叔和丹巴才仁反拷了起来，其中一个好像是官员模样的汉人拉著我的耳朵把我带到牢坑口，抚摸著我的头说了什么，这时翻译员对我说：“去吧！从那个小门里出去就是大灶，暂时就住在那儿吧！”我边往回看边往前走，汉人官员示意我继续走，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小门。

第七十三節 拷打和屠殺

我来到小门口回头望去，汉人们已经走完，整个围墙内空空荡荡不见人影。刚刚还有几千人来回走动，此刻都已圈入地下集中坑内，围墙内连一个人都看不到，我不知所措只好从小门进去，有个老人在那儿，喊道：“阿若！智巴过来看，你的那个亲戚男娃来了。”话音刚落扎巴叔叔从房里出来惊讶地问：“奴考，你没事吧？谁让你到这里来的？”我回答：“一个汉人官员让我来的。”“呀，进屋去，坐这边喝点茶，吃馒头。”

我看到刚蒸好的馒头堆放在一条毯子上，炉灶上还在继续蒸，智巴是囚犯们的加麻。喝茶间，我仔细地讲了一遍我们的近况。他叹息道：“你们小孩也许会好些吧，可大人们不知能否活出命。”我们正说着，一个叫索南诺布的藏人干部领着甲白哥进来了，并说：“阔热！智巴，从今天起由你来照顾这两个男孩，我已经给李局长打过招呼了，早晨从监狱里接过来住这儿，晚上再送到他们各自的地下坑里。”说著他边抚摸着我的头边问我的名字后又说：“你们俩一定要听智巴的话，不必害怕。过几天会放出去的，白天可以在围墙内晒太阳也可以玩耍，但千万不要到大门口去啊！”说完就走了。

智巴叔叔以前是贡唐仁波切的内总管，有一次他去拉萨的途中路过曲玛莱时被汉兵逮捕后关进监狱的，之后他和他的伙伴西若、鲁智、佐巴四人在监狱当炊事

员。从那时起智巴叔叔或西若每天早晨在犯人放风期间，把甲白哥和我接到厨房。我们哥俩经常在厨房的小院子里玩耍。可以放开地喝茶吃馒头，有时和智巴叔叔一起喝茶聊天，有时也帮他烧火，倒灰炭。厨房的阴墙处堆积了犯人们的糌粑口袋，袋子里有糌粑、曲拉，有的里面还有蔗糖。

智巴叔叔说：“这些糌粑口袋是囚犯们被抓时所带干粮，你们可以吃的。”墙角里还堆积着许多妇女们的首饰品：如琥珀、松耳石、珊瑚、九眼珠等做的项链。还有囚犯的腰带、银饰佩带、鞋带等许许多多。这些都是囚犯们被抓入院内之后取下来的。这样甲白哥和我在好长时间内白天住这里，晚上回到各自的地下牢坑。可以自由玩耍，说不上幸福毕竟晚上还得去地下集中坑里睡觉，谁都知道地下坑中哪有幸福可言！要说痛苦吧，毕竟在枪口下逃过命，现在我们甲白哥俩又能在一起，吃住不愁，无所牵挂。有时我们晚上去睡觉时，给孟拉木舅舅和丹增叔叔带点酥油糌粑等食物。每天放风时我从小门里仔细观望，看见院内有几个地下集中坑，每个集中坑里圈有三、四百囚犯。

智巴叔叔说：“约有两千三百男囚犯和一千六百女犯人。”我想炊事员应该最清楚囚犯的数字吧。

放风时女犯人都没有系腰带，头发也都剪成参差不齐，乱糟糟的。但妇女们穿的都是镶嵌水獭边的羊羔皮袄，一看就知道是富贵人家的当家主妇或儿媳妇，或女儿，最小的大约二十左右，也有搀扶着才能走动的老人，还有伤员。跟往常一样把死在劳坑的尸体拖出来后，扔到监狱后面那座山丘的后头。今天抬出去了五具尸体，从衣服可以辨别其中两具为女性。

智巴叔叔说：“每天死去的至少有五、六人。那是自己的造业，静静地死去了也就罢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女囚犯，汉人奸污不算还要折磨百般，遍体鳞伤，最后才断气，真可怜！”

鲁智接着讲：“不仅仅是对女犯惨无人道，对男犯也很毒，昨天我和西若去送饭时，看到坑口有个男尸，面部、胸口、肚皮及生殖器等部位都有烫伤，活活被折磨致死了，惨不忍睹。”

佐巴也说道：“今早我们去的那个坑口又死了一个女的，她的乳房、大腿、阴道全被留下铁器烧烫的烙印，被烧焚的肉都焦黄了。她的女伴这样告诉我‘昨晚一个汉兵先强奸了我们俩而且拷打我们，对我也用铁棍烧烫残打，那汉兵还威胁我们回去之后不许说出去，我答应了。但我的女伴不但没有答应而且用最难听的脏话骂尽了那汉人。还说如果有一天她能够活着出去将一定不会放过这些魔鬼，揭露他们的罪行’过了一会他们把我拉进坑里去了，今早放风时看到那女伴死在坑口，那不是自然死去，肯定是昨晚那个恶毒的汉人残杀的。”

每天给囚犯们放风，有一次甲白哥和我从远处看到了我俩的夥伴东秀、格桑、才考等大小七人，我们相互招手点头。这时才知道我俩的夥伴们都还活着。

有一次我们在厨房里喝茶时炊事员佐巴急急忙忙跑过来说：“阿卡卡！不好了！不好了！放风期间两、三个女囚又被打死了。”智巴叔叔问道：“她们无原无故的怎会打死呢？”“最前面的一个女的放风上厕所时突然疯掉了，她大声喊叫跑来跑去的，大部分女囚因害怕而躲避。汉兵和看守人员拿着铁棍和枪靶狠狠残打女囚们并包围了她们。一个女囚被那个叫马海山的看守员打死了。”我们跑过去从小门看到那些女囚被汉兵包围在院内，大门旁有两具女尸并列放着，刚才那逼疯的女子便是其中之一。

这时索南诺布过来对我们说：“夥计们，进去吧，这里没有什么可好看的。”我们走进厨房，智巴叔叔问道：“那些女的犯了什么法？”

索南诺布回答：“不清楚，听说有几个女的对汉兵扔石头反抗，可怜啊，最后打死了两三个女的。”

佐巴：“我看见了。一个女的被马海山打死了。”

索南诺布：“哼！帕若索，马海山自己也是个犯人，哪有杀人的权力，慢慢地我将会报复的，暂巴甲！”他转过来又向我问道：“小夥计，你在这里害怕吗？”

我说：“不怕。”

“小夥计，晚上在地坑里也不怕吗？”

“有什么可怕的？”我回答。

“好小子！是个勇敢的小孩子。不会待很长时间，现在县城还没有学校，要不早送到学校了。”

我问：“我俩的同伴们也会放出去吗？”

“年龄小的不久会放出去，但大人们还不太清楚。”接着他们又谈论了一阵那些女囚的情况，他喝完茶就走了。傍晚天快黑时，智巴叔叔又把甲白哥和我送到各自的地坑里。我把揣在怀里的糌粑团团拿出来给了丹增叔叔。他边吃边说：“你带糌粑时不要让别人知道。现在我们的食品越来越少，饥饿将要来临！”

我说：“不会有人看见，做糌粑团团时只有甲白哥和我，是智巴叔叔让我拿来的。”

我虽躺下了，但眼前出现的仍然是那些女犯人；被铁棍烧烫的每一个伤痕在眼前摇晃；没有一点睡意。

梦见囚犯们又在抬尸体，头及四肢掉下来的情景把我惊醒了，整个地坑里黑乎乎的，只有难闻的尿臊气。不断地传来人们的放屁声；咀嚼牙齿声；喘气呻吟声。我全无睡意，抬起头来望着那一团漆黑。

第七十四節 九死一生

今早起床时，和往常一样又有几个囚犯被点名的汉人叫了几遍都无人回应。这时有人说：“已经死了。”

放风上厕所时看见我们地坑里死了两个人。他们两个都是腹泻死的，那些抬

尸体到坑口的人身上洒满了屎便水。我爬出坑口，往常一样走向厨房，看上去每个集中坑口放着两具尸体。来到厨房时看见炊事员们正在熬糌粑汤。这几天蒸馒头的面粉已经用完了。晚上熬一点面汤，早晨只有糌粑汤。

智巴叔叔对管厨房的负责人讲：“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囚犯们会饿死的。”

那负责人回答：“现在没什么办法。等几天会运过来一些面粉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晚上我又给丹增叔叔带了一个糌粑团团。现在监狱的食品越来越少，囚犯们每天都饿着肚子。

有人大喊：“哎呀，帕若洒觉，黑心汉人，我们快饿死了！”好多人在唠叨：“没想到这样的结局，要是早知道就不会投降了，还不如杀他几个。”“世上无后悔药，这都是头人，把我们害残了，听说昨天他自己也在批斗中死了。汉人不是对他挺讲面子的吗？连自己的命都没能保住。”“看样子男的全都会死光，只剩女的了。”“没看见吗？女的又抓了那么多，别说男的，连女的都剩不了几个。”等等都是类似的一些泄气失望的话。

我听到这些话特别难过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悄悄地睡觉。一阵过后坑里突然人们大喊大叫起来。丹巴才仁问：“夥计们，怎么了？”一个老人回答：“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已经死了两个人，另一个也快要死了。”另外一个人又在喊：“快叫汉人吧，不然有什么传染病之类的话，全坑的人都会死光的。”靠近坑口的人们一起大声喊叫，过了一阵，一个汉人把坑口打开了。丹巴才仁用汉语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一会儿一把梯子从坑口放了下来。丹巴：“他们说把尸体抬到坑口。”丹增叔叔他们把尸体抬上去了。这时候又一个大声喊道：“快来瞧！这里又死了一个。”又把那个尸体也抬上去了。人们惊惶失措。如此的情景如同是死神降临，一眨眼功夫，死了三个人，两个正在断气。这样下去全坑的人今晚都会死光！当三百人死去之时，我一个人也没有可遗憾的。请三宝菩萨保佑！正在这时。一个穿白衣裳的人从坑口下来了，接着持枪的五六个汉兵也跟着走下来。

身穿白衣裳的人是个医生，他给我们手里放了药，回去时说：“大家都闭眼睛！我要洒药水了。”接着坑里洒了似乎像水一样的东西，人们开始流眼泪、流鼻涕。衣服全湿了。有一个人在喊：“又死了一个人啦！”另一个叫道：“帕若洒觉，是那些黑心汉人放毒气了吧？大家全会死光的。”人们喧闹，恐惧地站起来。一个老人又在说：“肯定是汉人放毒了，大家一起喊叫吧！试试看。”大家一起大声喊了起来。

过了一阵，一丝光线从坑口射进来，接着一个人问：“别喊了！你们又怎么了？”“刚才汉兵回去时放毒了。已经死了一个人，我们也快不行了。”坑口的人回道：“帕若洒觉。别撒谎了，那不是毒水。夥计，那是药水。向佛发誓！你一个人是不会死去的。每个集中坑中都洒了药水了。我把坑口打开放一会儿，等一下就没事了。”我已经听出坑口传来的那声音是索南诺布的声音。再过一会儿他对着往下喊“夥计们，请把那个小孩给我抬到坑口。”丹增叔叔马上回答：“是个大恩人！谢谢，谢谢。”并立即把我抬放到了坑口。

索诺在坑口边拉我边问“小夥计，为什么会弄的这么湿了？”

“刚才医生浇水了。”

他说：“那不是水，是消毒剂，不会有事的。”他边关紧坑口边对下面的人喊：“夥计们，不用害怕，你们悄悄地睡觉吧。”又回头对我说：“走！我们到厨房去。”并抓住我的手朝向厨房去。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有许多汉人和藏人聚在那儿。智巴叔叔给我们倒了两碗茶，又给了我一把曲拉。我听着他们的话，他们在议论说这十天之内饥饿加腹泻病，已经死了一百三十人。仅仅昨天和今天就死了三十多人，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索诺说：“是啊，今晚县长也领着医生们到处跑。”

智巴叔叔对索诺求道：“如果再不赶快把这俩小孩不放出去的话，也会得腹泻病的危险，大恩人，我求求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呀呀，我向局长汇报。今晚让他睡在你这儿吧。”边亲切地摸摸我的头。

晚上我睡在那儿，第二天没听到任何消息。甲白哥和我继续去厨房。晚上我又回到坑里和丹增叔叔住在一起。我正在睡觉做朦朦胧胧的梦时。丹增叔叔使劲推我：“阿若！快起来！在叫你呢。”我看见坑口已打开，阳光射进来了。智巴叔叔在叫我。丹增叔叔抱起我向上托，智巴叔叔在上面拉我上去。出了劳坑一直跟在智巴叔叔的后面。好奇怪，今天智巴叔叔没有象往常一样把我领到厨房，而是朝大门口走去。其实这几天不用他来叫我，都是我自己上厕所后直接去厨房的。

这天没把我领到厨房而是朝大门口走去，大门口有两个汉藏干部在那儿站着说话。我到那儿时索南诺布刚好也到了那儿，他领着我走到一个身穿白裤子，嘴上叼着一根烟的汉人前面，讲了许多汉语。那个汉人边擦我头上的灰边叽哩咕噜说了什么。索诺说：“今天你要放出去了，要送到热苍学校去。”

我回答：“我不去学校。我要和甲白哥住一起。”

“是，今天你和你甲白哥要一起去的。”

“我俩在这里等到同夥们出来后一起回家乡。”在那儿站着的汉藏干部都哈哈大笑。那个汉人官员又说了些什么。

索诺：“你们俩先去学校，识字，等长大了再去家乡。”

我说：“那甲白哥和我俩自己去家乡的话能行吗？”又传来他们的阵阵大笑声。

智巴叔叔说：“奴考，听话！先去学校，以后我们一起去家乡好吗？”这时那汉人官员贴在我胸前的上面写着编号的白布撤下来了。我的皮袄的一块薄皮子也跟着白布一起掉了下来。那个写着“3299”编号的白布沾着薄皮一起扔在地上了。那时一个汉人领着甲白哥过来了。我跑过去抓住了甲白哥的手。索诺把甲白哥胸前的写有编号数子“3289”白布拿掉后扔在地上。索诺又给我们讲了许多要去学校的理由。

甲白哥也说“我们不去学校，我们在这里等到同伴们出来后要一起回老家。”、索诺对我们说“那这样吧，今天你们从这里出去，到县城附近住几天。等你们的同伴们出来后，你们再一起回家乡，好不好？”

甲白哥回答：“好，好。”

智巴叔叔给了我们一个装满糌粑的小口袋，说：“以后再见。”接着几个汉藏干部领着我俩走出了大门。

第七十五節

等待夥伴

我俩正要出大门时，智巴叔叔又说：“再见了。甲白，你要好好照顾你弟弟。等我出来就马上来找你们。”

我俩同声：“智巴叔叔，再见！”

我又说：“智巴叔叔，请转告丹增叔叔他们，我俩已被放出去了。”

甲白哥又说：“告诉他们我俩在县城附近等他们出来！”监狱的门关

了。智巴叔叔和同伴们留在了里面。我俩终于走出了大门！怎么也压不住心中的喜悦，可想起同伴们还在监狱折腾时痛心疾首。是真的吗？今天起我俩从曲玛莱监狱-地下集中坑里解脱了。大门上锁的声音都听清楚了，是真的！我俩真的从监狱解脱了！是前世造的业也好，时逢乱世不幸遭遇的灾难也罢。在我才十岁时，跟随父亲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走了一个月十八天后，别说见到拉萨，最后连父亲的老命都搭上了。在曲玛莱监狱关了十八天。这三十六个日日夜夜，度日如年。外加饥寒交迫，内有恐怖残忍、残酷毒打。人未死就见到地狱魔窟。上敬三宝，特请益西诺布，请保佑众生，不要再次降临如此的磨难。

汉藏干部们把我俩领到一个漂亮的房子里，索诺又劝我们上学校的事。我们甲白哥俩坚持说要在县城附近等待同伴们。

索诺：“哼，赞巴甲！没见过这么固执的小孩，不知怎样才能说服他们。”

又等了一会儿一个名叫嘎玛扎西的腰间佩戴刀子的年轻藏族干部过来了，索诺把我俩交给他了。他立即嚷起来：“夥计呀，我的老天！这么小的俩个孩子。叫我怎么办？要安排哪儿？”

索诺回答：“我说吧。那边离军营不远处的地方不是有几间土块破房吗，还有一个从果落来的老妇人吧，先住那儿。”“

那吃什么？”

“我就去从监狱拿点糗粑，其它你想想办法。”

“穿的呢？”

“好夥计，还是你想个办法吧。”索诺央求道。

嘎玛扎西回答：“嗷呀！没别的办法了，我试试看。”我们在那边等着，索

诺回去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小口袋过来给了我们，里面有糌粑和曲拉。“就这些了，赞巴甲！我们也已经没有酥油了。”

这时嘎玛扎西说：“呀，小伙子们跟我走！”我俩背着糌粑袋子紧跟他，走出单位大院。我回头看见监狱围墙上面的哨兵来回走动。

可怜！我的夥伴们留在了地狱的洞窟里了。不知能否有一天他们走出集中坑，走出这个大门。

嘎玛扎西领我俩走到大街的一个比较大的商店门口时又说：“小夥计俩，去学校的话吃穿不用发愁。”

甲白哥回答：“我们在城外等同伴们。”

“你俩这里等我，不要乱跑，我马上回来。”他说完走了。

过一阵，他拿着一个装有半代青稞的白袋子回来了。“呀，不想去学校那就跟我来吧。”又走了一段时间来到城外的军营，有许多兵。军营对面的路边有几间土块垒起的小房子。他打开了一个小屋的门让我们进去，小屋里有睡觉的地方；有皮袄、毡毛衣服等穿的东西，土灶，锅等用具，还有干柴。嘎玛扎西：“前几天这里住过几个从果洛来的人，今天开始就住你们吧，过几天我会来看望你们。”说完他就回去了。

我们甲白哥俩把房子内外好好打扫一遍显得干净多了，我去打水，回来时甲白哥已经起好火。等水开了后我俩吃了糍粑，今天我们无比高兴。不仅从监狱活出来，还得到一个暂且属于我们的小屋子，在这里等待同伴们很方便。

傍晚，住隔壁小屋的两个老妇人过来，问了许多我俩的来龙去脉，我们没有说真话。

一个年纪比较轻一点的老妇人说：“你俩不能住这里的，明天我们的夥伴们回来的话要住的。”我们没有打理她们。晚上我们吃完饭后，早早地把门从里面顶好就睡觉了。那晚睡了个好觉。没有地下集中坑般难闻的臊气，咀嚼牙齿声，喘气呻吟声。

一睡就是天亮，太阳都出来了。我出去看到，离小屋不远的草摊上汉兵们正在排队跑步、训练。军营的大门口几个汉兵正在宰两头牛，他们把牛头、四蹄、肺、肝、肠子等内脏全扔在地上。我回来把所看见的告诉了甲白哥。他说：“你去试试看，能不能拿回来一点，我在这儿看着你。”我轻轻地走到屠宰的地方，把扔在地上的肝子背回来时，一个汉兵跑过来了，我吓得扔掉肝子逃跑。可没跑几步就被他抓住了，并揪着我的耳朵拉到刚才屠宰的地方。他拿了一大块肉塞进我的怀里，又用一把绳子把牛头、四蹄串起来放到我背上，笑着给我打手势示意叫我走。我对他说：“图杰切。”并抬起大拇指。他和其它士兵都微笑着哩哩咕噜说了几句。我回来时把刚才扔掉的肝子也捡回来了，这时甲白哥也跑过来帮我背东西，我俩都乐得合不上嘴。我俩立即煮了那块肉和肝子，牛头的上下髌骨劈开后取出了舌头，但上髌骨劈不开，暂时放在门外。过了一儿我出去时发现，上髌骨和四蹄都不

见踪影，后来知道是隔壁的那几个老妇人那走的，都很可怜，可能是肚子饿的没办法了吧，所以我俩也没说什么。

中午，甲白哥和我到军营后面的山上拾烧柴，回来时他们屠宰的地方看见扔了牛肚子，我们把肥块的部分取下拿过来了。回到家里不久，两个汉兵在门口大叫。我想：糟了，看来牛肚子是不能拿的。这时他们已经进来抓住甲白哥的手往外拉，我以为又来抓我们了，使劲抓住甲白哥的手不放。但那两个士兵笑着并把我一起往外拉。甲白哥说：“走吧，也许会没事。”

两个汉兵拉着我们的手走到军营的大门，带我们进了一个屋，那里有早上给我牛肉的那个人，看上去他像个军官，他给我们每人几块糖。又过了一儿，来了个翻译。他说：“你们不必害怕。汉兵说你俩从明天开始，帮他们放几十头牛，每天给四元工钱，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最多需要五六天时间吧？”

甲白哥回答：“愿意。明早开始可以放牛。”那个军官给甲白哥手里放了一个证明信，通过翻译说：“你有了这份信从明天开始你随时可以出入军营大门，早上太阳出来就来把牛放出去，晚上早一点圈进来，那时付每天的工钱。”

甲白哥：“呀呀。”那个军官边笑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们送出大门。我们俩又笑又跳地回到家。

我：“甲白哥，明早你去放牛，我在家炒青稞。”接着我们甲白哥俩又说了许多开心的话。

第二天，甲白哥去军营放牛，有二十二头牛，傍晚圈入大门就可以回来。我在家里炒青稞，磨糌粑。汉兵每天都要宰两头牛，我也每天都在屠宰的地方捡回来牛头、心脏、肠子、肚子、蹄子。晚上甲白哥回来时，我已经烧好茶，把牛头肉、舌头、心脏、肠子也都煮好了，就等着甲白哥来吃。甲白哥也每天不仅拿回来四元工钱，还带回来汉兵送的馒头、米饭。从那时起我们甲白哥俩白天有事做，还有工钱，家里既有肉吃，还有馒头、米饭。觉得很幸福。

第七十六節 热苍学校

有一天早晨，隔壁的果洛的两个老妇人又过来，说：“阿若！男娃，我俩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这几个牛蹄和上腭骨能否送给我们？”我说：“不给。你们自己去背过来，那边有很多呢。”

“我们不能在汉兵面前出现的，求你了！给一点吧。”我给了她们牛头、蹄子、肝子。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妇人说：“谢谢你。明天能否再给我们拿一点肺子、蹄子之类的。”第二天开始，我拿来牛肺、四蹄给她们。这样过了十几天，甲白哥放的牛也剩下三四头了，但每天仍旧挣来四元工钱和馒头等。有时，甲白哥和我俩去商店买点茶叶、盐、糖之类的东西。我俩的生活过得幸福。

有一天，我去商店出来时，一个汉族妇女抓住我的手往前走，来到她的家，看见那儿堆着一堆土，里面已经加了水，她把一把铁掀塞在我手里，打手势叫我把土揉合。我把土揉好后又帮她修理土灶，完工后她给了我两元钱和几块糖，还有三个馒头。我拿回家里，甲白哥烧茶正等着我。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劳动所得来的报酬，甲白哥也很满意。我们这样快快乐乐地过了十八天，汉兵的牛有时只剩下一两头，有时又增加到十几头。汉兵们每天都在宰牛，我也每天都去拿回一些牛头、肺、肝之类。十八天不知怎么过去了，甲白哥和我每隔三、四天都到监狱的大门去看看同伴们是否放出来了。但每天看见的只是把囚犯的尸体抬到山上的情景。却看不见同伴们，或许我们的同伴们也已经死了。

听说今天是1958年12月20日，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前，嘎玛扎西跑过来 说：“小夥计俩，快起来！今天要走了。”

我俩立即起来，甲白哥，问：“去哪里？”

他说：“再不允许住这里了，要去热苍学校，学校的人来接你们了，把各自的碗拿好。其它什么都不用带，到了学校有吃有穿的。”我俩边喝茶边等待着。

我说：“甲白哥，我们把吃的东西给那两个果洛老妇人吧？”甲白哥：“你去把她们叫过来。”我跑出去把两个老妇人叫过来了。甲白哥把我们的糌粑、肉等吃的东西全送给她们。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妇人，说：“谢谢你们，菩萨保佑你们平安！你们去哪儿？”

我说：“我俩去上学。”又过一阵，一个老人和一个妇女赶着五、六头驮有货物的牦牛过来了。让我俩骑在驮子后面，走了一段时间就过了一条河，河的那边草摊，一百多顶帐篷对称地搭支着，中间形成一条路。左右两边的帐篷门口站着许多小孩和老人们都在瞧我俩，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一个大帐篷门口，人们帮忙卸东西。这时许多小孩围住我俩问这问那，说东扯西没完没了。又一阵，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小伙子过来，领我们到一个帐篷吃饭，并问我俩的名字、年龄、老家、为何到此地等问题。甲白哥一一仔细回答。他说：“我是这里的老师，叫才仁多吉。和别人不同的是他讲的话特别清楚。当我俩告诉是从果洛来时，他很高兴地说：“我也是果洛人。我们是同乡，你们在学校好好呆着，我到县城时一定留意你们的同伴们是否放出来了。”

我俩齐声回答：“谢谢，老师。”

他又说“以后有什么事找我，我会照顾你们，不会有事。在皇帝毛主席的关怀下有吃有喝的。在幸福乐园里尽情生活吧！”等许多话。这时一个名叫更琼的男娃领着我俩去宿舍，是一个很大的帐篷。十三个小孩住一个帐篷，我俩安排到上房门口，甲白哥睡下边，我睡里面。现在我们的帐篷已经有十五个小孩，更琼又把我俩领到教室，教室是他们寺院的一个帐篷大经堂，里面大约有三百多学生，不时传来大声喧闹声和读书声。更琼说：“咱们是一队。还有二队、三队等，名叫幸福乐园。三个队有一千多学生，大多数是父母被抓之后变成孤儿的。还有三个队，是家

人被抓后无人照顾的孤寡老人，大约有六百多人。这些人全部在幸福乐园由国家供养。”

午饭时，厨房里几个妇女在两三个大铜碗内把酥油熔化后放入糌粑面、曲拉拌揉成大大的糌粑团团，给每个小孩一人一块。小孩们吃不完就到处乱扔，总觉得很可惜。甲白哥和我俩都是受过苦的人，不敢随便乱扔这么好的油泥糌粑，我把吃剩的糌粑都保存在黄羊皮做的一个袋子里，有时还把其它小孩扔在地上的也捡后存起来。晚饭一般都是肉汤，每天如此。不愧是名符其实的幸福乐园，或者称养老院。这地方的人不用进地下集中坑，小孩们也吃完酸奶后不必放到帐顶去。过得如此幸福！早知如此，我们也不必离家出走，可怜的还是被抓去的人，还在地下坑里受罪。离我们宿舍远处有一顶特别大的帐篷。有一天我发现帐篷里堆积着山头般的糌粑、曲拉等食物。还有装有青稞的皮袋子一个接一个，酥油被皮子包裹，曲拉装在皮子袋内，我问旁边一个妇女：“阿姨，这么多糌粑、曲拉是从哪里拿来的？”

她回答：“这些都是从牧主富裕人家里没收的，上面那个帐篷里全是肉。”

噢，三宝！幸福乐园真是有吃不完的食品，这里的孤儿、老人们真幸福！吃住不愁，无事可做，幸福乐园，养老院，的确是名不虚传。在这浊世混乱之时还有如此幸福之地。每天吃过晚饭才仁多吉老师带领学生们排成一圈跳舞或玩游戏。

有一天，才仁多吉老师让大家开会。会上他讲：“孩子们，现在是无产阶级执政时期，皇上毛主席的恩情之下，大家如此幸福，你们要认识这一点，要好好学习。”等一些话。幸福乐园，养老院里这样快乐，被抓的那些人的父母及家人。倘若知道他们的孩子、父母、老人过着如此美满生活的话，就算死在监狱也就无可牵挂了。能来到此地，我和甲白哥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整个乱世苦难时期，这个地方如此太平安乐。这是真的吗？这样的幸福会长久吗？有一天，这个地方也会毁坏吗？汉兵抓了他们的父母后，对剩下的孀妇老人真的好吗？这些疑问每天都在我的脑海找不回答案。我保存的糌粑装满了一袋子。看来再也用不着它，于是我把它背到山上的一个岩石洞里埋了起来。

第七十七節 无所恐惧

晚上睡觉时，我对甲白哥说：“我俩保存的糌粑我背到山上埋了。他答：“哦，这样对了，反正咱们再也不吃它，留下也没用。”

今天，起床时看见外面下了一场大雪。我把帐篷门口的雪往两边扫出一条路。吃完早饭，学生们都聚在教室门口。甲白哥和我没去凑热闹。过了一儿，学生们手里拿着糌粑去诱惑帐篷附近的狗，然后拉到岩坎下面杀了。并把山洞里的母狗和小狗也杀的一干二净。这时一个年老的妇人过来：“短命的孤儿们，为何要杀那些狗，你们这样做，会有恶报的。”等骂了好长时间，听口音是果洛一带的人。一阵，一个名叫查拉纳肖等学生过来训斥我俩：“两个果洛的男孩没去帮我们杀狗，

今晚不给他们吃饭。”又过来拉我俩的手说；“走！去杀狗。”我俩坚持没去。这时听到二队和三队的学生及一个老师，在山脚下杀狗的枪声后，他们又跑到那边凑热闹去了。

中午，大家都杀完狗回来了，听斑诺和更琼他们说：“今天在幸福乐园附近打死的狗至少也有一百多。”吃完午饭，又听到大家到教室门口集合的喊叫声，我俩也去了。查拉纳肖说：“今天要革命了！大家都把自己的护身符和吉祥结取下来放这儿。”地上已经堆积着许多经文。大人小孩都把自己脖颈的吉祥结和护身符取下来放到中间，有些老人不愿意取下的也被学生们强迫取下来了。一个叫曲诺的老头骂道：“该倒霉的穷孩子们，早晨杀狗还不够，现在又要烧经文，护身符。厄运将会来临你们头上的。”甲白哥对我说：“咱们回帐篷去。”我俩回来睡下不久，经文、护身符被火烧的烟气焦味流进帐篷，很难忍受。这时查拉纳肖带几个学生进来了。“你们为何不去烧护身符的地方？”

甲白哥回答“我们没有护身符。”

“现在就走！如果不去，就说明你们不爱革命。”他边说学生们边强迫我们赶到烧经文等地方。经文烧完后，查拉纳肖又喊：“今天果洛的两个小孩没有来烧经文，要批斗他们！”在那儿的的学生跟着异口同声地喊：“要批斗他们。”这时更琼领着才仁多吉老师赶到了。老师问：“你们在干什么？捣蛋鬼们，果洛的两个男孩做了什么？”边把我俩带到他的跟前。

查拉说：“他们俩迷信思想特别严重。早上没去杀狗，中午又不参加烧经文活动。”

老师说：“不来就不来。管你什么事，大家都回各自的帐篷去，查拉，你听着到此为止。捣蛋鬼！去去。”并把大家赶回去了。他把我俩领着走进厨房，加麻波罗说：“如果不是我叫更琼去告诉你，今天这两个男孩要挨批斗了。”

老师又对我们讲：“那些捣蛋鬼，什么都做得出来。你俩不必害怕，以后他们再欺负你们，就告诉更琼或万诺，或者直接告诉我。”这异乡之地，他是照顾我们的大恩人，还有更琼、班诺等。

第二天，大部分学生都感冒了。一位老妇人说：“是昨天焚烧那么多经文和护身符的原故。”我想，奇怪的是烧那么多寺院连个头疼病都没听说，少了几张经文会得感冒病？

有一天早晨，甲白哥说：“查拉纳肖，才布甲两人老是欺负我们，今天我让他们瞧瞧！”我也怀里揣着一块石头跟着甲白哥，但我没看见甲白哥手里拿什么。我们走上去时，查拉和几个学生正在帐篷门前玩耍。查拉今年十五岁比甲白哥大一岁，但他们的个子都差不多一样高。看见我们过来他们一下子把我俩围起来。说：“呀，果洛娃，想做什么。”“两个穷光蛋，你们是来吃屎的。”

“打死他们。”等难听的胡言乱语。这时查拉抓住了甲白哥的胸口，我在后面看着。这时甲白哥从怀里拿出一个铁桩朝查拉耳边打去，我也赶紧拿出那块石头朝他的头部砸去，当他转过身时甲白哥又朝他的脸打过去把他翻到了地，他哭着从地上边爬边逃，鼻血不停地往下流。几个小孩边跑边喊：“果洛的两个男孩杀人了！”

甲白哥又过去抓住才布甲的胸口用铁桩在他耳边狠狠打过去，听说才布甲只有十二岁。我跑过去一把抓他的脸，流血了，也留下了深深的四个指印。甲白哥又用拳头朝他脸上打过去后并放他走了，他边哭着逃跑了。学生们又喊又叫，有的说：“查拉纳肖该打！”这个时候斑诺加麻过来把我俩拉过去，她问：“阿若，怎么回事？”

甲白哥说：“查拉老是欺负我们，再欺负的话，我还要让他瞧瞧！”第二天，老师过来悄悄说：“对，应该这样。”说完他又抬起头来大声：“以后你们再不许打架！”说完他自己也在笑。

那以后对我俩别说欺负连说难听词的人都没有。许多学生都叫甲白哥“甲白哥”也很喜欢他。甲白哥当了帐内组长，每天给我们分饭，从此，我们甲白哥俩在三百多学生之中站住了脚，这主要是果洛才仁多吉的老师的恩情！

今天是汉人的新年，早上下了一场大雪，我们早早地起来扫门口的雪，中午时，说从县城来的文艺演出队到了三队那边，我们也过去看节目，县城来了好多男女，大家都穿着水獭所镶衣边的羊羔皮袄，里面穿着红色和白色的绸缎长袖衣服，跳舞唱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藏族舞蹈，他们跳舞，又齐声合唱，又跳又唱觉得非常好看。文艺队里有个名叫苏里玛、才拉姆、玉珍玛等女孩，她们唱了很多歌。嘎玛扎西也来了，我和甲白哥打听我们同伴们的情况。他说：“还没有什么消息，我回去再问问。”他给了我们许多蔗糖、油饼。晚上才仁多吉老师叫我俩到他的帐篷，已经有几个客人，其中一个干部亲切地摸摸我的头，拿给我一块肉，又称给我一碗酸奶。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名叫曲嘎，是囊嵌嘎巴甲波的人，现在是幸福乐园的干部。”吃完饭，我俩回到自己的帐篷。

傍晚，学生们又在跳舞，许多老人围着他们观看。我们也在欢欢喜喜地玩耍，第一次过汉人的新年。这时曲嘎过来说：“小夥计，你过来一下。”我跑到他面前时，他递给我一布包，说：“你俩拿去自己吃，不要让别人看见。”我说了声：“谢谢，曲嘎叔叔。”回到帐篷时大多数学生还没到，我打开布包一看，里面有肉和几个馒头，我和甲白哥边吃边送给一点旁边睡觉的一对小兄妹。我并对他们讲：“今天是新年，我们要快快乐乐的过年，这是新年食品。那个小男孩问：“奴考甲白哥，这些谁给你的？”“山上捡的。”边说边吃肉和馍馍。我们就这样欢快地度过了新的一天。

第七十八節 裡外兩難

我们吃光了新年的食品，我旁边的这对兄妹也很高兴，男孩八岁，女孩五岁。他们兄妹俩太小所以安排在一个帐篷。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后来老师讲：“这俩小孩是被歼灭‘土匪’之处捡来的，后来被汉兵送到这里，不知是谁家的孩子。”甲白哥和我俩经常帮他们打饭，晚上帮他们盖皮袄等。他们俩也叫我“奴考甲白哥。”我特别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父母，都是苦命人。更奇怪的是他们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是缘份把我们聚集在一个帐篷里。

新年过完，大约又过了三个月，幸福乐园及养老院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以前在大铜碗里用一半酥油搅拌糌粑，曲拉多得都不想吃。现在酥油和糌粑放得很少，曲拉稍微多一点，但吃不饱。晚饭只是一点肉汤，里面没有肉。几个老人还跑到我们学校要食品，说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有时学生们给一点吃的就打发他们。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吃饱肚子，只能大家一起挨饿，谁都没有办法。就像瞎子手里放什么吃什么，盼着厨房里能分点什么，别无所求。

有一天，老师说：“你们放心，过几天从县城运来一些粮食的。”看上去，老人们比我们更严重，听说他们吃的只剩下一些曲拉了。这几天，缺少粮食之外，许多学生和老人们又得了疾病，有些是流行感冒，有些是腹泻病，正如谚语：“饥荒又逢闰月”。

冬天越来越冷，粮食越来越少，病人加倍增长。波罗加麻说：“噉，各位老师，干部们，请你们想想办法吧，如再不想办法，我的孩子们会饿死的。”

老师回答：“明天我去县城运些粮食。”过了几天，才仁多吉老师和曲嘎从县城带回来些粮食。我们都跑过去看，我们见到的只有四五袋面粉和两个大麻袋豌豆。啊！就这些。这里学生加老人就有四百多，这点怎么够吃。每一个大人孩子脸上充满痛苦的表情。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感。老师的脸上也看不到拿粮食回来的喜悦，反而心情似乎更沉重。当然，以后没有粮食，这么多小孩，老人怎么活，可能他们心里再也清楚不过。

第二天，我去老师的帐篷帮他打水时，看到老师和曲嘎在那儿发愁，过一会儿，一切明白了。昨天，曲玛莱县政府告诉他们再也没有粮食供给幸福乐园，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老师又叹气道：“这么多人，没有一只牛羊，没有一粒青稞的来源，让我们怎么去自给自足。”曲嘎和他俩怎能安心！好多人只是大叫肚子饿，并非知道原因。如此看来再过几天连曲拉和豌豆也吃不到，再加疾病缠绕，不会剩下几个人。以前从县城派医生来治病，现在别说医生连一颗药片都见不到。可至今还没有听到病死的人，好奇怪。

我们住的帐篷有十五个小孩子，现在还没有一个病人，喊叫肚子饿的有好几个。可怜啊！现在还没有到真正饿的时候，每天至少有一点点曲拉和豌豆，以后还要面临比这个更可怕的饥荒，也许还会死许多人吧。我的耳边回响着“县上连一粒粮食都无法提供”这句话和老师的叹息声。但我对谁都没有说这些话。时逢冬季，外面吹来凛冽寒风，里面被饥饿所迫，如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肚子越来越饿得难受。

有一天中午，我告诉了甲白哥自己所听到的一切。甲白哥说：“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大家都活不了，那就没办法，可怕的是千万不要得病，饿了还可以想办法的。”

今晚，吃饭时汤里只有几粒豌豆之外连曲拉都没有了，现在曲拉也没有了，那一两袋豌豆能维持多久呢？又听见老师对加麻说：“别担心，明天每个队能分到一头牛。”我又把这些话告诉甲白哥。他回答：“没事，只要我俩不得病，就不会饿死的，到时候必有办法。”我被甲白哥的勇气所深深感动，觉得不再害怕，晚上，梦见我们吃着许多香喷喷的羊肉、糌粑。

今天，早早地起床了。因为昨天就知道今天有肉吃，但今天下了一场大雪，无法出去，太阳出来好长时间了。厨房才叫大家吃饭，甲白哥拿着我们的大盆子打饭去了。过一会儿，甲白哥拿过来里面切了肉块和血块的汤分给孩子们。小孩们吃得一个比一个快。十几天大家都饿着肚子，所以大家抢着喝汤。甲白哥给我们盛汤时，我的碗里掉了一块肝子，我拿起那块肝子半个又分给我旁边的那个小男孩儿。这时另一个小孩嚷道：“甲白，盛汤看情面，给奴考分了大块肉。”甲白哥也毫不客气的把盘子推倒他的跟前，说：“那你来吧，我不会盛了。”一阵子，没人盛汤，也没人去再打饭。又一个小孩说道：“赶紧分完这盘，再不去的话，我们就分不到汤了。”一个叫奥巴的孩子对着刚才骂我甲白哥的那个小孩说：“杀他爹的，俄德，变色脸。分给一块肉又怎么了？那你去打饭。”那小孩悄悄地低头哭泣不语。他又回头对甲白哥，说：“甲白哥，别理他们，你去打饭吧。”甲白哥把盘里的汤分给大家后，又去厨房打饭了。这样又维持了五六天大家觉得不怎么饿。

现在每人只有半碗豌豆吃，真的很饿，但这样能维持下去，至少不会饿死吧。但有几个小孩和老人哭着哀求道肚子饿得忍受不了。有一天，来了许多汉兵，马背上还驮着十几袋大豆和玉米都在厨房门口卸下来，听说这是才仁多吉老师去兵营里要过来的。大人小孩大家的脸上暂时又浮现出一丝笑容，因为明天起有吃的东西。第二天，每个队又宰了一头牛，我们有喝有吃的。

过了几天，曲嘎领过来几个汉藏干部，他们也带来了七八袋面粉，并告诉我们：“小孩子们，放心，我们不会让你们饿死。”这几天，大家弄到一些粮食，好像不再被饥荒寒冷的恐惧感所困扰。晚饭后大多学生跟以前一样唱歌跳舞，才仁多吉老师和曲嘎的脸上也露出微笑，他们的心情也随着粮食而变化。

有天晚上开会通知大家说：明天要搬到河那边的霍达沟里去，每人背自己的衣服等所需品从冰上行走，到那边后再开饭。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正在睡觉时，头上的帐篷搬走了，于是我们也走过去，到了那边看见帐篷都搭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从往下看就能见到曲玛莱县城。

第七十九節 吃牛皮

今天要搬家了，我们头上的帐篷早已搬过去，我们也随着起床，收拾自己的所需品。甲白哥背了我俩盖的皮袄和褥子，我背着碗和我们打饭用的瓢子还加了那小兄妹俩的一个皮袄。之后我们四个人手拉手地从冰上过去，到了搭帐篷的新地方。看见帐篷周围有很多汉兵在放哨，啊！我明白了。搬帐篷的人都是囚犯，我悄悄地问了几个囚犯是否认识我们的同伴们，但没有人认识他们，任何消息都没能打听到。

傍晚，一百多个囚犯排着队被汉兵押走了。我们的帐篷搭在一个较高的岩坎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各自的位置安置睡觉，天快黑时终于开饭吃了一点东西。晚上睡觉时帐篷四边都是空空的，风吹进来整个晚上都未能入睡。

天一亮，甲白哥领我们去岩坎下面背石头，压在帐篷的四边，用干土盖好石头然后上面浇水结成冰。帐篷四边已固定后风再也吹不进来，学校搬迁后的两三天还有一点豌豆及玉米来充饥，虽然吃不饱但能维持一点。又过了几天，中午只有一碗汤，有时也里面切了一些干肝子之类，如果你幸运碗里会掉进一块大拇指大的肝子。不然就跟水没有什么区别的清汤。一天比一天饿，祈求三宝啊！好像真的被饿鬼要命似的，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只是困得不想站起来，走路时头晕眼花，快倒下的感觉。小孩们哭喊不停，肚子饿得人越来越多，老人们似乎比小孩更加严重。小孩们饿得说不清话，很多在走路时会跌跌倒倒，摇摇晃晃。

再这样下去逃不过饥荒的灾难，在这空山荒野，只有坚石硬土外没有一粒粮食的来源之地，再加上老的年过花甲，小的不能自立，没有一点办法对付饥饿。这几天，老师和干部们也不见踪影，我们大家相互张目而视，只有等待饿死别无选择。

今天早上，甲白哥说：“今天我俩去县城。”于是 我俩早早地起程，县城离我们不远，在我们住的岩坎就能看见。但是，现在大人小孩中没有一个敢去县城兵营处的人。我俩肚子空空的走路很慢，在河边喝点凉水，休息一会儿就赶路。来到县城先进了一个商店，甲白哥花了五六元钱买了黑糖、饼干、厥麻等，差不多有一

口袋。没有其它吃的东西可买。我俩回来的路上经过兵营，在兵营拴马的地方有好多豌豆洒在地上，我俩坐下全部拾起来，大约捡起了一小袋。见到兵营围墙边一个老兵在一堆火上面打了一个铁锅里面正在烧饼子。我俩远远的看了半天，那老兵打手势让我们过来，我走到他的跟前，他把一个较大的烧饼塞进我的怀里，饼子没有吃香喷喷的味道已经嗅进来。我抬起大拇指，说了声；“图杰切”。他也说了几句话听不懂的话并在微笑。我们回来的路上，因为今天弄到许多食物不仅走起路来有精神，心里也乐滋滋的。快到我们住的帐篷时甲白哥说：“今天我们去县城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等到天黑才能进去，要不食品会抢光的。”我俩在河边的岩坎下面躲起来，天完全黑了才进到帐内。帐篷内多半小孩已经入睡，另外一些不知去了哪儿，我俩把食品都藏在皮袄下面。我悄悄地给那对小兄妹俩一人一个饼干。过了一儿，奥巴过来了，说：“夥计，今天你们去哪儿了？今天二队饿死了一大一小两个人。”这时甲白哥给了奥巴一点豌豆。我又给那兄妹俩每人三粒豌豆。奥巴轻声对甲白哥问：“夥计，在哪儿弄得豌豆？”甲白哥答：“捡的。”一会儿，老师在喊：“甲白！”奥巴和甲白哥一起出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甲白哥回来讲：“咱们一队死了一个女孩，我去帮他们背尸体的。”

我问：“是饿死的吗？”

甲白哥：“好像是。还有一个也快死了。”晚上我无法入睡，想着又开始死人了，这次决不会仅仅死去一两个而已。

早上我和甲白哥没有起床，中午也没有去喝汤，那碗汤跟开水没有什么两样喝不喝都一样。我们吃了一点糖和几粒豌豆。甲白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人每天吃一个饼干、两粒厥麻、十粒豌豆，坚持着一点，饿得实在忍不住就舔一点盐。”那以后我俩每天早上吃一点黑糖、一个饼干、三粒豌豆。中午，吃三粒厥麻。晚上，可以吃七粒豌豆，每天按规定之外甲白哥不会多给我一粒。盐可以随时都舔一点的，我也饿着肚子只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又过了一天，早晨，我们帐篷里有一个小病号就死了，老师派人来把尸体抬走了。听说那天一队里死了三个大人及小孩。现在都习惯了，听到死人了也不足为奇，也不再害怕。我俩正在帐内时奥巴进来说：“甲白，走！到三队去看看，听说有牛皮可以吃。快点不然就分不到了。”我们走出去，不到三队时已经看见好多人拿着皮子跑，我们到达时大部分牛皮已经拿完了，在人群的拥挤中甲白哥拿到两张皮子，我拿到一张小皮子，我们回到帐篷，甲白哥把一张皮子分给了其它小孩，我俩学别人的模样，先剪掉皮子的毛再放到火中烧着吃，说不上好吃但的确能充饥。有几个小孩和老人没办法烧烤剪掉毛就直接啃咬那硬棒棒的皮子。几天间，皮子做的袋子不仅被吃完，还有搭帐篷的牛皮绳子也全都被人们卸下来吃光了。大部分帐篷快要倒下去了。有些人把驮鞍子上面的皮带也取下来吃，有的还把自己脚上靴子底部的皮子也吃，反正见什么能吃的都在吃。除了人不能吃人之外，被饿疯的老人和小孩见到能充饥的都在吃。

有一天，我经过二队的帐篷边时，看见一个头部颤抖不停的老头正在啃咬一块长方形的硬皮子，这时一个小孩过来抢跑了，“啊呀呀！鬼小子把我饿死了。”那老头只是哭喊也 没法追上去。我身不由己的可怜那老头所以就追过去了那小孩，没跑多久他就爬在地上了，我从他手里夺过那皮子准备回头时听见，他说：“求求你，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吃一粒食物，你能不能分给我一点。”并向我抬起大拇指。我在想：“这小孩真可怜！”那个长方形的皮子分成两半，一半给了他，另一半拿过去还给了那老头。摇头老人说：“奥呀，救世主，谢谢你。”边说边继续啃咬那皮子，我见到此情此景再也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

晚上我把今天看到的告诉甲白哥。他也叹气道：“是很可怜，但也没有任何办法。今天又死了三个小孩，抬尸体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饿得头昏晕旋，以后连抬尸体的人都很难找到。”

第二天，甲白哥和我拿了几粒豌豆去看望那老人时，在帐篷旁边的老人已经断了气但手里还仍然紧紧握住那半块皮子。回来的途中，又看见两个小女孩爬在地上，甲白哥给了她们每人四粒豌豆，但看上去快不行了，仅仅几粒豌豆又何能救得了她们的生命。

第八十節 富家子女

有一天，甲白哥和我又去了一次县城，到了商店看到除了黑糖之外任何可吃的食物没有买的，我俩到商店后面倒灰炭的地方去转转，在一个小房子的后面柱子上挂了七八条干鱼，我俩去拿了过来，那儿有几个汉人来回走动但没人打理，我俩把干鱼装在袋子里，又去了兵营的拴马处，马都好像圈进院内了，外面一个都不见。看见墙边打了两三顶白帐篷，周围看不到人影，最下面帐篷门口放了一个装有玉米的马槽子，甲白哥说：“悄悄地去把马槽子拿过来。”我俩经过白帐篷时，我去把一小袋马槽子背过来，看见兵营高高的围墙上面有哨兵可什么也没说。晚上天完全黑了才进帐篷，今天我们的帐篷里死了一个小孩，以前得过疾病也有饥饿的因素，本该病魔夺走他的生命，但这次纯属饥饿之死。过一阵，老师和更琼等过来把尸体抬到河的那边扔掉了。第二天，我们帐篷又死了一个，老师派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来抬尸体，他们一边唠叨：嘎波盖快饿死了，真的无力抬尸。一边把尸体抬到河边就走了。之后甲白哥和我俩去把尸体扔到河那边的一个小丘上了。

今天上午，甲白哥和我去三队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正在烧牛鞍上的一点皮绳在吃，旁边两个老妇人烧她们自己靴子底层的皮子正吃着。甲白哥给了他们一点盐。那老人说：“小孩子，你真是恩人，保佑你长寿！”还给了我一点牛皮绳子。他又说：我们三队每天都有六七人被饿死。老妇人也接着说：“都死光了，我们也

快死了。”

回来的路上我告诉甲白哥：“我们在河那边时我把没吃完的一袋糍粑埋在了山沟里，不知现在去能否找到它？”

甲白哥问：“你还记得方位吗？”

“如果我们去那儿的话我想会记起来的，因为我埋在一个岩石洞里了。”“那我俩现在去找找看。”

我俩踏着冰去了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来到山下往上望去就看到那岩石洞，我俩过去找了一会儿就找到了，刚过汉人新年就埋在地里口袋底部已经与石土一块结冰了，冻僵的糍粑团团解冻后就像刚刚拌起的新鲜糍粑一般非常好吃。我和甲白哥特别高兴。又弄到了一袋糍粑暂且不会饿死了，我们等天黑下来才走进帐篷，除了那对小兄妹俩在等我们之外，其它小孩都已入睡。我给他们每人一个糍粑团团，并把皮袄盖在他们头上叫他们悄悄地吃。

早晨太阳已出来，帐篷里的小孩子们没人起床，是啊！早起也没有可吃的还不如睡觉。甲白哥和我起床后怀里拿了几个糍粑团团去了厨房，向波罗加麻要了一点茶，她给我俩一小壶开水。我们提着它来到岩坎下面能晒到阳光的地方，糍粑和盐揪着吃。中午回到家里时，奥巴过来说：“夥计，昨晚睡在我旁边的多布甲已死了，今早老师他们把尸体抬走了。晚上睡觉时一个小孩又哭叫肚子疼，到了半夜就没声音了，天亮发现已经死了，但过了两天没人抬尸体，第三天，奥巴、甲白哥和我们三个人又把尸体扔到河那边了。那时我们帐篷住的都年纪很小，比较大一点的就是甲白哥和奥巴，奥巴那年才十三岁，比甲白哥小一岁。

这些在学校的小孩以前都是富贵人家的子女，他们平常没见过贫穷寒冷的日子，更不能自食其力，现在被饥荒逼近时不知所措，把牛皮绳之类放到手里也不知怎么吃，只有等到厨房所分的东西别无办法，再说他们很容易饿肚子，也经不住挨饿马上会死掉。近十多天内，三个队里一共死了大约二百个小孩子，都是富贵人家的子女，老人们也如此。经不起多少饥饿就断气，到现在为止三个队里总共死了一百多老人，以前都是富裕家族的人，二队现在死的老人最多听说连抬尸体的人都找不到。

有一天，二队的好多小孩在帐篷门口围在一起观看，我和甲白哥也过去一瞧，一个小帐篷里面死了两个老妇人，但没有人收拾。小孩们吓得不敢进去，我和甲白哥回到家里。过了五六天以后，我又经过那顶帐篷时发现快要倒下去了，我在门口往里瞧了一下，那两个尸体还在里面放着，看来没有人打理。我用身上所带的小刀子把帐篷四周的绳子全部割断，帐篷倒下来盖在尸体上了。我把这事告诉了甲白哥，他说：“可以了。今年夏天会腐烂的。”这时看见厨房门口围了许多人，加麻波罗大声喊：“昨晚厨房的一盘狗油被人偷吃了，现在汤里放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了，不知小偷是谁？”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厨房里有狗油的事。这时老师过来劝道：“算了。大家饿得都快死了，偷吃一点不足为怪。”

今天中午，我和甲白哥到厨房喝每人规定的一碗汤，汤里有一点糍粑的味道，还有碗里闪烁着星星般的東西。啊，这一定是狗油吧，许多小孩和老人还活着还不是靠它支撑。就是这小小的一碗汤的恩情啊！晚上大家睡下了，一会儿，我们帐篷里的两个小孩又哭闹肚子疼痛，甲白哥哄了哄也没结果，但后半夜悄无声息。天亮后见到他们已经死了并且全身都发肿，枕边还吐了许多油脂。噢，真可怜，原来狗油是他们偷吃的。

中午，我去老师的住处讲了情况，他回答：“呀，贤父之子。你们想办法抬尸体吧，我现在病得走不动。”

我回来又去找更琼，看到他们的帐篷门口又聚了许多人，我过去一看，那儿也死了两个学生，他们的脸也都发肿旁边又吐了油脂，人们议论：这两个人是昨天偷吃狗油的人，可怜啊！吃多也会送命。

我在那儿没找到更琼，继续往前走，在一顶帐篷门口又看到许多老人小孩聚集一起，进去一看帐篷旁边又死了三个小孩模样跟前面见到的一模一样。

噢！三宝啊！一盘狗油要了七条人命，这不是饿死，是饱死，是吃多狗油而送的命。这时听到一个老妇人叹气：“可怜啊！小孩都不知道，其实长时间受饥饿空肚子的人一下子吃多了也会死的。”

不管怎么死，总之很可怜，他们在饥荒时期没有饿死却饱死了。没人收拾尸体，现在谁家死人都要自己处理。我又去了前面的帐篷，里面没人，门口有两个小孩，别说帮我抬尸体，他们自己都饿得坐在那儿摇摇晃晃。现在没有其它办法，我回来后用一个绳子绑在尸体的脖子上到门口一拉就出来了，毕竟是小孩的尸体比较好拉就到了岩坎口就把它扔到崖下，再走到坎下把尸体一个一个扔到河那边的小沟里。我小时候就不怕尸体，因为那时恩父在寺院常常帮别人收拾尸体天葬，他经常带我去帮他烧茶，所以面对尸体我一点都不惧怕，今天我自己处理两具没人收拾的尸体，心里有些安慰。

第八十一節 地鼠

傍晚，睡觉前奥巴过来说：“好兄弟甲白，我要去二队我奶奶身边，我的奶奶快不行了，如奶奶有什么闪失我再过来住”就走了。

我们帐篷里已经死了七个小孩，今天奥巴又走了，仅剩了七个人，大多数也只是早晚的事，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现在每天都听到死人的消息，死人如同蚂蚁之死，无人在乎。老人、小孩一个接一个在不断地死去，昨天四五个，今天七八个，死人的数字在不断地增长。现今已历尽长时间的饥荒，中午的一碗汤根本拯救不了大多数人的生命。

今天我们帐篷里又死了两个人，现在死了人也没人处理，我拿绳子套在尸体上一个一个拉出去扔到河那边山沟里了。这两天每个队里被饿死的人数越来越多，仅一队大概死了大小二百七十多人，这十天之内我们帐内又死了两个小孩，他们的尸

体我又跟以前一样拉出去扔了。现在这个大帐篷里只剩下那个小女孩，我和甲白哥三人。那小女孩的哥死的时候，她都不知道。

那天早晨，她还在叫“哥，快起来！”我骗她领到厨房后，又跑回来把男孩的尸体扔掉了。

中午，她回来问道“怒考哥，我哥去哪儿了？”

我只好骗她说：“你哥被一个老乡领走了，几天内会不来了，这期间由我来照顾你。”她一无所知完全相信我所编的谎话。我说完心里阵阵疼痛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那时起我和甲白哥有什么吃的都平分给我们三人吃，但是有一天早上那女孩还是死了。那是我在这个帐篷扔出去的最后一具尸体。

这个大帐篷里，现在只剩甲白哥和我俩。其它小孩都大约两个月之内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每天一个个夥伴被倒下去的恐惧中，还有每天每一个孩子为了能活下去而拼命站起来抬起沉甸甸的头往厨房迈步，喝一点面汤或糌粑汤时，长时间的饥饿已使他们失去活着的希望，一个个灵魂飘游中阴。我也饿得发疯，一天比一天饿得厉害，连走都走不动了。每天耳边嗡嗡作响，全身无力只想睡觉，好多小孩都在睡觉时死亡。现在我的睡意越来越重，或许死神已来临。

甲白哥对我说：“你去对老师说一下，能否让我们的帐篷重搭一下。”我去了才仁多吉老师的住处。他在自己的白帐篷里躺在床上，当我进去时他抬起头来，说：“啊！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甲白哥也在吗？”

我回答：“甲白哥在家里。我俩都还活着呢。”

他说：“太好了！来，过来。”边站起来从床底下拿出一把曲拉给我。

我边吃边说：“老师，我们帐篷里，其它小孩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俩。帐篷太大晚上都不敢睡觉。我们可以把帐篷重搭一下吗？”

他答：“现在我只剩下一点曲拉而已，两个贤父之子，要顶著一定要活下去情况会有好转的。帐篷你俩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又给了我一把曲拉，说：“这个给甲白，你俩还有吃的吗？”

我回答：“我俩有一点黑糖和豌豆，还有一些盐。”

他又说：“两个好样的贤父之子，想想办法，一定要活着。”

回到家里告诉甲白哥说：“老师他也没有吃的，会死吗？”

“老师年轻，毕竟不比老人小孩，虽挨饿，但也不会饿死吧。”

帐篷太大我俩无法推倒，甲白哥拿刀子把前顶绳子都剪掉后，帐篷分开两半倒下去了，我俩从半个帐篷中间剪了一个正方形再开了个长方形的天窗口，再拿三个帐篷杆用绳子把头绑到一起，把剪好的正方形挂在上面，四边用石头压住，我们在岩坎的一个新地方搭起了小帐篷。人们指指点点说：“看，果洛的那两个小孩搭起了黑袋子。”让他们去说吧，不管如何从今起我俩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帐篷。搭好帐篷后我们把另一半破旧的帐篷和那些死人的衣服，石头等收拾干净后扔到岩坎下面了。岩坎边除了我俩小帐篷之外附近周围没有其它帐篷，我俩在帐篷内做了一个小小的土灶，还有上次搬家时带来的两个小锅，加麻波罗又给了我们牛毛编织的两个袋子，这样我俩具备了一个家。中午我俩去赛过河边找石块时，在冰窟下面捡到一个牛犊的下身，上身已被狗吃光了，剩下皮子和骨头，骨头的缝隙间还有一点肉，这可把我俩乐坏了，犹如新搭支帐篷的日子宰了一头牛一般高兴。

现在我俩在小帐篷里没有任何顾忌，把牛犊的肉、骨头、肠子收拾好了，又把牛皮的毛刮完割成一小块后煮熟，我去学校厨房后面拿回来烧过后倒掉的茶叶，

我们再放到水里烧开觉得还有点茶味道，现在我们有肉，还有一点豌豆和玉米，一把曲拉，一点黑糖和盐，一个月左右是不会饿死。昨晚，我俩的帐篷里不时冒出青烟，一队有三十多家帐篷，冒烟的也只有厨房和我俩的帐篷。天亮后，每次我俩小帐篷门口来几个快饿死的小孩。我们也每次给他们倒点肉汤，分一两口煮熟的牛皮，这样他们也习惯了。才旺、桑杰兄妹俩、桌拉等，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的一群小孩经常一大早到我俩帐篷左右转来走去，我和甲白哥分给他们每人两三口肉汤及四五粒豌豆或玉米，他们边吃边高高兴兴地回去。

离我俩的帐篷不远的一百步的地方有厨房，加麻波罗有一个五岁的女孩，经常到我们那儿来玩，并喊我“奴罗哥长，奴罗哥短的。”“我也时常陪她玩，所以加麻波罗很感激我，陪她女儿玩耍，有时也悄悄地塞给我一点糌粑和曲拉。

有时，我叫那女孩去给她妈妈要糌粑，女孩也拿来糌粑团团我俩一块儿吃。

有一次，波罗对我说：“阿若，你不要给我女儿出坏注意啊。”边给我一碗糌粑、曲拉。

有点奇怪的是，大家只有水喝时，加麻(意为，炊事员)不仅有自己吃的还有送人的，好奇怪！不管怎么说可能是女儿的原故加麻对我是一个恩人。

这几天甲白哥和我俩没有去厨房喝汤，告诉加麻把我俩的一份给经常到我们门口的那些小孩。这两天我俩不仅自己填饱肚子，还可以给门口的小孩们也分一点食物。

有一天早晨，甲白哥拿回了两个死地鼠，说：“河那边的草摊到处都是地鼠，今天我用石头打死了两个，我还在几个地鼠洞口设了网，明天去看看，也许能抓住几个地鼠。”虽说地鼠小但肉很好吃，我又把煮地鼠肉的汤里放了地鼠头、肝脏、肠子等，还把地鼠皮子的毛烧烤后皮子切成一小块放进汤里。过一阵小孩们过来了，我把地鼠头、肝脏，汤分给他们，小孩子由于过分饥饿原故吧，喝汤时大家头上都出汗。第二天开始，甲白哥晚上去地鼠洞口设网，过一晚早早地去看时，有时能捕杀五六只地鼠，我像往常一样分给孩子们地鼠头，肝脏，肠子等。如果每天都能这样捕到地鼠，这七八个小孩或许不会饿死。

今天早晨，甲白哥和我俩又去了一趟县城，甲白哥给兵营放牛挣来的钱还剩二十多元，商店里买了四五斤黑糖，一包茶叶和一点盐，除此之外没有吃的可买，花了四五块钱。回来时又经过兵营马圈，捡到小半袋黑豆，回家途中遇到一匹死马，几个大人及小孩围着割肉。

我们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一个长得相干部模样的人问：“小夥计们，想要点马肉吗？”

甲白哥回答：“是的，谢谢。”他从马胸膛割下一大块肉递给甲白哥，又从胸膛头部割了一块给我。我们：“谢谢你。”马肉很肥。这时从县城曲嘎和几个干部一起过来了，他们相互认识就聊了一会儿，他们把一条马腿割下来给了曲嘎，我们就一起回来了。

途中曲嘎给了我们两三碗面粉并嘱咐：“小夥计们，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俩回答：“好，好，知道了，谢谢你。”

他又对身边的两个干部讲了好多有关我俩的情况，说：“这两个果洛小孩真精灵，赞巴甲，要不早就死了。”

这时一个干部给了我俩每人两元钱，说：“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吃的东西，但我今天什么吃的都没带，这点钱去买点蔗糖吧。”甲白哥和我立即回谢道：“谢谢你，恩人。”

晚上回到家里，我俩有马肉，有白面就做了藏吃。那时奥巴进来了，他说：“这次恐怕奶奶真的快饿死了。”一边喝茶吃藏包，走时甲白哥给了他四五只地鼠，一点马肉。

他谢道：“噢呀，好兄弟，我的恩人，几天又能熬过饥饿了。”

甲白哥对他说：“有时你过来吧，我们一起想办法，总不至于饿死。”

“噢呀，兄弟。我赶紧去给奶奶煮点吃的，这三四天没找到任何吃的东西，奶奶连话都说不清了”说着走出门外。

今早，奥巴背了一袋干柴过来了，说：“昨晚我给奶奶煮肉汤喝，今早又让她喝了一点，今天她能抬起头来，看来还活过来了。”我们都很高兴。

有一天中午，我去打水回来时，在干部帐篷门口，曲嘎挥手叫我过来，我还没到他旁边。他就说：“夥计，果洛娃，拿一点盐过来。”我回到家里拿了一点盐到干部帐篷里去了，才仁多吉老师也在那儿座着。我把盐递过去了。曲嘎说：“噢呀，兄弟，明天我去买盐回来就还给你们。”

“不用，我俩有盐。”

才仁多吉问：“你俩用什么买的盐？”

我答：“甲白哥给兵营放牛时挣了钱。我们还有一点钱。”

曲嘎说：“噢，他们去县城买东西已经好几次了，还买了好多蔗糖、茶叶、盐等。”

老师说：“好样的。果洛人就是不一样。”

他们在煮的肉里放了盐，说让我也吃了肉再走，我说不出来时，才多老师把一个小腿包在布袋里递给我，说：“这个你拿去吃，不要让外面的人看见。”我谢过两个老师后回到家，我把布袋交给甲白哥，他很高兴的打开布袋，说：“这是狗肉。”管他是什么肉，是块肥肉，最少一个月我们又有吃的了。现在家里有干牛肉、马肉、狗肉，还有豌豆和面粉，不仅自己能吃饱，而且每天都给那些小孩一点肉汤，地鼠肉等充饥的东西。有一天甲白哥和我俩去河那边拾烧柴时，见到河边两个年纪很小的孩子在石头上掏骨髓吃。一看就知道是人的大腿骨。甲白哥说：“可怜啊，他们不知道，吃的是人的骨髓。”甲白哥问他们：“你们吃不吃地鼠肉？”他们说：“吃。”甲白哥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地鼠后，我们什么话都没说就过河来到家里，在河的这边回头望去，仍能看到两个小孩的头一晃一晃地吃人肉。

晚上我们在喝茶时奥巴又过来了。他说：“听说二队的大人们吃起了人肉。”

人快饿死时见什么都吃。特别是小孩子们没有其它办法，但愿吃了能活命。

那时有些学生对老师告状说：“两个果洛男孩真厉害，有吃有喝，也许是偷来的。”等等。

才仁多吉回答说：“那不管你们的事。整个国土蔓延饥荒时，如果有可偷的东西，那你们也可以去偷吗？我很赞成。”

有一天，我把四五只地鼠肉放在一块石头上烧烤时，才仁多吉老师进来了，说：“呀，两个果洛娃，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你们在偷吃什么好吃的？”

我立即站起来让老师坐甲白哥的睡塌并问：“老师，您吃地鼠肉吗？”

他问：“这么多地鼠你俩怎么捕到的？”

我答道：“是甲白哥设下石网捕到的。”

老师从石块上拿起一个烤熟的地鼠肉边吃边说：“明天我叫大一点的学生去捕杀地鼠，如有地鼠肉吃就不至于饿死。”

我又递给一个地鼠肉，他回绝道：“地鼠肉很好吃，不过再不能吃了，你们也没有。”“我们还有好多，过一阵，甲白哥又会拿来五六只的。”一边从锅里烤好的十几只地鼠肉给他看。他边喝茶又吃了一个。

我问：“曲嘎叔叔也会吃地鼠肉吗？”

老师说：“会吃的。现在我俩也没有多少吃的东西。”我把以前他们送给我们狗肉的那布袋拿过来，里面包了三只烤熟的地鼠肉递到老师手里，说：“这个给曲嘎叔叔吧。”

他说“好，好。”就拿着布袋起身准备走。我又说：“老师，你饿的时候来这里吃地鼠肉吧。”

“噢呀，只要你俩能保住命，我们还会好些的。”边说边走出了门。

今天有幸给老师招待一番，甲白哥和我俩都特别高兴。后来看到几个年纪大

的学生去捕杀地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捕到了没有。但每天都仍然不断地有两三个老人和小孩饿死。所以当两个人见面寒暄的第一个话就是：“夥计，你还活着啊。”

傍晚，天还完全没黑前，奥巴过来了。他说：“甲白兄，这个山沟的三岔口有一头牛今天一整天在那儿不动，现在还在，可能是头有病的牛，晚上过去看看吧。”我们从帐篷的门缝看望时，那头牛果然还在三岔口。甲白哥说：“今晚有月亮。我俩可以过去看看。”

我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他们同意了。

我们三人拿着刀子和绳子。他们俩一人背了一个牛毛袋子，我也背了一个小的。天黑后，我们从河边岩坎下面悄悄跑过去。我们来到山腰时月亮已经出来了，到山岗时那头牛还在，我们走近时有些惊诧但听到我们说话声后又安静下来，我们走到跟前一看是头鼻索牛，两只眼睛都瞎了。还拉着四五尺长的鼻绳。奥巴说：“这是三宝赐给我们的。”拉住牛鼻绳牵过来了。

那头牛拉着四五尺长的鼻绳，好像是等待我们的到来。这可能真是三宝赐给我们解脱饥荒的礼物，但这头老牦牛好可怜！于是我们把老牦牛从山岗牵到河边的岩坎底下。

第八十三節

偷殺老牛

我们把牛牵到河边岩坎下，我抓住鼻绳，他们俩把老牛的前腿捆好后，后腿拴上绳子后想把牛推倒，但怎么也不能推倒。我在前面用手拉开鼻孔，老牛很老实一点动都不动，于是我对他们说：“再放不倒的话，就让它站着我们把嘴扎起来吧。”

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只好让老牛站着就扎起嘴巴。老牛原地不动地站在那儿，过了一會兒，牛跳了一两下就倒下去了。老牛完全息气后，我们割好肉装在自己的袋子里，我从牛的后腿部位割起肉来。天亮前，我们背着肉回家，天快亮时我们到了三队的附近，因为他们的袋子里装得满满的，很重走起路也很慢。我的袋子里只有半袋，所以走在他们前面，天已经亮了我再也不敢等他们，“你们快点不然别人见了会抢走的。”不知道他们听到没有，说完后就自己前面走了。

来到岩坎前快要进入帐篷时回头看了一下，看见他俩正从二队的岩坎下面过来。我到了家放下肉，从帐篷门缝窥探时，他们在岩坎下面背着很沉的肉在休息。岩坎上面有几个人在走动，但没有见到他俩。他俩又走到一队厨房前的岩坎时，正在厨房门口的几个小孩看见了他俩，大声喊道：“都过来看呀，甲白和奥巴去偷东西了。”

这时老师和其它学生，加玛都出来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背着肉来到岩坎上面时几个小孩已经来到他们的面前，叫到：“是肉。偷了肉回来了。”老师说：“噢，俩夥计，把肉背到厨房来。”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就把肉背到厨房里去了。

过了一會兒，他们两个都拉着脸走进帐篷里，肉都被厨房收走了。给他们每人分了一块肉和一点肝子，每人三碗糌粑和曲拉。我们再把它分成三分后，奥巴拿着自己的一份走了。我在门口对他说：“今晚天黑后你来一下。”他答：“噢呀，天黑我就过来。”之后我和甲白哥煮了肉，并在肉汤里洒一点糌粑吃。

今天，厨房里也有肉，所以我提着锅去拿汤，加麻波罗说：“给他们俩多倒点有肉的汤，如果不是他俩我们哪有肉吃。”说罢给我到了满满的一小锅汤，上面还加了一碗糌粑。我把肉汤拿回家时，甲白哥说：“虽然肉被收走了，但这锅汤也够我们吃三四天。”这时我才对甲白哥讲：“我背来的肉没有被收走，在这里。”甲白哥看了很高兴。

天黑了后奥巴过来了。吃了肉喝汤后我对他说：“我背来的肉少，所以进门

前谁都没有看见，在这里呢。”他高兴地说：“太可惜了。如果我们也背的少一点的话就不会收走了。”我们又把那点肉分成三分，虽然我背的少但都是大腿肌肉。分完之后奥巴提着自己的一份回家了。

天亮，我想昨天宰过牛的地方或许还能弄到一点，就拿着两个刀子往宰牛的方向走去。来到昨天宰牛的那个山沟里看见两条狗正在啃骨头，我把那两条狗赶走，这时从岩坎下面跑过来四五条狗，把我团团围在中间咬我，拉来扯去的把我推倒在地上，我起来扔石头但根本当不住又跌倒在地上，把我推倒地上后那些狗再没有来咬我，只是龇牙咧嘴，汪汪乱叫，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狗都走开了。当我起来逃跑时那些狗又跑过来咬我，那时我用刀把左边咬我的狗鼻子上刺一刀，那狗汪汪哭叫着跑了，又跑过来一条狗，我拿出刀子捅了一刀狗跑了但是我的刀子也没能拔下来。其它三四条狗又跳过来咬我，一条狗冲过来咬我的大腿把我推倒在地上，于是我爬在地上装死，几条狗冲过来汪汪叫着把唾沫撒在我的脸上，因为我一直没动就没咬我。

过一阵，狗都跑回去了，那时我才看到，旁边的河边有许多石头，我一起来跑到石头旁对着跑过来的狗扔石头，好不容易才对付了那些狗就回到家。今天不但没取道牛肉还差一点给狗喂了自己的肉。进帐篷见到甲白哥烧茶等我，我就叙述了被狗咬的全过程，我们看到我的左手上六出大小伤疤，身上有四处伤疤，没有伤疤之处也青一块紫一块的都肿起来了。那时没有治疗伤口的药，我在自己的碗里撒了一碗尿，甲白哥用尿洗净我的伤口后又在伤口贴了皮袄上取下来的皮膜。我被狗咬伤后睡了几天，十几天以后伤势完全好了。甲白哥如以往捕杀地鼠来，不管怎么说能填饱肚子。昨天，甲白哥和奥巴去了一趟县城，听说来了很多蒙古兵。他们在蒙古兵搭营的地方，捡回来许多米饭、馒头、玉米等。现在我俩有牛肉、地鼠肉、还有一点粮食，再说昨天还分到每人半块干羊肉，这些是去年春季在牧区被饿死的羊的肉，谈不上什么肉但肋骨缝隙有皮肉，我俩不想吃就切成一小块后送过来门口的那些小孩子，他们很高兴。

有一天，奥巴过来了。甲白哥说：“今天我们去国营牧场偷羊吧？”

奥巴：“去就去，嘎波盖，谁知能否抓到。”

“地势好的话可能会抓到，但是如果被放牧人看见那就糟透了。”我们三个人准备好刀子、绳子、牛毛袋子后出发，走向山沟上部的国营牧场去偷羊。去县城的距离一样长，我们到了放羊的山谷沟里爬下来等，没等多长，牧场的走在前面的羊从山谷来到我们埋伏的山沟里在我们的左右吃草，甲白哥抛出绳子套羊，羊都惊跑了没能套住。但大部分羊仍然在我们周围吃草。放牧人还没有来，甲白哥和奥巴过去后把羊集中到他们中间，甲白哥抛出绳子套一次，正好套在一只羊的脖子上了，之后他们把羊拉到山沟里去了，牧场的羊群看似有两三千只。

在一个山谷里山上部的牧场有几千只羊，山谷口却被饿死大小数百千人，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造业。我慢慢地走到他俩旁边，他们已经宰完了羊正在取血，甲白哥给了我一小块肝子，说：“到坎沟上面去看看是否有人来？”

我到岩坎上去时见到山谷底下有个赶着驮牛人马过来，我回去给他们说：“你们快点，谷底有赶着驮牛的人马过来了。”一会儿，跟随驮牛队后面的狗先跑到我的跟前乱叫。这时上面山峰有人高喊：“喂！小偷。”边投石带。山谷里的羊群都惊跑了。我们往上一瞧见到，山峰有两个人在投石带，这肯定是放牧人。

第八十四節 宰小犏牛

我们把羊偷出来屠宰时被放牧人看见后向我们投石带，可是他俩在背羊肉，我背着羊头就逃到沟里，那时那赶驮牛队的人马经过了我們刚才宰羊的地方。我们回到帐篷里，我一边烧茶一边煮羊胸膛，他俩在蹂肉并管血肠。我们喝茶吃肉后，又把羊肉和肠子分成三份，奥巴背着自己的一份回家了。甲白哥和我把剩余的羊血里洒了一点盐和面粉装在肺子里面煮着吃特别香。

早上，甲白哥起床烧茶后不知去了哪儿。我起来走出门口时，看见才仁多吉老师站在厨房门口。对我喊道：“阿若，奴罗。你俩好吗？”我回答：“还好。老师，我烧好了茶。您过来喝吧？”于是他就过来了。

老师进来后到了茶，“你俩有茶叶啊？”他问我。

“是，我俩在县城买的。”

“你俩还有钱吗？”

“还有一点。”“

你俩真精灵。有的是办法。”这时我把热好的肉和肠子放到老师的面前，说：“老师，请您吃点地鼠肉。”

他看见放的不是地鼠肉而是羊肉和肠子后，惊讶地看着我的脸，问：“阿若，这两个家伙，真是鬼精灵！肉和肠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老师吃了一两口肉和一点肠子后，说：“呀，谢谢。阿若，肠子灌的很好吃。好了，不然你俩就没有了。给我到点汤吧。”

我说：“老师，您再吃一点，我们还有。”说着给老师到了一碗汤。那时门口有几个小孩在走动。我叫他们到门口，给每人到了一点汤并分给大拇指大的肠子后他们已走了。老师问：“他们是谁呀？”我回答：“他们是咱们一队的，这七八个小孩每天都来这里，我俩给一点剩汤和地鼠头，经常来的。”

老师又问道：“上次我收走了他们背来的肉，他们是否生我的气？”

我说：“没有生气。虽然收走了他们的，但我有我背的一份。”

“你也去了吗？”

“是。不过我背的肉少所以没有天亮以前就到家了。”

“噢。两个好样的精灵家伙。还要顶住，不能死。再过一两个月我们的粮食会到来。”边说边出门走了。

我正在帐篷内喝茶时，门口有个小孩在叫：“奴罗哥。今天在分肉，你去

吗？”我出去看到一个叫桑杰的小孩站在那儿。我们一起去了分肉的地方，本来我不叫“奴罗”到了热苍幸福乐园后大人小孩都叫我“奴罗”，或许是他们这个地方的方言吧。那边聚集了很多，我走到前面去一看，不知谁拿来的。有几块带皮的野马前腿和后腿放在一条毯子上。分肉者切开皮子后腐烂的野马肉里流出青色液汁，外面皮子上还沾了一点肉之外，里面剩下的全是骨头。那时几个老妇人和小孩把毯子上放的腐烂的肉和青色液汁用手刮着吃，我见到它别说吃着都恶心。祈祷三宝！人饿到这个程度，肉腐烂成这样还吃，人的命也真大。

开始分肉了，甲白哥和我分到一块带皮子的胫骨。我没有拿回家给了一个小孩。我回到家里时甲白哥还没到家，我拿了一个小牛毛袋子去拾柴。现在是春季，河边长出了一些绿野花，我在河边一边拾柴一边往前走，河边有一对母牛和牛犊，还有驮东西的几个驮牛也在吃草。在我前面的岩坎下面一个小牛犊和紫色的小犏牛睡觉。我边想：杀死这牛犊吧。从岩坎上面往下看牛犊和小犏牛头部，左右瞧了一下一个人都没有。我轻轻地走到岩坎前，看到睡觉的牛犊和小犏牛的耳朵在动摇，我认真地跳到牛犊的上面抓住脖颈压下去，小牛犊惊吓得跳了起来。把我狠狠地摔在地上惊跑了，我的头部嗡嗡直响。这次什么也没有抓到，我站起来就走了。过了片刻，那个牛犊和小犏牛被蚊子叮咬，又进了岩坎下面睡觉。我又像刚才一样去岩坎上面看，小犏牛虽然比牛犊小一点，但已知道自己不是牛犊的对手，这次跳到小犏牛上面压倒在地，小犏牛虽然弹跳了几下没能抛开我，就到了水里，这时我把小犏牛的头使劲往水里压下去。过几分，小犏牛已经息气了。我把犏牛尸体抬到袋子处，把袋子里面的牛粪全倒掉后先把牛尸体装进去上面再放了几个牛粪背回家。因为犏牛尸体和牛粪一起背很重，我沿着河边慢慢地走回家。当我来到三队住处时，远处见到一个妇女从河边走来，过了一阵，她赶着驮牛和母牛到河那边去了。

又过一阵后，那妇女又回来了，来到我跟前问：“阿若，男娃。你见到一

个小犏牛没有？”

我回答：“没有看见。”她又走到上面我杀害小犏牛的地方坐了一会儿，又跟随我后面。我背的太重所以在岩坎上面又开始休息。她来到我前面又问：“阿若，你没有见到一个紫色小犏牛吗？”边看着我的脸部表情。

我答：“没见。”

她又问：“那你背的是什么？”“我背的是牛粪，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开袋子看。”她又看着我的脸笑了一下，哼着小曲走了。那时我的心在咚咚跳，三宝保佑。差一点被发现了。

又在那儿休息了一阵，看见河那边几个人赶着驮子和母牛到山口去了。一头母牛不断地回头鸣叫。不好了。小犏牛不该杀，那头母牛好可怜。不过都已经杀了而且背在身上再后悔来不及了。回到家时甲白哥还没来，我把小犏牛宰完后，肉和血，肠子都收拾好了。再煮些肉等甲白哥回来。

突然干部曲嘎进来了，他说：“呀，两个果洛娃，小偷鬼。又在做什么？”

我回答：“没做什么，煮肉。”

“呀，夥计，赞巴甲，肉是从哪里偷来的？”

“不是偷的。是捡来的。你坐吧，我把肉捞出来。”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把小犏牛肉捞出来放在他的跟前。

他说：“呀，夥计，真的是肉！我以为又是你的地鼠肉呢。”边吃了起来。喝完茶后，说：“好了，兄弟。我再不能抢你俩的份。我们再怎么说也总有一点吃的。”

我说：“你吃饱吧。我们还有肉。”他问：“肉在哪儿？”我把烤熟的地鼠肉指给他。

他又说“我吃了上次你们带给我的。夥计，地鼠肉还挺香的。”并拿起一个地鼠肉边吃边说：“到夏天我们的粮食会运来的。人要受点苦好，以前红军长征时饿极了吃过自己的背包，鞋底，以后就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也这次不饿死的话，以后会享福的。”等讲了许多话。

这时甲白哥从县城买了一些茶叶和盐回来了，还背了上半部干羊肉。曲嘎说：“贤父之子。你俩真精灵。赞巴甲，这地方的别说小孩，连大人都不敢去县城。饿苦时地鼠都抓不上，被饿死。比起来你俩还算幸福。”说完就走了。甲白哥问：“这些肉是曲嘎给的吗？”我答：“不是。今天我在山上宰了一只犏牛。”甲白哥笑起来，我并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高兴地说：“没事，春天来了再想办法。”他把小犏牛的一条大腿和茶叶，还有一点盐装在一个袋子里交给我。说：“去。给奥巴家送去。”我背了袋子走出门。

第八十五節

挖野草吃野花

我背着装有肉和茶叶、盐的袋子到二队奥巴家。奥巴得病正在睡觉，家里有两个老妇人，我不知道哪个是奥巴的奶奶。奥巴抬起头来，说：“呀，奴罗兄，过来坐。一个老妇人说：“噢，保佑你长寿。那个果洛娃是他吗？好恩人。如没有你俩我们早就饿死了。现在又没有一点吃的。”我把装有肉、茶叶、盐的袋子给了她。老妇人说：“噢，谢谢，愿你长寿，恩人。”那时奥巴插话说：“这是那个小男娃。”老妇人说：“噢，好可爱。看他多精灵啊！保佑你长寿。”

我说：“奥巴兄，没吃的时候到我俩处来吧，最起码地鼠肉会有一点的。”

他：“噢呀，好兄弟。大恩人。”还好，那条小腿肉几天能延长她们几个母女的命，到时候再想办法。

今早，我去打水，现在正是春季，河边长了则玛草，我放下手里提的锅。沿着河边走了一段，草摊长了阿茹草叶子，岩坎边也长出了灰灰草，还有曲古野菜也长了三指寸多长。我采捡了许多这些嫩草野菜，我们在家乡时采捡这些吃过。可以先用水煮一下再炒着吃，也可以做汤喝特别有味。我采捡完了再到河边把它们洗干净就回走，途中在地面见到厥麻叶子，我想这地方肯定有厥麻就拿了一块长形石头把土挖一点，挖出了一对长出青叶的厥麻，接着挖下去出来了许多厥麻。

藏人有句谚语：“岩坎下面有厥麻，坎上人不会被饿死。”奇怪！可怜那些富贵人家子女可能不会挖厥麻吧，边想边就停止挖掘，吃着几个厥麻继续上路。回到家里把嫩草野菜煮起来，拿着一个小镢子又去挖厥麻。一直挖到中午，拾到汉人帽子的半个多一点，几个大一些的厥麻长出了青叶之外，大部分很好。当我回到家时，甲白哥已经在野菜里切了地鼠肉和干羊肉做了一锅很香的汤。他问我：“在哪里捡到这些嫩草野菜？”我答：“下面的岩坎下。还有这些呢，河那边的岩坎上下都有厥麻可以挖。”甲白哥高兴地说：“好奇怪呀，这里的人快饿死了，难道不想挖厥麻吗？”晚上我俩把厥麻和地鼠肉一起煮着吃。哇！没有再比这个好吃的食物。

第二天，我又去挖厥麻，甲白哥也去看昨天设的陷石网是否捕到地鼠的情况，中午，我挖到半帽子厥麻拿回家时，甲白哥已经把地鼠肚里的内脏和肋骨头取出后等我。地鼠肚里装满厥麻后放在石块上面烧烤，一会儿，地鼠肉烤熟后厥麻也就熟了。吃起来特别可口香脆。我俩把它起名为“阿厥莫莫”每天都这样做着吃。

一天早晨，甲白哥说：“今天我俩去看看昨天国营牧场搬家的地方，会找到一些吃的。”我俩背了各自的袋子去牧场旧地，捡到了大块酥油包壳，没有其它可吃的。搭帐篷处和门口草摊堆积了许多羊骨头，甲白哥说：“骨头砸碎后可以炼取油脂的。”

我俩拾了好多扔掉的骨头，回到家里先把骨头洗好后砸成碎块，再放到锅里加水煮起来，可以炼取许多油脂，再骨汤里放盐和糌粑喝特别好喝--这个在家乡时就会做。今天炼取了一小锅油，熬了一大锅骨汤。甲白哥在骨汤里放了茶叶，我俩把它命名为“茹加”。我俩喝茹加时脸上和身上都出汗。晚上和几个小孩一起喝时大

家的头部和身上也都出汗了。什么时候喝都会全身出汗。现在我俩既有厥麻拌油，也有“阿厥莫莫”还有茹加，就不再挨饿了。

有一天我在河边挖厥麻时才仁多吉老师过来了，他问：“呀，夥计，在哪儿做什么？”

“我在挖厥麻。”“夥计，别骗我，哪儿会有厥麻吗？”

“能找到一些。现在差不多都长青叶了。”

他来到我跟前，说：“阿若，真的有厥麻。明天我叫小孩们挖厥麻，有厥麻吃至少不会饿死的。”他吃了一两个说：“阿若，有很多厥麻。走，到我那儿去。我给你一点酥油。”我跟随他来到他的帐篷内，他进门后在铁炉子前后及床底下找什么东西。过一阵，他说：“哎呀，真抱歉。我的那块酥油被人偷走了。我给你曲拉。”说着，给了我两碗曲拉。

我说：“谢谢，老师。我今天挖的这些厥麻给您。我俩还有许多，明天我可以再挖的。”

“不，不，你俩需要的。我明天到你们住处来吃厥麻就是了。”

我就回到家里。昨天加麻波给了我一碗糌粑，今天又得了曲拉。现在我俩想吃什么有什么。甲白哥和我今天听到老师要过来吃厥麻，煮好厥麻准备好等候。过一会后，老师和曲嘎过来了。曲嘎说：“呀，果洛的两个贼娃子。今天偷什么了？”

我答：“今天偷厥麻了。”甲白哥给他们倒了茹加，甲白哥在茶里还洒了一些糌粑，我把厥麻拌油重新热了一下，他们喝了茹加以后也全身出汗

。曲嘎：“夥计，赞巴甲，看！这茶对气息虚弱有益的。”

老师说：“这对饥饿更好，看，我们身上都出汗了。”并笑了。

曲嘎：“从没见过这么精灵的小孩。骨汤还能熬茶，不知怎么想到的。”这时甲白哥给他们端来厥麻拌油加点糌粑，他俩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曲嘎又说：“这两个，嘎波盖(净善)，是鬼吧！夥计，从哪儿弄来的糌粑和曲拉。”今天我们一起喝茶并聊了很长时间，甲白哥讲了我们从家乡逃来的情况，途中父亲被杀，同伴们留在监狱等详细说了一边。曲嘎：“索南诺布我认识，明天去县城时，打听清楚你们同伴的情况。”走到门口才仁多吉又塞给甲白哥五六元钱，说“明天去县城买点东西吧。”我们道过谢谢后送他们出门。

过了两三天曲嘎过来说：“夥计，我见了索南诺布。他说你们的三个小同伴，今年没过年前就放走了，大人们他不认识。”我俩听到这些话，又喜又愁。听到小同伴们出来当然高兴，但不知去向又难过，想到大人是否死了就更伤心。

我俩来到幸福乐园一个月就把东秀、格桑、才考三人放走了。也许他们已经到家了。现在我俩也没有被饿死，有一天会回到故乡，部落已经被毁灭或许还剩下一些亲戚吧；贡唐仁波切还健在吧。

昨天老师说：“今年县城要建立学校，那时送你们去上学。”也许县城的学校会更好些。甲白哥说：“他们年纪小小的，也许没有回家乡吧，我们打听一下，早晚会相见的。特别是去县城学校后更容易打听。”

以前每天都忙于饥饿的折磨中似乎没有空闲想同伴们，现在听到他们的消息后，每天都惦记他们，但因不知他们的去向而无可奈何。

第八十六節 “餓死園”和“殺老園”

近期，幸福乐园里还有几个被饿死的人，吃野草野菜中毒也死了三个小孩。甲白哥和我们知道的，我们一队里的几个孩子被家人认领回家之外，二百六十多小孩已死去，老人也有九十多死了。听说二队比我们一队还惨重。上师佛祖保佑。如果再拿不到粮食的话，不知有多少人还会失去生命。

人的成长是如此的不容易，但死是那么的简单。现在这里的人们把幸福乐园称作“饿死园”；养老院叫做“杀老院”。的确是这样。享乐了几天后全部完蛋了。年轻的男男女女都抓进监狱折磨死了；老人小孩又饿死在幸福乐园；怎么说没能解脱的道，这剩下的残余能否跨出解脱之道呢？请三宝保佑！

早晨，甲白哥和我俩在帐内喝茶时奥巴进来了，我们一起喝茶吃地鼠肉。过一刻，甲白哥他俩说是要去奥巴家。我坐了一会儿，又去挖厥麻，赛拉河边有厥麻，但地面还没有完全解冻。岸边的冰还没全部融化，我从河岸走过来，见到河里有个灰白色的东西漂过来。我到河边去一看好像是羊的死尸，紧跟着漂来几个。我飞快地跑到岩坎上面叫甲白哥他们，奥巴出来了。我挥手喊：“过来一下！”他俩跑过来了，我边走边告诉河里有羊死尸，当我们来到河边时河里许多羊死尸漂过来了。他俩从河里捞出了四只羊死尸，河中心还有许多但水太深无法捞出。他俩每人背了一只回家了。剩下还有两个我在看守。

过一片刻，岩坎上面来了一个老头，问：“夥计，你从哪里背来的羊死尸？”“从河里捞的。”“别瞎骗。河里怎么会有羊死尸？好孩子，我饿得快不行了，能否给我一只？”我说：“不给。你自己到河里去捞。”

他到河边去看了一下，又回来说：“好孩子，我们那儿的几个老人快挺不住了。嘎波盖。贤父之子，给我一只羊吧。”边说边扛了一只羊死尸走了。我没吭声。饥寒交迫的人们顾不了那么多，好可怜。他又回头说：“谢谢你，祝你走运。恩人娃。”刚好甲白哥他俩也回来了，我说：“那个老头把一只羊死尸扛走了，他说他们快饿死了。”奥巴在他的后面喊道：“夥计。”那老头回头看了看。这时甲白哥说：“算了。一定是饿得没法子。”

我们背着那只羊死尸回家，今天我们甲白哥俩有两只羊，整天都灌肠子，肉和肠子煮着吃。又给那些小孩到点汤，分给一点肠子。我俩有吃的周围这几个小孩也不至于饿死。

晚上，奥巴来了，“甲白兄，久杰他们说今晚要去城里偷兵营的马饲料，我

俩也去吧。”甲白哥答：“走就走，去看看能偷到什么？”又对我说：“你不用去了。”我说：“我也要去，但我可以在远处看。”他们同意了。

今晚伸出手来不见五指。我们来到驻扎在县城附近的兵营，哨打手电筒在巡查。我说：“不能去了，哨兵看见会开枪的。”甲白哥也说：“看来看守的很严，无法靠近，明天过来拾豌豆吧，那样不用害怕了。”我们坐了一阵，听到哨兵在大声喊话。甲白哥说：“我们回去。”我们走了一阵听到从兵营那边“啪，啪啪”的枪声。回头望去，看见许多兵拿着手电筒跑来跑去。这时从我们头上“啪啪”放了几枪。听枪声不想是针对我们，我们已经走远了不会看见的，不管如何我们飞快的跑到路边逃回了家。那时还下着雨加雪，回到家我们的衣服都弄湿了，我们烧茶吃东西。奥巴说：“吃他爹的肉，差一点送了命。”甲白哥说：“我们到那儿时。他们已经到了兵营的马饲料处。”吃完饭，奥巴回家了。

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太阳出来我出门时，队里许多士兵在走动，曲嘎和才仁多吉老师也和他们在一起。我走回帐篷告诉甲白哥这事。他说：“肯定是找昨晚的小偷。下雪后可能留下脚印了。”“那我们三个的脚印会不会留下？”“不会。我们过来时还在下雨加雪，不会有脚印。”我们正在烧茶喝着，才仁多吉老师领着两个士兵来到我俩的门口，问：“阿若，甲白。昨晚你俩出去了没有？”我说：“昨晚我俩早早地睡觉了，没出门。”他们就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奥巴过来说：“夥计，今早二队的两个小孩被汉兵抓走了。昨晚久杰在偷汉兵的马饲料时，汉人士兵开枪大腿被打断了，另一个小孩也被汉兵打死了。”等告诉我们许多事。

上师佛祖呀，昨晚差点为了几粒豌豆送掉了生命。

我问：“那两个小孩是怎么发现的？”他：“夥计，昨晚后半夜下了雪留下脚印了。今早士兵引着脚印来被抓住的。”

此时正呼叫大家到厨房门口集合，我们去时曲嘎和几个士兵在那儿。曲嘎说：“昨晚二队的几个小孩去偷兵营的枪和子弹等武器，结果打死了一个，逮捕了两个。今天军人说这两个小孩年纪很小就放出来了。从今后谁都不准去县城。”等讲了许多。

噢，他们去偷马饲料，原来在兵营堆积的东西是武器而不是马饲料。回到家里。奥巴说：“都是人们在胡说八道，杀他爹的，原来不是马饲料。啊滋滋。”甲白哥说：“如果是豌豆的话，晚上哨兵发现后不会开枪吧。”

我们每人吃了一个阿厥馍馍和一点厥麻糍粑。奥巴说：“兄弟，以我们的状况来说，嘎波盖，你俩每天都在过年。有这么多吃的。”我说：“我俩还有风干肉，厥麻，地鼠风干肉。这些曲拉是曲嘎叔叔给的，这一点糍粑是波罗阿姨送的。这些不够一年也能维持几个月。”他说：“我们这几天又没有东西吃。”甲白哥送给他一点风干牛肉和六只风干地鼠肉。他：“噢呀，两个大恩人。”并回到家里。

甲白哥：“他们人多只能够吃一两天而已。”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我一直坐在帐内没有出门。有一阵我的耳边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我从门缝望去，因为雨下的很大，河水暴涨。但河水的两条支流之间有两个小孩在哭叫，一个站着，一个倒在地上。我走出门，沿着水浅的地方来到他们跟前，他们是桑杰兄妹俩，妹妹倒在地上发抖都不能说话。我背着她并拉着桑杰的手过河，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到了岸边，但到了岩坎就抬不动。我对桑杰说：“你去叫加麻。”过了一刻，他领着加麻和才仁多吉老师过来了。雨依然下个不停。他们把小女孩带到厨房给她喝茶暖热，一会儿她就发抖起来，再过一阵就可以开口说话了。波罗阿姨：“如果今天不是奴罗看见，你们一定会死在河里。这么大的下雨天还跑到那儿去干吗？”责问他们。我看到他们已经平安无事就很高兴。

第八十七節 死裡逃生

昨天我到厨房取火时，听见才仁多吉老师和加麻波罗的谈话。老师说：“现在终于放心了。明天中午开始三个队的小孩子们都有糍粑吃了。”我回到家里把这消息告诉了甲白哥，我俩万分高兴。昨晚过于兴奋我很久没有瞌睡。

终于剩余不多的人们死里逃生了,终于逃出饥荒了,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是否能活命的问题了。

今早起来时下了一场大雪。我烧茶并打扫门口的雪，昨天我在雨加雪里帮忙背桑杰妹妹，加马波罗赠赏我一碗糍粑。今天我在地鼠肉里放糍粑熬汤，又不时看看外面。

听说今天有糍粑吃不会有假吧。又不断地往外瞧等的有点无法忍受。中午，终于听到大家到厨房门口集合的叫喊声和敲鼓声。甲白哥和我拿着碗走过去，厨房门口有三个队的老师和小孩，小孩们排成圆圈坐在地上等候糍粑。这时二队的图麦老师拿着一盆糍粑过来还带有一个小勺子。才仁多吉老师说：“从今天起三个队的五十三名学生都在一起吃午饭，中午听到敲鼓声大家都过来，如按时不来就没有自己的份，都听见了？”小孩们大声回答：“听见了。”

图麦老师开始分糍粑每个人有一勺糍粑，但图麦老师盛完一勺后还要摇几下没称满一勺就分给大家，小孩们都很不满意。多么吝啬的老师，一勺糍粑还没称满，有这样的必要吗？

今天自饥荒后第一次有糍粑吃。每个人分到了没有称满的一勺糍粑，但都说晚上吃了糍粑的原故睡得很好。老师说：“那是当然，大家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

这样两三天之后，一天午饭时有个小孩喊：“不要图麦老师分糍粑。”其它小

孩子们也一起喊道：“不要图麦老师。“那时后三队的德合洛和二队的队长仁增轮流分糌粑，他俩都给大家分到满满的一勺子，小孩们很高兴。

祈祷三宝！如此饥荒再也不要降临到人类头上。

幸福乐园三个队的上千的小孩和六百多老人中，几个小孩和老人被家人领走之外，现在三个队里剩下的大约五十几个小孩和十几个老人。其它的不到半年就都被饿死了，确切地说两三个月里被饿死了。这样死掉的无人照看的牲畜也几乎少见，现在谈什么都无关紧要，死去的已经死去，去追述死亡的样式毫无意义。未死之前没人照顾，临死之时没人来看护，死了也没人认尸，好多连最后收尸的人都没有。这些可怜的苦命人！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那些死去的老人们很可怜，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生活到人生的夕阳，他们心里最清楚最后的时段却没能过好。特别值得同情的是那些还未长大的孩子，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间并不长，父母、亲人却被抓，自己又成为孤儿，但他们却一无所知。也不知为什么如此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自己为何要成为孤儿？最后饥荒却夺走了生命，这何尝不是令人同情和悲伤之事！想着想着我的耳边响起才仁多吉老师以前在厨房说过的话：现在幸福乐园和养老院逃不过饥荒的死神。山上的草不能吃，河边的石头也不能吃，我们在这荒山野岭没有任何办法。真悲伤！很羞耻！还不如自己也跟大家一起饿死算了。

其实不能怪他们，这荒山空地家中无财，手里无权，老人们年纪已高又无事可做，小孩们太小都不懂事，他们唯有的善心根本拯救不了这么多人生命。或许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命运吧。

现在糌粑越来越多了，几乎可以分到半碗。十几天过后的有一天，曲嘎干部来到我们分糌粑的地方。那时才仁多吉老师说：“孩子们，皇上毛主席的恩情之下，从明天开始我们有米汤喝。”在那儿的老人、小孩高兴的都齐声鼓掌。曲嘎对我说：“呀，夥计，果洛男娃，已经逃过饥饿了，你俩终于可以开始幸福的生活了。”我瞧过去，看到才仁多吉老师和德合洛老师正满面春风望着我，我高兴地笑了。噢呀，真的从饥荒中走出来了。

今天早晨起来。是！今天又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有米汤喝的日子。太阳刚出来就已经有好多人的聚集在厨房门口。

过了一阵，奥巴过来说：“夥计，今天真的在煮米汤。”我也跑过去瞧，一进帐篷就能闻到香喷喷的米汤味道，一个很大的铜锅里正煮着米汤“啪、啪、啪”的响。我回去告诉甲白哥，甲白哥说：“现在正在煮，还没有到喝汤的时间。”我俩边吃风干肉边喝糌粑茶。又给门口的几个小孩给了地鼠肉和糌粑茶，我拿着锅去打水，我来到河边时，河那边有两个妇女赶着五六头驮东西的牦牛走上去，过后，系有红腰带背着枪的青年男子步行紧跟后面，当他走过我的对面的河边时边走边问：“夥计，男娃，是哪里的？”

我说：“是一队的。”

他又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甲白和奴罗的小孩？”

我想：这会是谁呢？怎么知道我俩的名字？

我问：“你问他们做什么？”

他边走边答：“噫，是这样的，他俩的同伴东秀和格桑他们正在寻找呢？”当我听到东秀、格桑这个名字时就像碰见自己的恩父一样高兴。他一定是我俩同伴们的熟人。我接着说：“我是奴罗，甲白在岩坎那边。”

他停步问道：“你说你是谁？”

“我是奴罗，甲白哥在岩坎那边。”

他对前面的两个妇女喊道：“阿若，你们俩把驮牛赶到这边来！”并飞快地往河这边跑过来。

“你真的是奴罗吗？”

“真的是。才考、东秀、格桑是我俩的同伴”我回答。

他高兴地说：“我叫罗珠若色。东秀他们在国营牧场和我们在一块儿，你们现在要去吗？”

“我们要去。我现在就去把甲白哥叫过来。”并往岩坎那边跑过去。

他说：“把你们的东西也拿过来吧。”

我回到家里告诉甲白哥这事。他也很高兴地说：“把皮袄和碗等用具带上就可

以了。”并起来背起大的皮袄和碗就走出门。我把门口的小孩们叫过来把所有吃的都给了他们，并说这帐篷里你们谁愿意住就住谁。厨房门口站着加麻波罗。

我说：“波罗阿姨，请你告诉老师我们的同伴来接我们走了。”

她说：“阿若，你们喝完米汤再走吗？”

“谢谢，不喝了。”

“那好。祝你们长命百岁！”

“波罗阿姨长命！再见。”那儿的许多小孩们说：“你俩长命，再见。”“奴罗哥，再见！”等我们走远了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俩来到河边时，罗珠若色让我们骑在驮牛臀部上走向国营牧场。

罗珠若色让我们骑在驮牛的臀部，傍晚到了国营牧场。首先把我俩带到厨房吃饭，当加麻的是一个来自卡纳村寺院老僧人叫阿果，他说：“不能让他俩吃的太多，因为长时间忍受饥饿突然吃多了会饱死的。”那时牧场聚集了许多人。

一个叫希多的老人说：“看他俩的脸色，挨了很长饥饿。”

叫谢诺的老妇人又说：“好可怜！这么小的年纪没死掉，已经很厉害。”另一个叫谢嘎的老妇人接着说：“果洛人的生命力很顽强，与这里的人无法比较。”等等她们我说一句他说一句地讲了许多话。我从他们的服饰和口音能辨别出来都是果洛人。这时格桑和才考来到帐内抱着我俩边流泪边说：“两个贤父之子，最终逃生了。”甲白哥和我也激动地泪流满面。

晚上吃饭时，甲白哥对才考、格桑等许多牧场的人讲述了我俩在幸福乐园生活的全部故事。

第二天，东秀背着一杆枪回来了。我们三个相见又流了许多高兴的泪。东秀说：“我们三个去年在没过汉人新年前就一起派放到国营牧场。到处打听你们的消息，但一直没有消息，咱们的大人同伴们在监狱的情况生死未卜，一点消息也没听到。”东秀现在是牧场的邮递员所以有枪支背。格桑和才考是放羊人。后来我们聊天时知道，那天我们去牧场偷羊时，其实他俩在放羊。格桑讲：“其实知道那天偷羊的人是幸福乐园的孩子，也听说了幸福乐园被饥荒的情况，所以视而不见。后来看见赶驮牛人的过来，被他们看见不好就喊叫抓贼投石带的。”

两三天后，甲白哥跟着格桑和才考一起放羊去了。我帮果洛老妇人谢嘎、谢诺、更赞她们放牛犊，她们也时常象母亲般照顾我，关心我。我称呼谢嘎和谢诺为“阿姨”，更赞经常晚上把我抱在怀里睡觉，所以我有时喊她“妈妈”。特别是希多老人说我是他的“儿子”，时常帮我缝补衣服，赠送内衣等等。我在这一生都无法忘记这些老人们的恩情。她们还说等我长大了领回老家，我特别高兴。

三宝！现在这里和幸福乐园不一样，这里人少牲畜多，再也不会会有饥饿难。

有一天，牧场的一个叫吾才老人领我去河边，帮他生火。我帮他吹打囊仑袋鼓风，他垒起三个石头上面搭了锅里面煮了肉。等肉煮熟后自己先吃了些，又给我一点说“吃肉”。我说：“什么肉？我不吃。”他说：“别管什么肉，如果你不吃，我会把你弄得拉屎来不可。”我吃了一点。

晚上，加马阿果骂吾才说：“该死鬼，你自己吃旱涝肉罢了为什么给小孩吃它。”

谢嘎阿姨也接着：“该断子绝孙的吃旱涝人，为何要给我的小孩吃旱涝肉。”他们都责骂不停。

我插话道：“没事，在幸福乐园时除了人肉之外什么肉都吃过，都是肉类没什么区别。”

加麻阿果：“那不一样，那时饿得不得不吃。现在有这么多牛羊肉都吃不完，没必要吃旱涝肉。”

有一天，甲白哥和格桑、才考三人来到我们的住处，因为他们三人平常住牧场的放羊地段。牧场的场长曹国源和他们说了好多话，晚上快回去时他们来到我跟前。甲白哥说：“明天我们三人去曲玛莱县学校上学。你还年纪小今年不能去，曹国源说明年让你去。”说完他们回去了。

傍晚，我对加马阿果说：“我想和甲白哥他们一起去上学，你能否帮我给曹国源说说？”他领着我去找曹国源

。曹国源说：“今年只有三个人去，你年纪小，明年让你去。”

我恳求道：“曹国源求你了，我想和甲白哥一起去上学。你让我去吧。”加麻阿果也帮我说了许多话。

曹国源又说：“这次你不许去的，他们年纪大一点的先去吧，我下次去县城时给学校说清楚了，年底让你送到学校，好不好？”我高兴的答应了。

现在甲白哥已经走了，我不知所措，天天很苦闷。过了十几天甲白哥和格桑回来了，并带来几块糖。他俩说：“给学校请假回来的，今晚必须得回去。”

回去时，甲白哥：“再过十几天甲白哥又回来看你。”就走了。

又剩下我一个人，日子很难打发。有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曹国源场长跟前说：“我想去学校。”

他说：“学校已经同意了，过几天送你上学。”我高高兴兴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加马阿果、希多、更赞阿姨。有些人说：“别去学校，会拐骗到汉地的。”又有人：“还是去的好，甲白、格桑你们在一起比较方便。”加麻阿果：“一定要去学校。识字了以后就有用处。”不管如何我自己日日夜夜盼望去学校。耳边回响着曹国源说的话‘几天后送你到学校’时，无法入眠。也做了许多上学校的梦，时时刻刻在等待上学的日子。

有一天，我早晨赶牛犊去河边时，加马阿果在叫我。我来到厨房门口，看见曹国源和加麻阿果正在喝茶。曹国源说：“奴罗，今天送你去上学，怎么样？”我高兴地答道：“好。曹国源叔叔，谢谢你。”曹国源叫我穿了一双大人的鞋子，加麻阿果帮我系鞋带，曹国源叫我脱下皮袄，给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衣，上面穿一件大棉袄，然后系个红腰带。他们看着我笑了。加麻阿果说：“谢谢你，曹国源，穿着这衣服不象汉人也不象藏人不伦不类的，不过看上很暖和，这样可以了。”之后我和曹国源叔同骑一匹马去县城。

我俩到了县城的学校门口，甲白哥等很多学生围着我们，那时来了一个名叫李才丹的老师。曹国源把我交给李才丹就回去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终于到了学校，土块砌成的宿舍，有一百多学生。祈祷三宝！又到了一个幸福的学校。李才丹和措代老师就像父母一般照看我们，还有亲如兄妹般的同学秀落、占堆、才嘎拉姆、热考、阿果、更桑、代甲、堆罗等。我们经常高高兴兴地一起学习和玩乐。

三宝！这会长久吗？我们甲白哥俩刚到幸福乐园时也多么的幸福啊，之后没过半年差一点被饿死。这次会不会有什么时变吧，毕竟这是县城不是荒山野岭，至少不会饿死吧。不管如何，祈祷三宝，都是自己造的业，从今后抓住了幸福的时刻。最可怜的是那些被饥饿夺走生命的小孩，未能见到今天的幸福。如果在天之灵的父亲看到甲白哥和我俩现在的情况，或许会欣慰些吧。看来我俩长大后有幸报答为父亲做法事行善的机会了。也以后一定会有回家乡的时机，那时父老乡亲们会说：看看，多幸福啊！俩个那苍男娃逃离死生终于回到家了。

后记

我童年的故事，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全部记下来了，它没有顾忌内涵的优劣就献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吧，我终于能把此书写完并留给年轻的一代，心里就欣慰些，也平静了许多。

最后，自己年轻上学期间及后来参加工作以后记下来的两篇感想一并献给读者，请大家见谅！

此书敬献给我的已故父母及所有在那场灾难中无辜付出生命的人们！

为他们而祈祷嗡嘛呢叭弥哼！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

我的母校 -- 曲玛莱县民族中学

(简要)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有关组织的安排，把我送到曲玛莱县民族中学。那时有一百多学生入学，其中极少数之外都是从各个地方送来的一九五八年的“叛乱”中父母双亡的孤儿。入学后，我们住在一所土块建起的旧房子里，同学们称它为‘灰溜溜的土房子。’

.....

那时，由于社会混乱及自然灾害我们的生活很差，但对于我们这些在“叛乱”中失去家和父母的无主孤儿来说，能上学并找到一个固定的生计之处，是从未意料的事。我们每天都在读书、唱歌、跳舞等快快乐乐地生活。只有快乐和幸福，仿佛已经忘记了“叛乱”的大灾难及失去家园和父母的痛苦，一切似乎统统被遗忘。

.....

四十年前，被命运捉弄的一群孤儿的心与心在这里被紧紧地系在一起。那时，大家年纪都很小，但都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犹如情同手足。我们每一个同学间的友情、爱，是那最艰苦岁月中经过许多考验和磨炼渐渐培养的；是世界最纯洁的友情与爱。那时，我们同学之间从不分；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域和部落之别，都是从四面八方聚集一起的兄弟姐妹亲情似海深。.....

每次我们‘灰溜溜土房’的同学重聚一次，每一个人都有这三十多年来人生所经历的讲不完的故事，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为曲玛莱的建设事业和曲

玛莱人民而尽心尽力。今天为止，让我最高兴，更为了培养我们长大成人而默默奉献的老师们值得最高兴的是；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同学们从没做过让人民遗憾的事，没有辜负曲玛莱人民的希望。她们是解放以来曲玛莱地区最优秀的藏族儿女。四十年过去了，我时常想起那时的慈祥的老师们；特别是对待我们孤儿如父母般的李才丹、措代、扎保、扎西等老师，还有对我们这些小孩无微不至地关心过的炊事员马川原、白亚等。.....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最初建校时的情景，各个地方送来的小孩都是“叛乱”中父

母双亡的孤儿，都不过也是八九岁的孩子，身上的伤痕还未痊愈，生活完全不能自力。也不习惯穿汉服，许多学生晚上还尿裤子。我们敬爱的老师李才丹那时才不过十八岁，但他像母亲般经常照顾和关心这些孩子，时常早早地起来，晚上睡得很晚很晚，洗孩子们的衣服，打理卫生，经历许多磨难和劳累。

有些学生生病哭叫不停，李老师也十分心疼地掉眼泪。他经常背着生病的学生去医院。有时失去父母的孩子在睡梦中大喊哭叫自己父母时，老师也流着眼泪，并慈祥地安慰和劝说他们一直陪伴到睡觉。……

有时由于粮食有限，学生们吃不饱，老师们见到此情，无法看下去，有的到山上打猎，有的拿口袋到政府粮库及驻解放军的营地去要回来一些吃剩的粮食和马饲料等等。尽心尽力的改善学生们的生活。那时师生都在一起吃饭，同甘共苦。在那样的环境中建立的优良品德和纯洁的情谊无比高尚。

以下乘此由我以前献给母校的一份信，作回忆结束句：

敬爱的母校！我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接您走过的四十年的艰难历程及闪烁的前程。走过的半个世纪，您背着贫穷与弱小的包袱，用知识的甘乳培养了优秀的藏族儿女。

现在各行各业的您的学生们，时时刻刻记着慈祥的母亲般抚养我们成长，为了我们呕心沥血的老师和职工们。

敬爱的母校--慈祥的母亲！在过去的三十年前，我年幼无知，除了上课之外就是玩，没有特殊感想，但是后来走进社会，以后三十年的人生路途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使我清楚地领会到知识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唯有丰富知识才能提高一个民族的素质。知识才是永恒的。

敬爱的母校！您是我们民族智慧的源泉，我深深感到一个民族要强盛要靠全民族共同的努力。我对自己的母校，对自己民族的前程、未来充满信心。我的母校现在仍然很贫穷，但她孕育着民族的希望，继续培养着新一代。

敬爱的母校！尊敬的老师和职工们！你们在最平凡的岗位所努力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民族兴旺发达；是为了这个民族能赶上世界其它先进民族；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子孙后代的福祉。我衷心地感激您！

您的学生纳格仓·奴罗

于1999年8月15日

曲玛莱县宗教中心---无私图丹曲克达杰林创建情况的报告

(简略)

曲玛莱县统战部、县民族宗教局：

曲玛莱县城西郊建立的宗教中心--- 即“无私图丹曲克达杰林” 的建立已成为历史，这个创建的全过程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改变。

我是这件事全部过程中的建设者和证人。这个宗教中心的最初规划及申请批准、最后完成的情况对县有关组织及曲玛莱人民有汇报的责任，也有让下一代视阅的必要。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和罗桑喇嘛在甘南拉卜楞寺的寺主六世贡唐丹白旺秀仁波切的心意和资助下，并得到曲玛莱县五大班子领导同意批准后，才在县城第一次建立了嘛呢大转经轮。……

我的一生中能为自己民族的宗教文化保护和发展，尤其能为曲玛莱人民的福祉做点事而高兴。可我觉得这些事主要离不开贡唐丹白旺秀仁波切的支持和资助，当然大家所知为建立这个中心筹建资金的人也是罗桑喇嘛和他们俩，历史和曲玛莱人民应该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大约七年之后，一九九九年，贡唐仁波切对我说：“你们曲玛莱的嘛呢大转经轮还是早点完成好，我资助一点钱，如果方便再能建立一个<甘珠尔>大转经轮再好不过。”那以后的几年我用他赞助的四万元为基础，我的亲朋好友资助筹集资金扩大这个中心，并最后完成。……

一九九八年，这个中心新建后，贡唐丹白旺秀仁波切赐名给<甘珠尔>大转经轮的同时，也给这个宗教中心命名为“无私图丹曲克达杰林”。这永久吉祥之名如同宗教中心永远铭记在历史与曲玛莱人民的心中！

现在‘无私图丹曲克达杰林’有石刻嘛呢和小泥神塔神像无数个，还有<甘珠尔>大转经轮为主的四个大经轮，小经轮五百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为主的佛像大小无数，也修建了大殿等许多神殿。

回首往事，始终为此事支持和创建寺院的贡唐丹白旺秀仁波切和罗桑喇嘛深表感谢！同时也多年来困难时期鼓励和支持我的有关州及县级党政领导、同事、好朋友们表示感谢！

这项事业依靠大家才顺利完成的，一个人的能力是微小的。我在这项事业中只起了一点带领的作用，这是自己积累一点善业，也是在这个世界没有空手而来的一点象征吧。无论如何，为了这个土地，或为了这个民族，能奉献一点点薄礼，我

已经心满意足了。

三十多年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至于功过就让历史和曲玛莱人民去评判吧！这五年来，我把所有的心血用在完善这宗教中心的事业上，这与否正确也让别人去说吧。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是这‘无私图丹曲克达杰林’是曲玛莱人民共同的，不仅长老们会使用和保护它，曲玛莱有远见的青年一代更会保护它、建设它。历史在前进，这个宗教中心也会随着时间而昌盛发达！

我衷心祝愿‘无私图丹曲克达杰林’后继有人，大法经轮永转不息！

我衷心祝愿曲玛莱地区安然太平，人民幸福繁荣！

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曲合玛乡

(原曲玛莱县政府副县长)

纳格仓·奴罗

1999年8月18日